

#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 编 委 会

### 主 任：

- 王富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张翼健 国家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  
吉林教育学院教授

### 委 员：

- |     |     |     |     |     |
|-----|-----|-----|-----|-----|
| 艾丽辉 | 陈 岩 | 康 震 | 康伟平 | 刘朝忠 |
| 刘洪涛 | 李明生 | 沈庆利 | 时 昂 | 史建筑 |
| 桑 海 | 宋子江 | 王富仁 | 王鹏伟 | 王云峰 |
| 温泽远 | 邢岩梅 | 肖家芸 | 阎 苹 | 赵谦祥 |
| 张翼健 | 张玉新 |     |     |     |

# 编 者 的 话

## 一、“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研制的背景

2003 年 4 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按照教育部高中课程改革的推进方案,从 2004 年秋季开始,部分省市将陆续进入高中课程改革实验,至 2007 年秋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将进入高中课程改革。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学生对语文教育的不同期待,高中语文课程必须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与以往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较,增强选修课程是本次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结构和实施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目的在于既要保证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遍获得进一步提高,也要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有选择地学习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奠定基础。

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规定,高中语文必修课程为 5 个模块,共 10 学分。选修课程分为 5 个系列,即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每个系列可以设计若干模块。各个学校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实际情况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有选择地开设选修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未来学习和就业的需要,

选修若干课程模块。对于选修课程,课程标准提出了两个层次的建议:“对于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建议从5个系列的选修课程中任意选修4个模块,获得8学分,加上必修课的10学分,共计可获得18学分;对于语文学习兴趣浓厚并希望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建议在此基础上,再从这5个系列里任意选修3个模块,这样一共可获得24个学分。”从中不难发现,如果从学时方面进行计算,24学分的课时才相当于目前现行高中语文课时,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语文、数学、外语在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多数学生大量地选择语文选修课程模块也成为必然。

事实证明,相对于其它课程而言,语文选修课程更容易体现出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这为语文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和选择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选修课程的设计提出了挑战。另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于课程结构的设计,必将促使高中语文教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家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都会加强选修课程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版权等众多因素,有些出版社很难甚至无法出版一些原典性的选修教材,同时又由于教材开发成本等问题,有些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数量也将极其有限。因此,在高中语文课程实施过程中将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即实际教学中有限的选修课程教材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选择和教师开设多种选修课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学生愿意选修完整的小说、传记、文化论著等方面的内容,又由于版权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这样的需要。

为了解决选修教材数量有限和原典性内容匮乏的问题,以适应高中语文课程共同基础和多样选择相统一的要求,从而满足高中师生开设语文选修课程的迫切需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诚合作,充分发挥二者在中学语文课程改革、语文教材开发的丰富经验与

版本资源、品牌优势 ,为学生和教师打造了这套“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 ,以满足高中师生多样化选择的需要。

## 二、“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 研制的过程

这套选修课程资源系列从 2002 年年末开始酝酿 ,2003 年初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基本结束时正式启动。

研制“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 ,必须解决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 ,在把握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趋势的前提下 ,选择哪些适合作为高中选修课程的内容 ,即选择什么和选择多少的问题。第二 ,能否编写出便于学生和教师使用的学与教的建议 ,以解决选修课程的可操作性问题 ,并保证选修课程的质量。特别是在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初期 ,如何帮助教师开发选修课程和帮助学生实现选修课程的目标 ,成为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难点。

为了解决选修课程内容的质量问题 ,保证选修系列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实用性 ,对于书目的选择 ,我们充分征求并尊重以下四方面人员的意见。第一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权威人士 ,即国内研究文学、语言方面的著名学者 ,以及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和文化界领导人 ;第二 ,语文教育研究方面的专家 ;第三 ,全国著名高中语文特级教师和教研员 ;第四 ,高中各年级学生。(前三方面人士共百余人 ,高中学生千余人。在提供的 600 余种备选篇目中 ,选出认为适合作为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内容 ,并提出在此之外的应该增加的具体篇目建议。)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 ,一些著名的学者不仅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而且针对一些具体内容做了重新编选的工作 ,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对所有篇目提出意见后 ,为了使所选择的内容更加适合高中学生的实际 ,承担了《鲁迅杂文选读》的编选工作。

为了保证选修课程系列的书目质量 ,在研制的前期还做了

大量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工作。除了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广泛征求意见之外,还召开了很多次研讨会,甚至专程登门拜访年事已高的老专家学者,听取对每个内容的具体建议。所以,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的开发,凝聚了几十位人文社会学科专家学者的智慧,体现了全国上百位特级教师、教研员对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追求,反映了各地上千名具有代表性(调查了城市和农村、重点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高中学生的期待和希望。

特别是在具体研制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更加体现出了专家学者和教研员、教师的精诚合作。如何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同时,又能够便于学生和教师的使用,必须集中这两方面人员的力量和智慧。毋庸置疑,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在学术性、专业性方面的特点是较为鲜明的,但是高中选修课程有其特殊性,不能照搬大学选修课程;同时,在充分体现教研员和教师极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如何保证学术方面的准确和精到,以及开阔的视野,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每个选修课程的课程设计都凝集了专家学者和教研员、教师两方面人员的心血。无数次的研讨和磨合,甚至多次的推翻重写等,保证了选修课程的学术质量和使用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担任主要组织和设计工作。在研制的过程中,还多次征求了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其他核心成员的意见,并召开研讨会进行商讨。

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依据课程标准5个选修课程系列的要求,精选了几十部编校精良、版本权威的原典性作品,作为课程模块的主体,弥补了现有语文选修教材数量有限和原典性内容匮乏的不足,充分保证了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选择性。每个课程模块,配有高质量、可操作性的课程设计,实现

了原典性作品和课程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套目前国内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基本上可以满足开设高中语文选修课的需要。

这套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具有权威性、实用性、兼容性等方面的特点,可与各版本的必修、选修教材配套使用,也可直接用作选修课教材,同时还非常适合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和教师的教学参考用书。

### 三、课程设计方案

为方便广大高中学生和教师使用本套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现将学与教的课程设计方案介绍如下。

#### 1. 课程设计方案的基本思路

针对目前开设选修课程的师资现状和选修课应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特点,把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该课程学与教的活动设计,进行自主学习;第二是在参考资料相对匮乏或课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提供精要、必需的参考资料,以满足学生学习的基本要求。此外,本着选修课程应该培养学生主动探究意识和能力的原则,课程设计方案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

#### 2. 课程设计方案遵循的基本原则

(1)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从学生自学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视而不见的问题。课程设计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示探究方向、提供相关信息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出发,因此本课程设计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导读”。

(2)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学什么”和“怎样学”。针对传统课程设计忽视后者的问题,本课程设计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提出“动态学习过程”的设计理念。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设计课程,而不是从教师教学的角度设计。转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变静态的接受性学习为动态的主动探究。

(3)注重合作的学习方式。从选修课程师资现状和学生自学实际来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合作交流不仅是教学理念问题,也是一种客观需求。学生在自学中遇到的困难应该主要通过自主、合作的方式解决,学习的成果也应该主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这将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体现为动态的“活动”过程。

(4)提供精要、必需的参考资料。除了文本自身资源而外,精要、必需的参考资料是本套资源系列的亮点之一。这对于解决参考资料匮乏的实际困难和引导学生把握基本内容方面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完成基本内容的学习,而不是将时间大量耗费在查阅文献等方面。

### 3. 课程设计方案的结构

(1)学习指要:着眼作品的核心问题,选择切入点,或从宏观的角度提纲挈领,或从微观的细节引发思路。其作用是激发学习兴趣、引导自主学习的方向。

(2)背景知识:提供有关作者或著作的主要材料(尽可能提供原始参考资料),以供自学参考。

(3)学习活动设计:从学生自学的角度和实际需要出发,突出选修课程的特点。题目设计涵盖面广,充分考虑学生在自学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会关注哪些问题,会忽视哪些问题,给老师和学生以选择的余地。每个题目后面提供两个以上的参考资

料,节选有关的权威评论或提供可以比较的相关作品章节。提供不同观点的评论,让学生自己甄别判断,进而诱发学生自己的独到见解。资料是参考性的,并不是问题的答案。

(4)教学与评价建议 教学建议体现新课标精神,充分考虑选修课特点。评价建议主要提供学习结果呈现的方式,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有较强的操作性。

(5)参考文献 每个课程模块提供约 10 种主要参考文献索引,供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指导教学查阅。

高中语文课程的改革是艰难而漫长的,课程资源的开发是改革的重要环节,既需要学科专家和课程专家的广泛合作,同时也需要广大中学教师和中学生朋友的广泛参与。除了教育行政部门、教师 and 学生的努力之外,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对于语文教学而言,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虽不敢说是必由之路,毕竟是一条公认的可行之路。这套选修系列所遴选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应该算是“好书”。即使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读一读,将其暂且放下,也具有保存的价值,因为经典一般很少有贬值的风险。另外,能够按捺住浮躁的心态,脚踏实地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也应该是一些出版机构的责任和使命。

当然,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可能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也许我们的期待带有理想化色彩,也许我们所做出的尝试还很幼稚,但是我们毕竟在努力着,因此学界同仁和广大中学师生的批评,将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2004 年 12 月

# 目 录

|              |        |
|--------------|--------|
| 课程设计 .....   | (1)    |
| 曹禺戏剧选读 ..... | 邹 红 编选 |
| 雷雨 .....     | (1)    |
| 原野.....      | (183)  |



## 课 程 设 计



在那个看起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背后,却隐藏着罪恶与灾难,闷热的夏天,大雷雨的夜晚,所有人物关系真相大白……八年后,仇虎越狱归来,欲报两代怨仇,在心灵的“原野”上,情与理的冲突达于沸点……这一个个富有魅力的场景,是我们始终明白却又始终无法真正明白的世界。这就是我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给我们创作的戏剧艺术。

曹禺的话剧在现代文坛上可谓独标高格,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曹禺话剧的成功最为雄辩地证明了:话剧这一艺术“舶来品”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开出灿烂的花朵。唐弢以文学史家的眼光,称曹禺是“开中国话剧一代风气”的剧作家。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曹禺,走近曹禺的戏剧作品吧!走近那片深邃的海!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地领会,浪漫地想像,深深地玩味……我们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掩卷深思,可以与人交流体会,生命由此变得富有色彩,人的心灵由此变得更美、更善、更真!

本选修课将引领大家通过对曹禺代表作的学习探究,了解

戏剧艺术的魅力 ,提高戏剧鉴赏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 ,应当注意在具体、复杂的人物个性中把握人物的社会思想内涵 ,注重通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来分析人物性格。

## 【背景知识】

### 一、曹禺印象

我们眼中的曹禺也许只是一位了不起的剧作家 ,而在妻子、儿女、朋友眼中的曹禺又是怎样的呢 ?

#### (一)妻子眼中的曹禺

应该说我对老伴是熟悉的 ,但真正拿起笔来却又感到我对他还是不够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 :“ 人民给我的太多太多了 ,而我给人民的太少太少了。”这就是他在病中几年来的真实思想。曹禺先生是一个十分坦诚又十分复杂的人 ;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他太了解人 ,但他从不议论别人 ,而且对别人的优点 ,他很敏感地发现 ,往往扬人之长 ;也许 ,他不愿意发现别人的缺点 ,从这点上看 ,他与一般人不大相同 ,我从没有听过他背后议论任何人。他永远是一位谦和、乐观、诙谐、风趣 ,与任何人都谈得来 ,并且好热闹的慈祥的老人 ;然而 ,他的内心深处却因写不出来东西而痛苦。病魔苦苦缠绕了他这许多年 ,他疲惫不堪 ,没有力气 ,但他从不埋怨 ,他能逆来顺受。他在医院住了八年多 ,无论是医生、护士小姐 ,以及护工 ,他们都十分喜欢这位病人 ,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平易近人。

——李玉茹 :《送老伴远行》,见《倾听雷雨——曹禺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 页

## (二)女儿眼中的曹禺

现在 ,我的爸爸是一个老人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 ,他变成了老人。这也就是在他生病住院这一年里发生的事。

他坐在医院的阳台上 ,阳台很宽大 ,也很长 ,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藤椅里 ,太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色是那样安详。有时候我走到他面前 ,他并不知道 ,因为他晒太阳的时候闭着眼睛。于是我注视着他 ,同时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梦。他的一生在这一刻就像梦一样 ,又真实又虚幻。他确实坐在那儿 ,但是他在他的梦里。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梦。总之很有分量 ,在他看见了我 ,微笑起来 ,和我谈话……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都能感觉到那梦的分量。我说不清 ,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的爸爸老了 ,他因为生病而没有力气思想了 ,这样一种梦就成了他的思想 ,带着他 ,带着他缺乏力气的身体 ,静悄悄地漫游。

——万方 :《我的爸爸曹禺》,见《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珠海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07 页

我爸爸的语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语言大师”那一类的语言 ,是一些恰恰没经过思维的、冒出来的话。比如 ,他的钢笔没水了 ,他需要人给他找墨水 ,可他冒出的一句话是 :“这灯儿 ,不亮了 !”我看见了他手上的钢笔 ,我就懂了 ,当然 ,是钢笔不亮了。当他想让人帮他关掉灯时 ,他就指着灯说 :“把这个 ,取消 !”很多东西都经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袜子 ,取消裤子 ,取消电视 ,他说 :“取消 !”我们就都明白了。后来我们也学会取消了。有许多事情他是绝不用脑子的。他写完毛笔字 ,

用我的洗脸巾擦毛笔。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很顺手,而且那时他想,毛巾就是擦毛笔用的。家里来了个客人,说:“您还记得我吗?我给您刻过图章。”他热情地说:“哎呀,那太好了!你刻的章叫什么名字呀?”人家就告诉他,是曹禺两个字。这样的事情很多,都是些很可爱的事儿。

我妹妹的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学生,他跟我妹妹说,你的爸爸,在国立剧专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像个小太阳。我妹妹那时候只是个小学生。她把这句话告诉了我。我就记住了,一直没忘。我很难真实地想像出他像小太阳的样子。可是我相信他是有光的,因为我有感觉。

——万方:《我的爸爸曹禺》,见《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 (三)朋友眼中的曹禺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同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了《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

——巴金:《蜕变 后记》,见《曹禺研究资料》(下),中国戏剧

曹禺先生和老舍先生是最好的朋友。他用九个鞠躬告别了自己崇敬而挚爱的老友。

我在追思会上讲了这个故事 ,我用这个故事说明曹禺先生特别热情 ,特别善良 ,心地大慈大悲 ,是世上少有的大好人。这样的人 ,不光凭他的天才和智慧留下了永世不朽的戏剧作品 ,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美丽而动人的为人的故事。

这些“人”的故事极可爱 ,因为只有一个伟大的心才能做得出它们 ,为世人同样做出了不朽的榜样。

——舒乙 :《向您九鞠躬 ,曹禺先生》,见《倾听雷雨——曹禺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72 页

## 二、曹禺的童年和戏剧活动

在中国现代剧作史上 ,曹禺是至今都未被超越的一座高峰。究其原因 ,我们不得不上溯到他“小戏迷”的童年生活和早期的戏剧活动。

继母是个戏迷 ,没有她不爱看的戏 ,什么京戏 ,评戏 ,河北梆子 ,山西梆子 ,京韵大鼓 ,文明戏……她都爱看。

添甲(曹禺小名添甲——编者注)才三岁 ,她就抱着他到戏院里 ,坐在姆妈的怀里看戏。稍大些 ,就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一阵锣鼓声后 ,在悠扬的胡琴旋律中 ,大花脸出来了 ,俊美的青衣出来了。紧张的对打 ,令人目眩神摇 ,看得他目瞪口呆。再长大些 ,他也可以坐着看戏了。好热闹的戏园子 ,熙熙攘攘 ,卖糖的 ,卖豆的 ,倒茶的 ,甩手巾把的。这一切都不能干扰他 ,他

真的入了戏了。不但看 ,而且看完戏回来 ,就和小伙伴王傻子在一起扮演起来。添甲的模仿力很强 ,学着戏里的动作和人物的唱腔 ,甚至有时就自己编个故事来演。他在继母的熏陶下也成了个小戏迷。

那时 ,天津荟萃了不少著名演员。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的戏 ,他都看过。谭鑫培已近七十高龄 ,还登台演出。继母常说 ,“小叫天”的嗓音是“云遮月” ,悠扬婉转。谭鑫培的武生形象形神毕肖 ,他唱起来 ,颇带一种感伤味道 ,抒情性很浓 ,演孔明有儒家气派 ,演黄忠有老将风度。在曹禺的朦胧记忆中 ,还留下谭鑫培在《李陵碑》中所扮演的杨继业悲愤苍凉的声音。

——田本相 :《曹禺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2 页

那时 ,我家里有个保姆 ,叫段妈 ,陪着我睡觉。有时 ,睡不着 ,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农村的情况 ,还有她家里的一些事情 ,告诉我她丈夫是怎么死去的 ,婆婆又是怎么上吊自尽了 ,这些悲惨的事情。她的孩子死得很惨 ,身上长疮 ,疮上都是蛆 ,硬是疼死了。还讲了些农村中穷人受罪 ,财主霸道的小故事。这些 ,给我的印象很深。

——曹禺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见《曹禺戏剧集·论戏剧》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437 页

从一九二五年 ,我十五岁开始演戏 ,是我从事话剧的开端。感谢南开新剧团 ,它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 ,南开新剧团培养起我对话剧的兴趣。

——曹禺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见《曹禺戏剧集·论戏剧》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441 页

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 ,除了这些令他醉心的戏剧大师 ,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高尔斯华绥 ,还有开现代派戏剧长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美特林克等人的剧作 ,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他在没有写《雷雨》之前 ,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

——田本相 :《曹禺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22 页

### 三、曹禺话剧创作的成就

吴祖光说 :“ 万家宝笔有惊雷 ” ;晏学指出 ,曹禺剧作是“ 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 ,田本相认为 ,曹禺是一位“ 走向世界的剧作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更多的人对曹禺话剧创作成就的评论。

正是他所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 ,是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 ,并在中国观众中扎根 ,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曹禺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 ,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12 页

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所取得的成就迄今尚无人超越。不仅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未出现超越了四大名剧的作品 ,而且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当代话剧也未产生真正能与四大名剧相抗衡的剧作。这意味着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戏剧不仅要向西方戏剧学习,更要继承曹禺等中国本土戏剧大师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王晓华:《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9 页

在他的剧作中凝结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在中国话剧史上,并非每个剧作家在借鉴外国戏剧时都是成功的,盲目逐潮者有之,东施效颦者有之,食“外”不化者有之,盲目排外者也有之。但曹禺却是佼佼者,把外国戏剧“化”了,“化”作自己的血肉,“化”为可使中国老百姓所愿意接受并喜闻乐见的,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他足以为文学史家所注目,也足以给今人后人借鉴。

——焦尚志:《金钱和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前言》,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第 1 版,第 10 页

#### 四、戏剧艺术

戏剧艺术在千百年间打动着一代代人的心灵,被西方论者称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层。让我们多了解一些戏剧文学的常识,相信这一定有助于对曹禺作品的学习。

戏剧文学,文学的一大类别。指戏剧艺术中的文学部分,通称剧本,它直接规定了戏剧的主题、人物、情节、语言和结构,是舞台演出的基础和依据。为适应排练和演出的需要,戏剧文学具有人物、事件、时间、场景的高度集中性,矛盾冲突的尖锐激烈

性和语言的个性化、动作化等特点。戏剧所反映的全部生活,主要由剧中人物自己的语言与动作展示出来,故剧本中的语言以人物语言(包括对话和独白)为主。人物语言又称“台词”,在台词中间或前后,另有作为舞台指示的叙述人语言,包括对人物形象特征、心理活动、感情变化和场景、气氛的描写,时间、地点、人物上下场和动作的说明,以及对灯光、布景、效果等艺术处理的要求等。它的种类较多,按反映的矛盾性质和表现手法,可分为悲剧、喜剧、正剧;按语言表现形式,可分为话剧、歌剧、舞剧等;按结构规模和容量的大小,可分为独幕剧和多幕剧;按题材的时代和编演年代,可分为现代剧、历史剧、传统剧等。

——陈慧、黄宏煦:《世界文学学术语大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68页

曹禺剧作尽管具有浓郁的诗意,甚至不乏诗的表现形式,但它本质上仍是戏剧,而不能真正作为诗来接受。我认为,说曹禺把话剧当做“诗”来写,和说曹禺话剧创作追求“诗剧”的风格,这两者实际的含义是不同的。把话剧作为“诗”来写,这就意味着诗是本质的,内在的,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而追求“诗剧”风格,则主要是外在地符合诗的形式方面的要求,使之具备诗的形式。当然话不能说得过于绝对,内在的诗性与外在的诗形也应该而且能够统一,这种情况在曹禺剧作中确实存在。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探讨曹禺如此反复申述的原因,因此就有必要对两者加以区分。如果我们将那种采用诗的形式写作的戏剧称之为“诗剧”的话,那么,有诗之魂而不必一定具备诗的形式的话剧则可以称为“剧诗”。或者说,“诗剧”即用诗的形式写作的戏剧,而“剧诗”则是用戏剧的形式写作的诗。

——邹红:《“诗样的情怀”——试论曹禺剧作内涵的多解性》,

## 五、曹禺的戏剧观

曹禺戏剧观的核心或曰出发点是强调戏剧的舞台性。

从构成戏剧的三要素——舞台、演员、观众出发,曹禺要求编剧必须注意三件事:第一,结构要谨严集中,做到“头绪清晰”,在舞台的时间空间限制内,通过完善的安排处理,引导观众清晰明白地接受剧情。第二,要注意“动作”。戏剧既然是表演艺术,是让人观赏的,就不能不注意动作性,因此,“写剧本应尽量多找动作,用动作来代替说话”。即使是介绍性的场面,也要“掺和着‘动作’来介绍”。第三,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也就是要通过安排悬念。利用“发现”与“陡转”(即“突转”)等手法和技巧,抓住观众的兴趣。

——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8 页

曹禺前期戏剧观的基本原则是:观众本位,舞台中心;后期的特点是:生活本位,创作中心。这个转折,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话剧艺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流向、目标和历史要求的变化。

——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5 页

### 【学习活动设计】

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门选修课,我们设计了若干个思考与探究的题目。设计角度有专题和综合两个层面。专题方面,针对《雷雨》、《原野》的特色,从主题、人物、语言等角度来设计,便于

师生微观地深入学习 ,综合方面 ,则针对曹禺的戏剧创作 ,便于从整体上进行宏观地把握。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 ,师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性地开设专题学习 ,也可综合后面“教学与评价建议” ,更合理地开展学习活动。

## 思考与探究 1 :《雷雨》丰富而深刻的主题

《雷雨》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了 ,却屡演不衰 ,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之所以拥有如此多的观众 ,这跟《雷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是分不开的。同学们试来分析《雷雨》中要表达的深层意义是什么 ? 作者在《雷雨》中渗透的思考是什么 ?

### 学习资料 1

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 ,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 ,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 ,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 ,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 ,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 ,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 ,逗起我的兴趣 ,只是一两段情节 ,几个人物 ,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

——曹禺 :《雷雨 序》,见《曹禺戏剧集·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354 页

### 学习资料 2

人们发现与抓住了剧作家在《雷雨》中所揭示的“生命编码” ,即戏剧“意象”中所内涵的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是“郁热” ,这不仅是戏剧发生的自然背景(剧本中一

再出现的蝉鸣、蛙噪、雷鸣，无不在渲染郁热的苦夏氛围），同时暗示着一种情绪、心理、性格，以至生命的存在方式：在《雷雨》里，几乎每个人都陷入一种“情热”中——欲望与追求之中：周冲充满着“向着天边飞”的生命冲动，沉溺在永远不能实现的生命自由、健全发展的绝对理想境界的精神幻梦里；蘩漪、周萍、四凤，则充分表现了人的非理性的情欲的渴求，尤其是作者倾心刻画的蘩漪，她更有原始的一点野性，更充分地发展了人的魔性。鲁大海也同样满蓄着反抗的、破坏的、野性的力。即使是侍萍，以至周朴园，他们对充满痛苦的（侍萍是一种屈辱之苦，周朴园则是忏悔之苦）初恋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情感反应，正表明了对于曾经有过的人的情爱的难以摆脱。但所有人物所有这一切“情热”（欲望和追求）都被一种人所不能把握的强大的力量所压抑着……

于是又有了“挣扎”和“残酷”的发现。曹禺说：“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但这又是怎样一种“挣扎”与“拯救”啊！……由此，产生了曹禺式的命题（观念）：“残酷”。他说：“《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这里，既包含了对人（特别是中国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 学习资料3

当一些作家还满足于反映“真实的生活”，笔触还停留在反

封建和个性解放这两者的单纯联系之际,曹禺的艺术眼光却超越了它们,更深一层地发现了新的联系——在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后面潜存着的还待疗救的心理世界与人生的历史性展开。这里,人的深度和环境的深度令人惊异地获得了同步开掘。通过前者,曹禺真实地写出了被封建意识扭曲的孱弱畸形的病态人格,悲愤地揭示了不合理的社会和专制的“家”怎样无视人作为人所拥有的正当要求与生存权利;通过后者,曹禺深刻地显现了无处不在的封建文化所具有的沼泽性和强大渗透力。所以,连同那些直接充当吃人者的宗法制家长,在曹禺笔下也都染有一种悲剧因素。认识这点,就不会简单理解作者对周朴园一类人的复杂的情感流露。曹禺戏剧世界形象和环境的这种深厚文化负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容量和审美空间,直逼社会必然和带人生感喟的普遍意蕴。

——刘艳:《曹禺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形象塑造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 思考与探究2:《雷雨》的戏剧冲突

《雷雨》戏剧冲突的集中复杂与尖锐是一个重要看点,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也是一个争论的热点。同学们是如何来整理和分析《雷雨》的矛盾冲突?尤其是第四幕,全剧的高潮,矛盾冲突达到了顶点。想一想,冲突的背后是什么?

### 学习资料1

为什么《雷雨》中那些似乎极不合理、甚至相当荒唐的冲突,人们看了反而觉得那样自然、真切,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征服力呢?难道是因为这些冲突太离奇太曲折,引起了人们

的好奇心？不，这里冲突的离奇曲折，是由人物性格的独特复杂性决定的。曹禺同志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性格的刻画中展开冲突，又在冲突的展开中完成典型性格的塑造的。

——胡叔和：《略论曹禺的戏剧艺术》，见《曹禺研究资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0 页

## 学习资料 2

曹禺剧作的戏剧冲突，达到了内容的丰富、深刻、含蓄与外在形式的紧张、尖锐、和谐两者之间的高度统一，从而产生了引人入胜、撼人心魄、发人深思的艺术魅力。

如何把广阔、复杂的生活矛盾集中到有限的时间、空间、场面中来，这就需要剧作家的慧眼、匠心和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曹禺就有这个本领。他不仅善于找到各种矛盾集结的焦点，而且善于找到促成冲突爆发的引爆人。这样，他所组织起来的戏剧冲突，就不像涓涓细流，而像汹涌澎湃的大海，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曹禺组织戏剧冲突的本领，还表现在善于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法则。

曹禺剧作的戏剧冲突，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矛盾，而是有多条线索、多重矛盾扭结而成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集合体。这就需要在写法上正确处理正写与侧写、明写与暗写、虚写与实写等关系。只有这样，他才可以辅以各种戏剧冲突以及与此相宜的表现方式，展示一方新的艺术天地。

——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0 页

### 思考与探究 3 蘩漪的“雷雨”性格

《雷雨》中最具有破坏力也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就是蘩漪。蘩漪“古怪”在哪里?同学们是怎样看待她的乖戾与叛逆的呢?曹禺说蘩漪是最具“雷雨”的性格,你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 学习资料 1

其实,照我看来,蘩漪不但有“雷雨式”的性格,她本人简直就是“雷雨”的化身,她操纵着全剧,她是这个剧本的动力。不是吗,死命拖住周萍不让他离去的是她,把侍萍找到周公馆来的是她,关住四凤的窗户使周萍被鲁大海与侍萍发现的也是她,最后在周萍与四凤将要一同出走时,又是她叫来了周朴园,打乱了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

蘩漪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不是由于她的斗争更有把握,更有获胜的希望,恰恰相反,倒是由于她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前途的无望,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命运的黯淡。她的斗争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因为,在那样的时代,单纯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而不把自己的斗争与整个人民大众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是绝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的。

——钱谷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谈蘩漪》,选自《雷雨 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9 页

#### 学习资料 2

从人性建构来看,一般人性建构中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存在个体生命力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双重力量。蘩漪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建构中积极性与消极性两极互

动的张力形态。她具有“一团火”的性格特质 ,而情感结构中爱与恨两种对立性态度异相极化和相互转化 ,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致使爱也疯狂恨也疯狂。从个体生命力角度来看 ,个体生命力本具潜在的创造性和潜在的破坏性这样双重性力量 ,也就是天使与魔鬼(人性与兽性)的功能性共存。人既是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规范的永恒的精神性矛盾体 ,同时也是理性与非理性、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永恒的精神矛盾体 ,并且使人永远处于骚动不安的精神状态中。而对于蘩漪来说 ,这种人性建构和个体生命力的双重性特征与其“一团火”的特殊性格相契合 ,使得其负性因素(如非理性因素和破坏性力量)极度膨胀压倒对立面因素而造成灾难性后果 ,蘩漪悲剧的深刻原因即与此密切相关 ,她的人性建构和个体生命的双重特性导致精神分裂式的内心冲突 ,使她自己或者在沉默状态中走向消亡 ,或者在爆发状态中升腾出巨大的破坏性。

——杨立民 :《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 雷雨 中蘩漪形象的深度阐释》,《江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 学习资料 3

而“火山”终于爆发——

(向周冲 ,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 ,(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 ,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 ,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 ,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 ,(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 ,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

.....

(失了母性 ,喊着)我没有孩子 ,我没有丈夫 ,我没有家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要你说 :我——我是你的 !

这里的“不顾一切”——冲决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 ,不惜放

弃以至褻渎在传统中视为最神圣的“母亲”的尊严、权利，赤裸裸地要求着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情欲与性爱，这确实骇世惊俗，震撼人心。这才是《雷雨》中最为炫目的一道闪电，最扣人心弦的一声惊雷，它把从来“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的中国妇女几千年受压抑的精神痛苦一下子照亮，因受压抑而千百倍加强了反抗的“魔性”也在一瞬间全部释放。尽管只是“瞬间的闪亮”，但毕竟是生命的真正闪光；作者说，“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平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佩服。”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 页

## 思考与探究 4：周朴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约莫有五六十上下，鬓发已经斑白，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在底下闪烁着。……”这就是周朴园，他出身封建家庭而又到德国去留学，是当时所谓“有教养”的人；他作为一家煤矿的董事长，又是一个非常“有体面”的人；在自己妻儿面前，又是一个威严而专横的人。那么，周朴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复杂的他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研读。

### 学习资料 1

周朴园三十年来对待萍的种种怀念，是不是全是假的、虚伪的呢？从他居然能严厉地喝问侍萍“你来干什么？”里，从他前后一贯的为人处世的态度里，以及从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里，我们都可以毫无疑问地作出肯定的回答，说他是假的，虚伪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周朴园对待萍真的一

点感情也没有,认为他对侍萍的种种怀念的表示都是故意装出来的,都是有意识地做给别人看的。这样想就把一个人的复杂的心理面貌简单化了,就将阻碍我们对周朴园的资产阶级本质作更深入一步的了解。阶级本质是渗透在具体的个性中,而且只有通过具体的个性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个性,则总是比较复杂的,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还常常是盖有各种各样的涂饰物的。吝啬汉可以慷慨于一时,杀人不眨眼的人有时也会大发善心。……如果我们不估计到个性的这种复杂性,不去具体地观察研究这种复杂性,那么,我们对他的阶级本质即使也可能有正确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必然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是肤浅的而不是深刻的。因为这种了解,只是搬用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现成结论的结果,而并非自己实地观察的结果。我们说周朴园是虚伪的,乃是因为整个地来看他时,归根到底地来说时,他只能是虚伪的。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否认周朴园具有任何真正的感情,也决不排斥周朴园对待萍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的怀念。

——钱谷融:《雷雨 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第 19 页

## 学习资料 2

男人在爱情与事业、名誉、地位两者间往往会选择后者,周朴园三十年前的爱情故事无疑符合中国古代男子“始乱终弃”的典型,富贵公子与美貌但地位低下的女子(或仆女或歌妓)相恋,最终在父母的压力下,在金钱、地位的诱惑下抛弃了旧情人,奉命与名门千金成婚。这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富贵公子人性异化的表现,异化的人性使他们抛弃了真正的爱情。但是,在人的本性的呼唤下,异化又被排除了,周朴园对待萍的真实

怀念就是人性回归的体现。特别是他以为侍萍已为他而死,自然产生了歉疚之心,人对死人往往是不吝于感情的,因为死人不可能对你形成威胁,不可能夺走你的一切(名利等),所以他会时刻纪念着侍萍,鉴于他以后的婚姻一直不幸福,侍萍又是他的初恋情人,他对侍萍的怀念完全是真诚的。然而当三十年后侍萍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愧疚消失了,威胁出现了,于是处于社会上流最易被“异化”的周朴园在矛盾中再次赶走了侍萍。不过,人性最终战胜了压抑,他认了侍萍(虽然是被迫无奈),并要周萍做“孝顺孩子”,“好好地侍奉”侍萍,“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如果说这时他还有些推托罪责的话,那么当四凤、周冲、周萍纷纷死去,大海出走,鲁妈、繁漪发疯之后,周朴园的人性才真正复归,在“序幕”和“尾声”中表现出一个垂暮老人对一生的忏悔。

——钱亦蕉:《雷雨的隐秘》,见《曹禺研究论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 思考与探究5:《雷雨》精巧的戏剧结构

《雷雨》的结构艺术是杰出的,有人认为戏剧冲突扣人心弦,场面气氛十分紧张,具有经典“三一律”的结构,但发现故事情节人为性巧合较多。有人却认为情节和结构的巧合性,不是作品的缺点而是作品的特点。同学们是如何来看待《雷雨》的戏剧结构的呢?

### 学习资料1

《雷雨》的结构是戏剧的“琐闭式”结构的杰出范例。它时间集中,全部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它地点集中,三幕在

周家 ,一幕在鲁家 ;它的登场人物经过严格的选择 ,共八人 ;戏在现在的危机中开头 ,并以现在的情节为主 ,把过去的情节用回顾方式渐渐透露出来 ,推动剧情迅速向高潮发展。这样 ,情节集中紧凑 ,人物性格富有深度 ,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戏剧结构中的许多重要手段 ,如重点与穿插 ,期待与悬念 ,突转与发现 ,等等 ,都处理得很好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1 页

## 学习资料 2

“三一律”系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创作原则。它规定一出戏剧中的动作、事件、地点三者必须完整一致 ,即每剧限于单一的故事情节 ,事件发生在一个地点并于一天内完成。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三一律的创始人。……但一般认为主要是让·梅勒(1604—1686)才使三一律成为以后二百年来法国剧作家信守不渝的教条。……古典主义的拥护者坚持戏剧中“一个事件、一个整天、一个地点”的主张。……三一律的原则有利于戏剧情节结构的简练、集中、完整 ,但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 ,却成为束缚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从文艺复兴以来 ,英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大剧作家 ,如莎士比亚、本琼生、洛佩、德维加 ,在创作中从不受这些戒律的束缚 ,他们的辉煌成就使三一律的教条黯然失色。……

——陈慧、黄宏煦 :《世界文学学术语大辞典》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58 页

## 学习资料 3

写完《雷雨》 ,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

它的结构,我觉得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得过分。

——曹禺:《日出 跋》,见《曹禺戏剧集·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1 页

#### 学习资料 4

这就是说,曹禺存在着两种心理素质,两种心理需求,外在于作品生命,就形成了两种戏剧观念,两种戏剧样式:他内心“郁热”,亟待情绪的宣泄,要求着戏剧大师发挥“抒情释愤”的功能……但他内心的“寂寞感”(这是一种淡化了的痛苦)及“沉静”的生命形态的深层诱惑,又使他醉心于情感的理性“节制”。……这样,《雷雨》的戏剧化、注入式的本文与超越的框架(“序幕”和“尾声”)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矛盾,我们已经说过,这矛盾根源于曹禺内在气质的不同方面,正是这一矛盾内在地决定着制约着尔后对于《雷雨》的不同接受。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 页

### 思考与探究 6:《雷雨》的潜台词

激情澎湃的故事背后你会感觉到《雷雨》的语言的巨大震撼力、吸引力。我们一起来仔细观察这把具有巨大力量的“语言钥匙”如何开启我们智慧的大门。结合《雷雨》中具体实例来思考,体验语言的力量,学习“潜台词”的丰富性。

#### 学习资料 1

《雷雨》是当做诗来写的,其中的许多台词准确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抒发了人物的内心情感。蘩漪在第二幕中那段著名

的独白,简直就是一首贮满愤懑与渴望的抒情诗: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

蔡漪在“宇宙残酷的井里”拼死攀援的艰辛与焦灼、压抑与烦闷,“爱起你来像一团火”,“恨起你来也像一团火”的炽烈阴鸷的个性也都熔铸在这诗里。

——罗昌智:《论曹禺戏剧语言的抒情性》,《荆州师专学报》  
1998年第4期

## 学习资料2

曹禺的戏剧语言的一个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对话的鲜明的动作性。他所写下的对话,总能够紧紧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心脏伴随着剧情发展的节奏而一起跳动。因为他的对话都是写人物与事件,性格与冲突的统一,就是既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又能推动事件的发展,而且是根据人物性格的冲突来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事件的发展中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的。读着曹禺的剧本,我们的心头,总离不开紧张与激动,总很难有平静的时候。原因就在于他的对话,都是从行动着的人物的嘴里说出来的,都是贯串着强烈的动作性的。

——钱谷融:《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见《曹禺研究资料》  
(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 学习资料3

“你来干什么?”他的内心的语言(潜台词)其实是说:“你想

来敲诈我吗？”侍萍说“不是我要来的”。他一定想：不是你自己要来敲诈我，那么准是有人指使你来敲诈我的了，所以他接着问：“谁指使你来的？”这一问一答不过是三二秒钟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周朴园的内心变化却是异常剧烈的，他的思想却是经历了很长的路程的。他一定会想到这个人多半是鲁贵，而鲁贵又是那样的狡猾难对付，他就更感到事态的严重。等到听侍萍说了是“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后，他才觉得还好，还只是她自个儿找来的，总算并没有别人夹在里头，因而他就不像原先那么紧张了。但他还是认定侍萍是有意找上门来的，要摆脱她，解除这个麻烦，他想是总得费些周折，花些钱财的了。但不知她此来的意图究竟如何，且先听听她的口风再说吧。因而他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他的潜台词，他的内心的真正意思，其实是：“那么你究竟想怎样呢？”但是，侍萍的思想、心情，却完全走着另一条路，并不是沿着他的内心线索前进的。

——钱谷融：《雷雨 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第 21 页

## 思考与探究 7：《原野》的主题

《原野》问世后，招致很多否定性的批评，主要有“农民向地主复仇”说、“批判‘冤冤相报’的传统观念说”等，同学们讨论一下，这部作品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应如何理解它的内涵？

### 学习资料 1

曹禺的剧作《原野》创作于 1936 年秋，始载于《文丛》1937

年1卷2—5期,1937年出版单行本。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更多的机会公演,也没有引起广泛讨论和重视。为数不多的几篇评论,对剧本几乎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作者由于不熟悉、不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了解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矛盾,把“农民复仇的故事,写得那么玄秘,那么抽象,那么鬼气森森,那么远离现实,那么缺乏人间味。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现象”,并据此得出“《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的结论。

——杨永红:《原野 思想价值新论》,《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 学习资料2

主人公仇虎是一个离开农民气质较远的形象,他生长在“原野”,而长期被监禁在“牢笼”之中,一旦挣脱出来,重新回到原野,就不能不表现出某种与常人不同的野性。早就有人指出:“仇虎这种人,在我们中国的农民里,不大容易找得到。”这是看出了仇虎与一般农民的区别。……一个是反抗命运的理性的仇虎,一个是良心自我谴责的仇虎,而真正的农民是很少具有双重性格的……

——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 学习资料3

《原野》里,与“爱”交织在一起的是“复仇”。戏剧以仇虎“从地狱里逃回来复仇”为开端,……但剧作家却出人意料地安排了焦阎王的突然去世,……这不但使仇虎的复仇失去了对象,连复仇的合理性都受到了挑战。于是发生了戏剧重心(以及剧作家对于人的命运的探讨的重心)的转移:由外部的复仇行为(人与外在社会力量的关系)转向由复仇引发的内心矛盾(人与

自身的关系 ,人的灵魂世界的揭示 ) ,由外在命运的挣扎转向自身灵魂的挣扎。 .....“ 仇杀故事的路线 ”由此发生陡转 :不是仇虎追杀焦家人 ,而是焦母把仇虎追赶到了原始森林 ,并出现了精神幻觉。戏剧结束时 ,观众看到 :“ 大地轻轻地呼吸着 ,巨树还那样严肃 ,险恶地矗立当中 ,仍是一个反抗的灵魂 ”——尽管最终肯定了复仇 ,却依然没有(也不试图)解决它的内在矛盾和困惑。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18 页

## 思考与探究 8 :《原野》与《琼斯皇帝》

《原野》最后一幕明显地模仿了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仇虎和琼斯皇帝,森林和黑林子,还有内心的挣扎和心灵的逃亡.....尝试运用比较阅读的方法来理解和思考。

### 学习资料 1

《琼斯皇帝》一剧的剧情异常简单 ,讲一个加勒比地区黑人皇帝从他自己愤怒的百姓处逃跑的故事。 .....剧中主人公琼斯皇帝在大森林中逃亡的过程中 ,不断地被他自己以往的经历所困扰 ,例如他曾杀死一个监狱的看守 ,他对自己种族历史的无知 ,他的恐惧等。全剧就是琼斯的逃亡过程 ,是他内心的独白 ,这独白被种种幻象打断。这种无止境的人物内心活动 ,虽然往往不通过语言来表现 ,却比对话更有说服力。

森林中不断的鼓声把他的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处境揉做一团 ,把他外表的包装层层剥落并撕得粉碎。 ..... 他怕什么 ? .....击败琼斯的正是他自己的过去 ,阻挡他解脱的力量并

不来自岛上的人群而是他自己的经历。

——张耘：《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 页

## 学习资料 2

只有那些敢于反抗压抑、实现自己感性冲动、超越闭锁的世界的人才是“真人”，“真人”就是“野人”，未来是属于“真人”和“野人”的。所以，我们说推动曹禺创作自己主要剧作的乃是他的野性崇拜。这种野性崇拜与奥尼尔戏剧中的野性崇拜是一致的。如果说奥尼尔的戏剧中充溢着尼采式的酒神精神的话，那么，曹禺的戏剧也是如此。尼采—奥尼尔—曹禺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对感性生命的崇拜。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热爱古希腊戏剧（尼采认为古希腊戏剧表现的是它所说的酒神精神）并赞美过尼采的曹禺在阅读奥尼尔等表现主义剧作家的作品时，不仅借鉴了其表现技巧，而且领受到了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哲学。

——王晓华：《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3 页

## 思考与探究 9：《原野》中的黑林子

第三幕中“森林是神秘的，……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可是，为什么“仇虎到了林中，忽然显得异常调和”？为什么“在黑的原野里”“寻不出他一些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呢？

## 学习资料

在《原野》里，“原野”不仅是戏剧的背景，“人”活动的环

境 ,它本身即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 .....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人化”了的自然 ,有着某种象征的意味 ,自然力中暗含着关于人的命运的神秘暗示 :被压抑着的生命 (“巨树”) ,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求 ,对于远方永远也达不到的自由天地的渴望 (“天际外”) :以后 ,我们将会看到 ,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剧中人的生命内涵。

.....更重要的是 ,这原始的“恐惧”与“神秘”能激发种种荒唐的想像 ,也即幻想 ,如鲁迅所说 ,幻想表现了“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 ,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的“超越”的精神追求 ,这也正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实现。因此正是这个仿佛有“鬼”出没于其间的神秘、恐怖的“原野”中的“森林”世界 ,才能够容纳以至创造充满活力的真正的生命 ,这是生命的“强者”的世界。

——钱理群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07 页

## 思考与探究 10 :曹禺剧作中的人物

曹禺剧作中有处于情热中的蘩漪、周萍 ;有在梦想中的周冲 ;有挣扎的仇虎 ;有强烈独占欲的金子.....。在曹禺剧作中的这一系列人物里 ,同学们尝试从整体上来把握和理解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否能发现不同人身上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或者人物性格发展的特点 ;或者是人物多面体的展示.....

### 学习资料 1

在曹禺的心目中 ,惟有具有生命活力的 ,能够称为“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追求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的“飞”的冲动——从《雷雨》里的周冲 ,到《日出》里的“过去式”的陈白露 ,

以及《原野》里的仇虎、金子(甚至包括白傻子)都是如此;但是,这种来自“人”的本能的欲望追求,却被一种“人”所不能把握的神秘力量所遏制,这就形成了一个“人”的永恒的悲剧。而另一方面,尽管结局永远是悲剧,但“人”仍然顽强地抗争与追求,如仇虎那样,在“尸身沉重地倒下”的前一刻,还在“快意地”“狞笑着”。——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强者”。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 学习资料2

曹禺前期戏剧的深层结构是理想国与闭锁的世界的对照与对立。理想国是相对于闭锁的世界而言的;那些在闭锁的世界中选择了反抗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憧憬着理想国;真正的反抗者都是憧憬者;只有憧憬者才会因走向“天边外”而获救;不懂憬理想国者注定不会走出闭锁的世界(蘩漪与陈白露的悲剧就源于对理想国的无知和拒绝),所以,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落实到个体的行动上,便是“反抗—憧憬”的逻辑。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 思考与探究11:曹禺作品的原型分析

曹禺作品中体现了“原始崇拜”情结,处处可以触摸到“蛮性的遗留”,如何去认识作品和作家,原型分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的大门。在曹禺作品中那始终涌动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 学习资料 1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曹禺的本性,他的内在生命要求,是要创造一个“原始的蛮性的世界”——这是他心中真正的“诗”。这个“原始的蛮性的世界”在《雷雨》里,借助于蘩漪(或许还有周冲与周萍)仅仅偶露“峥嵘”,在《日出》里就被推到幕后。这无疑对于曹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压抑,于是,又激起了更加巨大的生命冲动——他要寻找一个更加阔大、自由的空间,让他的性情中的郁热得到完全的释放,让他的已经达于饱和的内在激情、欲望,他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冲决而出,做天马行空般的自由驰骋。……是的,“原野”这正是曹禺生命的呼唤心的归趋,……这是“生命三部曲”,《雷雨》是开端,经过《日出》的顿挫,到《原野》才得到真正淋漓尽致的发挥。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5 页

## 学习资料 2

《雷雨》的问世与成就,是作者主体心灵中潜存的上古英雄神话原型作用的结果。受英雄神话原型心态的支配,曹禺将原来定位的旧式女人蘩漪写成了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复仇英雄女神,而鲁大海则成为一个具有浓厚神话氛围与质地的传奇式英雄,由于蘩漪和鲁大海的奋力反抗和斗争,周公馆这座牢狱终于被摧毁了。这是远古神话原型中英雄复仇模式的现代性表述。《雷雨》无疑打上了先天遗传的“种族记忆”的烙印,但承继的主要是西方英雄神话的原型心态,这不仅表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集体无意识的同一性,而且形成了其世界性的艺术生命力。

——刘家思:《雷雨与神话原型——曹禺戏剧新论之一》,《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 思考与探究 12 :曹禺戏剧的台词艺术

在那些精彩的台词里我们进一步体会和感受语言艺术的力量。你也来分析台词的特色进行总结归纳 研究曹禺话剧语言的特点。

### 学习资料 1

曹禺戏剧的台词 ,就有极强的针对性。这个“ 针对性 ” ,不是针对观众而发 ,而是针对剧中人而发。行动中的人物 ,出自其性格 ,针对冲突双方 ,说出规定情景下必须要说的话。这样的台词 ,一句是一句 ,一句接一句 ,一句起一句的作用 ,既不可或缺 ,也不能易口 ,是落地有声的金石之音。……说它“ 浅 ” ,浅显明白 ,符合口语化要求 ,说它“ 深 ” ,幽深含蓄 ,又符合诗化要求 ,两者高度统一。

曹禺戏剧的潜台词 ,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言内有言 ,有一种特定的言内之意。二是言外有音 ,有一种深长的弦外之音。第三个表现比较复杂 ,即整段戏内 ,由人物的对话与动作共同形成的潜台词。

——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  
第 213 页

### 学习资料 2

曹禺以其戏剧语言的抒情性构筑着他剧作诗的大厦。在心理语言和抒情独白中渗透人物的所思所感 ;在意境的营造之中渲染抒情气氛 ;调动多重语言技法增强剧作的诗意之美 ,是他戏剧语言抒情性的显著特征。

曹禺剧作深得莎士比亚、契诃夫戏剧艺术之精妙 ,也颇具中

国传统戏曲及古典诗词长于抒情风华 ,有着浓郁的诗意。这诗意从根本上源于他清丽含蓄、色彩鲜明的戏剧语言以及由这语言所营造的深邃意境和诗情氛围。因而钱谷融先生说 :“ 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诗人 ”的素质 ,促成作家将剧作的语言锤炼得极富抒情性。

——罗昌智 :《论曹禺戏剧语言的抒情性》,《荆州师专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 思考与探究 13 :曹禺与中西戏剧艺术

曹禺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话剧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这与传统戏剧的继承和西方戏剧的借鉴 ,曹禺个人的生活经历、执著追求和不断创新等等都是分不开的。回顾曹禺的戏剧一生 ,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启发和思考呢?

#### 学习资料 1

曹禺还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一些艺术手段以加强自己剧作的表现力。《雷雨》中周朴园的出场方式就是很典型的一例。此外,《日出》第三幕 ;用一个幔帐把舞台隔成两部分的方式 ,也不能不说是传统戏曲的换场方式中受到了一定启发。至于戏剧语言 ,曹禺从民族戏剧艺术宝库中获得的益处就更多了。例如《日出》中胡四向翠喜介绍王福升时称他为“王八爷” ,福升忙接口道 :“王倒姓王可还没有八。”这是传统戏曲舞台上“丑行”的惯技。其他如《雷雨》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一场戏和《日出》第三幕陈白露揶揄顾八奶奶的语气、谈锋 ,都具有传统戏曲舞台用语的情趣。曹禺剧作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 ,掩映在外来戏剧形式和格调之中。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

一种融会 ,也是一种超越。

——郭志刚、孙中田 :《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36 页

## 学习资料 2

可以看出 ,曹禺执著追求的 ,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这是人类戏剧宝库中的精华 :从希腊悲剧与喜剧、莎士比亚 ,到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的大融合。这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与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 ,是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融合。这是戏剧与哲学、具体与抽象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融合。这是迫切“生活幻觉”效果与舞台“假定性”效果的融合。这是情节剧、佳构剧与心理剧的融合 ,是写实与写意、写实与非写实的融合。这是喜剧与悲剧的融合……等等。因此 ,曹禺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 ,不仅在于他的戏剧创作标志着、并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 ,更重要的是 ,他的极富想像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的创作 ,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发展前景。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12 页

## 【教学与评价建议】

一、谈话录形式(讨论专题可以自拟 ,也可参考如下题目)

- (一)结合曹禺戏剧的学习 ,谈谈对戏剧艺术的认识。
- (二)关于《雷雨》中“雷雨”环境和“雷雨性格”的认识。
- (三)关于侍萍和四凤相似命运的认识。

(四)关于《原野》中“原野”的认识。

(五)关于《原野》中焦母和金子之间爱恨矛盾对立的认识。

## 二、文学作品的再创造

(一)鼓励学生自导自演《雷雨》等剧的精彩片断,体验和感受经典剧本的精彩,举办小型话剧节。

(二)学以致用,鼓励学生进行剧本创作,举办一个话剧演出汇报会。剧本和表演都是评价的依据。

(三)尝试改编曹禺戏剧,选择任何一个剧本或者剧本中的某场次,进行富有个性的改编。

## 三、论文形式

(一)研究性学习报告。可以就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蘩漪——陈白露——金子——愫方”;或者男性形象“周朴园——方达生——仇虎——曾文清”做一个系列的人物研究。

(二)比较研究论文。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对曹禺剧本和改编以后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进行比较研读,形成比较研究论文。

(三)台词研究笔记。台词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曹禺戏剧的台词十分精彩,试着做一个有心人,收集精彩台词,试进行深度分析,形成台词研究笔记。

(四)仇虎心理研究报告。仇虎越狱复仇,结果仇人已死,“父债子还”的心理导致焦家父子的死亡。小黑子的死使仇虎复仇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心灵上的矛盾冲突,在黑林子里痛苦奔跑。针对仇虎复仇及心理状态来研究,从而深入探

究仇虎的生命历程。

## 【参考文献】

钱谷融：《雷雨 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杨海根：《曹禺的剧作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田本相、胡叔和《曹禺研究资料》（上、下），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1 年版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陆葆泰：《曹禺剧作魅力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晓华：《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吕晓珍 编写）

雷 雨

## 人 物

姑奶奶甲(教堂尼姑)

姑奶奶乙

姊姊——十五岁。

弟弟——十二岁。

周朴园——某煤矿公司董事长,五十五岁。

周蘩漪——其妻,三十五岁。

周萍——其前妻生子,年二十八。

周冲——蘩漪生子,年十七。

鲁贵——周宅仆人,年四十八。

鲁侍萍——其妻,某校女佣,年四十七。

鲁大海——侍萍前夫之子,煤矿工人,年二十七。

鲁四凤——鲁贵与侍萍之女,年十八,周宅使女。

周宅仆人等:仆人甲,仆人乙……老仆。

## 景

序 幕 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

——冬天的一个下午。

第一幕 十年前,一个夏天,郁热的早晨。

——周公馆的客厅内(即序幕的客厅,景与前大致相同)。

第二幕 景同前。

——当天的下午。

第三幕 在鲁家 ,一个小套间。

——当天夜晚十时许。

第四幕 周家的客厅(与第一幕同)。

——当天半夜两点钟。

尾 声 又回到十年后 ,一个冬天的下午。

——景同序幕。

(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

# 序 幕

景——一间宽大的客厅。冬天 ,下午三点钟 ,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

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 ,通外面 ;门身很笨重 ,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 ,门前垂着满是斑点 ,褪色的厚帷幔 ,深紫色的 ,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 ,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右边——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有一扇门 ,通着现在的病房。门面的漆已蚀了去。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 ,配起那高而宽 ,有黄花纹的灰门框 和门上凹凸不平 ,古式的西洋木饰 ,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 ,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 ,深紫的绒幔 ,半拉开 ,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左边也开一道门 ,两扇的 ,通着外间饭厅 ,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 ,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 ,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 ,颜色更深老 ;偶尔有人穿过 ,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 ,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 ,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 ,很沉默 ,很温和的老人。这前面 ,没有帷幔 ,门上脱落 ,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靠中间门的右面 ,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 ,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 ,划着半圆。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 ,每棱角一扇长窗 ,很玲珑的 ;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 ,可以放着东西 ,可以坐 ;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 ,拉拢了 ,壁龛可以完全掩

盖上 ,看不见窗户同阳光 ,屋子里阴沉沉的 ,有些气闷。开幕时 ,这帷幕是关上的。

墙的颜色是深褐 ,年久失修 ,暗得褪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 ,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 ,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 ,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 ;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 ,空空地 ,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 ,火焰熊熊地 ,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 ,映出一片红光 ,这样 ,一丝丝的温暖 ,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右边门左侧 ,挂一张画轴 ;再左 ,近后方 ,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 ,倚的那里 ,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 ,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 ,两只白饭碗 ,都搁在旧黄铜盘上。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 ;在上面 ,和柜平行的 ,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 ,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 ,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 ,白床单等物 ,刚洗好 ,还没有放进衣柜去。在正面 ,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壁龛之左(中门的右面) ,是一只长方形的红木菜桌。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 ,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 ,中门左面立一只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里面原为放古董 ,但现在是空空的 ,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离左墙角不远 ,与角成九十度 ,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 ,沙发后是只长桌 ,前面是一条短几 ,都没有放着东西。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 ,左墙靠墙略凹进 ,与左后墙成一直角。凹进处有一只茶几 ,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茶几旁 ,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上面对放着 ,但是略斜地 ,两张大沙发 ;中间是个圆桌 ,铺着白桌布。

〔开幕时 ,外面远处有钟声。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 ,最好是 Bach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mini——屋内寂静无人。

〔移时 ,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 ,姑奶奶甲(寺院尼姑)进来 ,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 ,头束着雪白布巾 ,蓬起来像荷兰乡姑 ,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 ,衣袍几乎拖在地面。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 ,腰间悬一串钥匙 ,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她安静地走进来 ,脸上很平和的。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

姑 甲 (和蔼地)请进来吧。

〔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 ,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进门脱下帽子 ,头发斑白 ,眼睛沉静而忧郁 ,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 ,脸上满是皱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进门后 ,也取下来 ,放在眼镜盒内 ,手有些颤。他搓弄一下子 ,衰弱地咳嗽两声。外面乐声止。

姑 甲 (微笑)外面冷得很 !

老 人 (点头)嗯——(关心地)她现在还好么 ?

姑 甲 (同情地)好。

老 人 (沉默一时 ,指着头)她这儿呢 ?

姑 甲 (怜悯地)那——还是那样。(低低地叹一口气)

老 人 (沉静地)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

姑 甲 (矜怜地)您先坐一坐 ,暖和一下 ,再看她吧。

老 人 (摇头)不。(走向右边病房)

姑 甲 (走向前)您走错了 ,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您的太太在楼上呢。

老 人 (停住 ,失神地)我——我知道 ,(指着右边病房)我现

在可以看看她么？

姑 甲 (和气地)我不知道。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

老 人 (迷惘地)嗯,也好。

姑 甲 您跟我上楼吧。

〔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

〔屋内静一时。外面有脚步声。姑乙领两个小孩进。姑乙除了年轻些,比较活泼些,一切都与姑甲相同。进来的小孩是姊弟,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整个是胖圆圆的。姊姊有十五岁,梳两个小辫,在背后摆着;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二人在一起,姊姊是较沉着些。走进来的时节姊姊在前面。

姑 乙 (和悦地)进来,弟弟。(弟弟进来望着姊姊,两个人只呵手)外头冷,是吧。姐姐,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

姊 姊 (微笑)嗯。

弟 弟 (拉着姊姊的手,窃语)姐姐,妈呢？

姑 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好吧？

〔弟弟的眼望姊姊。

姊 姊 (很懂事地)弟弟,这儿我来过,就坐这儿吧,我给你讲笑话。

〔弟弟好奇地四面看。

姑 乙 (有兴趣地望着他们)对了,叫姐姐给你讲笑话,(指着火)坐在火旁边讲,两个人一块儿。

弟 弟 不,我要坐这个小凳子!(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

姑 乙 (和气地)也好,你们就坐这儿。可是(小声地)弟弟,你得乖乖地坐着,不要闹!楼上有病人——(指右边病房)这旁边也有病人。

姊姊  
弟弟 (很乖地点头)嗯。

弟 弟 (忽然,向姑乙)我妈就回来吧?

姑 乙 对了,就来。你们坐下,(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望着姑乙)不要动!(望着他们)我先进去,就来。

[姊弟点头,姑乙进右边病房,下。

[弟弟忽然站起来。

弟 弟 (向姊)她是谁?为什么穿这样衣服?

姊 姊 (很世故地)尼姑,在医院看护病人的。弟弟,你坐下。

弟 弟 (不理她)姐姐,你看,你看!(自傲地)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

姊 姊 (瞧不起地)看见了,你坐坐吧。(拉弟弟坐下,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

[姑甲由左边厅进。直向右角衣柜走去,没看见屋内的人。

弟 弟 (又站起,低声,向姊)又一个,姐姐!

姊 姊 (低声)嘘!别说话。(又拉弟弟坐下)

[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将长几上的白床单,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

[姑乙由右边病房进。见姑甲,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

姑 乙 (向姑甲,简截地)完了?

姑 甲 (不明白)谁?

姑 乙 (明快地,指楼上)楼上的。

姑 甲 (怜悯地)完了,她现在又睡着了。

姑 乙 (好奇地询问)没有打人么?

姑 甲 没有,就是大笑了一场,把玻璃又打破了。

姑 乙 (呼出一口气)那还好。

姑 甲 (向姑乙)她呢?

姑 乙 你说楼下的?(指右面病房)她总是那样,哭的时候多,不说话,我来了一年,没听说过她说一句话。

弟 弟 (低声,急促地)姐姐,你给我讲笑话。

姊 姊 (低声)不,弟弟,听她们说话。

姑 甲 (怜悯地)可怜,她在这儿九年了,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欣喜地)对了,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

姑 乙 (奇怪地)怎么?

姑 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

姑 乙 (惊讶地)哦,今天三十?——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到这房子里来。

姑 甲 怎么,她也出来?

姑 乙 嗯,(多话地)每到腊月三十,楼下的就会出来,到这屋子里,在这窗户前面站着。

姑 甲 干什么?

姑 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就没有回来。可怜,她的丈夫也不在了——(低声地)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的。

姑 甲 (自己以为明白地)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总要问一问楼下的。——我想,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

姑 乙 (虔诚地)圣母保佑他。(又放洗物)

弟 弟 (低声,请求)姐姐,你给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

姊 姊 (听着有兴趣,忙摇头,压迫地,低声)弟弟!

姑 乙 (又想起一段)奇怪,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卖给医院呢?

姑 甲 (沉静地)不大清楚。——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

姑 乙 (惊讶)真的?

姑 甲 嗯。

姑 乙 (自然想到)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不把她搬出去呢?

姑 甲 说是呢,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

姑 乙 哦。  
〔弟弟忽然站起。

弟 弟 (抗议地,高声)姐姐,我不爱听这个。

姊 姊 (劝止他,低声)好弟弟。

弟 弟 (命令地,更高声)不,姐姐,我要你给我讲笑话!  
〔姑甲、姑乙回头望他们。

姑 甲 (惊奇地)这是谁的孩子?我进来,没有看见他们。

姑 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

姑 甲 (小心地)别把他们放在这儿。——万一把他们吓着。

姑 乙 没有地方,外头冷,医院都满了。

姑 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万一楼上的跑下来,说不定吓坏了他们!

姑 乙 (顺从地)也好。(向姊弟,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姐姐,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我就找你们的

妈来。

姊姊 (有礼地)好,谢谢你!

〔姑乙由中门出。〕

弟弟 (怀着希望)姐姐,妈就来么?

姊姊 (还在怪他)嗯。

弟弟 (高兴地)妈来了!我们就回家。(拍掌)回家吃年夜饭。

姊姊 弟弟,不要闹,坐下。(推弟弟坐)

姑甲 (关上柜门向姊弟)弟弟,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我上楼去了。

〔姑甲由左面饭厅下。〕

弟弟 (忽然发生兴趣,立起)姐姐,她干什么去了?

姊姊 (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

弟弟 (急切地)谁是楼上的?

姊姊 (低声)一个疯子。

弟弟 (直觉地臆断)男的吧?

姊姊 (肯定地)不,女的——一个有钱的太太。

弟弟 (忽然)楼下的呢?

姊姊 (也肯定地)也是一个疯子。——(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你不要再问了。

弟弟 (好奇地)姐姐,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

姊姊 (心虚地)嗯——弟弟,我给你讲笑话吧!有一年,一个国王——

弟弟 (已引上兴趣)不,你给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这三个人是谁?

姊姊 (胆怯)我不知道。

弟弟 (不信,伶俐地)嗯!——你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

姊姊 (不得已地)你别在这屋子里问,这屋子闹鬼。

〔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 ,铁链声 ,足步声 ,女人狂笑 ,怪叫声。

弟 弟 (略惧)你听!

姊 姊 (拉着弟弟手紧紧地)弟弟!(姊弟抬头 ,紧张地望着天花板)

〔声止。

弟 弟 (安定下来 ,很明白地)姐姐 ,这一定是楼上的!

姊 姊 (害怕)我们走吧。

弟 弟 (倔强)不 ,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 ,我不走。

姊 姊 你不要闹 ,回头妈知道打你!

弟 弟 (不在乎地)嗯!

〔右边门开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 ,在屋中停一停 ,眼睛像是瞎了。慢吞吞地踱到窗前 ,由帷幔隙中望一望 ,又踱至台上 ,像是谛听什么似的。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

弟 弟 (平常的声音)这是谁?

姊 姊 (低声)嘘!别说话。她是疯子。

弟 弟 (低声 ,秘密地)这大概是楼下的。

姊 姊 (声颤)我 ,我不知道。(老妇人躯干无力 ,渐向下倒)弟弟 ,你看 ,她向下倒。

弟 弟 (胆大地)我们拉她一把。

姊 姊 不 ,你别去!

〔老妇人突然歪下去 ,侧面跪倒在舞台中。台渐暗 ,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

弟 弟 (拉姊向前 ,看老太婆)姐姐 ,你告诉我 ,这屋子是怎么回事?这些疯子干什么?

姊 姊 (惧怕地)不 ,你问她 ,(指老妇人)她知道。

弟 弟 (催促地)不 ,姐姐 ,你告诉我 ,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谁 ?

姊 姊 (急迫地)我告诉你问她呢 ,她一定都知道 !

〔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 ,舞台全暗 ,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

〔弟弟声 :(很清楚地)姐姐 ,你去问她。

〔姊姊声 :(低声)不 ,你问她 ,(幕落)你问她 !

〔大弥撒声。

# 第一幕

开幕时舞台全黑 ,隔十秒钟 ,渐明。

景——大致和序幕相同 ,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 ,在周宅的客厅里。

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 ,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中间的门开着 ,隔一层铁纱门 ,从纱门望出去 ,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 ,并且听见蝉在叫。右边的衣服柜 ,铺上一张黄桌布 ,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 ,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 ,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柜前面狭长的矮几 ,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 ,墙上 ,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 ,背朝着墙。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 ,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 ,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 ,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 ,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 ,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

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 ,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 ,屋里家具非常洁净 ,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屋中很气闷 ,郁热逼人 ,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 ,天空灰暗 ,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开幕时 ,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 ,背着观众滤药 ,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 ,一面在揩汗。鲁贵(她的父

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 ,很吃力地 ;额上冒着汗珠。

〔四凤约有十七八岁 ,脸上红润 ,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 ,手很白很大 ,走起路来 ,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 ,粗山东绸的裤子 ,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 ,举动虽然很活泼 ,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 ,她说话很大方 ,很爽快 ,却很有分寸。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转动 ,也能敛一敛眉头 ,很庄严地注视着。她有大的嘴 ,嘴唇自然红艳艳的 ,很宽 ,很厚 ,当着她笑的时候 ,牙齿整齐地露出来 ,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涡。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她的面色不十分白 ,天气热 ,鼻尖微微有点汗 ,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 ,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 ,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

〔她的父亲——鲁贵——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 ,神气萎缩 ,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他的嘴唇 ,松弛地垂下来 ,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 ,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他的身体较胖 ,面上的肌肉宽弛地不肯动 ,但是总能很卑贱地谄笑着 ,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 ,尤其是很懂礼节。他的背略有点伛偻 ,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是”。他的眼睛锐利 ,常常贪婪地窥视着 ,如一只狼 ;他很能计算的。虽然这样 ,他的胆量不算大 ;全部看去 ,他还是萎缩的。他穿的虽然华丽 ,但是不整齐的。现在他用一条抹布擦着东西 ,脚下是他刚刷好的黄皮鞋。时而 ,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

鲁 贵 (喘着气)四凤!

鲁四凤 (只做不听见,依然滤她的汤药)

鲁 贵 四凤!

鲁四凤 (看了她的父亲一眼)喝,真热。(走向右边的衣柜旁,寻一把芭蕉扇,又走向中间的茶几旁扇着)

鲁 贵 (望着她,停下工作)四凤,你听见了没有?

鲁四凤 (烦厌地,冷冷地看着她的父亲)是!爸!干什么?

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

鲁四凤 都知道了。

鲁 贵 (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只好是抗议似地)妈的,这孩子!

鲁四凤 (回过头来,脸正向观众)您少说闲话吧!(挥扇,嘘出一口气)呵!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忽然)老爷出门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到鲁贵面前,拿起一只皮鞋不经意地笑着)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鲁 贵 (一把抢过鞋来)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将鞋扔在地上)四凤,你听着,我再跟你说一遍,回头见着你妈,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

鲁四凤 (不耐烦地)听见了。

鲁 贵 (自傲地)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鲁四凤 (轻蔑地笑)自然您有眼力啊!

鲁 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喝的好,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话,回家睡觉。

鲁四凤 那倒不用告诉,妈自然会问的。

鲁 贵 (得意)还有啦 ,钱 ,(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许多钱啦 !

鲁四凤 钱 !?

鲁 贵 这两年的工钱 ,赏钱 ,还有(慢慢地)那零零碎碎的 ,他们.....

鲁四凤 (赶紧接下去 ,不愿听他要说的话)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 ?喝了 !赌了 !

鲁 贵 (笑 ,掩饰自己)你看 ,你看 ,你又那样。急 ,急 ,急什么 ?我不跟你要钱。喂 ,我说 ,我说的是——(低声)他——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 ?

鲁四凤 (惊讶地)他 ? 谁呀 ?

鲁 贵 (索性说出来)大少爷。

鲁四凤 (红脸 ,声略高 ,走到鲁贵面前)谁说大少爷给我钱 ? 爸爸 ,您别又穷疯了 ,胡说乱道的。

鲁 贵 (鄙笑着)好 ,好 ,好 ,没有 ,没有。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么 ?(鄙吝地)我不是跟你要钱 ,你放心。我说啊 ,你等你妈来 ,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 ,叫她也开开眼。

鲁四凤 哼 ,妈不像您 ,见钱就忘了命。(回到中间茶桌滤药)

鲁 贵 (坐在长沙发上)钱不钱 ,你没有你爸爸成么 ? 你要不到这儿周家大公馆帮主儿 ,这两年尽听你妈妈的话 ,你能每天吃着喝着 ,这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 ?

鲁四凤 (回过头)哼 ,妈是个本分人 ,念过书的 ,讲脸 ,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

鲁 贵 什么脸不脸 ? 又是你妈的那一套 ! 你是谁家的小姐 ? ——妈的 ,底下人的女儿 ,帮了人就失了身份啦。

鲁四凤 (气得只看父亲 ,忽然厌恶地)爸 ,您看您那一脸的油 ,——您把老爷的鞋再擦擦吧。

鲁 贵 (汹汹地)讲脸呢 ,又学你妈的那点穷骨头 ,你看她 ,她要脸 !跑他妈的八百里外 ,女学堂里当老妈 ,为着一月八块钱 ,两年才回一趟家。这叫本分 ,还念过书呢 ;简直是没出息。

鲁四凤 (忍气)爸爸 ,您留几句回家说吧 ,这是人家周公馆 !

鲁 贵 咦 ,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的女儿谈家务啊 !我跟你谈 ,你的妈.....

鲁四凤 (突然)我可忍了好半天了。我跟您先说下 ,妈可是好不容易才回一趟家。这次 ,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您要是再给她一个不痛快 ,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

鲁 贵 我 ,我 ,我做了什么事啦 ? (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身份)喝点 ,赌点 ,玩点 ,这三样 ,我快五十的人啦 ,还怕他么 ?

鲁四凤 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 !——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 ,您偷偷地花了 ,他知道了 ,就不会答应您 !

鲁 贵 那他敢怎么样 ,(高声地)他妈嫁给我 ,我就是他爸爸。

鲁四凤 (羞愧)小声点 !这有什么喊头。——太太在楼上养病呢。

鲁 贵 哼 ! (滔滔地)我跟你谈 ,我娶你妈 ,我还抱老大的委屈呢。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 ,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 ,哪一个不说我鲁贵呱呱叫。来这里不到两个月 ,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 ,就说你哥哥 ,没有我 ,能在周家的矿上当工人么 ?叫你妈说 ,她成么 ?——这样 ,你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这次回来 ,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 ,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 ,说不定就离了她 ,别看她替我养个女儿 ,外带来你这个

倒霉蛋的哥哥。

鲁四凤 (不愿听)哦,爸爸。

鲁 贵 哼,(骂得高兴了)谁知道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

鲁四凤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您这样骂他干什么?

鲁 贵 他哪一点对得起我?当大兵,拉包月车,干机器匠,念书上学,哪一行他是好好地干过?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上去,他又跟工头闹起来,把人家打啦。

鲁四凤 (小心地)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他才领着工人动的手么?

鲁 贵 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听人家的话。好好地,要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

鲁四凤 您听错了吧,哥哥说他今天自己要见老爷,不是找您求情来的。

鲁 贵 (得意)可是谁叫我是他的爸爸呢,我不能不管啦。

鲁四凤 (轻蔑地看着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好,您歇歇吧,我要上楼给太太送药去了。(端起药碗向左边饭厅走)

鲁 贵 你先停一停,我再说一句话。

鲁四凤 (打岔)开午饭了,老爷的普洱茶先泡好了没有?

鲁 贵 那用不着我,他们小当差早伺候到了。

鲁四凤 (闪避地)哦,好极了,那我走了。

鲁 贵 (拦住她)四凤,你别忙,我跟你商量点事。

鲁四凤 什么?

鲁 贵 你听啊,昨天不是老爷的生日么?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钱。

鲁四凤 好极了,(口快地)我要是大少爷,我一个子也不给您。

鲁 贵 (鄙笑)你这话对极了!四块钱,够干什么的,还了点账,就干了。

鲁四凤 (伶俐地笑着)那回头您跟哥哥要吧。

鲁 贵 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帐?现在你手下方便,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好么?

鲁四凤 我没有钱。(停一下放下药碗)您真是还帐了么?

鲁 贵 (赌咒)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是王八蛋!

鲁四凤 您别骗我,说了实在的,我也好替您想想法。

鲁 贵 真的!?——说起来这不怪我。昨天那几个零钱,大帐还不够,小账剩点零,所以我就耍了两把,也许赢了钱,不都还了么?谁知运气不好,连喝带输,还倒欠了十来块。

鲁四凤 这是真的?

鲁 贵 (真心地)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

鲁四凤 (故意揶揄地)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我也没有钱!(说毕就要拿起药碗)

鲁 贵 (着急)凤儿,你这孩子是什么心思?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

鲁四凤 (嘲笑地)亲生的女儿也没有法子把自己卖了,替您老人家还赌帐啊!

鲁 贵 (严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处处替你想。

鲁四凤 (明白地,但是不知他闹的什么把戏)您心里又要说什么?

鲁 贵 (停一停,四面望了一望,更近地逼着四凤,佯笑)我说,大少爷常跟我提过你,大少爷,他说——

鲁四凤 (管不住自己)大少爷!大少爷!你疯了!——我走了,太太就要叫我呢。

鲁 贵 别走,我问你一句,前天!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

鲁四凤 (沉下脸)怎么样?(冷冷地看着鲁贵)

鲁 贵 (打量四凤周身)嗯——(慢慢地拿起四凤的手)你这手上的戒指,(笑着)不也是他送给你的么?

鲁四凤 (厌恶地)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

鲁 贵 (有点气,痛快地)你不必这样假门假事,你是我的女儿。(忽然贪婪地笑着)一个当差的女儿,收人家点东西,用人家一点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这不要紧,我都明白。

鲁四凤 好吧,那么你说吧,究竟要多少钱用?

鲁 贵 不多,三十块钱就成了。

鲁四凤 哦?(恶意地)那你就跟这位大少爷要去吧。我走了。

鲁 贵 (恼羞)好孩子,你以为我真装糊涂,不知道你同这混帐大少爷做的事么?

鲁四凤 (惹怒)您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

鲁 贵 (恶相地)我是你的爸爸,我就要管你。我问你,前天晚上——

鲁四凤 前天晚上?

鲁 贵 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来,以前你干什么?

鲁四凤 (掩饰)我替太太找东西呢。

鲁 贵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鲁四凤 (轻蔑地)您这样的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

鲁 贵 好文明词!你就说不上你上哪儿去呢。

鲁四凤 那有什么说不上!

鲁 贵 什么?说!

鲁四凤 那是太太听说老爷刚回来,又要我检老爷的衣服。

鲁 贵 哦,(低声,恐吓地)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谁?坐着汽车,醉醺醺,只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得

意地微笑)

鲁四凤 (惊吓)那 那——

鲁 贵 (大笑)哦,你不用说了,那是我们鲁家的阔女婿!——哼,我们两间半破瓦房居然来了坐汽车的男朋友,找我这当差的女儿啦!(突然严厉)我问你,他是谁?你说。

鲁四凤 他,他是——

[鲁大海进——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他身体魁伟,粗黑的眉毛几乎遮盖着他的锐利的眼,两颊微微地向内凹。显着颧骨异常突出,正同他的尖长的下巴一样地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的。他有一张大而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烈的、厚而红的嘴唇成强烈的对照。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但是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时候,他词锋是锐利的。现在他刚从六百里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几月来的精神的紧张,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胡须乱蓬蓬的,看去几乎老得像鲁贵的弟弟,只有逼近地观察他,才觉出他的眼神同声音,还正是和他的妹妹一样年轻,一样地热,都是火山的爆发,满蓄着精力的白热的人物。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子,油渍的草帽在手里,一双黑皮鞋,有一只鞋带早不知失在哪里。进门的时候,他略微有点不自在,把胸膛敞开一部分,笨拙地又扣上一两个扣子。他说话很简短,表面是冷冷的。

鲁大海 凤儿!

鲁四凤 哥哥!

鲁 贵 (向四凤)你说呀!装什么哑巴。

鲁四凤 (看大海,有意义地开话头)哥哥!

鲁 贵 (不顾地)你哥哥来也得说呀。

鲁大海 怎么回事？

鲁 贵 (看一看大海 ,又回头)你先别管。

鲁四凤 哥哥 ,没什么要紧的事。(向鲁贵)好吧 ,爸 ,我们回头商量 ,好吧？

鲁 贵 (了解地)回头商量？(肯定一下 ,再盯四凤一眼)那么 ,就这么办。(回头看大海傲慢地)咦 ,你怎么随随便便跑进来啦？

鲁大海 (简单地)在门房等了半天 ,一个人也不理我 ,我就进来啦。

鲁 贵 大海 ,你究竟是矿上打粗的工人 ,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懂。

鲁四凤 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

鲁 贵 (很有理由地)他在矿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饭哪。

鲁大海 (冷冷地)他在哪儿？

鲁 贵 (故意地)他 ,谁是他？

鲁大海 董事长。

鲁 贵 (教训的样子)老爷就是老爷 ,什么董事长 ,上我们这儿就得叫老爷。

鲁大海 好 ,你给我问他一声 ,说矿上有个工人代表要见见他。

鲁 贵 我看 ,你先回家去。(有把握地)矿上的事有你爸爸在这儿替你张罗。回头跟你妈、妹妹聚两天 ,等你妈去 ,你回到矿上 ,事情还是有的。

鲁大海 你说我们一块儿在矿上罢完工 ,我一个人要你说情 ,自己再回去？

鲁 贵 那也没有什么难看啊。

鲁大海 (没有办法)好 ,你先给我问他一声。我有点旁的事 ,

要先跟他谈谈。

鲁四凤 (希望他走)爸,你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你再领着哥哥见老爷。

鲁 贵 (摇头)哼,我怕他不会见你吧。

鲁大海 (理直气壮)他应当见我,我也是矿上工人的代表。前天,我们一块在这儿的公司见过他一次。

鲁 贵 (犹疑地)那我先给你问问去。

鲁四凤 你去吧。

[鲁贵走到老爷书房门口。

鲁 贵 (转过来)他要是见你,你可少说粗话,听见了没有?  
(鲁贵很老练地走着阔当差的步伐,进了书房)

鲁大海 (目送鲁贵进了书房)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鲁四凤 哥哥,你别这样说,(略顿,嗟叹地)无论如何,他总是我们的父亲。

鲁大海 (望着四凤)他是你的,我并不认识他。

鲁四凤 (胆怯地望着哥哥忽然想起,跑到书房门口,望了一望)你说话顶好声音小点,老爷就在里面旁边的屋子里呢!

鲁大海 (轻蔑地望着四凤)好。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的事辞了,好好回家去。

鲁四凤 (惊讶)为什么?

鲁大海 (简短地)这不是你住的地方。

鲁四凤 为什么?

鲁大海 我——恨他们。

鲁四凤 哦!

鲁大海 (刻毒地)周家的人多半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事。(略顿,缓缓地)我恨他们。

鲁四凤 你看见什么？

鲁大海 凤儿 ,你不要看这样威武的房子 ,阴沉沉地都是矿上埋死的苦工人给换来的！

鲁四凤 你别胡说 ,这屋子听说直闹鬼呢。

鲁大海 (忽然)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 ,在花园里躺着 ,脸色发白 ,闭着眼睛 ,像是要死的样子 ,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 ,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 ,报应 ,报应。

鲁四凤 (气)你 ,——(忽然)他待人顶好 ,你知道么？

鲁大海 他父亲做尽了坏人弄钱 ,他自然可以行善。

鲁四凤 (看大海)两年我不见你 ,你变了。

鲁大海 我在矿上干了两年 ,我没有变 ,我看你变了。

鲁四凤 你的话我有点不懂 ,你好像——有点像二少爷说话似的。

鲁大海 你是要骂我么？“少爷”？哼 ,在世界上没有这两个字！

〔鲁贵由左边书房进。

鲁 贵 (向大海)好容易老爷的客刚走 ,我正要说话 ,接着又来一个。我看 ,我们先下去坐坐吧。

鲁大海 那我还是自己进去。

鲁 贵 (拦住他)干什么？

鲁四凤 不 ,不。

鲁大海 也好 ,不要叫他看见我们工人不懂礼节。

鲁 贵 你看你这点穷骨头。老头说不见就不见 ,在下房再等一等 ,算什么？我跟你走 ,这么大院子 ,你别胡闯乱闯走错了。(走向中门 ,回头)四凤 ,你先别走 ,我就回来 ,你听见没有？

鲁四凤 你去吧。

〔鲁贵、大海同下。

鲁四凤 (厌倦地摸着前额 ,自语)哦 ,妈呀 !

〔外面花园里听见一个年轻的轻快的声音 ,唤着“四凤 !”疾步中夹杂着跳跃 ,渐渐移近中间门口。

鲁四凤 (有点惊慌)哦 ,二少爷。

〔门口的声音。

〔声 :四凤 ! 四凤 ! 你在哪儿 ?

〔四凤慌忙躲在沙发背后。

〔声 :四凤 ,你在这屋子里么 ?

〔周冲进。他身体很小 ,却有着大的心 ,也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年轻 ,才十七岁 ,他已经幻想过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实 ,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现在他的眼睛欣喜地闪动着 ,脸色通红 ,冒着汗 ,他在笑。左腋下挟着一只球拍 ,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 ,他穿着打球的白衣服。他低声唤着四凤。

周 冲 四凤 ! 四凤 ! (四面望一望)咦 ,她上哪儿去了 ? (蹑足走向右边的饭厅 ,开开门 ,低声)四凤你出来 ,四凤 ,我告诉你一件事。四凤 ,一件喜事。 (他又轻轻地走到书房门口 ,更低声)四凤。

〔里面的声音 :(严峻地)是冲儿么 ?

周 冲 (胆怯地)是我 ,爸爸。

〔里面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

周 冲 嗯 ,我叫四凤呢。

〔里面的声音 :(命令地)快去 ,她不在这儿。

〔周冲把头由门口缩回来 ,做了一个鬼脸。

周 冲 咦 ,奇怪。

〔他失望地向右边的饭厅走去 ,一路低低唤着四凤。

鲁四凤 (看见周冲已走,呼出一口气)他走了!(焦灼地望着通花园的门)

〔鲁贵由中门进。〕

鲁 贵 (向四凤)刚才是谁在喊你?

鲁四凤 二少爷。

鲁 贵 他叫你干什么?

鲁四凤 谁知道。

鲁 贵 (责备地)你为什么不理他?

鲁四凤 哦,我, (擦眼泪)——不是您叫我等着么?

鲁 贵 (安慰地)怎么,你哭了么?

鲁四凤 我没哭。

鲁 贵 孩子,哭什么,这有什么难过?(仿佛在做戏)谁叫我们穷呢?穷人没有什么讲究。没法子,什么事都忍着点,谁都知道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

鲁四凤 (抬起头)得了,您痛痛快快说话好不好。

鲁 贵 (不好意思)你看,刚才我走到下房,这些王八蛋就跑到公馆跟我要帐,当着上上下下的人,我看没有二十块钱,简直圆不下这个脸。

鲁四凤 (拿出钱来)我的都在这儿。这是我回头预备给妈买衣服的,现在你先拿去用吧。

鲁 贵 (佯辞)那你不是没有花的了么?

鲁四凤 得了,您别这样客气啦。

鲁 贵 (笑着接下钱,数)只十二块?

鲁四凤 (坦白地)现钱我只有这么一点。

鲁 贵 那么,这堵着周公馆跟我要帐的,怎么打发呢?

鲁四凤 (忍着气)您叫他们晚上到我们家里要吧。回头,见着妈,再想别的法子,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

鲁 贵 (高兴地)这给我啦,那我只当着你这是孝敬父亲的。——哦,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鲁四凤 (没有办法)这样,您让我上楼去吧。

鲁 贵 你看,谁管过你啦。去吧,跟太太说一声,说鲁贵直惦记太太的病。

鲁四凤 知道,忘不了。(拿药走)

鲁 贵 (得意)对了,四凤,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鲁四凤 您留着以后再说吧,我可得给太太送药去了。

鲁 贵 (暗示着)你看,这是你自己的事。(假笑)

鲁四凤 (沉下脸)我又有何事?(放下药碗)好,我们今天都算清楚再走。

鲁 贵 你瞧瞧,又急了。真快成小姐了,耍脾气倒是呱呱叫啊。

鲁四凤 我沉得住气,您尽管说吧。

鲁 贵 孩子,你别这样,(正经地)我劝你小心点。

鲁四凤 (嘲弄地)我现在钱也没有了,还用得着小心干什么?

鲁 贵 我跟你讲,太太这两天的神气有点不大对的。

鲁四凤 太太的神气不对有我的什么?

鲁 贵 我怕太太看见你才有点不痛快。

鲁四凤 为什么?

鲁 贵 为什么?我先提你个醒。老爷比太太岁数大得多,太太跟老爷不好。大少爷不是这位太太生的,他比太太的岁数差得也有限。

鲁四凤 这我都知道。

鲁 贵 可是太太疼大少爷比疼自己的孩子还热,还好。

鲁四凤 当后娘只好这样。

鲁 贵 你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晚上没有人来,老爷在矿上的时候,就是白天也是一个人也没有么?

鲁四凤 不是半夜里闹鬼么？

鲁 贵 你知道这鬼是什么样儿么？

鲁四凤 我只听说到从前这屋子里常听见叹气的声音，有时哭，有时笑的，听说这屋子死过人，屈死鬼。

鲁 贵 鬼！一点也不错，——我可偷偷地看见啦。

鲁四凤 什么，您看见，您看见什么？鬼？

鲁 贵 (自负地)那是你爸爸的造化。

鲁四凤 您说。

鲁 贵 那时你还没有来，老爷在矿上，那么大，阴森森的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爷，大少爷住。那时这屋子就闹鬼，二少爷小孩，胆小，叫我在他们门口睡。那时是秋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起来，说客厅又闹鬼，叫我一个人去看看。二少爷的脸发青，我也直发毛。可是我是刚来的底下人，少爷说了，我怎么好不去呢？

鲁四凤 您去了没有？

鲁 贵 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荷花池，就偷偷地钻到这门外的走廊旁边，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地像一个女鬼在哭。哭得惨！心里越怕，越想看。我就硬着头皮从这窗缝里，向里一望。

鲁四凤 (喘气)您瞧见什么？

鲁 贵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枝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两个穿着黑衣裳的鬼，并排地坐着，像是一男一女，背朝着我，那个女鬼像是靠着男鬼的身边哭，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气。

鲁四凤 哦，这屋子有鬼是真的。

鲁 贵 可不是？我就是乘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轻轻地咳嗽一声。就看这两个鬼唳一下子分开了，都向我这边望：

这一下子他们的脸清清楚楚地正对着我 ,这我可真见了鬼了。

鲁四凤 鬼么? 什么样? (停一下 ,鲁贵四面望一望) 谁?

鲁 贵 我这才看见那个女鬼呀 ,(回头 ,低声)——是我们的太太。

鲁四凤 太太?——那个男的呢?

鲁 贵 那个男鬼 ,你别怕 ,——就是大少爷。

鲁四凤 他?

鲁 贵 就是他 ,他同他的后娘就在这屋子里闹鬼呢。

鲁四凤 我不信 ,您看错了吧?

鲁 贵 你别骗自己。所以孩子 ,你看开点 ,别糊涂 ,周家的人就是那么一回事。

鲁四凤 (摇头)不 ,不对 ,他不会这样。

鲁 贵 你忘了 ,大少爷比太太只小六七岁。

鲁四凤 我不信 ,不 ,不像。

鲁 贵 好 ,信不信都在你 ,反正我先告诉你 ,太太的神气现在对你不大对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同——

鲁四凤 (不愿意他说出真有这件事) 太太知道您在门口 ,一定不会饶您的。

鲁 贵 是啊 ,我吓了一身汗 ,我没等他们出来 ,我就跑了。

鲁四凤 那么 ,二少爷以后就不问您?

鲁 贵 他问我 ,我说我没有看见什么就算了。

鲁四凤 哼 ,太太那么一个人不会算了吧?

鲁 贵 她当然厉害 ,拿话套了我十几回 ,我一句话也没有漏出来 ,这两年过去 ,说不定他们以为那晚上真是鬼在咳嗽呢。

鲁四凤 (自语)不 ,不 ,我不信——就是有了这样的事 ,他也会

告诉我的。

鲁 贵 你说大少爷会告诉你。你想想 ,你是谁 ? 他是谁 ? 你没有个好爸爸 ,给人家当底下人 ,人家当真心地待你 ? 你又做你的小姐梦啦 ,你 ,就凭你……

鲁四凤 (突然闷气地喊了一声)您别说了 ! (忽然站起来)妈今天回家 ,您看我太快活是么 ? 您说这些瞎话——这些瞎话 ! 哦 ,您一边去吧。

鲁 贵 你看你 ,告诉你真话 ,叫你聪明点。你反而生气了 ,唉 ,你呀 ! (很不经意地扫四凤一眼 ,他傲然地 ,好像满意自己这段话的效果 ,觉得自己是比一切人都聪明似的。他走到茶几旁 ,从烟筒里 ,抽出一支烟 ,预备点上 ,忽然想起这是周公馆 ,于是改了主张 ,很熟练地偷了几支烟卷同雪茄 ,放在自己的旧得露出黄铜底镀银的烟盒里)

鲁四凤 (厌恶地望着鲁贵做完他的偷窃的勾当 ,轻蔑地)哦 ,就这么一点事么 ? 那么 ,我知道了。

〔四凤拿起药碗就走。

鲁 贵 你别走 ,我的话没说完。

鲁四凤 没说完 ?

鲁 贵 这刚到正题。

鲁四凤 对不起您老人家 ,我不愿意听了。(反身就走)

鲁 贵 (拉住她的手)你得听 !

鲁四凤 放开我 ! (急)——我喊啦。

鲁 贵 我告诉你这一句话 ,你再闹。(对着四凤的耳朵)回头你妈就到这儿来找你。(放手)

鲁四凤 (变色)什么 ?

鲁 贵 你妈一下火车 ,就到这儿公馆来。

鲁四凤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 ,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 ?我每天晚上 ,回家的时候自然会看见她 ,您叫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

鲁 贵 不是我 ,四凤小姐 ,是太太要我找她来的。

鲁四凤 太太要她来 ?

鲁 贵 嗯 ,(神秘地)奇怪不是 ,没亲没故。你看太太偏要请她来谈一谈。

鲁四凤 哦 ,天 !您别吞吞吐吐地好么 ?

鲁 贵 你知道太太为什么一个人在楼上 ,做诗写字 ,装着病不下来 ?

鲁四凤 老爷一回家 ,太太向来是这样。

鲁 贵 这次不对吧 ?

鲁四凤 那么 ,您快说出来。

鲁 贵 你一点不觉得 ?——大少爷没提过什么 ?

鲁四凤 我知道这半年多 ,他跟太太不常说话的。

鲁 贵 真的么 ?——那么太太对你呢。

鲁四凤 这几天比往日特别地好。

鲁 贵 那就对了 !——我告诉你 ,太太知道我不愿意你离开这儿。这次 ,她自己要对你妈说 ,叫她带着你卷铺盖 ,滚蛋 !

鲁四凤 (低声)她要我走——可是——为什么 ?

鲁 贵 哼 !那你自己明白吧。——还有——

鲁四凤 (低声)要妈来干什么 ?

鲁 贵 对了 ,她要告诉你妈一件很要紧的事。

鲁四凤 (突然明白)哦 ,爸爸 ,无论如何 ,我在这儿的事 ,不能让妈知道的。(惧悔交集 ,大恸)哦 ,爸爸 ,您想 ,妈前年离开我的时候 ,她嘱咐过您 ,好好地看着我 ,不许您

送我到公馆帮人。您不听,您要我来。妈不知道这些事,妈疼我,妈爱我,我是妈的好孩子,我死也不能叫妈知道这儿这些事情的。(扑在桌上)我的妈呀!

鲁 贵 孩子!(他知道他的戏到什么情形应当怎么做,他轻轻地抚着四凤)你看现在才是爸爸好了吧,爸疼你,不要怕!不要怕!她不敢怎么样,她不会辞你的。

鲁四凤 她为什么不?她恨我,她恨我。

鲁 贵 她恨你。可是,哼,她不会不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叫她怕的。

鲁四凤 她会怕谁?

鲁 贵 哼,她怕你的爸爸!你忘了我告诉你那两个鬼哪。你爸爸会抓鬼。昨天晚上我替你告假,她说你妈来的时候,要我叫你妈来。我看她那两天的神气,我就猜了一半,我顺便就把那天半夜的事提了两句,她是机灵人,不会不懂的。——哼,她要是跟我装蒜,现在老爷在家,我们就是个麻烦;我知道她是个厉害人,可是谁欺负了我的女儿,我就跟谁拚了。

鲁四凤 爸爸,(抬起头)您可不要胡来!

鲁 贵 这家除了老头,我谁也看不上眼。别着急,有你爸爸。再说,也许是我瞎猜,她原来也许没有这意思。她外面倒是跟我说,因为听说你妈会读书写字,才想见见谈谈。

鲁四凤 (忽然谛听)爸,别说话,我听见好像有人在饭厅(指左边)咳嗽似的。

鲁 贵 (听一下)别是太太吧?(走到通饭厅的门前,由锁眼窥视,忙回来)可不是她,奇怪,她下楼来了。

鲁四凤 (擦眼泪)爸爸,擦干了么?

鲁 贵 别慌 ,别露相 ,什么话也别提。我走了。

鲁四凤 嗯 ,妈来了 ,您先告诉我一声。

鲁 贵 对了 ,见着你妈 ,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听见了没有 ?  
(走到中门 ,又回头 )别忘了 ,跟太太说鲁贵惦记着太太的病。

[鲁贵慌忙由中门下。四凤端着药碗向饭厅门 ,至门前 ,周蓊漪进。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 ,只有嘴唇微红 ,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 ,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 ,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 ,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 ,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 ,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 ,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 ,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 ,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 ,有她的文弱 ,她的哀静 ,她的明慧 ,——她对诗文的爱好 ,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 :在她的心 ,她的胆量 ,她的狂热的思想 ,在她莫明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 ,她似乎是一个水晶 ,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 ,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 ,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 ,但是当 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 ,忽然愉快地笑着 ;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 ,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脸上 ,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 ,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 ,应当被人爱的 ,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 ,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 ,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 ,不 ,多不声

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 , 忧烦的 , 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 , 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 , 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

〔她通身是黑色。旗袍镶着灰银色的花边。她拿着一把团扇 , 挂在手指下 , 走进来。她的眼眶略微有点塌进 , 很自然地望着四凤。

鲁四凤 ( 奇怪地 ) 太太 ! 怎么您下楼来啦 ? 我正预备给您送药去呢 !

周蘩漪 ( 咳 ) 老爷在书房里么 ?

鲁四凤 老爷在书房里会客呢。

周蘩漪 谁来 ?

鲁四凤 刚才是盖新房子的工程师 , 现在不知道是谁。您预备见他 ?

周蘩漪 不。——老妈子告诉我说 , 这房子已经卖给一个教堂做医院 , 是么 ?

鲁四凤 是的 , 老爷叫把小东西都收一收 , 大家具有些已经搬到新房子里去了。

周蘩漪 谁说要搬房子 ?

鲁四凤 老爷回来就催着要搬。

周蘩漪 ( 停一下 , 忽然 )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

鲁四凤 老爷说太太不舒服 , 怕您听着嫌麻烦。

周蘩漪 ( 又停一下 , 看看四面 ) 两礼拜没下来 , 这屋子改了样子了。

鲁四凤 是的 , 老爷说原来的样子不好看 , 又把您添的新家具搬了几件走。这是老爷自己摆的。

周蘩漪 ( 看看右面的衣柜 ) 这是他顶喜欢的衣柜 , 又拿来了。 ( 叹气 ) 什么事自然要依着他 , 他是什么都不肯将就

的。(咳,坐下)

鲁四凤 太太,您脸上像是发烧,您还是到楼上歇着吧。

周蘩漪 不,楼上太热。(咳)

鲁四凤 老爷说太太的病很重,嘱咐过请您好好地在楼上躺着。

周蘩漪 我不愿意躺在床上。——喂,我忘了,老爷哪一天从矿上回来的?

鲁四凤 前天晚上。老爷见着您发烧很厉害,叫我们别惊醒您,就一个人在楼下睡的。

周蘩漪 白天我像是没见过老爷来。

鲁四凤 嗯,这两天老爷天天忙着跟矿上的董事们开会,到晚上才上楼看您。可是您又把门锁上了。

周蘩漪 (不经意地)哦,哦——怎么,楼下也这么闷热。

鲁四凤 对了,闷的很。一早晨黑云就遮满了天,也许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

周蘩漪 你换一把大点的团扇,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

[四凤拿一把团扇给她,她望着四凤,又故意地转过头去。

周蘩漪 怎么这两天没见着大少爷?

鲁四凤 大概是很忙。

周蘩漪 听说他也要到矿上去是么?

鲁四凤 我不知道。

周蘩漪 你没有听见说么?

鲁四凤 倒是伺候大少爷的下人这两天尽忙着给他检衣裳。

周蘩漪 你父亲干什么呢?

鲁四凤 大概给老爷买檀香去啦。——他说,他问太太的病。

周蘩漪 他倒是惦记着我。(停一下忽然)他现在还没起来么?

鲁四凤 谁?

周蓊漪 (没有想到四凤这样问,忙收敛一下)嗯,——自然是大少爷。

鲁四凤 我不知道。

周蓊漪 (看了她一眼)嗯?

鲁四凤 这一早晨我没有见着他。

周蓊漪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鲁四凤 (红脸)您想,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我怎么知道。

周蓊漪 (不自主地,尖酸)哦,你每天晚上回家睡!(觉得失言)老爷回来,家里没有人会伺候他,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鲁四凤 太太,不是您吩咐过,叫我回去睡么?

周蓊漪 那时是老爷不在家。

鲁四凤 我怕老爷念经吃素,不喜欢我们伺候他,听说老爷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

周蓊漪 哦,(看四凤,想着自己的经历)嗯,(低语)难说的很。(忽而抬起头来,眼睛张开)这么说,他在这几天就走,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

鲁四凤 (胆怯地)您说的是大少爷?

周蓊漪 (斜着看四凤)嗯!

鲁四凤 我没听见。(嗫嚅地)他,他总是两三点钟回家,我早晨像是听见我父亲叨叨说下半夜给他开的门来着。

周蓊漪 他又喝醉了么?

鲁四凤 我不清楚。——(想找一个新题目)太太,您吃药吧。

周蓊漪 谁说我要吃药?

鲁四凤 老爷吩咐的。

周蓊漪 我并没请医生,哪里来的药?

鲁四凤 老爷说您犯的是肝郁,今天早上想起从前您吃的老方

子,就叫抓一副。说太太一醒,就给您煎上。

周蓊漪 煎好了没有?

鲁四凤 煎好了,凉在这儿好半天啦。

〔四凤端过药碗来。

鲁四凤 您喝吧。

周蓊漪 (喝一口)苦的很。谁煎的?

鲁四凤 我。

周蓊漪 太不好喝,倒了它吧!

鲁四凤 倒了它?

周蓊漪 嗯?好,(想起朴园严厉的脸)要不,你先把它放在那儿。不,(厌恶)你还是倒了它。

鲁四凤 (犹豫)嗯。

周蓊漪 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

鲁四凤 (拿着药碗)您忍一忍喝了吧。还是苦药能够治病。

周蓊漪 (心里忽然恨起她来)谁要你劝我?倒掉!(自己觉得失了身份)这次老爷回来,我听老妈子说瘦了。

鲁四凤 嗯,瘦多了,也黑多了。听说矿上正在罢工,老爷很着急的。

周蓊漪 老爷很不高兴么?

鲁四凤 老爷还是那样。除了会客,念念经,打打坐,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

周蓊漪 没有跟少爷们说话么?

鲁四凤 见了大少爷只点一点头,没说话,倒是问了二少爷学堂的事。——对了,二少爷今天早上还问您的病呢。

周蓊漪 我现在不怎么愿意说话,你告诉他我很好就是了。——回头叫帐房拿四十块钱给二少爷,说这是给他买书的钱。

鲁四凤 二少爷总想见见您。

周蓊漪 那就叫他到楼上来见我。——(站起来,踱了两步)  
哦,这老房子永远是这样闷气,家具都发了霉,人们也都是鬼里鬼气的!

鲁四凤 (想想)太太,今天我想跟您告假。

周蓊漪 是你母亲从济南回来么?——嗯,你父亲说过来着。

〔花园里,周冲又在喊:四凤!四凤!〕

周蓊漪 你去看看,二少爷在喊你。

〔周冲在喊:四凤。〕

鲁四凤 在这儿。

〔周冲由中门进,穿一套白西服上身。〕

周冲 (进门只看见四凤)四凤,我找你一早晨。(看见蓊漪)  
妈,怎么您下楼来了?

周蓊漪 冲儿,你的脸怎么这样红?

周冲 我刚同一个同学打网球。(亲热地)我正有许多话要跟您说。您好一点儿没有?(坐在蓊漪身旁)这两天我到楼上看您,您怎么总把门关上?

周蓊漪 我想清静清静。你看我的气色怎么样?四凤,你给二少爷拿一瓶汽水。你看你的脸通红。

〔四凤由饭厅门口下。〕

周冲 (高兴地)谢谢您。让我看看您。我看您很好,没有一点病。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您一个人躲在房里头,您看,父亲回家三天,您都没有见着他。

周蓊漪 (忧郁地看着周冲)我心里不舒服。

周冲 哦,妈,不要这样。父亲对不起您,可是他老了,我是您的将来,我要娶一个顶好的人,妈,您跟我们一块住,那我们一定会叫您快活的。

周蓁漪 (脸上闪出一丝微笑的影子)快活?(忽然)冲儿,你是十七了吧?

周 冲 (喜欢他的母亲有时这样奇突)妈,您看,您要再忘了我的岁数,我一定得跟您生气啦!

周蓁漪 妈不是个好母亲。有时候自己都忘了自己在哪儿。(沉思)——哦,十八年了,在这老房子里,你看,妈老了吧?

周 冲 不,妈,您想什么?

周蓁漪 我不想什么。

周 冲 妈,您知道我们要搬家么?新房子。父亲昨天对我说后天就搬过去。

周蓁漪 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搬房子?

周 冲 您想父亲哪一次做事先告诉过我们?——不过我想他老了,他说过以后要不做矿上的事,加上这旧房子不吉利。——哦,妈,您不知道这房子闹鬼么?前年秋天,半夜里,我像是听见什么似的。

周蓁漪 你不要再说了。

周 冲 妈,您也信这些话么?

周蓁漪 我不相信,不过这老房子很怪,我很喜欢它,我总觉得这房子有点灵气,它拉着我不让我走。

周 冲 (忽然高兴地)妈。——

〔四凤拿汽水上。〕

鲁四凤 二少爷。

周 冲 (站起来)谢谢你。(四凤红脸)

〔四凤倒汽水。〕

周 冲 你给太太再拿一个杯子来,好么?(四凤下)

周蓁漪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冲儿,你们为什么这样客

气？

周 冲 (喝水)妈 ,我就想告诉您 ,那是因为 ,——(四凤进)  
——回头我告诉您。妈 ,您给我画的扇面呢？

周蕻漪 你忘了我不是病了么？

周 冲 对了 ,您原谅我。我 ,我 ,——怎么这屋子这样热？

周蕻漪 大概是窗户没有开。

周 冲 让我来开。

鲁四凤 老爷说过不叫开 ,说外面比屋里热。

周蕻漪 不 ,四凤 ,开开它。他在外头一去就是两年不回家 ,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四凤拉开壁龛前的帷幔)

周 冲 (见四凤很费力地移动窗前的花盆)四凤 ,你不要动。  
让我来。(走过去)

鲁四凤 我一个人成 ,二少爷。

周 冲 (争执着)让我。(二人拿起花盆 ,放下时压了四凤的手 ,四凤轻轻叫了一声痛)怎么样？四凤？(拿着她的手)

鲁四凤 (抽出自己的手)没有什么 ,二少爷。

周 冲 不要紧 ,我给你拿点橡皮膏。

周蕻漪 冲儿 ,不用了。——(转头向四凤)你到厨房去看一看 ,问问给老爷做的素菜都做完了没有？

〔四凤由中门下 ,周冲望着她下去。〕

周蕻漪 冲儿 ,(周冲回来)坐下。你说吧。

周 冲 (看着蕻漪 ,带了希冀和快乐的神色)妈 ,我这两天很快活。

周蕻漪 在这家里 ,你能快活 ,自然是好现象。

周 冲 妈 ,我一向什么都不肯瞒过您 ,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

亲 ,您最大胆 ,最有想象 ,又 ,最同情我的思想的。

周 蓁漪 那我欢喜。

周 冲 妈 ,我要告诉您一件事 ,——不 ,我要跟您商量一件事。

周 蓁漪 你先说给我听听。

周 冲 妈 ,(神秘地)您不说我么?

周 蓁漪 我不说你 ,孩子 ,你说吧。

周 冲 (高兴地)哦 ,妈——(又停下了 ,迟疑着)不 ,不 ,不 ,我不说了。

周 蓁漪 (笑了)为什么?

周 冲 我 ,我怕您生气。(停)我说了以后 ,你还是一样地喜欢我么?

周 蓁漪 傻孩子 ,妈永远是喜欢你的。

周 冲 (笑)我的好妈妈。真的 ,您还喜欢我?不生气?

周 蓁漪 嗯 ,真的——你说吧。

周 冲 妈 ,说完以后我还不许您笑话我。

周 蓁漪 嗯 ,我不笑话你。

周 冲 真的?

周 蓁漪 真的!

周 冲 妈 ,我现在喜欢一个人。

周 蓁漪 哦!(证实了她的疑惧)哦!

周 冲 (望着蓁漪的凝视的眼睛)妈 ,您看 ,您的神气又好像说我不应该似的。

周 蓁漪 不 ,不 ,你这句话叫我想起来 ,——叫我觉得我自己……——哦 ,不 ,不 ,不。你说吧。这个女孩子是谁?

周 冲 她是世界上最——(看一看蓁漪)不 ,妈 ,您看您又要笑话我。反正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 ,她懂得活着的快乐 ,她知道同情 ,她明白劳动有

意义。最好的 ,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周 蓁漪 可是你不是喜欢受过教育的人么 ? 她念过书么 ?

周 冲 自然没念过书。这是她 ,也可说是她唯一的缺点 ,然而这并不怪她。

周 蓁漪 哦。(眼睛暗下来 ,不得不问下一句 ,沉重地)冲儿 ,你说的不是——四凤 ?

周 冲 是 妈妈。——妈 ,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 ,您不会不同情我的。

周 蓁漪 (惊愕 ,停 ,自语)怎么 ,我自己的孩子也……

周 冲 (焦灼)您不愿意么 ? 您以为我做错了么 ?

周 蓁漪 不 ,不 ,那倒不。我怕她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幸福的。

周 冲 不 ,她是个聪明有感情的人 ,并且她懂得我。

周 蓁漪 你不怕父亲不满意你么 ?

周 冲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周 蓁漪 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呢 ?

周 冲 那我更不放在心上。

周 蓁漪 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不过我怕你走错了。第一 ,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你要是喜欢她 ,她当然以为这是她的幸运。

周 冲 妈 ,您以为她没有主张么 ?

周 蓁漪 冲儿 ,你把什么人都看得太高了。

周 冲 妈 ,我认为您这句话对她用是不合适的。她是最纯洁 ,最有主张的好孩子 ,昨天我跟她求婚——

周 蓁漪 (更惊愕)什么 ? 求婚 ? (这两个字叫她想笑)你跟她求婚 ?

周 冲 (很正经地 ,不喜欢母亲这样的态度)不 ,妈 ,您不要笑 ! 她拒绝我了。——可是我很高兴 ,这样我觉得她

更高贵了。她说她不愿意嫁给我。

周蓊漪 哦 ,拒绝 ! (这两个字也觉得十分可笑)她还“拒绝”你。——哼 ,我明白她。

周 冲 你以为她不答应我 ,是故意地虚伪么 ? 不 ,不 ,她说 ,她心里另外有一个人。

周蓊漪 她没有说谁 ?

周 冲 我没有问。总是她的邻居 ,常见的人吧。——不过真的爱情免不了波折 ,我爱她 ,她会渐渐地明白我 ,喜欢我的。

周蓊漪 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

周 冲 妈妈 ,您为什么这样厌恶她 ? 四凤是个好女孩子 ,她背地总是很佩服您 ,敬重您的。

周蓊漪 你现在预备怎么样 ?

周 冲 我预备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

周蓊漪 你忘了你父亲是什么样一个人啦 !

周 冲 我一定要告诉他的。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我 ,我仍然是尊重她 ,帮助她的。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 ,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

周蓊漪 你真是个孩子。

周 冲 (不高兴地)我不是孩子。我不是孩子。

周蓊漪 你父亲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梦打破了。

周 冲 我不相信。——(有点沮丧)得了 ,妈 ,我们不谈这个吧。哦 ,昨天我见着哥哥 ,他说他这次可要到矿上去做事了 ,他明天就走 ,他说他太忙 ,他叫我告诉您一声 ,他不上楼见您了。您不会怪他吧 ?

周蓊漪 为什么 ? 怪他 ?

周 冲 我总觉得您同哥哥的感情不如以前那样似的。妈 ,您想 ,他自幼就没有母亲 ,性情自然容易古怪。我想他的母亲一定也感情很盛的 ,哥哥就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周蓁漪 你父亲回来了 ,你少说哥哥的母亲 ,免得你父亲又板起脸 ,叫一家子不高兴。

周 冲 妈 ,可是哥哥现在真有点怪 ,他喝酒喝得很多 ,脾气很暴 ,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 ,不知干什么 ?

周蓁漪 他还怎么样 ?

周 冲 前三天他喝得太醉了。他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 ,他恨他自己 ,说了许多我不大明白的话。

周蓁漪 哦 !

周 冲 最后他忽然说 ,他从前爱过一个他决不应该爱的女人 !

周蓁漪 (自语)从前 ?

周 冲 说完就大哭 ,当时就逼着我 ,要我离开他的屋子。

周蓁漪 他还说什么话来么 ?

周 冲 没有 ,他很寂寞的样子 ,我替他很难过 ,他到现在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

周蓁漪 (喃喃地)谁知道呢 ? 谁知道呢 ?

周 冲 (听见门外脚步的声音 ,回头看)噢 ,哥哥进来了。

[中门大开 ,周萍进。他约莫有二十八九 ,颜色苍白 ,躯干比他的弟弟略微长些。他的面目清秀 ,甚至于可以说美 ,但不是一看就使女人醉心的那种男子。他有宽而黑的眉毛 ,有厚的耳垂 ,粗大的手掌 ,乍一看 ,有时会令人觉得他有些戆气的 ;不过 ,若是你再长久地同他坐一坐 ,会感到他的气味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纯朴可喜 ,他是经过了雕琢的 ,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滓渣经过了教育的提炼 ,成为精细而优美了 ;但是一种可以炼钢

熔铁 ,火炽的 ,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 “蛮”力 ,也就因为郁闷 ,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 ,成为怀疑的 ,怯弱的 ,莫名其妙的了。和他谈两三句话 ,便知道这这也是一个美丽的空形 ,如生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 ,虽然也开花结实 ,但是空虚脆弱 ,经不起现实的风霜。在他灰暗的眼神里 ,你看见了不定 ,犹疑 ,怯弱同冲突。当他的眼神暗下来 ,瞳仁微微地在闪烁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审阅自己的内心过误 ,而又怕人窥探出他是这样无能 ,只讨生活于自己的内心的小圈子里。但是你以为他是做不出惊人的事情 ,没有男子的胆量么 ? 不 ,在他感情的潮涌起来的时候 ,——哦 ,你单看他眼角间一条时时刻刻地变动的刺激人的圆线 ,极冲动而敏锐的红而厚的嘴唇 ,你便知道在这种时候 ,他会贸然地做出自己终身诅咒的事 ,而他生活是不会有计划的。他的唇角松弛地垂下来。一点疲乏会使他眸子发呆 ,叫你觉得他不能克制自己 ,也不能有规律地终身做一件事。然而他明白自己的病 ,他在改 ,不 ,不如说在悔 ,永远地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的错误 ; 因为当着一个新的冲动来时 ,他的热情 ,他的欲望 ,整个如潮水似地冲上来 ,淹没了他。他一星星的理智 ,只是一段枯枝卷在漩涡里 ,他昏迷似地做出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这样很自然地一个大错跟着一个更大的错。所以他是有道德观念的 ,有情爱的 ,但同时又是渴望着生活 ,觉得自己是个有肉体的人。于是他痛苦了 ,他恨自己 ,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 ,敢做坏事的人 ,于是他会同情鲁贵。他又钦羨一切能抱着一件事业向前做 ,能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 “道德”生活下去 ,为 “模范

市民”，“模范家长”的人，于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了，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他觉得这样是卑鄙，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咬一口的行为，同时如一切好内省而又冲动的人，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冷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痛苦都牵到自己身上。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他愿意找。他见着四凤，当时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的身里。她有“青春”，有“美”，有充溢着的血，固然他也看到她是粗，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要的，渐渐地他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忧郁已经蚀尽了他的心，他也恨一切经些教育陶冶的女人（因为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同一切细致的情绪，他觉得“腻”！

〔然而这种感情的波纹是在他心里隐约地流荡着，潜伏着，他自己只是顺着自己之情感的流在走，他不能用理智再冷酷地剖析自己，他怕，他有时是怕看自己心内的残疾的。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他想这样忘了自己。当然他也明白，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他还有一个地方是渴。但是在这一层他并不感觉得从前的冲突，他想好好地待她，心里觉得这样也说得过去了。经过她那有处女香

的温热的气息后 ,豁然地他觉出心地的清朗 ,他看见了自己心内的太阳 ,他想“能拯救他的女人大概是她吧 !”于是就把生命交给这个女孩子 ,然而昔日的记忆如巨大的铁掌抓住了他的心 ,不时地 ,尤其是在蓁漪面前 ,他感觉一丝一丝刺心的疼痛 ;于是他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噩梦似的老房子 ,走到任何地方。而在未打开这个狭的笼之先 ,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疚伤的时候 ,便不自主地纵于酒 ,于热烈的狂欢 ,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于是他精神颓丧 ,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

〔现在他穿一件藏青的绸袍 ,西服裤 ,漆皮鞋 ,没有修脸。整个是不整齐 ,他打着呵欠。

周 冲 哥哥。

周 萍 你在这儿。

周蓁漪 (觉得没有理她)萍 !

周 萍 哦 ? (低了头 ,又抬起)您——您也在这儿。

周蓁漪 我刚下楼来。

周 萍 (转头问周冲)父亲没有出去吧 ?

周 冲 没有 ,你预备见他么 ?

周 萍 我想在临走以前跟父亲谈一次。(一直走向书房)

周 冲 你不要去。

周 萍 他老人家干什么呢 ?

周 冲 他大概跟一个人谈公事。我刚才见着他 ,他说他一会儿会到这儿来 ,叫我们在这儿等他。

周 萍 那我先回到我屋子里写封信。(要走)

周 冲 不 ,哥哥 ,母亲说好久不见你。你不愿意一齐坐一坐 ,谈谈么 ?

周蓁漪 你看,你让哥哥歇一歇,他愿意一个人坐着的。

周 萍 (有些烦)那也不见得,我总怕父亲回来,您很忙,所以——

周 冲 你不知道母亲病了么?

周蓁漪 你哥哥怎么会把我的病放在心上?

周 冲 妈!

周 萍 您好一点了么?

周蓁漪 谢谢你,我刚刚下楼。

周 萍 对了,我预备明天离开家里到矿上去。

周蓁漪 哦,(停)好得很。——什么时候回来呢?

周 萍 不一定,也许两年,也许三年。哦,这屋子怎么闷气得很。

周 冲 窗户已经打开了。——我想,大概是大雨要来了。

周蓁漪 (停一停)你在矿上做什么呢?

周 冲 妈,你忘了,哥哥是专门学矿科的。

周蓁漪 这是理由么,萍?

周 萍 (拿起报纸看,遮掩自己)说不出来,像是家里住得太久了,烦得很。

周蓁漪 (笑)我怕你是胆小吧?

周 萍 怎么讲?

周蓁漪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

周 萍 没有忘。但是这儿我住厌了。

周蓁漪 (笑)假若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我也离开这个死地方的。

周 冲 妈,我不要您这样说话。

周 萍 (忧郁地)哼,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我还配说厌恶别人?——(叹一口气)弟弟,我想回屋去了。(起立)

〔书房门开。

周 冲 别走 ,这大概是爸爸来了。

〔里面的声音 : (书房门开一半 ,周朴园进 ,向内露着半个身子说话 )我的意思是这么办 ,没有问题了 ,很好 ,再见吧 ,不送。

〔门大开 ,周朴园进 ,他约莫有五六十岁 ,鬓发已经斑白 ,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 ,一对沉鸢的眼在底下闪烁着。像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 ,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他穿的衣服 ,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 ,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 ,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 ,长衫的领扣松散着 ,露着颈上的肉。他的衣服很舒展地贴在身上 ,整洁 ,没有一些尘垢。他有些胖 ,背微微地伛偻 ,面色苍白 ,腮肉松弛地垂下来 ,眼眶略微下陷 ,眸子闪闪地放着光彩 ,时常也倦怠地闭着眼皮。他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 ,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 ,看出他平日的专横 ,自是和倔强。年轻时一切的冒失 ,狂妄已经为脸上的皱纹深深避盖着 ,再也寻不着一点痕迹 ,只有他的半白的头发还保持昔日的丰采 ,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在阳光底下 ,他的脸呈着银白色 ,一般人就说这就是贵人的特征。所以他才有这样大的矿产。他的下颏的胡须已经灰白 ,常用一只象牙的小梳梳理。他的大指套着一个扳指。

〔他现在精神很饱满 ,沉重地走出来。

周 萍  
周 冲 (同时)爸。

周 冲 客走了 ?

周朴园 (点头 ,转向蘩漪)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 ,完全好了么 ?

周蘩漪 病原来不很重——回来身体好么？

周朴园 还好。——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冲儿，你看你母亲的气色比以前怎么样？

周 冲 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

周朴园 (不喜欢儿子们这样答复老人的话，沉重地，眼翻上来)谁告诉你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来问你母亲的病么？(坐在沙发上)

周蘩漪 (怕他又来教训)朴园，你的样子像有点瘦了似的。——矿上的罢工究竟怎么样？

周朴园 昨天早上已经复工，不成问题。

周 冲 爸爸，怎么鲁大海还在这儿等着要见您呢？

周朴园 谁是鲁大海？

周 冲 鲁贵的儿子。前年荐进去，这次当代表的。

周朴园 这个人！我想这个人有背景，厂方已经把他开除了。

周 冲 开除！爸爸，这个人脑筋很清楚，我方才跟这个人谈了一回。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

周朴园 哼，现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周 冲 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努力，我们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

周朴园 (眼翻上来)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

周 冲 (被压制下去，然而)爸，我听说矿上对于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

周朴园 (头扬起来)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得太多。(向蘩漪)

这两年他学得很像你了。(看钟)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嗯,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么?

周 萍 爸,刚才我就想见您。

周朴园 哦,什么事?

周 萍 我想明天就到矿上去。

周朴园 这边公司的事,你交代完了么?

周 萍 差不多完了。我想请父亲给我点实在的事情做,我不想看看就完事。

周朴园 (停一下,看周萍)苦的事你成么?要做就做到底。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叫旁人说闲话的。

周 萍 这两年在哪儿做事太舒服,心里很想在内地下走走。

周朴园 让我想想。——(停)你可以明天起身,做哪一类事情,到了矿上我再打电报给你。

〔四凤由饭厅门入,端了碗普洱茶。〕

周 冲 (犹豫地)爸爸。

周朴园 (知道他又有新花样)嗯,你?

周 冲 我现在想跟爸爸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朴园 什么?

周 冲 (低下头)我想把我的学费的一部分分出来。

周朴园 哦。

周 冲 (鼓起勇气)把我的学费拿出一部分送给——

〔四凤端茶,放朴园前。〕

周朴园 四凤,——(向周冲)你先等一等。——(向四凤)叫你给太太煎的药呢?

鲁四凤 煎好了。

周朴园 为什么不拿来?

鲁四凤 (看蘩漪,不说话)

周蓊漪 (觉出四周的征兆有些恶相)她刚才给我倒来了,我没有喝。

周朴园 为什么?(停,向四凤)药呢?

周蓊漪 (快说)倒了,我叫四凤倒了。

周朴园 (慢)倒了?哦?(更慢)倒了!——(向四凤)药还有么?

鲁四凤 药罐里还有一点。

周朴园 (低而缓地)倒了来。

周蓊漪 (反抗地)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周朴园 (向四凤,高声)倒了来。

[四凤走到左面倒药。

周 冲 爸,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

周朴园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向蓊漪低声)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见四凤犹豫,指药)送到太太那里去。

周蓊漪 (顺忍地)好,先放在这儿。

周朴园 (不高兴地)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周蓊漪 (忽然)四凤,你把它拿走。

周朴园 (忽然严厉地)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周蓊漪 (声颤)我不想喝。

周朴园 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周 冲 (反抗地)爸!

周朴园 (怒视)去!

[周冲只好把药端到蓊漪面前。

周朴园 说,请母亲喝。

周 冲 (拿着药碗,手发颤,回头,高声)爸,您不要这样。

周朴园 (高声地)我要你说。

周 萍 (低头,至周冲前,低声)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

是知道的。

周 冲 (无法,含着泪,向着母亲)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

周蘩漪 (恳求地)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

周朴园 (冷峻地)蘩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周蘩漪 (四面看一看,望望朴园,又望望周萍。拿起药,落下眼泪,忽而又放下)哦,不!我喝不下!

周朴园 萍儿,劝你母亲喝下去。

周 萍 爸!我——

周朴园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周萍走至蘩漪前。

周 萍 (求恕地)哦,爸爸!

周朴园 (高声)跪下!

〔周萍望蘩漪和周冲,蘩漪泪痕满面,周冲身体发抖。

周朴园 叫你跪下!

〔周萍正向下跪。

周蘩漪 (望着周萍,不等周萍跪下,急促地)我喝,我现在喝!  
(拿碗,喝了两口,气得眼泪又涌出来,她望一望朴园的峻厉的眼和苦恼着的周萍,咽下愤恨,一气喝下)  
哦……(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

〔半晌。

周朴园 (看表)还有三分钟。(向周冲)你刚才说的事呢?

周 冲 (抬头,慢慢地)什么?

周朴园 你说把你的学费分出一部分?——嗯,是怎么样?

周 冲 (低声)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啦。

周朴园 真没有什么新鲜的问题啦么?

周 冲 (哭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妈的话是对的。(跑向饭厅)

周朴园 冲儿,上哪儿去?

周 冲 到楼上去看看妈。

周朴园 就这么跑了么?

周 冲 (抑制着自己,走回去)是,爸,我要走了,您有事吩咐么?

周朴园 去吧。

〔周冲向饭厅走了两步。〕

周朴园 回来。

周 冲 爸爸。

周朴园 你告诉你的母亲,说我已经请德国的克大夫来,给她看病。

周 冲 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么?

周朴园 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回头向周萍)我看,你也是一样。

周 萍 爸,我想下去,歇一回。

周朴园 不,你不要走。我有话跟你说。(向周冲)你告诉她,说克大夫是个有名的脑病专家,我在德国认识的。来了,叫她一定看一看,听见了没有?

周 冲 听见了。(走了两步)爸,没有事啦?

周朴园 上去吧。

〔周冲由饭厅下。〕

周朴园 (回头向四凤)四凤,我记得我告诉过你,这个房子你们没有事就得走的。

鲁四凤 是,老爷。(也由饭厅下)

〔鲁贵由书房上。〕

鲁 贵 (见着老爷,便不自主地好像说不出话来)老,老,老

爷。客,客来了!

周朴园 哦,先请到大客厅里去。

鲁 贵 是,老爷。(鲁贵下)

周朴园 怎么这窗户谁开开了?

周 萍 弟弟跟我开的。

周朴园 关上。(擦眼镜)这屋子不要底下人随便进来,回头我预备一个人在这里休息的。

周 萍 是。

周朴园 (擦着眼镜,看周围的家具)这间屋子的家具多半是你生母顶喜欢的东西。我从南边移到北边,搬了多少次家,总是不肯丢下的。(戴上眼镜,咳嗽一声)这屋子摆的样子,我愿意总是三十年前的老样子,这叫我的眼看着舒服一点。(踱到桌前,看桌上的相片)你的生母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

周 萍 (强笑着)不过,爸爸,纪念母亲也不必——

周朴园 (突然抬起头来)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周 萍 (惊)什——什么?

周朴园 (低声走到周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么?并且——(停)——对不起你的母亲么?

周 萍 (失措)爸爸。

周朴园 (仁慈地,拿着周萍的手)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停,喘一口气严厉地)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周 萍 (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没有。

周朴园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

周 萍 (失色)爸!

周朴园 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周 萍 哦,(喘出一口气)您说的是——

周朴园 这些事是真的么?(半晌)说实话!

周 萍 真的,爸爸。(红了脸)

周朴园 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自爱”!——你还记得你的名为什么叫萍吗?

周 萍 记得。

周朴园 你自己说一遍。

周 萍 那是因为母亲叫侍萍,母亲临死,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周朴园 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你把现在的行为完全改过来。

周 萍 是,爸爸,那是我一时的荒唐。

〔鲁贵由书房上。

鲁 贵 老,老,老爷。客,——等,等,等了好半天啦。

周朴园 知道。

〔鲁贵退。

周朴园 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

周 萍 是,爸爸。

周朴园 来人啦。(自语)哦,我有点累啦。

〔周萍扶他至沙发坐。

〔鲁贵上。

鲁 贵 老爷。

周朴园 你请客到这边来坐。

鲁 贵 是,老爷。

周 萍 不 ,——爸 ,您歇一会吧。

周朴园 不 ,你不要管。(向鲁贵)去 ,请进来。

鲁 贵 是 ,老爷。

〔鲁贵下 ,朴园拿出一支雪茄 ,萍为他点上 ,朴园徐徐抽烟 ,端坐。

——幕 落

## 第 二 幕

〔午饭后 ,天气很阴沉 ,更郁热 ,潮湿的空气 ,低压着在屋内的人 ,使人成为烦躁的了。周萍一个人由饭厅走上来 ,望望花园 ,冷清清的 ,没有一个人。偷偷走到书房门口 ,书房里是空的 ,也没有人。忽然想起父亲在别的地方会客 ,他放下心 ,又走到窗户前开窗门 ,看着外面绿荫荫的树丛。低低地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 ,中间他低沉地叫了两三声“ 四凤 !” 不一时 ,好像听见远处有哨声在回应 ,渐移渐近 ,他又缓缓地叫一声“ 凤儿 !” 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 萍 ,是你么 ?” 萍就把窗门关上。

〔四凤由外面轻轻地跑进来。

周 萍 (回头 ,望着中门 ,四凤正从中门进 ,低声 ,热烈地) 凤儿 ! (走近 ,拉着她的手)

鲁四凤 不 , (推开他) 不 ,不。 (谛听 ,四面望) 看看 ,有人 !

周 萍 没有 ,凤 ,你坐下。 (推她到沙发坐下)

鲁四凤 (不安地) 老爷呢 ?

周 萍 在大客厅会客呢。

鲁四凤 (坐下 ,叹一口长气。望着) 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周 萍 嗯。

鲁四凤 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周 萍 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

鲁四凤 (想一下)哦 ,太太怪可怜的。为什么老爷回来 ,头一次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

周 萍 父亲就是这个样 ,他的话 ,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鲁四凤 (怯懦地)我——我怕得很。

周 萍 怕什么 ?

鲁四凤 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 ,我怕。有一天 ,你说过 ,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的。

周 萍 (摇头 ,深沉地)可怕的事不在这儿。

鲁四凤 还有什么 ?

周 萍 (忽然地)你没有听见什么话 ?

鲁四凤 什么 ? (停)没有。

周 萍 关于我 ,你没有听见什么 ?

鲁四凤 没有。

周 萍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

鲁四凤 (不愿提)没有——你说什么 ?

周 萍 那——没什么 ! 没什么 !

鲁四凤 (真挚地)我信你 ,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我就够了。——刚才 ,我听你说 ,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

周 萍 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

鲁四凤 (爽直地)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

周 萍 因为……(笑)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鲁四凤 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 ,说不定今天要辞掉我。

周 萍 (没想到)她要辞掉你 ,——为什么 ?

鲁四凤 你不要问。

周 萍 不 ,我要知道。

鲁四凤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我想 ,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也许是我瞎猜。(停)萍 ,你带我去好不好 ?

周 萍 不。

鲁四凤 (温柔地)萍 ,我好好地侍候你 ,你要这么一个人。我给你缝衣服 ,烧饭做菜 ,我都做得好 ,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

周 萍 哦 ,我还要一个女人 ,跟着我 ,侍候我 ,叫我享福 ? 难道 ,这些年 ,在家里 ,这种生活我还不够么 ?

鲁四凤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

周 萍 凤 ,你看不出来 ,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 ? ——你这不是孩子话吗 ?

鲁四凤 萍 ,你带我走 ! 我不连累你 ,要是外面因为我 ,说你的坏话 ,我立刻就走。你——你不要怕。

周 萍 (急躁地)凤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 ? 你不应该这么想我。——哼 ,我怕 ,我怕什么 ? (管不住自己)这些年 ,我做出这许多的……哼 ,我的心都死了 ,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 ,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 ,我反而怕人家骂 ? 哼 ,让大家说吧 ,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 ,怕什么 ,我喜欢她。

鲁四凤 (安慰地)萍 ,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 ,我也不怨你的。(想)

周 萍 (平静下来)你现在想什么 ?

鲁四凤 我想 ,你走了以后 ,我怎么样。

周 萍 你等着我。

鲁四凤 (苦笑)可是你忘了一个人。

周 萍 谁 ?

鲁四凤 他总不放松我。

周 萍 哦 ,他呀——他又怎么样 ?

鲁四凤 他又把前一月的话跟我提了。

周 萍 他说 ,他要你 ?

鲁四凤 不 ,他问我肯嫁他不肯。

周 萍 你呢 ?

鲁四凤 我先没有说什么 ,后来他逼着问我 ,我只好告诉他实话。

周 萍 实话 ?

鲁四凤 我没有说旁的。我只提我已经许了人家。

周 萍 他没有问旁的 ?

鲁四凤 没有 ,他倒说 ,他要供给我上学。

周 萍 上学 ? (笑)他真呆气 !——可是 ,谁知道 ,你听了他的话 ,也许很喜欢的。

鲁四凤 你知道我不喜欢 ,我愿意老陪着你。

周 萍 可是我已经快三十了 ,你才十八 ,我也不比他的将来有希望 ,并且我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鲁四凤 萍 ,你不要同我瞎扯 ,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你得想出法子 ,他是个孩子 ,老是这样装着腔 ,对付他 ,我实在不喜欢。你又不许我跟他说明白。

周 萍 我没有叫你不跟他说。

鲁四凤 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 ,你的神气 ,偏偏——

周 萍 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别人在一块儿。哪怕他是我的弟弟 ,我也不情愿的。

鲁四凤 你看你又扯到别处。萍 ,你不要扯 ,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 ?你要跟我说明白。

周 萍 我对你怎么样？（他笑了。他不愿意说，他觉女人们都有些呆气，这一句话似乎有一个女人也这样问过他，他心里隐隐有些痛）要我说出来？（笑）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明呢？

鲁四凤 （苦恼地）萍，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你还这样欺负人。

周 萍 （他不喜欢这样，同时又以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哦！（叹了一口气）天哪！

鲁四凤 萍，我父亲只会跟人要钱，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恨我。哦，萍，没有你就没有我。我父亲，我哥哥，我母亲，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抽咽）

周 萍 四凤，不，不，别这样，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鲁四凤 我的妈最疼我，我的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哭）还有，……

周 萍 不，凤，你不该这样疑心我。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

鲁四凤 不，我妈今天回来。

周 萍 那么，我们在外面会一会好么？

鲁四凤 不成，我妈晚上一定会跟我谈话的。

周 萍 不过，我明天早车就要走了。

鲁四凤 你真不预备带我走么？

周 萍 孩子！那怎么成？

鲁四凤 那么，你——你叫我想想。

周 萍 我先要一个人离开家，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

把你接出来。

鲁四凤 (看着他)也好,那么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我想,那两间房子,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

周 萍 那么,我来还是先吹哨,(吹一声)你听得清楚吧?

鲁四凤 嗯,我要是叫你来,我的窗上一定有个红灯,要是没有灯,那你千万不要来。

周 萍 不要来?

鲁四凤 那就是我改了主意,家里一定有许多人。

周 萍 好,就这样。十一点钟。

鲁四凤 嗯,十一点。

[鲁贵由中门上,见四凤和周萍在这里,突然停止,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

鲁 贵 哦!(向四凤)我正要找你。(向周萍)大少爷,您刚吃完饭?

鲁四凤 找我有什么事?

鲁 贵 你妈来了。

鲁四凤 (喜形于色)妈来了,在哪儿?

鲁 贵 在门房,跟你哥哥刚见面,说着话呢。

[四凤跑向中门。

周 萍 四凤,见着你妈,给我问问好。

鲁四凤 谢谢您,回头见。(四凤下)

鲁 贵 大少爷,您是明天起身么?

周 萍 嗯。

鲁 贵 让我送送您。

周 萍 不用,谢谢你。

鲁 贵 平时总是您心好,照顾着我们。您这一走,我同我这丫

头都得惦记着您了。

周 萍 (笑)你又没钱了吧？

鲁 贵 (奸笑)大少爷 ,您这可是开玩笑。——我说的是实话 ,四凤知道 ,我总是背后说大少爷好的。

周 萍 好吧。——你没有事么？

鲁 贵 没事 ,没事 ,我只跟您商量点闲拌儿。您知道 ,四凤的妈妈来了 ,楼上的太太要见她 ,……

〔蓢漪由饭厅门上 ,鲁贵一眼看见 ,话说成一半 ,又吞进去。

鲁 贵 哦 ,太太下来了！太太 ,您病完全好啦？(蓢漪点一点头)鲁贵直惦记着。

周蓢漪 好 ,你下去吧。

〔鲁贵鞠躬由中门下。

周蓢漪 (向周萍)他上哪儿去了？

周 萍 (莫明其妙)谁？

周蓢漪 你父亲。

周 萍 他有事情 ,见客 ,一会儿就回来。弟弟呢？

周蓢漪 他只会哭 ,他走了。

周 萍 (怕和她一同在这间屋里)哦。(停)我要走了 ,我现在要收拾东西去。(走向饭厅)

周蓢漪 回来 ,(周萍停步)我请你略微坐一坐。

周 萍 什么事。

周蓢漪 (阴沉地)有话说。

周 萍 (看出她的神色)你像是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谈似的。

周蓢漪 嗯。

周 萍 说吧。

周蓢漪 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这不是一天的事情。

周 萍 (躲避地)父亲一向是那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

周蓁漪 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

周 萍 我明白你。(强笑)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得了。

周蓁漪 萍,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顶好不要学着现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不恭的态度。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这样,我已经很苦了。

周 萍 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们见着,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周蓁漪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

周 萍 (不得已地)我想,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周蓁漪 很明白。

周 萍 那么,我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周蓁漪 (低沉地)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周 萍 我最对不起的人,自然也有,但是我不必同你说。

周蓁漪 (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周 萍 (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蓁漪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周 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

周蓁漪 (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

说体面？(冷笑)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周家家庭里所出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 萍 蓢漪，大家庭自然免不了不良分子，不过我们这一支，除了我，……

周蓢漪 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

周 萍 你不要乱说话。

周蓢漪 萍，你再听清楚点，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周 萍 (惊异而无主地)你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周蓢漪 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指桌上相片)你就是这年轻的姑娘生的小孩。她因为你父亲又不要她，就自己投河死了。

周 萍 你，你，你简直……——好，好，(强笑)我都承认。你预备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

周蓢漪 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的凶横，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周 萍 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周蓢漪 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叹息着说的话么？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

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周 萍 你忘了。那是我年轻 ,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

周蘩漪 你忘了 ,我虽然比你只大几岁 ,那时 ,我总还是你的母亲 ,你知道你不该对我说这种话么 ?

周 萍 哦——( 叹了一口气 )总之 ,你不该嫁到周家来 ,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

周蘩漪 对了 ,罪恶 ,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 ,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

周 萍 年轻人一时糊涂 ,做错了的事 ,你就不肯原谅么 ? ( 苦恼地皱着眉 )

周蘩漪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我已经预备好棺材 ,安安静静地等死 ,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 ,撇得我枯死 ,慢慢地渴死。让你说 ,我该怎么办 ?

周 萍 那 ,那我也不知道 ,你来说吧 !

周蘩漪 ( 一字一字地 )我希望你不要走。

周 萍 怎么 ,你要我陪着你 ,在这样的家庭 ,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 ,这样活活地闷死么 ?

周蘩漪 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 ,你怎么肯一个人走 ,把我放在家里 ?

周 萍 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 ,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周蘩漪 我不是 ! 我不是 ! 自从我把我的性命 ,名誉 ,交给你 ,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 ,不是 ,不是 ,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周 萍 ( 冷冷地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 ,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周蘩漪 ( 不曾想到他会说这一句话 ,呆了一下 )哦 ,你是你的

父亲的儿子。——这些月 ,你特别不来看我 ,是怕你的父亲 ?

周 萍 也可以说是怕他 ,才这样的吧。

周蘩漪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 ,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 ,把一个真正明白你 ,爱你的人丢开不管么 ?

周 萍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周蘩漪 (冷冷地)这么说 ,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笑)父亲的儿子 ?(狂笑)父亲的儿子 ?(狂笑 ,忽然冷静严厉地)哼 ,都是些没有用 ,胆小怕事 ,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 !我恨着我早没有知道你 !

周 萍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我对不起你 ,我已经同你详细解释过 ,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我告诉你 ,我厌恶。我负起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那时的错 ,然而叫我犯了那样的错 ,你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我认为最聪明 ,最能了解人的女子 ,所以我想 ,你最后会原谅我。我的态度 ,你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 ,不负责任也好 ,我告诉你 ,我盼望这一次的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走向饭厅门)

周蘩漪 (沉重的语气)站着。(周萍立住)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 ,我不是请求你。我盼望你用你的心 ,想一想 ,过去我们在这屋子说的 ,(停 ,难过)许多 ,许多的话。一个女子 ,你记着 ,不能受两代的欺侮 ,你可以想一想。

周 萍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 ,我自己这些天的痛苦 ,我想你不是不知道 ,好 ,请你让我走吧。

[周萍由饭厅下 ,蘩漪的眼泪一颗颗地流在腮上 ,她走到镜台前 ,照着自己苍白色的有皱纹的脸 ,便嚤嚤地扑

在镜台上哭起来。

〔鲁贵偷偷地由中门走进来,看见太太在哭。

鲁 贵 (低声)太太!

周蘩漪 (突然站起)你来干什么?

鲁 贵 鲁妈来了好半天啦。

周蘩漪 谁?谁来好半天啦?

鲁 贵 我家里的,太太不是说过要我叫她来见么?

周蘩漪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鲁 贵 (假笑)我倒是想着,可是我(低声)刚才瞧见太太跟大少爷说话,所以就没敢惊动您。

周蘩漪 啊,你,你刚才在——

鲁 贵 我?我在大客厅伺候老爷见客呢!(故意地不明白)太太有什么事么?

周蘩漪 没什么,那么你叫鲁妈进来吧。

鲁 贵 (谄笑)我们家里是个下等人,说话粗里粗气,您可别见怪。

周蘩漪 都是一样的人。我不过想见一见,跟她谈谈闲话。

鲁 贵 是,那是太太的恩典。对了,老爷刚才跟我说,怕明天要下大雨,请太太把老爷的那一件旧雨衣拿出来,说不定老爷就要出去。

周蘩漪 四凤给老爷检的衣裳,四凤不会拿么?

鲁 贵 我也是这么说啊,您不是不舒服么?可是老爷吩咐,不要四凤,还是要太太自己拿。

周蘩漪 那么,我一会儿拿来。

鲁 贵 不,是老爷吩咐,说现在就要拿出来。

周蘩漪 哦,好,我就去吧。——你现在叫鲁妈进来,叫她在这房里等一等。

鲁 贵 是 太太。

〔鲁贵下。蓢漪的脸更显得苍白 ,她在极力压制自己的烦郁。

周蓢漪 (把窗户打开 ,吸一口气 ,自语)热极了 ,闷极了 ,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 ,热烈烈地冒一次 ,什么我都烧个干净 ,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 ,冻成死灰 ,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 ,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 ,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 ,什么我都预备好了 ,来吧 ,恨我的人 ,来吧 ,叫我失望的人 ,叫我忌妒的人 ,都来吧 ,我在等候着你们。(望着空空的前面 ,继而垂下头去。鲁贵上)

鲁 贵 刚才小当差来 ,说老爷催着要。

周蓢漪 (抬头)好 ,你先去吧。我叫陈妈送去。

〔蓢漪由饭厅下 ,贵由中门下。移时鲁妈——即鲁侍萍——与四凤上。鲁妈的年纪约有四十七岁的光景 ,鬓发已经有点斑白 ,面貌白净 ,看上去也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的眼有些呆滞 ,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 ,但是在那秀长的睫毛 和她圆大的眸子间 ,还寻得出她少年时静慧的神韵。她的衣服朴素而有身份 ,旧蓝布裤褂 ,很洁净地穿在身上。远远地看着 ,依然像大家户里落魄的妇人。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 ,奸小 ,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她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 ,怕是坐火车围着避土的 ,她说话总爱微微地笑 ,尤其因为刚见着两年未见的亲女儿 ,神色还是快慰地闪着快乐的光彩。她的声音很低 ,很沉稳 ,语音像一个南方人曾经和北方人相处很久 ,夹杂着许多模糊、轻快的南方音 ,但是她的字句说

得很清楚。她的牙齿非常齐整 ,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的笑涡 ,叫我们想起来四凤笑时口旁一对浅浅的涡影。

[鲁妈拉着女儿的手 ,四凤就像个小鸟偎在她身边走进来。后面跟着鲁贵 ,提着一个旧包袱。他骄傲地笑着 ,比起来 ,这母子的单纯的欢欣 ,他更是粗鄙了。

鲁四凤 太太呢？

鲁 贵 就下来。

鲁四凤 妈 ,您坐下。(鲁妈坐)您累么？

鲁 妈 不累。

鲁四凤 (高兴地)妈 ,您坐一坐。我给您倒一杯冰镇的凉水。

鲁侍萍 不 ,不要走 ,我不热。

鲁 贵 凤儿 ,你给你妈拿一瓶汽水来 ,(向鲁妈)这儿公馆什么没有？一到夏天 ,柠檬水 ,果子露 ,西瓜汤 ,橘子 ,香蕉 ,鲜荔枝 ,你要什么 ,就有什么。

鲁侍萍 不 ,不 ,你别听你爸爸的话。这是人家的东西。你在我身旁跟我多坐一会 ,回头跟我同——同这位周太太谈谈 ,比喝什么都强。

鲁 贵 太太就会下来 ,你看你 ,那块白包头 ,总舍不得拿下来。

鲁侍萍 (和蔼地笑着)真的 ,说了那么半天。(笑望着四凤)连我在火车上搭的白手巾都忘了解啦。(要解它)

鲁四凤 (笑着)妈 ,您让我替您解开吧。(走过去解。这里 ,鲁贵走到小茶几旁 ,又偷偷地把烟放在自己的烟盒里)

鲁侍萍 (解下白手巾)你看我的脸脏么？火车上尽是土 ,你看我的头发 ,不要叫人家笑。

鲁四凤 不 ,不 ,一点都不脏。两年没见您 ,您还是那个样。

鲁侍萍 哦 ,凤儿 ,你看我的记性。谈了这半天 ,我忘记把你顶

喜欢的东西给你拿出来啦。

鲁四凤 什么？妈。

鲁侍萍 (由身上拿出一个小包来)你看,你一定喜欢的。

鲁四凤 不,您先别给我看,让我猜猜。

鲁侍萍 好,你猜吧。

鲁四凤 小石娃娃？

鲁侍萍 (摇头)不对,你太大了。

鲁四凤 小粉扑子。

鲁侍萍 (摇头)给你那个有什么用？

鲁四凤 哦,那一定是小针线盒。

鲁侍萍 (笑)差不多。

鲁四凤 那您叫我打开吧。(忙打开纸包)哦,妈！顶针,银顶针！爸,您看,您看！(给鲁贵看)

鲁 贵 (随声说)好！好！

鲁四凤 这顶针太好看了,上面还镶着宝石。

鲁 贵 什么？(走两步,拿来细看)给我看看。

鲁侍萍 这是学校校长的太太送给我的。校长丢了个要紧的钱包,叫我拾着了,还给他。校长的太太就非要送给我东西,拿出一大堆小首饰,叫我挑,送给我的女儿。我就检出这一件,拿来送给你,你看好不好？

鲁四凤 好,妈,我正要这个呢。

鲁 贵 咦,哼,(把顶针交给四凤)得了吧,这宝石是假的,你挑的真好。

鲁四凤 (见着母亲特别欢喜说话,轻蔑地)哼,您呀,真宝石到了您的手里也是假的。

鲁侍萍 凤儿,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鲁四凤 (撒娇)妈,您不知道,您不在这儿,爸爸就拿我一个人

撒气 ,尽欺负我。

鲁 贵 (看不惯他妻女这样“乡气”,于是轻蔑地)你看你们这点穷相 ,走到大家公馆 ,不来看看人家的阔排场 ,尽在一边闲扯。四凤 ,你先把你这两年做的衣裳给你妈看看。

鲁四凤 (白眼)妈不希罕这个。

鲁 贵 你不也有点首饰么?你拿出来给你妈开开眼。看看还是我对 ,还是把女儿关在家里对?

鲁侍萍 (向鲁贵)我走的时候嘱咐过你 ,这两年写信的时候也总不断地提醒过你 ,我说过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到一个阔公馆 ,叫人家使唤。你偏——(忽然觉得这不是谈家事的地方 ,回头向四凤)你哥哥呢?

鲁四凤 不是在门房里等着我们么?

鲁 贵 不是等着你们 ,人家等着见老爷呢。(向鲁妈)去年我叫人给你捎个信 ,告诉你大海也当了矿上的工头 ,那都是我在这儿嘀咕上的。

鲁四凤 (厌恶她父亲又表白自己的本领)爸爸 ,您看哥哥去吧。他的脾气有点不好 ,怕他等急了 ,跟张爷刘爷们闹起来。

鲁 贵 真他妈的。这孩子的狗脾气我倒忘了 ,(走向中门 ,回头)你们好好在这屋子坐一会 ,别乱动 ,太太一会儿就下来。

[鲁贵下。母女见鲁贵走后 ,如同犯人望见看守走了一样 ,舒展地吐出一口气来。母女二人相对凄然地笑了一笑 ,刹那间 ,她们脸上又浮出欢欣 ,这次是由衷心升起来愉快的笑。

鲁侍萍 (伸出手来 ,向四凤)哦 ,孩子 ,让我看看你。

〔四凤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鲁四凤 妈 ,您不怪我吧 ? 您不怪我这次没听您的话 ,跑到周公馆做事吧 ?

鲁侍萍 不 ,不 ,做了就做了。——不过为什么这两年你一个字也不告诉我 ,我下车走到家里 ,才听见张大婶告诉我 ,说我的女儿在这儿。

鲁四凤 妈 ,我怕您生气 ,我怕您难过 ,我不敢告诉您。——其实 ,妈 ,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就是像我这样帮人 ,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

鲁侍萍 不 ,你以为妈怕穷么 ? 怕人家笑我们穷么 ? 不 ,孩子 ,妈最知道认命 ,妈最看得开 ,不过 ,孩子 ,我怕你太年轻 ,容易一阵子犯糊涂 ,妈受过苦 ,妈知道的。你不懂 ,你不知道这世界太——人的心太——。(叹了一口气)好 ,我们先不提这个。(站起来)这家的太太真怪 ! 她要见我干什么 ?

鲁四凤 嗯 ,嗯 ,是啊。(她的恐惧来了 ,但是她愿意向好的一面想)不 ,妈 ,这边太太没有多少朋友 ,她听说妈也会写字 ,念书 ,也许觉着很相近 ,所以想请妈来谈谈。

鲁侍萍 (不信地)哦 ? (慢慢看这屋子的摆设 ,指着有镜台的柜)这屋子倒是很雅致的。就是家具太旧了点。这是—— ?

鲁四凤 这是老爷用的红木书桌 ,现在做摆饰用了。听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老东西 ,老爷偏偏喜欢用 ,到哪儿带到哪儿。

鲁侍萍 那个(指着有镜台的柜)是什么 ?

鲁四凤 那也是件老东西 ,从前的第一个太太 ,就是大少爷的母亲 ,顶爱的东西。您看 ,从前的家具多笨哪。

鲁侍萍 咦,奇怪。——为什么窗户还关上呢?

鲁四凤 您也觉奇怪不是?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夏天反而要关窗户。

鲁侍萍 (回想)凤儿,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鲁四凤 (笑)真的?您大概是想我梦到的梦里到过这儿。

鲁侍萍 对了,梦似的。——奇怪,这地方怪得很,这地方忽然叫我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低下头坐下)

鲁四凤 (慌)妈,您怎么脸上发白?您别是受了暑,我给您拿一杯冷水吧?

鲁侍萍 不,不是,你别去——我怕得很,这屋子有鬼怪!

鲁四凤 妈,您怎么啦?

鲁侍萍 我怕得很,忽然我把三十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已经忘了许多年的人又在我心里转。四凤,你摸摸我的手。

鲁四凤 (摸鲁妈的手)冰凉,妈,您可别吓坏我。我胆子小,妈,妈,——这屋子从前可闹过鬼的!

鲁侍萍 孩子,你别怕,妈不怎么样。不过,四凤,我好像我的魂来过这儿似的。

鲁四凤 妈,您别瞎说啦,您怎么来过?他们二十年前才搬到这儿北方来,那时候,您不是还在南方么?

鲁侍萍 不,不,我来过。这些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见过。

鲁四凤 妈,您的眼不要直瞪瞪地望着,我怕。

鲁侍萍 别怕,孩子,别怕。孩子。(声音愈低,她用力地想,她整个的人,缩缩到记忆的最下层深处)

鲁四凤 妈,您看那个柜干什么?那就是从前死了的第一个太太的东西。

鲁侍萍 (突然低声颤颤地向四凤)凤儿,你去看,你去看,那只柜子靠右第三个抽屉里,有没有一只小孩穿的绣花虎头鞋。

鲁四凤 妈,您怎么啦?不要这样疑神疑鬼的。

鲁侍萍 凤儿,你去,你去看一看。我心里有点怯,我有点走不动,你去!

鲁四凤 好,我去看。

〔她走到柜前,拉开抽斗,看。〕

鲁侍萍 (急问)有没有?

鲁四凤 没有,妈。

鲁侍萍 你看清楚了?

鲁四凤 没有,里面空空地就是些茶碗。

鲁侍萍 哦,那大概是我在做梦了。

鲁四凤 (怜惜她的母亲)别多说话了,妈,静一静吧。妈,您在外受了委屈了,(落泪)从前,您不是这样神魂颠倒的。可怜的妈妈呀(抱着她)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 不要紧的。——刚才我在门房听见这家里还有两位少爷?

鲁四凤 嗯妈,都很好,都很和气的。

鲁侍萍 (自言自语地)不,我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多呆。不成。不成。

鲁四凤 妈,您说什么?这儿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妈,这里老爷太太向来不骂底下人,两位少爷都很和气的。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

鲁侍萍 周?这家里姓周?

鲁四凤 妈,您看您,您刚才不是问着周家的门进来的么,怎么

会忘了？(笑)妈,我明白了,您还是路上受热了。我先给你拿着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给您看。我再给你拿点水来喝。

〔四凤在镜台上拿了相片过来,站在鲁妈背后,给她看。〕

鲁侍萍 (拿着相片,看)哦！(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手发颤)

鲁四凤 (站在鲁妈背后)您看她多好看,这就是大少爷的母亲,笑得多么美,他们说还有点像我呢。可惜,她死了,要不然,——(觉得鲁妈头向前倒)哦,妈,您怎么啦？您怎么？

鲁侍萍 不,不,我头晕,我想喝水。

鲁四凤 (慌,掐着鲁妈的手指,搓她的头)妈,您到这边来！(扶鲁妈到一个大的沙发前,鲁妈手里还紧紧地拿着相片)妈,您在这儿躺一躺。我给您拿水去。

〔四凤由饭厅门忙跑下。〕

鲁侍萍 哦,天哪。我是死了的人！这是真的么？这张相片？这些家具？怎么会？——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好不公平的天哪！(哭泣)

〔四凤拿水上,鲁妈忙擦眼泪。〕

鲁四凤 (持水杯,向鲁妈)妈,您喝一口,不再喝几口。(鲁妈饮)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 嗯,好,好啦。孩子,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鲁四凤 (惊讶)妈,您怎么啦？

〔由饭厅传出蓁漪喊“四凤”的声音。〕

鲁侍萍 谁喊你？

鲁四凤 太太。

〔蓢漪声 :四凤！

鲁四凤 嚷。

〔蓢漪声 :四凤 ,你来 ,老爷的雨衣你给放在哪儿啦？

鲁四凤 (喊)我就来。(向鲁妈)妈等一等 ,我就回来。

鲁侍萍 好 ,你去吧。

〔四凤下。鲁妈周围望望 ,走到柜前 ,抚摩着她从前的家具 ,低头沉思。忽然听见屋外花园里走路的声音 ,她转过身来 ,等候着。

〔鲁贵由中门上。

鲁 贵 四凤呢？

鲁侍萍 这儿的太太叫了去啦。

鲁 贵 你回头告诉太太 ,说找着雨衣 ,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 ,还要跟太太说几句话。

鲁侍萍 老爷要到这屋里来？

鲁 贵 嗯 ,你告诉清楚了 ,别回头老爷来到这儿 ,太太不在 ,老头儿又发脾气了。

鲁侍萍 你跟太太说吧。

鲁 贵 这上上下下许多底下人都得我支派 ,我忙不开 ,我可不能等。

鲁侍萍 我要回家去 ,我不见太太了。

鲁 贵 为什么？这次太太叫你来 ,我告诉你 ,就许有点什么很要紧的事跟你谈谈。

鲁侍萍 我预备带着凤儿回去 ,叫她辞了这儿的事。

鲁 贵 什么？你看你这点——

〔蓢漪由饭厅上。

鲁 贵 太太。

周蓢漪 (向门内)四凤 ,你先把那两套也拿出来 ,问问老爷要

哪一件。(里面答应)哦,(吐出一口气,向鲁妈)这就是四凤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鲁 贵 等太太是应当的。太太准她来给您请安就是老大的面子。

〔四凤由饭厅出,拿雨衣进。〕

周 蓢漪 请坐!你来了好半天啦。(鲁妈只在打量着,没有坐下)

鲁侍萍 不多一会,太太。

鲁四凤 太太。把这三件雨衣都送给老爷那边去么?

鲁 贵 老爷说就放在这儿,老爷自己来拿,还请太太等一会,老爷见您有话说呢。

周 蓢漪 知道了。(向四凤)你先到厨房,把晚饭的菜看看,告诉厨房一下。

鲁四凤 是,太太。(望着鲁贵,又疑惧地望着蓢漪由中门下)

周 蓢漪 鲁贵,告诉老爷,说我同四凤的母亲谈话,回头再请他到这儿来。

鲁 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 蓢漪 (见鲁贵不走)你有什么事么?

鲁 贵 太太,今天早上老爷吩咐德国克大夫来。

周 蓢漪 二少爷告诉过我了。

鲁 贵 老爷刚才吩咐,说来了就请太太去看。

周 蓢漪 我知道了。好,你去吧。

〔鲁贵由中门下。〕

周 蓢漪 (向鲁妈)坐下谈,不要客气。(自己坐在沙发上)

鲁侍萍 (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我刚下火车,就听见太太这边吩咐,要我来见见您。

周 蓢漪 我常听四凤提到你,说你念过书,从前也是很好的门第。

鲁侍萍 (不愿提起从前的事)四凤这孩子很傻,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啦。

周蘩漪 不,她非常聪明,我也很喜欢她。这孩子不应当叫她伺候人,应当替她找一个正当的出路。

鲁侍萍 太太多夸奖她了。我倒是不愿意这孩子帮人。

周蘩漪 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一见面,彼此都觉得性情是直爽的,所以我就不妨把请你来的原因现在跟你说一说。

鲁侍萍 (忍不住)太太,是不是我这小孩平时的举动有点叫人说闲话?

周蘩漪 (笑着,故为很肯定地说)不,不是。  
〔鲁贵由中门上。

鲁 贵 太太。

周蘩漪 什么事?

鲁 贵 克大夫已经来了,刚才汽车夫接来的,现时在小客厅等着呢。

周蘩漪 我有客。

鲁 贵 客?——老爷说请太太就去。

周蘩漪 我知道,你先去吧。

〔鲁贵下。

周蘩漪 (向鲁妈)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说一说。第一我家里的女人很少。

鲁侍萍 是,太太。

周蘩漪 我一个人是个女人,两个少爷,一位老爷,除了一两个老妈子以外,其余用的都是男下人。

鲁侍萍 是,太太,我明白。

周蘩漪 四凤的年纪很轻,哦,她才十九岁,是不是?

鲁侍萍 不 ,十八。

周蘩漪 那就对了 ,我记得好像她比我的孩子是大一岁的样子。这样年轻的孩子 ,在外边做事 ,又生得很秀气的。

鲁侍萍 太太 ,如果四凤有不检点的地方 ,请您千万不要瞒我。

周蘩漪 不 ,不 ,(又笑了)她很好的。我只是说说这个情形。我自己有一个儿子 ,他才十七岁 ,——恐怕刚才你在花园见过——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孩子。

〔鲁贵自书房门上。

鲁 贵 老爷催着太太去看病。

周蘩漪 没有人陪着克大夫么 ?

鲁 贵 王局长刚走 ,老爷自己在陪着呢。

鲁侍萍 太太 ,您先看去。我在这儿等着不要紧。

周蘩漪 不 ,我话还没说完。(向鲁贵)你跟老爷说 ,说我没有病 ,我自己并没要请医生来。

鲁 贵 是 ,太太。(但不走)

周蘩漪 (看鲁贵)你在干什么 ?

鲁 贵 我等太太还有什么旁的事要吩咐。

周蘩漪 (忽然想起来)有 ,你跟老爷回完话之后 ,你出去叫一个电灯匠来 ,刚才我听说花园藤萝架上的旧电线落下来了 ,走电 ,叫他赶快收拾一下 ,不要电了人。

鲁 贵 是 ,太太。

〔鲁贵由中门下。

周蘩漪 (见鲁妈立起)鲁奶奶 ,你还是坐呀。哦 ,这屋子又闷热起来啦。(走到窗户 ,把窗户打开 ,回来 ,坐)这些天我 就看着我这孩子奇怪 ,谁知这两天 ,他忽然跟我说他很喜欢四凤。

鲁侍萍 什么 ?

周蓊漪 也许预备要帮助她学费 ,叫她上学。

鲁侍萍 太太 ,这是笑话。

周蓊漪 我这孩子还想四凤嫁给他。

鲁侍萍 太太 ,请您不必往下说 ,我都明白了。

周蓊漪 (追一步)四凤比我的孩子大 ,四凤又是很聪明的女孩子 ,这种情形——

鲁侍萍 (不喜欢蓊漪的暧昧的口气)我的女儿 ,我总相信是个懂事 ,明白大体的孩子。我向来不愿意她到大公馆帮人 ,可是我信得过 ,我的女儿就帮这儿两年 ,她总不会做出一点糊涂事的。

周蓊漪 鲁奶奶 ,我也知道四凤是个明白的孩子 ,不过有了这种不幸的情形 ,我的意思 ,是很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

鲁侍萍 (叹气)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万没想到的事 ,回头我就预备把她带走 ,现在我就请太太准了她的长假。

周蓊漪 哦 ,哦 ,——如果你以为这样办好 ,我也觉得很妥当的。不过有一层 ,我怕 ,我的孩子有点傻气 ,他还是会找到你家里见四凤的。

鲁侍萍 您放心。我后悔得很 ,我不该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交给她父亲管的。明天 ,我准离开此地 ,我会远远地带她走 ,不会见着周家的人。太太 ,我想现在带着我的女儿走。

周蓊漪 那么 ,也好 ,回头我叫帐房把工钱算出来。她自己的东西 ,我可以派人送去 ,我有一箱子旧衣服 ,也可以带着去 ,留着她以后在家里穿。

鲁侍萍 (自语)凤儿 ,我的可怜的孩子 ! (坐在沙发上落泪)天哪。

周蓊漪 (走到鲁妈面前)不要伤心 ,鲁奶奶。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 ,尽管到我这儿来 ,一定有办法。好好地带她回

去 ,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教育她 ,自然比在这儿好的。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 蘩漪 !

〔蘩漪抬头。鲁妈站起 ,忙躲在一旁 ,神色大变 ,观察他。

周朴园 你怎么还不去 ?

周蘩漪 (故意地)上哪儿 ?

周朴园 克大夫在等着你 ,你不知道么 ?

周蘩漪 克大夫 ? 谁是克大夫 ?

周朴园 给你从前看病的克大夫。

周蘩漪 我的药喝够了 ,我不预备再喝了。

周朴园 那么你的病……

周蘩漪 我没有病。

周朴园 (忍耐)克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 ,对于妇科很有研究。你的神经有点失常 ,他一定治得好。

周蘩漪 谁说我的神经失常 ? 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 ,我没有病 ,我没有病 ,我告诉你 ,我没有病 !

周朴园 (冷酷地)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 ,你自己有病 ,偏偏要讳病忌医 ,不肯叫医生治 ,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 ?

周蘩漪 哼 ,我假若有病 ,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向饭厅门走)

周朴园 (大声喊)站住 ! 你上哪儿去 ?

周蘩漪 (不在意地)到楼上去。

周朴园 (命令地)你应当听话。

周蘩漪 (好像不明白地)哦 ! (停 ,不经意地打量他)你看你 ! (尖声笑两声)你简直叫我想笑。(轻蔑地笑)你忘了

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又大笑，由饭厅跑下，重重地关上门）

周朴园 来人！

〔仆人上。

仆 人 老爷！

周朴园 太太现在在楼上。你叫大少爷陪着克大夫到楼上去给太太看病。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你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叫他小心点，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看太太。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还有，叫大少爷告诉克大夫，说我有点累，不陪他了。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下。朴园点着一支吕宋烟，看见桌上的雨衣。

周朴园 （向鲁妈）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鲁侍萍 （看着他）大概是的。

周朴园 （拿起看看）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鲁侍萍 嗯。

周朴园 （看她不走）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

鲁侍萍 （看着他）不知道，老爷。

周朴园 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侍萍 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周朴园 你的女儿？

鲁侍萍 四凤是我的女儿。

周朴园 那你走错屋子了。

鲁侍萍 哦。——老爷没有事了？

周朴园 (指窗)窗户谁叫打开的？

鲁侍萍 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

周朴园 (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你站一站,(鲁妈停)你——你贵姓？

鲁侍萍 我姓鲁。

周朴园 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鲁侍萍 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周朴园 你好像有点无锡口音。

鲁侍萍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周朴园 (沉思)无锡？嗯,无锡,(忽而)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鲁侍萍 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周朴园 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鲁侍萍 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周朴园 (沉思)三十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鲁侍萍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周朴园 嗯,(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

鲁侍萍 哦,好地方。

周朴园 你三十年前在无锡么？

鲁侍萍 是,老爷。

周朴园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鲁侍萍 哦。

周朴园 你知道么？

鲁侍萍 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周朴园 哦 ,很远的 ,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鲁侍萍 说不定 ,也许记得的。

周朴园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 ,我想打听打听。  
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 ,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 ,  
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 ,或者忘了。

鲁侍萍 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 ,无论什么事 ,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 ,虽然许久不通音信 ,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

周朴园 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鲁侍萍 姓梅的 ?

周朴园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 ,很贤慧 ,也很规矩 ,有一天夜里 ,  
忽然地投水死了 ,后来 ,后来 ,——你知道么 ?

鲁侍萍 不敢说。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 哦 ?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 ,她也不贤慧 ,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 ,也许你弄错了 ,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侍萍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 ,可不是一个 ,她  
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  
规矩的。

周朴园 (苦痛)哦 !

鲁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 ,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  
的少爷有点不清白 ,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 ,才过  
三天 ,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 ,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 ,刚

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 ,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

周朴园 (汗涔涔地)哦。

鲁侍萍 她不是小姐 ,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 ,她叫侍萍。

周朴园 (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

鲁侍萍 我姓鲁 ,老爷。

周朴园 (喘出一口气 ,沉思地)侍萍 ,侍萍 ,对了。这个女孩子的尸首 ,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

鲁侍萍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

周朴园 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鲁侍萍 亲戚 ?

周朴园 嗯 ,——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鲁侍萍 哦——那用不着了。

周朴园 怎么 ?

鲁侍萍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周朴园 (惊愕)什么 ?

鲁侍萍 她没有死。

周朴园 她还在 ?不会吧 ?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 ,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鲁侍萍 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周朴园 哦 ,救活啦 ?

鲁侍萍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 ,以为她那夜晚死了。

周朴园 那么 ,她呢 ?

鲁侍萍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周朴园 那个小孩呢 ?

鲁侍萍 也活着。

周朴园 (忽然立起)你是谁 ?

鲁侍萍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 ,老爷。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她现在老了 ,嫁给一个下等人 ,又生了个女孩 ,境况很不好。

周朴园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

鲁侍萍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

周朴园 什么 ?她就在这儿 ?此地 ?

鲁侍萍 嗯 ,就在此地。

周朴园 哦 !

鲁侍萍 老爷 ,您想见一见她么。

周朴园 不 ,不。谢谢你。

鲁侍萍 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 ,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 ,无亲无故 ,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 ,缝衣服 ,当老妈 ,在学校里伺候人。

周朴园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

鲁侍萍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 ?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周朴园 嗯 ,以后她又嫁过两次。

鲁侍萍 嗯 ,都是很下等的人。她遇人都很不如意 ,老爷想帮一帮她么 ?

周朴园 好 ,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鲁侍萍 老爷 ,没有事了 ? (望着朴园 ,眼泪要涌出)老爷 ,您那雨衣 ,我怎么说 ?

周朴园 你去告诉四凤 ,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 ,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检出来。

鲁侍萍 旧衬衣 ?

周朴园 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 ,纺绸的衬衣 ,没有领子

的。

鲁侍萍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 要哪一件？

鲁侍萍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 （惊愕）梅花？

鲁侍萍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周朴园 （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 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鲁侍萍 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 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鲁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 （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 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鲁侍萍 （愤怨）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

周朴园 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鲁侍萍 哭？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

忘了你做的事了！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周朴园 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又何必再提呢？

鲁侍萍 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

鲁侍萍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  
(自语)哦，天哪，我觉得我像在做梦。

周朴园 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侍萍 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周朴园 怪不得四凤这样像你。

鲁侍萍 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周朴园 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

鲁侍萍 (低头)哦。

周朴园 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

了病 ,总要关窗户 ,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 ,为的是不忘你 ,弥补我的罪过。

鲁侍萍 (叹了一口气)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这些傻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周朴园 那更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鲁侍萍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

周朴园 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 ,——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鲁侍萍 你不要怕。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周朴园 那双方面都好。再有 ,我要问你的 ,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 ?

鲁侍萍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

周朴园 我问 ,他现在在哪儿 ?

鲁侍萍 就在门房等着见你呢。

周朴园 什么 ?鲁大海 ?他 !我的儿子 ?

鲁侍萍 他的脚趾头因为你的不小心 ,现在还是少一个的。

周朴园 (冷笑)这么说 ,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 ,反对我 !

鲁侍萍 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

周朴园 (沉静)他还是我的儿子。

鲁侍萍 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做父亲。

周朴园 (忽然)好 !痛痛快快地 !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

鲁侍萍 什么 ?

周朴园 留着你养老。

鲁侍萍 (苦笑)哼 ,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 ,才来的么 ?

周朴园 也好 ,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那么 ,我先说我的意思。你听着 ,鲁贵我现在要辞退的 ,四凤也要回家。不

过——

鲁侍萍 你不要怕 ,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你么 ? 你放心 ,我不会的。大后天我就带着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这是一场梦 ,这地方我绝对不会再住下去。

周朴园 好得很 ,那么一切路费 ,用费 ,都归我担负。

鲁侍萍 什么 ?

周朴园 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

鲁侍萍 你 ? (笑)三十年我一个人过了 ,现在我反而要你的钱 ?

周朴园 好 ,好 ,好 ,那么 ,你现在要什么 ?

鲁侍萍 (停一停)我 ,我要点东西。

周朴园 什么 ? 说吧 ?

鲁侍萍 (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周朴园 你想见他 ?

鲁侍萍 嗯 ,他在哪儿 ?

周朴园 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 ,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侍萍 不过是什么 ?

周朴园 他很大了。

鲁侍萍 (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 ? 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周朴园 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侍萍 哦 ,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 ? 我不会那样傻的。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给自己的儿子丢人么 ? 我明白他的地位 ,他的教育 ,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 ,我只想看看他 ,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 ,我就是告诉他 ,白白地增加他的

烦恼 ,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

周朴园 那么 ,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 ,你看一看他 ,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鲁侍萍 好 ,我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

周朴园 (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 ,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 ,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

鲁侍萍 (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周朴园 侍萍。

鲁侍萍 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

周朴园 可是你——

[外面争吵声。鲁大海的声音 :“ 放开我 ,我要进去。”三四男仆声 :“ 不成 ,不成 ,老爷睡觉呢。”门外有男仆等与鲁大海挣扎声。

周朴园 (走至中门)来人 ! (仆人由中门进)谁在吵 ?

仆 人 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 ! 他不讲理 ,非见老爷不可。

周朴园 哦。(沉吟)那你就叫他进来吧。等一等 ,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来 ,我有话问他。

仆 人 是 ,老爷。

[仆人由中门下。

周朴园 (向鲁妈)侍萍 ,你不要太固执。这一点钱你不收下 ,将来你会后悔的。

鲁侍萍 (望着他 ,一句话也不说)

[仆人领鲁大海进 ,大海站在左边 ,三、四仆人立一旁。

鲁大海 (见鲁妈)妈 ,您还在这儿 ?

周朴园 (打量鲁大海)你叫什么名字 ?

鲁大海 (大笑)董事长 ,您不要同我摆架子 ,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么 ?

周朴园 你？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

鲁大海 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才来拜望拜望您。

周朴园 你有什么事吧？

鲁大海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周朴园 （摇头）我不知道。

鲁大海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门房里从早上六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对于我们工人的条件，究竟是允许不允许？

周朴园 哦，——那么，那三个代表呢？

鲁大海 我跟你说吧，他们现在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

周朴园 哦，——他们没有告诉你旁的情况么？

鲁大海 告诉不告诉于你没有关系。——我问你，你的意思，忽而软，忽而硬，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萍由饭厅上，见有人，即想退回。〕

周朴园 （看周萍）不要走，萍儿！（视鲁妈，鲁妈知周萍为其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

周 萍 是，爸爸。

周朴园 （指身侧）萍儿，你站在这儿。（向大海）你这么只凭意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

鲁大海 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候，不过是想去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

周朴园 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

鲁大海 可是你完全错了。我们这次罢工是有团结的，有组织的。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你们允许就允许；不允许，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

周朴园 你以为你们那些代表们 ,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 ?

鲁大海 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

周朴园 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

[朴园在桌上找电报 ,仆人递给他 ;此时周冲偷偷由左书房进 ,在旁谛听。

周朴园 (给大海电报)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

鲁大海 (拿过去读)什么?他们又上工了。(放下电报)不会,不会。

周朴园 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 ,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么?

鲁大海 (惊 ,怒)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么?(又看电报 ,忽然笑起来)哼 ,这是假的。你们自己假作的电报来离间我们的。(笑)哼 ,你们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

周 萍 (忍不住)你是谁?敢在这儿胡说?

周朴园 萍儿!没有你的话。(低声向大海)你就这样相信你那同来的几个代表么?

鲁大海 你不用多说 ,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

周朴园 好 ,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

鲁大海 (笑)你不要骗小孩子 ,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

周朴园 哦 ,(向仆人)合同!(仆人由桌上拿合同递他)你看 ,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

鲁大海 (看合同)什么?(慢慢地 ,低声)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他们怎么会不告诉我 ,自己就签了字呢?他们就这样把我不理啦。

周朴园 对了 ,傻小子 ,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

鲁大海 那三个代表呢？

周朴园 昨天晚车就回去了。

鲁大海 (如梦初醒)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长,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

周 萍 (怒)你混账！

周朴园 不许多说话。(回头向大海)鲁大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鲁大海 开除了！？

周 冲 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周朴园 (向周冲)你少多嘴,出去！

〔周冲由中门气下。〕

鲁大海 哦,好,好,(切齿)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

周朴园 你胡说！

鲁侍萍 (至大海前)别说了,走吧。

鲁大海 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

周朴园 (厉声)下去！

〔仆人等拉他,说“走！走！”〕

鲁大海 (对仆人)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放开我。我要说,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周 萍 (忍不住气,走到大海面前,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你这种混帐东西！

〔大海立刻要还手 ,但是被周宅的仆人们拉住。

周 萍 打他。

鲁大海 (向周萍高声)你 ,你 ! (正要骂 ,仆人一起打大海。大海头流血。鲁妈哭喊着护大海)

周朴园 (厉声)不要打人 !

〔仆人们停止打大海 ,仍拉着大海的手。

鲁大海 放开我 ,你们这一群强盗 !

周 萍 (向仆人们)把他拉下去。

鲁侍萍 (大哭起来)哦 ,这真是一群强盗 ! (走至周萍面前 ,抽咽)你是萍 ,——凭 ,——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

周 萍 你是谁 ?

鲁侍萍 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 妈 ,别理这东西 ,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 (呆呆地看着周萍的脸 ,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 ,走吧 ,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大海为仆人拥下 ,鲁妈亦下。台上只有朴园与周萍。

周 萍 (过意不去地)父亲。

周朴园 你太莽撞了。

周 萍 可是这个人不应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啊。

〔半晌。

周朴园 克大夫给你母亲看过了么 ?

周 萍 看完了 ,没有什么。

周朴园 哦 ,(沉吟 ,忽然)来人 !

〔仆人由中门上。

周朴园 你告诉太太 ,叫她把鲁贵跟四凤的工钱算清楚 ,我已经把他们辞了。

仆 人 是 ,老爷。

周 萍 怎么？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周朴园 你不知道刚才这个工人也姓鲁，他就是四凤的哥哥么？

周 萍 哦，这个人就是四凤的哥哥？不过，爸爸——

周朴园 （向下人）跟太太说，叫帐房给鲁贵同四凤多算两个月的工钱，叫他们今天就去。去吧。

〔仆人由饭厅下。

周 萍 爸爸，不过四凤同鲁贵在家里都很好。很忠诚的。

周朴园 哦，（呵欠）我很累了。我预备到书房歇一下。你叫他们送一碗浓一点的普洱茶来。

周 萍 是，爸爸。

〔朴园由书房下。

周 萍 （叹一口气）嗨！（急向中门下，周冲适由中门上）

周 冲 （着急地）哥哥，四凤呢？

周 萍 我不知道。

周 冲 是父亲要辞退四凤么？

周 萍 嗯，还有鲁贵。

周 冲 即便是她的哥哥得罪了父亲，我们不是把人家打了么？为什么欺负这么一个女孩子干什么？

周 萍 你可问父亲去。

周 冲 这太不讲理了。

周 萍 我也这样想。

周 冲 父亲在哪儿？

周 萍 在书房里。

〔周冲至书房，周萍在屋里踱来踱去。四凤由中门走进，颜色苍白，泪还垂在眼角。

周 萍 （忙走至四凤前）四凤，我对不起你，我实在不认识他。

鲁四凤 （用手摇一摇，满腹说不出的话）

周 萍 可是你哥哥也不应该那样乱说话。

鲁四凤 不必提了 ,错得很。(即向饭厅去)

周 萍 你干什么去 ?

鲁四凤 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去。再见吧 ,明天你走 ,我怕不能看你了。

周 萍 不 ,你不要去。(拦住她)

鲁四凤 不 ,不 ,你放开我。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叫你们辞了么 ?

周 萍 (难过)凤 ,你——你饶恕我么 ?

鲁四凤 不 ,你不要这样。我并不怨你 ,我知道早晚是有这么一天的 ,不过 ,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

周 萍 可是 ,以后呢 ?

鲁四凤 那——再说吧 !

周 萍 不 ,四凤 ,我要见你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见你 ,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四凤 ,你……

鲁四凤 不 ,无论如何 ,你不要来。

周 萍 那你想旁的法子来见我。

鲁四凤 没有旁的法子。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什么情形么 ?

周 萍 要这样 ,我是一定要来的。

鲁四凤 不 ,不 ,你不要胡闹。你千万不……

〔蕪漪由饭厅上。

鲁四凤 哦 ,太太。

周蕪漪 你们在这儿啊 ! (向四凤)等一会儿 ,你的父亲叫电灯匠就回来。什么东西 ,我可以交给他带回去。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

鲁四凤 杏花巷十号。

周蕪漪 你不要难过 ,没事可以常来找我。送给你的衣服 ,我回头叫人送到你那里去。是杏花巷十号吧 ?

鲁四凤 是,谢谢太太。

〔鲁妈在外面叫:四凤!四凤!〕

鲁四凤 妈,我在这儿。

〔鲁妈由中门上。〕

鲁侍萍 四凤,收拾收拾零碎的东西,我们先走吧。快下大雨了。

〔风声,雷声渐起。〕

鲁四凤 是,妈妈。

鲁侍萍 (向蓢漪)太太我们走了。(向四凤)四凤,你跟太太谢谢。

鲁四凤 (向太太请安)太太,谢谢!(含着眼泪看周萍,周萍缓缓地转过头去)

〔鲁妈与四凤由中门下,风雷声更大。〕

周蓢漪 萍,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

周 萍 你没有权利问。

周蓢漪 萍,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周 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蓢漪 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周 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周蓢漪 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周 萍 我——(突然)我找她。你怎么样?

周蓢漪 (恫吓地)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

周 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得很,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周蓢漪 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是一个下等女人——

周 萍 (爆烈)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她不像

你,她——

周蘩漪 (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周 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周蘩漪 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暗示着恶兆地)风暴就要起来了!

周 萍 (领悟地)谢谢你,我知道。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 你们在这儿说什么?

周 萍 我正跟母亲说刚才的事情呢。

周朴园 他们走了么?

周蘩漪 走了。

周朴园 蘩漪,冲儿又叫我说哭了,你叫他出来,安慰安慰他。

周蘩漪 (走到书房门口)冲儿。冲儿!(不听见里面答应得声音,便走进去)  
〔外面风雷大作。〕

周朴园 (走到窗前望外面,风声甚烈,花盆落地打碎的声音)  
萍儿,花盆叫大风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这窗关上。大概是暴雨就要下来了。

周 萍 是,爸爸!(由中门下)  
〔朴园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闪电。〕

——幕 落

## 第 三 幕

——杏花巷十号 ,在鲁贵家里。

下面是鲁家屋外的情形 :

车站的钟打了十下 ,杏花巷的老少还沿着那白天蒸发着臭气 ,只有半夜才从租界区域吹来一阵好凉风的水塘边上乘凉。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 ,天气还是郁热难堪 ,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 ,人们都像晒在太阳下的小草 ,虽然半夜里沾了点露水 ,心里还是热燥燥的 ,期望着再来一次的雷雨。倒是躲在池塘芦苇根下的青蛙叫得起劲 ,一直不停 ,闲人谈话的声音有一阵没一阵地。无星的天空时而打着没有雷的闪电 ,蓝森森地一晃 ,闪露出来池塘边的垂柳在水面颤动着。闪光过去 ,还是黑黝黝的一片。

渐渐乘凉的人散了 ,四周围静下来 ,雷又隐隐地响着 ,青蛙像是吓得不敢多叫 ,风又吹起来 ,柳叶沙沙地。在深巷里 ,野狗寂寞地狂吠着。

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 ,雷也更凶恶似地隆隆地滚着 ,四周却更沉闷地静下来 ,偶尔听见几声青蛙叫和更大的木梆声 ,野狗的吠声更稀少 ,狂雨就快要来了。

最后暴风暴雨 ,一直到闭幕。

不过观众看见的还是四凤的屋子 ,(即鲁贵两间房的内屋)前面的叙述除了声音只能由屋子中间一扇木窗户显

出来。

在四凤的屋子里面呢：

鲁家现在才吃完晚饭，每个人的心绪都是烦恶的。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在一个屋角，鲁大海一个人在擦什么东西。鲁妈同四凤一句话也不说，大家静默着。鲁妈低着头在屋子中间的圆桌旁收拾筷子碗，鲁贵坐在左边一张破靠椅上，喝得醉醺醺地，眼睛发了红丝，像个猴子，半身倚着靠背，望着鲁妈打着嚏。他的赤脚忽然放在椅子上，忽然又平拖在地上，两条腿像人字似地排开。他穿一件白汗衫，半臂已经汗透了，贴在身上，他不住地摇着芭蕉扇。

四凤在中间窗户前面站着，背朝着观众，面向窗外不安地望着，窗外池塘边有乘凉的人们说着闲话，有青蛙的叫声。她时而不安地像听见了什么似的，时而又转过头看了看鲁贵，又烦厌地迅速转过去。在她旁边靠左墙是一张搭好的木板床，上面铺着凉席，一床很干净的夹被，一个凉草枕和一把蒲扇，很整齐地放在上面。

屋子很小，像一切穷人的房子，屋顶低低地压在头上。床头上挂着一张烟草公司的广告画，在左边的墙上贴着过年时贴上的旧画，已经破烂许多地方。靠着鲁贵坐的唯一的一张椅子立了一张小方桌，上面有镜子，梳子，女人用的几件平常的化妆品，那大概就是四凤的梳妆台了。在左墙有一条板凳，在中间圆桌旁边孤零零地立着一个圆凳子，在右边四凤的床下正排着两双很时髦的鞋。鞋的下头，有一只箱子，上面铺着一块白布，放着一个瓷壶同两三个粗的碗。小圆桌上放着一盏洋油灯，上面罩一个鲜红美丽的纸灯罩，还有几件零碎的小东西，在暗淡的灯影里，零碎的小东西虽看不清楚，却依然令人觉得这大概是一个女人的

住房。

这屋子有两个门，在左边——就是有木床的一边——开着一个门，外面挂着一幅强烈的有花的红幔帐。里面存着煤，一两件旧家具，四凤为着自己换衣服用的。右边有一个破旧的木门，通着鲁家的外间，外面是鲁贵住的地方，是今晚鲁贵夫妇睡的处所。那外间屋的门就通着池塘边泥泞的小道。这里间与外间相通的木门，旁边侧立一副铺板。

〔开幕时正是鲁贵兴致淋漓地刚刚倒完了半咒骂式的家庭训话。屋内都是沉默而紧张的。沉闷中听得出池塘边唱着淫荡的春曲，掺杂着乘凉人们的谈话。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低着头不做声。鲁贵满身是汗，因为喝酒喝得太多，说话也过于费了力气，嘴里流着涎水，脸红得吓人，他好像很得意自己在家里面的位置同威风，拿着那把破芭蕉扇，挥着，舞着，指着。为汗水浸透了似的肥脑袋探向前面，眼睛迷腾腾地，在各个人的身上扫来扫去。〕

〔大海依旧擦他的手枪，两个女人都不做声，等着鲁贵继续嘶喊。这时青蛙同卖唱的叫声传了过来。〕

〔四凤立在窗户前，偶尔深深地叹着气。〕

鲁 贵 （咳嗽起来）他妈的！（一口痰吐在地上，兴奋地问着）你们想，你们哪一个对得起我？（向四凤同大海）你们不要不愿意听，你们哪一个人不是我辛辛苦苦养到大，可是现在你们哪一件事做的对得起我？（先向左，对大海）你说？（忽向右，对四凤）你说？（对着站在中间圆桌旁的鲁妈，胜利地）你也说说，这都是你的好孩子啊！（啪，又一口痰）

〔静默。听外面胡琴同唱声。〕

鲁大海 (向四凤) 这是谁? 快十点半还在唱?

鲁四凤 (随意地) 一个瞎子同他老婆, 每天在这儿卖唱的。  
(挥着扇, 微微叹一口气)

鲁 贵 我是一辈子犯小人, 不走运。刚在周家混了两年, 孩子都安置好了, 就叫你(指鲁妈)连累下去了。你回家一次就出一次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我叫完电灯匠回公馆, 凤儿的事没有了, 连我的老根子也拔了。妈的, 你不来, (指鲁妈) 我能倒这样的霉? (又一口痰)

鲁大海 (放下手枪) 你要骂我就骂我。别指东说西, 欺负妈好说话。

鲁 贵 我骂你? 你是少爷! 我骂你? 你连人家有钱的人都当着面骂了, 我敢骂你?

鲁大海 (不耐烦) 你喝了不到两盅酒, 就叨叨叨, 叨叨叨, 这半点钟你够不够?

鲁 贵 够? 哼, 我一肚子的冤屈, 一肚子的火, 我没个够! 当初你爸爸也不是没叫人伺候过, 吃喝玩乐, 我哪一样没讲究过! 自从娶了你的妈, 我是家败人亡, 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

鲁四凤 那不是你自己赌钱输光的!

鲁大海 你别理他。让他说。

鲁 贵 (只顾嘴头说得畅快, 如同自己是唯一的牺牲者一样) 我告诉你, 我是家败人亡, 一天不如一天。我受人家的气, 受你们的气。现在好, 连想受人家的气也不成了, 我跟你们一块儿饿着肚子等死。你们想想, 你们是哪一件事对得起我? (忽而觉得自己的腿没处放, 面向鲁妈) 侍萍, 把那凳子拿过来。我放放大腿。

鲁大海 (看着鲁妈,叫她不要管)妈!

[然而鲁妈还是拿了那唯一的圆凳子过来,放在鲁贵的脚下。他把腿放好。

鲁 贵 (望着大海)可是这怪谁?你把人家骂了,人家一气,当然就把我们辞了。谁叫我是你的爸爸呢?大海,你心里想想,我这么大年纪,要跟着你饿死,我要是饿死,你是哪一点对得起我?我问问你,我要是这样死了?

鲁大海 (忍不住,立起,大声)你死就死了,你算老几!

鲁 贵 (吓醒了一点)妈的,这孩子!

鲁侍萍 大海! } (同时惊恐地喊出)

鲁四凤 哥哥!

鲁 贵 (看见大海那副魁梧的身体,同手里拿着的枪,心里有点怕,笑着)你看看,这孩子这点小脾气!——(又接着说)咳,说回来,这也不能就怪大海,周家的人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伺候他们两年,他们那点出息我哪一样不知道?反正有钱的人顶方便,做了坏事,外面比做了好事装得还体面;文明词越用得越多,心里头越男盗女娼。王八蛋!别看今天我走的时候,老爷太太装模做样地跟我尽打官话,好东西,明儿见!他们家里这点出息当我不知道?

鲁四凤 (怕他胡闹)爸!你可,你可千万别去周家!

鲁 贵 (不觉骄傲起来)哼,明天,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爷这点老底子给它一个宣布,就连老头这老王八蛋也得给我跪下磕头。忘恩负义的东西!(得意地咳嗽起来)他妈的!(啪地又一口痰吐在地上,向四凤)茶呢?

鲁四凤 爸,你真是喝醉了么?刚才不给你放在桌子上么?

鲁 贵 (端起杯子,对四凤)这是白水,小姐!(泼在地上)

鲁四凤 (冷冷地)本来是白水,没有茶。

鲁 贵 (因为她打断他的兴头,向四凤)混帐。我吃完饭总要喝杯好茶,你还不知道么?

鲁大海 (故意地)哦,爸爸吃完饭还要喝茶的。(向四凤)四凤,你怎么不把那一两四块八的龙井沏上,尽叫爸爸生气。

鲁四凤 龙井?家里连茶叶末也没有。

鲁大海 (向鲁贵)听见了没有?你就将就将就喝杯开水吧,别这样穷讲究啦。(拿一杯白开水,放在他身旁桌上,走开)

鲁 贵 这是我的家。你要看着不顺眼,你可以滚开。

鲁大海 (上前)你,你——

鲁侍萍 (阻大海)别,别,好孩子。看在妈的份上,别同他闹。

鲁 贵 你自己觉得挺不错,你到家不到两天,就闹这么大的乱子,我没有说你,你还要打我么?你给我滚!

鲁大海 (忍着)妈,他这样子我实在看不下去。妈,我走了。

鲁侍萍 胡说。就要下雨,你上哪儿去?

鲁大海 我有点事。办不好,也许到车厂拉车去。

鲁侍萍 大海,你——

鲁 贵 走,走,让他走。这孩子就是这点穷骨头。叫他滚,滚,滚!

鲁大海 你小心点。你少惹我的火。

鲁 贵 (赖皮)你妈在这儿。你敢把你的爹怎么样?你这杂种!

鲁大海 什么,你骂谁?

鲁 贵 我骂你。你这——

鲁侍萍 (向鲁贵)你别不要脸,你少说话!

鲁 贵 我不要脸?我没有在家养私孩子,还带着个(指大海)

嫁人。

鲁侍萍 (心痛极)哦,天!

鲁大海 (抽出手枪)我——我打死你这老东西!(对鲁贵)

[鲁贵叫,站起。急到里间,僵立不动。

鲁 贵 (喊)枪,枪,枪。

鲁四凤 (跑到大海的面前,抱着他的手)哥哥。

鲁侍萍 大海,你放下。

鲁大海 (对鲁贵)你跟妈说,说自己错了,以后永远不再乱说话,乱骂人。

鲁 贵 哦——

鲁大海 (进一步)说呀!

鲁 贵 (被胁)你,你——你先放下。

鲁大海 (气愤地)不,你先说。

鲁 贵 好。(向鲁妈)我说错了,我以后永远不乱说,不骂人了。

鲁大海 (指那唯一的圆椅)还坐在那儿!

鲁 贵 (颓唐地坐在椅上,低着头咕噜着)这小杂种!

鲁大海 哼,你不值得我卖这么大的力气。

鲁侍萍 放下。大海,你把手枪放下。

鲁大海 (放下手枪,笑)妈,妈您别怕,我是吓唬吓唬他。

鲁侍萍 给我。你这手枪是哪儿弄来的?

鲁大海 从矿上带来的,警察打我们的时候掉的,我拾起来了。

鲁侍萍 你现在带在身上干什么?

鲁大海 不干什么。

鲁侍萍 不,你要说。

鲁大海 (狞笑)没有什么,周家逼着我,没有路走,这就是一条路。

鲁侍萍 胡说 ,交给我。

鲁大海 (不肯)妈 !

鲁侍萍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周家的事算完了 ,我们姓鲁的永远不提他们了。

鲁大海 (低声 ,缓慢地)可是我在矿上流的血呢 ?周家大少爷刚才打在我脸上的巴掌呢 ?就完了么 ?

鲁侍萍 嗯 ,完了。这一本帐算不清楚 ,报复是完不了的。什么都是天定 ,妈愿意你多受点苦。

鲁大海 那是妈自己 ,我——

鲁侍萍 (高声)大海 ,你是我最爱的孩子 ,你听着 ,我从来不用这样的口气对你说过话。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 ,不管是那里的老爷或者少爷 ,你只要伤害了他们 ,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

鲁大海 可是妈——(恳求)

鲁侍萍 (肯定地)你知道妈的脾气 ,你若要做了妈最怕你做的事情 ,妈就死在你的面前。

鲁大海 (长叹一口气)哦 !妈 ,您——(仰头望 ,又低下头来)那我会恨——恨他们一辈子。

鲁侍萍 (叹一口气)天 ,那就不能怪我了。(向大海)把手枪给我。(大海不肯)交给我 ! (走近大海 ,把手枪拿了过来)

鲁大海 (痛苦)妈 ,您——

鲁四凤 哥哥 ,你给妈 !

鲁大海 那么您拿去吧。不过您搁的地方得告诉我。

鲁侍萍 好 ,我放在这个箱子里。(把手枪放在床头的木箱里)可是(对大海)明天一早我就报告警察 ,把枪交给他。

鲁 贵 对极了 ,这才是正理。

鲁大海 你少说话！

鲁侍萍 大海。不要这样同父亲说话。

鲁大海 (看鲁贵,又转头)好,妈,我走了。我要看车厂子里有认识人没有。

鲁侍萍 好,你去。不过,你可得准回来。一家人不许这样怄气。

鲁大海 嗯。就回来。

[大海由左边与外间通的房门下,听见他关外房的大门的声音。鲁贵立起来看着大海走出去,怀着怨气又回来站在圆桌旁。

鲁 贵 (自言自语)这个小王八蛋！(问鲁妈)刚才我叫你买茶叶,你为什么不买？

鲁侍萍 没有闲钱。

鲁 贵 可是,四凤,我的钱呢？——刚才你们从公馆领来的工钱呢？

鲁四凤 您说周公馆多给的两个月的工钱？

鲁 贵 对了,一共连新加旧六十块钱。

鲁四凤 (知道早晚也要告诉他)嗯,是的,还给人啦。

鲁 贵 什么,你还给人啦？

鲁四凤 刚才赵三又来堵门要你的赌帐,妈就把那个钱都还给他了。

鲁 贵 (问鲁妈)六十块钱？都还了帐啦？

鲁侍萍 嗯,把你这次的赌帐算是还清了。

鲁 贵 (急了)妈的,我的家就是叫你们这样败了的,现在是还帐的时候么？

鲁侍萍 (沉静地)都还清了好。这儿的家我预备不要了。

鲁 贵 这儿的家你不要么？

鲁侍萍 我想 ,大后天就回济南去。

鲁 贵 你回济南 ,我跟四凤在这儿 ,这个家也得要啊。

鲁侍萍 这次我带着四凤一块儿走 ,不叫她一个人在这儿了。

鲁 贵 (对四凤笑)四凤 ,你听你妈要带着你走。

鲁侍萍 上次我走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怎么样。外面人地生疏 ,在这儿四凤有邻居张大婶照应她 ,我自然不带她走。现在我那边的事已经定了。四凤在这儿又没有事 ,我为什么不带她走 ?

鲁四凤 (惊)您 ,您真要带我走 ?

鲁侍萍 (沉痛地)嗯 ,妈以后说什么也不离开你了。

鲁 贵 不成 ,这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鲁侍萍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 你要愿意去 ,大后天一块儿走也可以。不过那儿是找不着你这一帮赌钱的朋友的。

鲁 贵 我自然不到那儿去。可是你要带四凤到那儿干什么 ?

鲁侍萍 女孩子当然随着妈走 ,从前那是没有法子。

鲁 贵 (滔滔地)四凤跟我有吃有穿 ,见的是场面人。你带着她 ,活受罪 ,干什么 ?

鲁侍萍 (对他没有办法)跟你也说不明白。你问问她愿意跟我还是愿意跟你 ?

鲁 贵 自然是愿意跟我。

鲁侍萍 你问她 !

鲁 贵 (自信一定胜利)四凤 ,你过来 ,你听清楚了。你愿意怎么样 ? 随你。跟你妈 ,还是跟我 ? (四凤转过身来 ,满脸的眼泪)咦 ,这孩子 ,你哭什么 ?

鲁侍萍 哦 ,凤儿 ,我的可怜的孩子。

鲁 贵 说呀 ,这不是大姑娘上轿 ,说呀 ?

鲁侍萍 (安慰地)哦 ,凤儿 ,告诉我 ,刚才你答应得好好地 ,愿

意跟着妈走 现在又怎么哪？告诉我 好孩子。老实地告诉妈 妈还是喜欢你。

鲁 贵 你说你让她走 她心里不高兴。我知道 她舍不得这个地方。（笑）

鲁四凤 （向鲁贵）去！（向鲁妈）别问我 妈 我心里难过。妈 我的妈 我是跟您走的。妈呀！（抽咽 扑在鲁妈的怀里）

鲁侍萍 哦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今天受了委屈了。

鲁 贵 你看看 这孩子一身小姐气 她要跟你不是受罪么？

鲁侍萍 （向鲁贵）你少说话 （对四凤）妈命不好 妈对不起你 别难过！以后跟妈在一块儿。没有人会欺负你 哦 我的心肝孩子。

〔大海由左边上。〕

鲁大海 妈 张家大婶回来了。我刚才在路上碰见的。

鲁侍萍 你 你提到我们卖家具的事么？

鲁大海 嗯 提了。她说 她能想法子。

鲁侍萍 车厂上找着认识的人么？

鲁大海 有 我还要出去 找一个保人。

鲁侍萍 那么我们一同出去吧。四凤 你等着我 我就回来！

鲁大海 （对鲁贵）再见 你酒醒了点么？（向鲁妈）今天晚上我恐怕不回家睡觉。

〔大海、鲁妈同下。〕

鲁 贵 （目送他们出去）哼 这东西！（见四凤立在窗前 便向她）你妈走了 四凤。你说吧 你预备怎么样呢？

鲁四凤 （不理他 叹了一口气 听外面的青蛙声同雷声）

鲁 贵 （蔑视）你看 你这点心思还不浅。

鲁四凤 （掩饰）什么心思？天气热 闷得难受。

鲁 贵 你不要骗我 ,你吃完饭眼神直瞪瞪的 ,你在想什么 ?

鲁四凤 我不想什么。

鲁 贵 (故意伤感地)凤儿 ,你是我的明白孩子。我就有你这  
一个亲女儿 ,你跟你妈一走 ,那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  
哪。

鲁四凤 您别说了 ,我心里乱得很。(外面打闪)您听 ,远远又  
打雷。

鲁 贵 孩子 ,别打岔 ,你真预备跟妈回济南么 ?

鲁四凤 嗯。(吐一口气)

鲁 贵 (无聊地唱)“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个青春不再  
来!”哎。(忽然地)四凤 ,人活着就是两三年好日子 ,  
好机会一错过就完了。

鲁四凤 您 ,您去吧。我困了。

鲁 贵 (徐徐诱进)周家的事你不要怕。有了我 ,明天我们  
还是得回去。你真走得开 ,(暗指地)你放得下这儿这样  
好的地方么 ?你放得下周家——

鲁四凤 (怕他)您不要乱说了。您睡去吧 !外边乘凉的人都  
散了。您为什么不睡去 ?

鲁 贵 你不要胡思乱想。(说真心话)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靠得住 ,只有钱是真的。唉 ,偏偏你同你母亲不知道钱  
的好处。

鲁四凤 听 ,我像是听见有人来敲门。

[外面敲门声。

鲁 贵 快十一点 ,这会有谁 ?

鲁四凤 爸爸 ,您让我去看。

鲁 贵 别 ,让我出去。

[鲁贵开左门一半。

鲁 贵 谁？

〔外面的声音 这儿姓鲁么？

鲁 贵 是啊，干什么？

〔外面的声音 找人。

鲁 贵 你是谁？

〔外面的声音 我姓周。

鲁 贵 (喜形于色)你看，来了不是？周家的人来了。

鲁四凤 (惊骇着，忙说)不，爸爸，您说我们都出去了。

鲁 贵 咦，(乖巧地看她一眼)这叫什么话？

〔鲁贵下。

鲁四凤 (把屋子略微整理一下，不用的东西放在左边帐后的小屋里，立在右边角上，等候着客进来)

〔这时，听见周冲同鲁贵说话的声音，一时鲁贵同周冲上。

周 冲 (见着四凤高兴地)四凤！

鲁四凤 (奇怪地望着)二少爷！

鲁 贵 (谄笑)您别见笑，我们这儿穷地方。

周 冲 (笑)这地方真不好找。外边有一片水，很好的。

鲁 贵 二少爷。您先坐下。四凤，(指圆椅)你把那张好椅子拿过来。

周 冲 (见四凤不说话)四凤，怎么，你不舒服么？

鲁四凤 没有。——(规规矩矩地)二少爷，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要是太太知道了，你——

周 冲 这是太太叫我来的。

鲁 贵 (明白了一半)太太要您来的？

周 冲 嗯，我自己也想来看看你们。(问四凤)你哥哥同母亲呢？

鲁 贵 他们出去了。

鲁四凤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周 冲 (天真地)母亲告诉我的。没想到这地方还有一大片水,一下雨真滑,黑天要是不小心,真容易摔下去。

鲁 贵 二少爷,您没摔着么？

周 冲 (希罕地)没有。我坐着家里的车,很有趣的。(四面望望这屋子的摆设,很高兴地笑着,看四凤)哦,你原来在这儿！

鲁四凤 我看你赶快回家吧。

鲁 贵 什么？

周 冲 (忽然)对了,我忘了我为什么来的了。妈跟我说,你们离开我们家,她很不放心,她怕你们一时找不着事情,叫我送给你母亲一百块钱。(拿出钱)

鲁四凤 什么？

鲁 贵 (以为周家的人怕得罪他,得意地笑着,对四凤)你看人家多厚道,倒底是人家有钱的人。

鲁四凤 不,二少爷,你替我谢谢太太,我们还好过日子。拿回去吧。

鲁 贵 (向四凤)你看你,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太太叫二少爷亲自送来,这点意思我们好意思不领下么？(收下钞票)你回头跟太太回一声,我们都挺好的。请太太放心,谢谢太太。

鲁四凤 (固执地)爸爸,这不成。

鲁 贵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

鲁四凤 您要收下,妈跟哥哥一定不答应。

鲁 贵 (不理她,向周冲)谢谢您老远跑一趟。我先给您买点鲜货吃,您同四凤在屋子里坐一坐,我失陪了。

鲁四凤 爸,您别走!不成。

鲁 贵 别尽说话,你先给二少爷倒一碗茶。我就回来。

〔鲁贵忙下。

周 冲 (不由衷地)让他走了也好。

鲁四凤 (厌恶地)唉,真是下作!——(不愿意地)谁叫你送钱来了?

周 冲 你,你,你像是不愿意见我似的。为什么呢?我以后不再乱说话了。

鲁四凤 (找话说)老爷吃过饭了么?

周 冲 刚刚吃过。老爷在发脾气,母亲没吃完就跑到楼上生气。我劝了她半天,要不我还不会这样晚来。

鲁四凤 (故意不在心地)大少爷呢?

周 冲 我没有见着他,我知道他很难过,他又在自己房里喝酒,大概是喝醉了。

鲁四凤 哦!(叹了一口气)——你为什么不叫底下人替你来?何必自己跑到这穷人住的地方来?

周 冲 (诚恳地)你现在怨了我们吧!——(羞愧地)今天的事,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你千万不要以为哥哥是个坏人。他现在很后悔,你不知道他,他还很喜欢你。

鲁四凤 二少爷,我现在已经不是周家的用人了。

周 冲 然而我们永远不可以算是顶好的朋友么?

鲁四凤 我预备跟我妈回济南去。

周 冲 不,你先不要走。早晚你同你父亲还可以回去的。我们搬了新房子,我的父亲也许回到矿上去,那时你就回来,那时候我该多么高兴!

鲁四凤 你的心真好。

周 冲 四凤,你不要为这一点小事来忧愁。世界大的很,你应

当读书 ,你就知道世界上有过许多人跟我们一样地忍受着痛苦 ,慢慢地苦干 ,以后又得到快乐。

鲁四凤 唉 ,女人究竟是女人 ! ( 忽然 ) 你听 , ( 蛙鸣 ) 蛤蟆怎么不睡觉 ,半夜三更的还叫呢 ?

周 冲 不 ,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 ,你有力量 ,你能吃苦 ,我们都还年轻 ,我们将来一定在这世界为着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 ,我恨只讲强权的人 ,我讨厌我的父亲 ,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 ,我们是一样。 ——

鲁四凤 二少爷 ,您渴了吧 ,我给您倒一杯茶。 ( 站起倒茶 )

周 冲 不 ,不要。

鲁四凤 不 ,让我再伺候伺候您。

周 冲 你不要这样说话 ,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底下人 ,你是我的凤姐姐 ,你是我引路的人 ,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

鲁四凤 哦 ,你真会说话。

周 冲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 , ( 梦幻地 ) 忘了家 ,忘了你 ,忘了母亲 ,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 ,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 ,非常明亮的天空 ,……在无边的海上……哦 ,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 ,在海风吹得紧 ,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 ,有点咸的时候 ,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 ,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 ,飞 ,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 ,我们坐在船头 ,望着前面 ,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鲁四凤 我们 ?

周 冲 对了 ,我同你 ,我们可以飞 ,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 ,那里没有争执 ,没有虚伪 ,没有不平等的 ,没有…… ( 头微仰 ,好像眼前就是那么一个所在 ,忽然 )

你说好么？

鲁四凤 你想得真好。

周 冲 (亲切地)你愿意同我一块儿去么 ,就是带着他也可以的。

鲁四凤 谁？

周 冲 你昨天告诉我的 ,你说你的心已经许给了他 ,那个人他一定也像你 ,他一定是个可爱的人。

〔大海进。

鲁四凤 哥哥。

鲁大海 (冷冷地)这是怎么回事？

周 冲 鲁先生！

鲁四凤 周家二少爷来看我们来了。

鲁大海 哦——我没想到你们现在在这儿？父亲呢？

鲁四凤 出去买东西去啦。

鲁大海 (向周冲)奇怪得很！这么晚！周少爷会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看我们。

周 冲 我正想见你呢。你 ,你愿意——跟我拉拉手么？(把右手伸出去)

鲁大海 (乖戾地)我不懂得外国规矩。

周 冲 (把手又缩回来)那么 ,让我说 ,我觉得我心里对你很抱歉的。

鲁大海 什么事？

周 冲 (红脸)今天下午 ,你在我们家里——

鲁大海 (勃然)请你少提那桩事。

鲁四凤 哥哥 ,你不要这样。人家是好心好意来安慰我们。

鲁大海 少爷 ,我们用不着你的安慰 ,我们生成一副穷骨头 ,用不着你半夜的时候到这儿来安慰我们。

周 冲 你大概是误会了我的意思。

鲁大海 (清楚地)我没有误会。我家里没有第三个人,我妹妹在这儿,你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周 冲 我没想到你这么想。

鲁大海 可是谁都这样想。(回头向四凤)出去。

鲁四凤 哥哥!

鲁大海 你先出去,我有几句话要同二少爷说。(见四凤不走)出去!

[四凤慢慢地由左门出去。]

鲁大海 二少爷,我们谈过话,我知道你在你们家里还算是明白点的;不过你记着,以后你要再到这儿来,来——安慰我们,(突然凶暴地)我就打断你的腿。

周 冲 打断我的腿?

鲁大海 (肯定的神态)嗯!

周 冲 (笑)我想一个人无论怎样总不会拒绝别人的同情吧。

鲁大海 同情不是你同我的事,也要看看地位才成。

周 冲 大海,我觉得你有时候有些偏见太重,有钱的人并不是罪人,难道说就不能同你们接近么?

鲁大海 你太年轻,多说你也不明白。痛痛快快地告诉你吧,你就不应当到这儿来,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周 冲 为什么?——你今早还说过,你愿意做我的朋友,我想四凤也愿意做我的朋友,那么我就不可以来帮点忙么?

鲁大海 少爷,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仁慈。我听说,你想叫四凤念书?是么?四凤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她不过是一个没有定性平平常常的女孩子,也是想穿丝袜子,想坐汽车的。

周 冲 那你看错了她。

鲁大海 我没有看错。你们有钱人的世界 ,她多看一眼 ,她就得  
多一番烦恼。你们的汽车 ,你们的跳舞 ,你们闲在的日  
子 ,这两年已经把她的眼睛看迷了 ,她忘了她是从哪里  
来的 ,她现在回到她自己的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啦。  
可是她是个穷人的孩子 ,她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  
婆 ,洗衣服 ,做饭 ,捡煤渣。哼 ,上学 ,念书 ,嫁给一个阔  
人当太太 ,那是一个小姐的梦 ! 这些在我们穷人连想  
都想不起的。

周 冲 你的话固然有点道理 ,可是——

鲁大海 所以如果矿主的少爷真替四凤着想 ,那我就请少爷从  
今以后不要同她往来。

周 冲 我认为你的偏见太多 ,你不能说我的父亲是个矿主 ,你  
就要——

鲁大海 现在我警告你 ,(瞪起眼睛来)……

周 冲 警告 ?

鲁大海 如果什么时候我再看见你跑到我家里 ,再同我的妹妹  
在一块 ,我一定——(笑 ,忽然态度和善些下去)好 ,我  
盼望没有这事情发生 ,少爷 ,时候不早了 ,我们要睡觉  
了。

周 冲 你 ,你那样说话 ,——是我想不到的 ,我没想到我的父  
亲的话还是对的。

鲁大海 (阴沉地)哼 ,(爆发)你的父亲是个老混蛋 !

周 冲 什么 ?

鲁大海 你的哥哥是——

〔四凤由左门跑进。

鲁四凤 你 ,你别说了 ! (指大海)我看你 ,你简直变成个怪物 !

鲁大海 你 ,你简直是个糊涂虫 !

鲁四凤 我不跟你说话了！（向周冲）你走吧，你走吧，不要同他说啦。

周 冲 （无奈地，看看大海）好，我走。（向四凤）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来到这儿，更叫你不快活。

鲁四凤 不要提了，二少爷，你走吧，这不是你呆的地方。

周 冲 好，我走！（向大海）再见，我原谅你，（温和地）我还是愿意做你的朋友。（伸出手来）你愿意同我拉一拉手么？

〔大海没有理他，把身子转进去。

鲁四凤 哼！

〔周冲也不再说什么，即将走下。

〔鲁贵由左门上，捧着水果，酒瓶，同酒菜，脸更红，步伐有点错乱。

鲁 贵 （见周冲要走）怎么？

鲁大海 让开点，他要走了。

鲁 贵 别，别，二少爷为什么刚来就走？

鲁四凤 （愤愤）你问哥哥去！

鲁 贵 （明白了一半，忽然笑向着周冲）别理他，您坐一会儿。

周 冲 不，我是要走了。

鲁 贵 那二少爷吃点什么再走，我老远地给您买的鲜货，吃点，喝两盅再走。

周 冲 不，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鲁大海 （向四凤，指鲁贵的食物）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这些东西？

鲁 贵 （转过头向大海）我自己的，你爸爸赚的钱。

鲁四凤 不，爸爸，这是周家的钱！你又胡花了！（回头向大海）刚才周太太送给妈一百块钱。妈不在，爸爸不听

我的话收下了。

鲁 贵 (狠狠地看四凤一眼,解释地,向大海说)人家二少爷亲自送来的。我不收还像话么?

鲁大海 (走到周冲面前)什么,你刚才是给我们送钱来的。

鲁四凤 (向大海)你现在才明白!

鲁 贵 (向大海——脸上露了卑下的颜色)你看,人家周家都是好人。

鲁大海 (掉过脸来向鲁贵)把钱给我!

鲁 贵 (疑惧地)干什么?

鲁大海 你给不给?(声色俱厉)不给,你可记得住放在箱子里的是什么东西么?

鲁 贵 (恐惧地)我给,我给!(把钞票掏出来交给大海)钱在这儿,一百块。

鲁大海 (数一遍)什么,少十块。

鲁 贵 (强笑着)我,我,我花了。

周 冲 (不愿再看他们)再见吧,我走了。

鲁大海 (拉住他)你别走,你以为我们能上你这样的当么?

周 冲 这句话怎么讲?

鲁大海 我有钱,我有钱,我口袋里刚刚剩下十块钱。(拿出零票同现洋,放在一块)刚刚十块。你拿走吧,我们不需要你们可怜我们。

鲁 贵 这不像话!

周 冲 你这个人真有点儿不懂人情。

鲁大海 对了,我不懂人情,我不懂你们这种虚伪,这种假慈悲,我不懂……

鲁四凤 哥哥!

鲁大海 拿走。我要你给我滚,给我滚蛋。

周 冲 (他的整个的幻想被打散了一半,失望地立了一会,忽然拿起钱)好,我走,我走,我错了。

鲁大海 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周家无论哪一个再来,我就打死他,不管是谁!

周 冲 谢谢你。我想周家除了我不会再有人这么糊涂的,再见吧!(向右门下)

鲁 贵 大海。

鲁大海 (大声)叫他滚!

鲁 贵 好好好,我给您点灯,外屋黑!

周 冲 谢谢你。  
〔二人由右门下。

鲁四凤 二少爷!(跑下)

鲁大海 四凤,四凤,你别去!(见四凤已下)这个糊涂孩子!  
〔鲁妈由右门上。

鲁大海 妈。您知道周家二少爷来了。

鲁侍萍 嗯,我看见一辆洋车在门口,我不知道是谁来,我没敢进来。

鲁大海 您知道刚才我把他赶了么?

鲁侍萍 (沉重地点一点头)知道,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会。

鲁大海 周家的太太送了您一百块钱。

鲁侍萍 哼!(愤然)不用她给钱,我会带着女儿走的。

鲁大海 您走?带着四凤走?

鲁侍萍 嗯,明天就走。

鲁大海 明天?

鲁侍萍 我改主意了,明天。

鲁大海 好极啦!那我就没必要说旁的话了。

鲁侍萍 什么?

鲁大海 (暗晦地)没有什么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四凤跟这位二少爷谈天。

鲁侍萍 (不自主地)谈什么 ?

鲁大海 (暗示地)不知道 ,像是很亲热似的。

鲁侍萍 (惊)哦 ? .....(自语)这个糊涂孩子。

鲁大海 妈 ,您见着张大婶怎么样 ?

鲁侍萍 卖家具 ,已经商量好了。

鲁大海 好 ,妈 ,我走了。

鲁侍萍 你上哪儿去 ?

鲁大海 (孤独地)钱完了 ,我也许拉一晚上车。

鲁侍萍 干什么 ? 不 ,用不着 ,妈这儿有钱 ,你在家睡觉。

鲁大海 不 ,您留着自己用吧 ,我走了。

〔大海由右门下。

鲁侍萍 (喊)大海 ,大海 !

〔四凤上。

鲁四凤 妈 ,(不安地)您回来了。

鲁侍萍 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爷 ,没有顾到看见我。

鲁四凤 (解释地)二少爷是他母亲叫他来的。

鲁侍萍 我听见你哥哥说 ,你们谈了半天的话吧 ?

鲁四凤 您说我跟周家二少爷 ?

鲁侍萍 嗯 ,他谈了些什么 ?

鲁四凤 没有什么 ! ——平平常常的话。

鲁侍萍 凤儿 ,真的 ?

鲁四凤 您听哥哥说了些什么话 ? 哥哥是一点人情也不懂。

鲁侍萍 (严肃地)凤儿 ,(看着她 ,拉着她的手)你看看我 ,我是你的妈。是不是 ?

鲁四凤 妈 ,您怎么啦 ?

鲁侍萍 凤 ,妈是不是顶疼你 ?

鲁四凤 妈 ,您为什么说这些话 ?

鲁侍萍 我问你 ,妈是不是天底下最可怜 ,没有人疼的一个苦老婆子 ?

鲁四凤 不 ,妈 ,您别这样说话 ,我疼您。

鲁侍萍 凤儿 ,那我求你一件事。

鲁四凤 妈 ,您说啦 ,您说什么事 !

鲁侍萍 你得告诉我 ,周家的少爷究竟跟你——怎么样了 ?

鲁四凤 哥总是瞎说八道的——他跟您说了什么 ?

鲁侍萍 不是哥 ,他没说什么 ,妈要问你 !

〔远处隐雷。〕

鲁四凤 妈 ,您为什么问这个 ?我不跟您说过吗 ?一点也没什么。妈 ,没什么 !

〔远处隐雷。〕

鲁侍萍 你听 ,外面打着雷。妈妈是个可怜人 ,我的女儿在这些事上不能再骗我 !

鲁四凤 (顿)妈 ,我不骗您 !我不是跟您说过 ,这两年——

〔鲁贵的声音 : (在外屋)侍萍 ,快来睡觉吧 ,不早了。〕

鲁侍萍 别管我 ,你先睡你的。

〔鲁贵 :你来 !〕

鲁侍萍 你别管我 !——(对四凤)你说什么 ?

鲁四凤 我不是跟你说过 ,这两年 ,我天天晚上——回家的 ?

鲁侍萍 孩子 ,你可要说实话 ,妈经不起再大的事啦。

鲁四凤 妈 (抽咽)妈 ,您为什么不信您自己的女儿呢 ? (扑在鲁妈怀里大哭 ,鲁妈抱着她)

鲁侍萍 (落眼泪)凤儿 ,可怜的孩子 ,不是我不相信你 ,我太爱你 ,我生怕外人欺负了你 ,(沉痛地)我太不敢相信世

界上的人了。傻孩子 ,你不懂妈的心 ,妈的苦多少年是说不出来的 ,你妈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 ,——可怜 ,妈就是一步走错 ,就步步走错了。孩子 ,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的女儿不能再像她妈似的。人的心都靠不住 ,我并不是说人坏 ,我就是恨人性太弱 ,太容易变了。孩子 ,你是我的 ,你是我唯一的宝贝 ,你永远疼我 !你要是再骗我 ,那就是杀了我了 ,我的苦命的孩子 !

鲁四凤 不 ,妈 ,不 ,我以后永远是妈的了。

鲁侍萍 (忽然)凤儿 ,我在这儿一天耽心一天 ,我们明天一定走 ,离开这儿。

鲁四凤 (立起)什么 ,明天就走 ?

鲁侍萍 (果断地)嗯。我改主意了 ,我们明天就走。永远不回来这儿来了。

鲁四凤 我们永远不回到这儿来了。妈 ,不 ,为什么这么早就走 ?

鲁侍萍 孩子 ,你要干什么 ?

鲁四凤 (踌躇地)我 ,我——

鲁侍萍 不愿意早一点儿跟妈走 ?

鲁四凤 (叹一口气 ,苦笑)也好 ,我们明天走吧。

鲁侍萍 (忽然疑心地)孩子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鲁四凤 (擦着眼泪)妈 ,没有什么。

鲁侍萍 (慈祥地)好孩子 ,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么 ?

鲁四凤 记得住 !

鲁侍萍 凤儿 ,我要你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

鲁四凤 好 ,妈 !

鲁侍萍 (沉重地)不 ,要起誓。

〔四凤畏怯地望着鲁妈的严厉的脸。〕

鲁四凤 哦，这何必呢？

鲁侍萍 （依然严肃地）不，你要说。

鲁四凤 （跪下）妈，（扑在鲁妈身上）不，妈，我——我说不了。

鲁侍萍 （眼泪流下来）你愿意让妈伤心么？你忘记妈三年前为着你的病几乎死了么？现在你——（回头泣）

鲁四凤 妈，我说，我说。

鲁侍萍 （立起）你就这样跪下说。

鲁四凤 妈，我答应您，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雷声轰地滚过去。〕

鲁侍萍 孩子，天上在打着雷，你要是以后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

鲁四凤 （畏怯地）妈，我不会的，我不会的。

鲁侍萍 孩子，你要说，你要说。假若你忘了妈的话，——  
〔外面的雷声。〕

鲁四凤 （不顾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扑在鲁妈怀里）哦，我的妈呀！（哭出声）

〔雷声轰地滚过去。〕

鲁侍萍 （抱着女儿，大哭）可怜的孩子，妈不好，妈造的孽，妈对不起你，是妈对不起你。（泣）

〔鲁贵由右门上。脱去短衫，他只有一件线坎肩，满身肥肉，脸上冒着油，唱着春调，眼迷迷地望着鲁妈同四凤。〕

鲁 贵 （向鲁妈）这么晚还不睡？你说点子什么？

鲁侍萍 你别管，你一个人去睡吧。我今天晚上就跟四凤一块儿睡了。

鲁 贵 什么？

鲁四凤 不,妈,您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

鲁 贵 侍萍,凤儿这孩子难过一天了,你搅她干什么?

鲁侍萍 孩子,你真不要妈陪着么?

鲁四凤 妈,您让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歇着吧。

鲁 贵 来吧,干什么?你叫这孩子好好地歇一会儿吧,她总是一个人睡的。我先走了。

〔鲁贵下。

鲁侍萍 也好,凤儿,你好好地睡,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鲁四凤 嗯,妈!

〔鲁妈下。

〔四凤把右边门关上,隔壁鲁贵又唱“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个青春不再来”的春调。她到圆桌前面,把洋灯的火捻小了,这时听见外面的蛙声同狗叫。她坐在床边,换了一双拖鞋,立起解开几个扣子,走两步,却又回来坐在床边,深深地叹一口气倒在床上。外屋鲁贵还低声在唱,母亲像是低声在劝他不要闹。屋外敲着一声一声的梆子。四凤又由床上坐起,拿起蒲扇用力地挥着。闷极了,她把窗户打开,立在窗前,散开自己的头发,深深吸一口长气,轻轻只把窗户关上一半。她还是烦,她想起许许多多的事。她拿手绢擦一擦脸上的汗,走到圆桌旁,又听见鲁贵说话同唱的声音。她苦闷地叫了一声“天!”忽然拿起酒瓶,放在口里喝一口。她摸摸自己的胸,觉得心里在发烧,便在桌旁坐下。

〔鲁贵由左门上,赤足,拖着鞋。

鲁 贵 你怎么还不睡?

鲁四凤 (望望他)嗯。

鲁 贵 (看她还拿着酒瓶)谁叫你喝酒啦?(拿起酒瓶同酒菜,笑着)快睡吧。

鲁四凤 (失神地)嗯。

鲁 贵 (走到门口)不早了,你妈都睡着了。

〔鲁贵下。

〔四凤到右门口,把门关上,立在右门旁一会,听见鲁贵同鲁妈说话的声音,走到圆桌旁,长叹一声,低而重地捶着桌子,扑在桌上抽咽。“天哪!”外面有口哨声,远远地。四凤突然立起,畏惧地屏住气息谛听,忽然把桌上的灯转明,跑到窗前,开窗探头向外望,过后她立刻关上,背倚着窗户,惧怕,胸间起伏不定粗重地呼吸。但是口哨的声音更清楚,她把一张红纸罩了灯,放在窗前,她的脸发白,在喘。口哨愈近,远远一阵雷,她怕了,她又把灯拿回去。她把灯转暗,倚在桌上谛听着。窗外面有脚步的声音,一两声咳嗽。四凤轻轻走到窗前,脸向着观众,倚在窗上。

〔外面的声音:(敲着窗户)

鲁四凤 (颤声)哦!

〔外面的声音:(敲着窗户,低声)喂!开!开!

鲁四凤 谁?

〔外面的声音:(含糊地)你猜!

鲁四凤 (颤声)你,你来干什么?

〔外面的声音:(暗晦地)你猜猜!

鲁四凤 我现在不能见你。(脸色灰白,声音打着颤)

〔外面的声音:(含糊的笑声)这是你心里的话么?

鲁四凤 (急切地)我妈在家里。

〔外面的声音:(带着诱意)不用骗我!她睡着了。

鲁四凤 (关心地)你小心 ,我哥哥恨透了你。  
〔外面的声音 :(漠然)他不在家 ,我知道。

鲁四凤 (转身 ,背向观众)你走 !  
〔外面的声音 :我不 ! (外面向里用力推窗门 ,四凤用力挡住)

鲁四凤 (焦急地)不 ,不 ,你不要进来。  
〔外面的声音 :(低声)四凤 ,我求你 ,你开开 !

鲁四凤 不 ,不 ! 已经到了半夜 ,我的衣服都脱了。  
〔外面的声音 :(急迫地)什么 ,你衣服脱了 ?

鲁四凤 (点头)嗯 ,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  
〔外面的声音 :(颤声)那……那……我就……我(叹一口长气)——

鲁四凤 (恳求地)那你不要进来吧 ,好不好 ?  
〔外面的声音 :(转了口气)好 ,也好 ,我就走 ,(又急切地)可是你先打开窗门 ,叫我……

鲁四凤 不 ,不 ,你赶快走 !  
〔外面的声音 :(急切地恳求)不 ,四凤 ,你只叫我……啊……只叫我亲一回吧。

鲁四凤 (苦痛地)啊 ,大少爷 ,这不是你的公馆 ,你饶了我吧。  
〔外面的声音 :(怨恨地)那么你忘了我了 ,你不再想……

鲁四凤 (决心地)对了。(转过身 ,面向观众 ,苦痛地)我忘了你了。你走吧。  
〔外面的声音 :(忽然地)是不是刚才我的弟弟来了 ?

鲁四凤 嗯 ,(踌躇地)……他……他……他来了 !  
〔外面的声音 :(尖酸地)哦 ! (长长叹一口气)那就怪不得你 ,你现在这样了。

鲁四凤 (没有办法)你明明知道我是不喜欢他的。  
〔外面的声音:(狠毒地)哼,没有心肝,只要你变了心,小心我……(冷笑)

鲁四凤 谁变了心?  
〔外面的声音:(恶躁地)那你为什么不打开门,让我进来?你不知道我是真爱你么?我没有你不成么?

鲁四凤 (哀诉地)哦,大少爷,你别再缠我好不好?今天一天你替我们闹出许多事,你还不够么?  
〔外面的声音:(真挚地)那我知道错了,不过,现在我要见你,对了,我要见你。

鲁四凤 (叹了一口气)好,那明天说吧!明天我依你,什么都成!  
〔外面的声音:(恳切地)明天?

鲁四凤 (苦笑,眼泪落了下来,擦眼泪)明天!对了,明天。  
〔外面的声音:(犹疑地)明天,真的?

鲁四凤 嗯,真的,我没有骗过你。  
〔外面的声音:好吧,就这样吧,明天,你不要冤我。  
〔足步声。

鲁四凤 你走了?  
〔外面的声音:嗯,走了。  
〔足步声渐远。

鲁四凤 (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自语)他走了!哦,(摸自己的胸)这样闷,这样热。(把窗户打开,立窗前,风吹进来,她摸自己火热的面孔,深深叹一口气)唉!  
〔周萍忽然立在窗口。

鲁四凤 哦,妈呀!(忙关窗门,周萍已推开一点,二人挣扎)

周萍 (手推着窗门)这次你赶不走我了。

鲁四凤 (用力关)你……你……你走!(二人一推一拒相持

中)

〔周萍到底越过窗进来，他满身泥泞，右半脸沾着鲜红的血。

周 萍 你看我还是进来了。

鲁四凤 (退后)你又喝醉了！

周 萍 不，(乞怜地)四凤，你为什么躲我？你今天变了，我明天一早就走，你骗我，你要我明天见你。我能见你就是这一点时候，你为什么害怕不敢见我？(右半血脸转过来)

鲁四凤 (怕)你的脸怎么啦？(指周萍的血脸)

周 萍 (摸脸，一手的血)为着找你，我路上摔的。(挨近四凤)

鲁四凤 不，不，你走吧，我求你，你走吧。

周 萍 (奇怪地笑着)不，我得好好地看看你。(拉住她的手)  
〔雷声大作。

鲁四凤 (躲开)不，你听，雷，雷，你给我关上窗户。  
〔周萍关上窗户。

周 萍 (挨近)你怕什么？

鲁四凤 (颤声)我怕你，(退后)你的样子难看，你的脸满是血。……我不认识你……你是……

周 萍 (怪样地笑)你以为我是谁？傻孩子？(拉她的手)  
〔外面有女人叹气的声音，敲窗户。

鲁四凤 (推开他)你听，这是什么？像是有人在敲窗户。

周 萍 (听)胡说，没有什么！

鲁四凤 有，有，你听，像有个女人在叹气。

周 萍 (听)没有，没有，(忽然笑)你大概见了鬼。  
〔雷声大作，一声霹雳。

鲁四凤 (低声)哦，妈。(跑到周萍怀里)我怕！(躲在角落

里)

〔雷声轰轰,大雨下,舞台渐暗。一阵风吹开窗户,外面黑黝黝的。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照见了蓁漪的惨白发死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她像个死尸,任着一条一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她。痉挛地不出声地苦笑,泪水流到眼角下,望着里面只顾拥抱的人们。闪电止了,窗外又是黑漆漆的。再闪时,见她伸进手,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关上。雷更隆隆地响着,屋子整个黑下来。黑暗里,只听见四凤低声说话。〕

鲁四凤 (低声)你抱紧我,我怕极了。

〔舞台黑暗一时,只露着圆桌上的洋灯,和窗外蓝森森的闪电。听见屋外大海叫门的声音,大海进门的声音。舞台渐明,周萍坐在圆椅上,四凤在旁立,床上微乱。〕

周 萍 (谛听)这是谁?

鲁四凤 你别作声!

〔鲁妈的声音:怎么回来了,大海?〕

〔大海的声音:雨下得太大,车厂的房子塌了。〕

鲁四凤 (低声而急促地)哥哥来了,你走,你赶快走。

〔周萍忙至窗前,推窗。〕

周 萍 (推不动)奇怪!

鲁四凤 怎么?

周 萍 (急迫地)窗户外面有人关上了。

鲁四凤 (怕)真的,那会是谁?

周 萍 (再推)不成,开不动。

鲁四凤 你别作声音,他们就在门口。

〔大海的声音:铺板呢?〕

〔鲁妈的声音:在四凤屋里。〕

鲁四凤 哦 ,萍 ,他们要进来。你藏 ,你藏起来。  
〔四凤正引周萍入左门 ,大海持灯推门进。

鲁大海 (慢 ,噓声)什么 ? (见四凤同周萍 ,二人俱僵立不动 ,静默 ,哑声)妈 ,您快进来 ,我见了鬼 !  
〔鲁妈急进。

鲁侍萍 (暗哑)天 !

鲁四凤 (见鲁妈进 ,即由右门跑出 ,苦痛地)啊 !  
〔鲁妈扶着门闩。几乎晕倒。

鲁大海 哦 ,原来是你 ! (拾起桌上铁刀 ,奔向周萍 ,鲁妈用力拉着他的衣襟)

鲁侍萍 大海 ,你别动 ,你动 ,妈就死在你的面前。

鲁大海 您放下我 ,您放下我 ! (急得跺脚)

鲁侍萍 (见周萍惊立不动 ,顿足)糊涂东西 ,你还不跑 ?  
〔周萍由右门跑下。

鲁大海 (喊)抓住他 ! 爸 ,抓住他 ! (大海被母亲拖着 ,他想追 ,把她在地上拖了几步)

鲁侍萍 (见周萍已跑远 ,坐在地上发呆)哦 ,天 !

鲁大海 (跺足)妈 ! 妈 ! 你好糊涂 !  
〔鲁贵上。

鲁 贵 他走了 ? 噢 ,可是四凤呢 ?

鲁大海 不要脸的东西 ,她跑了。

鲁侍萍 哦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外面的河涨了水 ,我的孩子。你千万别糊涂 ! 四凤 ! (跑)

鲁大海 (拉着她)你上哪儿 ?

鲁侍萍 这么大的雨她跑出去 ,我要找她。

鲁大海 好 ,我也去。

鲁侍萍 我等不了 ! (跑下 ,喊“四凤 !”声音愈走愈远)

〔鲁贵忽然也戴上帽子跑出，大海一人立在圆桌前不动，他走到箱子那里，把手枪取出来，看一看。揣在怀里，快步走下。外面是暴风雨的声音，同鲁妈喊四凤的声音。

——幕急落

## 第 四 幕

景——周宅客厅内。半夜两点钟的光景。

〔开幕时，周朴园一人坐在沙发上，读文件；旁边燃着一个立灯，四周是黑暗的。

〔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雨声淅沥可闻，窗前帷幕垂下来了，中间的门紧紧地掩了，由门上玻璃望出去，花园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里，除了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光，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一瞬又是黑漆漆的。

周朴园 （放下文件，呵欠，疲倦地伸一伸腰）来人啦！（取眼镜，擦目，声略高）来人！（擦着眼镜，走到左边饭厅门口，又恢复平常的声调）这儿有人么？（外面闪电，停，走到右边柜前，按铃。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

〔仆人上。

仆 人 老爷！

周朴园 我叫了你半天。

仆 人 外面下雨 ,听不见。

周朴园 (指钟)钟怎么停了?

仆 人 (解释地)每次总是四凤上的 ,今天她走了 ,这件事就忘了。

周朴园 什么时候了?

仆 人 嗯 ,——大概有两点钟了。

周朴园 刚才我叫帐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 ,他们弄清楚了没有?

仆 人 您说寄给济南一个 ,一个姓鲁的 ,是么?

周朴园 嗯。

仆 人 预备好了。

〔外面闪电 朴园回头望花园。

周朴园 藤萝架那边的电线 ,太太叫人来修理了么?

仆 人 叫了 ,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 ,明天再来。

周朴园 那不危险么?

仆 人 可不是么?刚才大少爷的狗走过那儿 ,碰着那根电线 ,就给电死了。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圈起来 ,没有人走那儿。

周朴园 哦。——什么 ,现在几点了?

仆 人 两点多了。老爷要睡觉么?

周朴园 你请太太下来。

仆 人 太太睡觉了。

周朴园 (无意地)二少爷呢?

仆 人 早睡了。

周朴园 那么 ,你看看大少爷。

仆 人 大少爷吃完饭出去 ,还没有回来。

〔沉默半晌。

周朴园 (走向沙发前坐下 ,寂寞地)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

有？

仆 人 是 ,老爷 ,一个人也没有。

周朴园 今天早上没有一个客来。

仆 人 是 ,老爷。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有家的都在家里呆着。

周朴园 (呵欠 ,感到更深的空洞)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

仆 人 是 ,差不多都睡了。

周朴园 好 ,你去吧。

仆 人 您不要什么东西么？

周朴园 我不要什么。

〔仆人由中门下。朴园站起来 ,在厅中来回沉闷地踱着 ,又停在右边柜前 ,拿起侍萍的相片。开了中间的灯。

〔周冲由饭厅上。

周 冲 (没想到父亲在这儿)爸！

周朴园 (露喜色)你——你没有睡？

周 冲 嗯。

周朴园 找我么？

周 冲 不 ,我以为母亲在这儿。

周朴园 (失望)哦——你母亲在楼上。

周 冲 没有吧 ,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 ,她的门锁着。——是的 ,那也许。——爸 ,我走了。

周朴园 冲儿 ,(周冲立)不要走。

周 冲 爸 ,您有事？

周朴园 没有。(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周 冲 (服从地)是 ,爸 ,我睡晚了 ,我就睡。

周朴园 你今天吃完饭把克大夫给的药吃了么？

周 冲 吃了。

周朴园 打了球没有？

周 冲 嗯。

周朴园 快活么？

周 冲 嗯。

周朴园 (立起,拉起他的手)为什么,你怕我么？

周 冲 是,爸爸。

周朴园 (干涩地)你像是有点不满意我,是吗？

周 冲 (窘迫)我,我说不出来,爸。

[半晌。

[朴园走向沙发,坐下叹一口气。招周冲来,周冲走近。

周朴园 (寂寞地)今天——呃,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  
(停)你知道么？

周 冲 (冷淡地)不,不知道,爸。

周朴园 (忽然)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你,你不怕么？

周 冲 (无表情地)嗯,怕。

周朴园 (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

周 冲 (悔怨地)那是我糊涂,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  
[半晌。

周朴园 (恳求地)后天我们就搬新房子,你不喜欢么？

周 冲 嗯。

[半晌。

周朴园 (责备地望着周冲)你对我说话很少。

周 冲 (无神地)嗯,我——我说不出来,您平时总像不愿意见

我们似的。(嗫嚅地)您今天有点奇怪,我——我——

周朴园 (不愿他向下说)嗯,你去吧!

周冲 是,爸爸。

〔周冲由饭厅下。〕

〔朴园失望地看着他儿子下去,立起,拿起侍萍的照片,寂寞地呆望着四周。关上立灯,面向书房。〕

〔蘩漪由中门上。不做声地走进来,雨衣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发鬓有些湿。颜色是很惨白,整个面部像石膏的塑像。高而白的鼻梁,薄而红的嘴唇死死地刻在脸上,如刻在一个严峻的假面上,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心内的疯狂的火,然而也是冷酷的,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她像是厌弃了一切,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

〔她看见朴园,他惊愕地望着她。〕

周蘩漪 (毫不奇怪地)还没有睡?(立在中门前,不动)

周朴园 你?(走近她,粗而低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了?(望着她,停)冲儿找你一晚上。

周蘩漪 (平常地)我出去走走。

周朴园 这样大的雨,你出去走?

周蘩漪 嗯,——(忽然报复地)我有神经病。

周朴园 我问你,你刚才在哪儿?

周蘩漪 (厌恶地)你不用管。

周朴园 (打量她)你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脱了它?

周蘩漪 (冷冷地,有意义地)我心里发热,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周朴园 (不耐烦地)不要胡言乱语的,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周蘩漪 (无神地望着他,清楚地)在你的家里!

周朴园 (烦恶地)在我的家里？

周蘩漪 (觉得报复的快感,微笑)嗯,在花园里赏雨。

周朴园 一夜晚？

周蘩漪 (快意地)嗯,淋了一夜晚。

[半晌,朴园惊疑地望着她,蘩漪像一座石像地仍站在门前。

周朴园 蘩漪,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

周蘩漪 (冷冷地)不,不,(忽然)你拿的什么?(轻蔑地)哼,又是那个女人的相片!(伸手拿)

周朴园 你可以不看,萍儿母亲的。

周蘩漪 (抢过去了,前走了两步,就向灯下看)萍儿的母亲很好看。

[朴园没有理她,在沙发上坐下。

周蘩漪 我问你,是不是？

周朴园 嗯。

周蘩漪 样子很温存的。

周朴园 (眼睛望着前面)

周蘩漪 她很聪明。

周朴园 (冥想)嗯。

周蘩漪 (高兴地)真年轻。

周朴园 (不自觉地)不,老了。

周蘩漪 (想起)她不是早死了么？

周朴园 嗯,对了,她早死了。

周蘩漪 (放下相片)奇怪,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周朴园 (抬起头,疑惑地)不,不会吧。——你在哪儿见过她吗？

周蘩漪 (忽然)她的名字很雅致,侍萍,侍萍,就是有点丫头

气。

周朴园 好 ,我看你睡去吧。(立起 ,把相片拿起来)

周蘩漪 拿这个做什么 ?

周朴园 后天搬家 ,我怕掉了。

周蘩漪 不 ,不 ,(从他手中取过来)放在这儿一晚上 ,(怪样地笑)不会掉的 ,我替你守着她。(放在桌上)

周朴园 不要装疯 ! 你现在有点胡闹 !

周蘩漪 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周朴园 (愠怒)好 ,你上楼去吧 ,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周蘩漪 不 ,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我要你给我出去。

周朴园 (严肃地)蘩漪 ,你走 ,我叫你上楼去 !

周蘩漪 (轻蔑地)不 ,我不愿意。我告诉你 ,(暴躁地)我不愿意。

〔半晌。

周朴园 (低声)你要注意这儿(指头) ,记着克大夫的话 ,他要你静静地 ,少说话。明天克大夫还来 ,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周蘩漪 谢谢你 ! (望着前面)明天 ? 哼 !

〔周萍低头由饭厅走出 ,神色忧郁 ,走向书房。

周朴园 萍儿。

周 萍 (抬头 ,惊讶)爸 ! 您还没有睡。

周朴园 (责备地)怎么 ,现在才回来 ?

周 萍 不 ,爸 ,我早回来 ,我出去买东西去了。

周朴园 你现在做什么 ?

周 萍 我到书房 ,看看爸写的介绍信在那儿没有。

周朴园 你不是明天早车走么 ?

周 萍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有一趟车 ,我预备现在就

走。

周蘩漪 (忽然)现在?

周 萍 嗯。

周蘩漪 (有意义地)心里就这样急么?

周 萍 是,母亲。

周朴园 (慈爱地)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

周 萍 这时走,明天日初到,找人方便些。

周朴园 信就在书房书桌上,你要现在走也好。

〔周萍点头,走向书房。

周朴园 你不用去!(向蘩漪)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

周蘩漪 (看朴园,不信任地)嗯!

〔蘩漪进书房。

周朴园 (望蘩漪出,谨慎地)她不愿上楼,回头你先陪她到楼上去,叫底下人好好地伺候她睡觉。

周 萍 (无法地)是,爸爸。

周朴园 (更小心)你过来!(周萍走近,低声)告诉底下人,叫他们小心点,(烦恶地)我看她的病更重,刚才她忽然一个人出去了。

周 萍 出去了?

周朴园 嗯。(严重地)在外面淋了一夜晚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怕这不是好现象。——(觉得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

周 萍 (不安地)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严重了,事情就会过去的。

周朴园 (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

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  
不该,再有什么风波。(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蘩漪持信上。

周蘩漪 (嫌恶地)信在这儿!

周朴园 (如梦初醒,向周萍)好,你走吧,我也想睡了。(振起喜色)嗯!后天我们一定搬新房子,(向蘩漪)你好好地休息两天。

周蘩漪 (盼望他走)嗯,好。

〔朴园由书房下。

周蘩漪 (见朴园走出,阴沉地)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

周萍 (声略带愤)嗯。

周蘩漪 (忽然急躁地)刚才你父亲对你说什么?

周萍 (闪避地)他说要我陪你上楼去,请你睡觉。

周蘩漪 (冷笑)他应当叫几个人把我拉上去,关起来。

周萍 (故意装做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蘩漪 (迸发)你不用瞒我。我知道,我知道,(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周萍 (心悸)不,你不要这样想。

周蘩漪 (奇怪的神色)你?你也骗我?(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周萍 (镇静自己)你不要神经过敏,我送你上楼去。

周蘩漪 (突然地,高声)我不要你送,走开!(抑制着,恨恶地,低声)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地,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个疯子上楼。

周 萍 (抑制着自己的烦嫌)那么 ,你把信给我 ,让我自己走吧。

周蓁漪 (不明白地)你上哪儿 ?

周 萍 (不得已地)我要走 ,我要收拾收拾我的东西。

周蓁漪 (忽然冷静地)我问你 ,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

周 萍 (敌对地)你不用问 ,你自己知道。

周蓁漪 (低声 ,恐吓地)到底你还是到她那儿去了。

〔半晌 ,蓁漪望周萍 ,周萍低头。

周 萍 (断然 ,阴沉地)嗯 ,我去了 ,我去了 ,(挑战地)你要怎么样 ?

周蓁漪 (软下来)不怎么样。(强笑)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 ,你不要怪我。我只问你走了以后 ,你预备把她怎么样 ?

周 萍 以后 ?——(贸然地)我娶她 !

周蓁漪 (突如其来地)娶她 ?

周 萍 (决定地)嗯。

周蓁漪 (刺心地)父亲呢 ?

周 萍 (淡然)以后再说。

周蓁漪 (神秘地)萍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周 萍 (不明白)什么 ?

周蓁漪 (劝诱地)如果今天你不走 ,你父亲那儿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周 萍 不必 ,这件事我认为光明正大 ,我可以跟任何人谈。——她——她不过就是穷点。

周蓁漪 (愤然)你现在说话很像你的弟弟。——(忧郁地)萍 !

周 萍 干什么 ?

周蓁漪 (阴郁地)你知道你走了以后 ,我会怎么样 ?

周 萍 不知道。

周蓁漪 (恐惧地)你看看你的父亲 ,你难道想象不出 ?

周 萍 我不明白你的话。

周蘩漪 (指自己的头)就在这儿,你不知道么?

周 萍 (似懂非懂地)怎么讲?

周蘩漪 (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第一,那位专家,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要我吃药,逼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看个怪物似地守着我。他们——

周 萍 (烦)我劝你,不要这样胡想,好不好?

周蘩漪 (不顾地)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小心点,她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真就成了疯子了。

周 萍 (无办法)唉!(看表)不早了,给我信吧,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周蘩漪 (恳求地)萍,这不是不可能的。(乞怜地)萍,你想想,你就一点——就一点无动于衷么?

周 萍 你——(故意恶狠地)你自己要走这一条路,我有什么办法?

周蘩漪 (愤怒地)什么,你忘记你自己的母亲也是被你父亲气死的么?

周 萍 (一了百了,更狠毒地激惹她)我母亲不像你,她懂得爱!她爱她自己的儿子,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周蘩漪 (爆发,眼睛射出疯狂的火)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么?你忘了就在这屋子,三年前的你么?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你忘了,我们——(突停,压制自己,冷笑)哦,这是过去的事,我不提了。

[周萍低头,身发颤,坐沙发上,悔恨抓着他的心,面上

筋肉成不自然的拘挛。

周 蓁漪 (她转向他,哭声,失望地说着)哦,萍,好了。这一次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哀婉地诉出)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以至到我死,才算完。他厌恶我,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萍!——

周 萍 (心乱)你,你别说了。

周 蓁漪 (急迫地)萍,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

周 萍 (躲闪地)不,不成。

周 蓁漪 (恳求地)即使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

周 萍 (恐惧地)什么。你简直胡说!

周 蓁漪 (恳求地)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周 萍 (惊惧地望着她,退后,半晌,颤声)我——我怕你真疯了!

周 蓁漪 (安慰地)不,你不要这样说话。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你什么我都清楚。(诱惑地笑,向周萍奇怪地招着手,更诱惑地笑)你过来,你——你怕什么?

周 萍 (望着她,忍不住地狂喊出来)哦,我不要你这样笑!(更重)不要你这样对我笑!(苦恼地打着自己的头)哦,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

周 蓁漪 (酸楚地)我这样累你么?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

了。

周 萍 (痛苦地)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么？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闹就因为自己恨——恨我自己么？

周蘩漪 (冷冷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郑重地)萍,今天我做错了,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

周 萍 什么？

周蘩漪 (清清楚楚地)叫她回来还来得及。

周 萍 (走到她面前,声沉重,慢说)你给我滚开！

周蘩漪 (顿,又缓缓地)什么？

周 萍 你现在不像明白人,你上楼睡觉去吧。

周蘩漪 (明白自己的命运)那么,完了。

周 萍 (疲倦地)嗯,你去吧。

周蘩漪 (绝望,沉郁地)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

周 萍 (惊)什么,你刚才是到鲁家去了？

周蘩漪 (坐下)嗯,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

周 萍 (悔惧)什么时候你在那里？

周蘩漪 (低头)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

周 萍 (急切)你呢？

周蘩漪 (无神地望着前面)就走到窗户前面站着。

周 萍 那么有一个女人叹气的声音是你么？

周蘩漪 嗯。

周 萍 后来,你又在那里站多半天？

周蘩漪 (慢而清朗地)大概是直等到你走。

周 萍 哦！(走到她身旁,低声)那窗户是你关上的,是吗？

周蘩漪 (更低的声音,阴沉地)嗯,我。

周 萍 (恨极,恶毒地)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周蕻漪 (抬起头)什么?

周 萍 (暴烈地)你真是一个疯子!

周蕻漪 (无表情地望着他)你要怎么样?

周 萍 (狠恶地)我要你死!再见吧!

〔周萍由饭厅急走下,门猝然地关上。

周蕻漪 (呆滞地坐了一下,望着饭厅的门。瞥见侍萍的相片,拿在手上,低声,阴郁地)这是你的孩子!(缓缓扯下硬卡片贴的相纸,一片一片地撕碎。沉静地立起来,走了两步)奇怪,心里静的很!

〔中门轻轻推开,蕻漪回头,鲁贵缓缓地走进来。他的狡黠的眼睛,望着她笑着。

鲁 贵 (鞠躬,身略弯)太太,您好。

周蕻漪 (略惊)你来做什么?

鲁 贵 (假笑)给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周蕻漪 (镇静)哦,你刚才在门口?

鲁 贵 (低声)对了。(更秘密地)我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我——(假笑)我就没敢进来。

周蕻漪 (沉静地,不为所迫)你原来要做什么?

鲁 贵 (有把握地)原来我倒是想报告给太太,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们家里去。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那我不必多说了。

周蕻漪 (嫌恶地)你现在想怎么样?

鲁 贵 (倨傲地)我想见见老爷。

周蕻漪 老爷睡觉了,你要见他什么事?

鲁 贵 没有什么,要是太太愿意办,不找老爷也可以。——(着重,有意义地)都看太太要怎么样。

周蓊漪 (半晌,忍下来)你说吧,我也许可以帮你的忙。

鲁 贵 (重复一遍,狡黠地)要是太太愿意做主,不叫我见老爷,多麻烦,(假笑)那就大家都省事了。

周蓊漪 (仍不露声色)什么,你说吧。

鲁 贵 (谄媚地)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积德了。——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饭吃。

周蓊漪 (不高兴)你,你以为我——(转缓和)好,那也没有什么。

鲁 贵 (得意地)谢谢太太。(伶俐地)那么就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周蓊漪 (爽快地)你们在搬了新房子后一天来吧。

鲁 贵 (行礼)谢谢太太恩典!(忽然)我忘了,太太,您没见着二少爷么?

周蓊漪 没有。

鲁 贵 您刚才不是叫二少爷赏给我们一百块钱么?

周蓊漪 (烦厌地)嗯?

鲁 贵 (婉转地)可是,可是都叫我们少爷回了。

周蓊漪 你们少爷?

鲁 贵 (解释地)就是大海——我那个狗食的儿子。

周蓊漪 怎么样?

鲁 贵 (很文雅地)我们的侍萍,实在还不知道呢。

周蓊漪 (惊,低声)侍萍?(沉下脸)谁是侍萍?

鲁 贵 (以为自己被轻视了,侮慢地)侍萍就是侍萍,我的家里的——就是鲁妈。

周蓊漪 你说鲁妈,她叫侍萍?

鲁 贵 (自夸地)她也念过书。名字是很雅气的。

周蓊漪 “侍萍”,那两个怎么写,你知道么?

鲁 贵 我,我,(为难,勉强笑出来)我记不得了。反正那个萍字是跟大少爷名字的萍我记得是一样的。

周蘩漪 哦!(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来对上,给他看)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鲁 贵 (看了一会,抬起头)不认识,太太。

周蘩漪 (急切地)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她的么?(略停)你想想看,往近处想。

鲁 贵 (摇头)没有一个,太太,没有一个。(突然疑惧地)太太,您怎么?

周蘩漪 (回思,自己疑惑)多半我是胡思乱想。(坐下)

鲁 贵 (贪婪地)啊,太太,您刚才不是赏我们一百块么?可是我们大海又把钱回了,您想,——

[中门渐渐推开。

鲁 贵 (回头)谁?

[大海由中门进,衣服俱湿,脸色阴沉,眼不安地向四面望,疲倦,憎恨在他举动里显明地露出来。蘩漪惊讶地望着他。

鲁大海 (向鲁贵)你在这儿!

鲁 贵 (讨厌他的儿子)嗯,你怎么进来的?

鲁大海 (冰冷地)铁门关着,叫不开,我爬墙进来的。

鲁 贵 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去看看你妈,找四凤怎么样了?

鲁大海 (用一块湿手巾擦着脸上的雨水)四凤没找着,妈在门外等着呢。(沉重地)你看见四凤了么?

鲁 贵 (轻蔑)没有,我没有看见。(觉得大海小题大做,烦恶地皱着眉毛)不要管她,她一会儿就会回家。(走近大海)你跟我回去。周家的事情也妥了,都完了,走吧!

鲁大海 我不走。

鲁 贵 你要干什么？

鲁大海 你也别走，——你先给我把这儿大少爷叫出来，我找不着他。

鲁 贵 (疑惧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你要怎么样？我刚弄好，你是又要惹祸？

鲁大海 (冷静地)没有什么，我只想跟他谈谈。

鲁 贵 (不信地)我看你不对，你大概又要——

鲁大海 (暴躁地，抓着鲁贵的领口)你找不找？

鲁 贵 (怯弱地)我找，我找，你先放下我。

鲁大海 好，(放开他)你去吧。

鲁 贵 大海，你，你得答应我，你可是就跟大少爷说两句话，你不会——

鲁大海 嗯，我告诉你，我不是打架来的。

鲁 贵 真的？

鲁大海 (可怕地走到鲁贵的面前，低声)你去不去？

鲁 贵 我，我，大海，你，你——

周蓊漪 (镇静地)鲁贵，你去叫他出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鲁 贵 也好，(向大海)可是我请完大少爷，我就从那门走了，我，(笑)我有点事。

鲁大海 (命令地)你叫他们把门开开，让妈进来，领她在房里避一避雨。

鲁 贵 好，好，(向饭厅下)完了，我可有事。我就走了。

鲁大海 站住！(走前一步，低声)你进去，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哼！

鲁 贵 (生气)你，你，你——(低声，自语)这个小王八蛋！(没法子，走进饭厅下)

周蓁漪 (立起)你是谁?

鲁大海 (粗鲁地)四凤的哥哥。

周蓁漪 (柔声)你是到这儿来找她么?你要见我们大少爷么?

鲁大海 嗯。

周蓁漪 (眼色阴沉地)我怕他会不见你。

鲁大海 (冷静地)那倒许。

周蓁漪 (缓缓地)听说他现在就要上车。

鲁大海 (回头)什么!

周蓁漪 (阴沉的暗示)他现在就要走。

鲁大海 (愤怒地)他要跑了,他——

周蓁漪 嗯,他——

[周萍由饭厅上,脸上有些慌,他看见大海,勉强地点一点头,声音略有点颤,他极力在镇静自己。

周 萍 (向大海)哦!

鲁大海 好。你还在这儿,(回头)你叫这位太太走开,我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

周 萍 (望着蓁漪,她不动,再走到她面前)请您上楼去吧。

周蓁漪 好!(昂首由饭厅下)

[半晌。二人都紧紧地握着拳,大海愤愤地望着他,二人不动。

周 萍 (耐不住,声略颤)没想到你现在到这儿来。

鲁大海 (阴沉沉)听说你要走。

周 萍 (惊,略镇静,强笑)不过现在也赶得上,你来得还是时候,你预备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鲁大海 (狠恶地笑一笑)你准备好了?

周 萍 (沉郁地望着他)嗯。

鲁大海 (走到他面前)你!(用力地击着周萍的脸,方才的创

伤又破 ,血向下流)

周 萍 (握着拳抑制自己)你 ,你 ,——(忍下去 ,由袋内抽出白绸手绢擦脸上的血)

鲁大海 (切齿地)哼?现在你要跑了!

[半晌。

周 萍 (压下自己的怒气 ,辩白地 ,故意用低沉的声音)我早有这个计划。

鲁大海 (恶狠地笑)早有这个计划?

周 萍 (平静下来)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

鲁大海 误会?(看自己手上的血 ,擦在身上)我对你没有误会 ,我知道你是没有血性 ,只顾自己的一个十足的混蛋。

周 萍 (柔和地)我们两次见面 ,都是我性子最坏的时候 ,叫你得着一个最坏的印象。

鲁大海 (轻蔑地)不用推托 ,你是个少爷 ,你心地混帐 ,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 ,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 ,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 ,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

周 萍 (看出大海的神气 ,失望地)现在我想辩白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平静地)你把你的枪或者刀拿出来吧。我愿意任你收拾我。

鲁大海 (侮蔑地)你会这样大方 ,——在你家里 ,你很聪明!哼 ,可是你不值得我这样 ,我现在还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

周 萍 (直视大海 ,有勇气地)我想你以为我现在是怕你。你错了 ,与其说我怕你 ,不如说我怕我自己 ,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 ,我不愿做错第二件事。

鲁大海 (嘲笑地)我看像你这种人 ,活着就错了。刚才要不是

我的母亲 ,我当时就宰了你 ! ( 恐吓地 ) 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心里。

周 萍 我死了 ,那是我的福气。 ( 辛酸地 ) 你以为我怕死 ,我不 ,我不 ,我恨活着 ,我欢迎你来。我够了 ,我是活厌了的人。

鲁大海 ( 厌恨地 ) 哦 ,你——活厌了 ,可是你还拉着我年轻的糊涂妹妹陪着你 ,陪着你。

周 萍 ( 无法 ,强笑 ) 你说我自私么 ? 你以为我是真没有心肝 ,跟她开开心就完了么 ? 你问问你的妹妹 ,她知道我是真爱她。她现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

鲁大海 你倒说得很好 ! ( 突然 ) 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娶她 ?

周 萍 ( 略顿 ) 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环境太坏。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

鲁大海 ( 辛辣地 ) 哦 ,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 ,跟她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 ,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 ,你的董事长爸爸。他们叫你随便就丢掉她 ,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 ,对不对 ?

周 萍 ( 忍耐不下 ) 我要你问问四凤 ,她知道我这次出去 ,是离开了家庭 ,设法脱离了父亲 ,有机会好跟她结婚的。

鲁大海 ( 嘲弄 ) 你推得很好。那么像你深更半夜的 ,刚才跑到我家里 ,你怎样推托呢 ?

周 萍 ( 迸发 ,激烈地 ) 我所说的话不是推托 ,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 ,我现在看你是四凤的哥哥 ,我才这样说。我爱四凤 ,她也爱我 ,我们都年轻 ,我们都是人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她 ,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 ,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

方。

鲁大海 这么 ,你反而很有理了。可是 ,董事长大少爷 ,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 ,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 ?

周 萍 (略顿 ,嚅囁)那 ,那——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女人逼着我 ,激成我这样的。

鲁大海 (紧张地 ,低声)什么 ,还有一个女人 ?

周 萍 嗯 ,就是你刚才见过的那位太太。

鲁大海 她 ?

周 萍 (苦恼地)她是我的后母 !——哦 ,我压在心里多少年 ,我当谁也不敢说——她念过书 ,她受了很好的教育 ,她 ,她 ,——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 ,她要我——(突停)那自然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鲁大海 四凤知道么 ?

周 萍 她知道 ,我知道她知道。(含着苦痛的眼泪 ,苦闷地)那时我太糊涂 ,以后我越过越怕 ,越恨 ,越厌恶。我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 ,你懂么 ?我要离开她 ,然而她不放松我。她拉着我 ,不放手。她是个鬼 ,她什么都不顾忌。我真活厌了 ,你明白么 ?我喝酒 ,胡闹 ,我只要离开她 ,我死都愿意。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 ,外面都装得很正经的女人。过后我见着四凤 ,四凤叫我明白 ,叫我又活了一年。

鲁大海 (不觉吐出一口气)哦。

周 萍 这些话多少年我对谁也说不出的 ,然而——(缓慢地)奇怪 ,我忽然跟你说了。

鲁大海 (阴沉地)那大概是你父亲的报应。

周 萍 (没想到 ,厌恶地)你 ,你胡说 ! (觉得方才太冲动 ,对一个这么不相识的人说出心中的话。半晌 ,镇静下 ,自

己想方才脱口说出的原因 ,忽然 ,慢慢地)我告诉你 ,因为我认你是四凤的哥哥 ,我要你相信我的诚心 ,我没有一点骗她。

鲁大海 (略露善意)那么你真预备要四凤么?你知道四凤是个傻孩子 ,她不会再嫁第二个人。

周 萍 (诚恳地)嗯 ,我今天走了 ,过了一二个月 ,我就来接她。

鲁大海 可是董事长少爷 ,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

周 萍 (由衣袋取出一封信)你可以看这封信 ,这是我刚才写给她的 ,就说的这件事。

鲁大海 (故意回避地)用不着给我看 ,我——没有工夫!

周 萍 (半晌 ,抬头)那我现在再没有什么旁的保证 ,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是我的担保。你再也不相信我 ,我现在人还是在你的手里。

鲁大海 (辛酸地)周大少爷 ,你想想这样我就完了么?(恶狠地)你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枪来)

周 萍 (惊慌)你要怎么样?

鲁大海 (恨恶地)我要杀了你。你父亲虽坏 ,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 ,最没有劲的东西。

周 萍 哦。好 ,你来吧!(骇惧地闭上目)

鲁大海 可是——(叹了一口气 ,递手枪与周萍)你还是拿去吧。这是你们矿上的东西。

周 萍 (莫明其妙地)怎么?(接下枪)

鲁大海 (苦闷地)没有什么。老太太们最糊涂。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是她的命 ,只要你能够多叫四凤好好地活着 ,我只好不提什么了。

〔萍还想说话 ,大海挥手 ,叫他不必要再说 ,周萍沉郁地到桌前把枪放好。

鲁大海 (命令地)那么请你把我的妹妹叫出来吧。

周 萍 (奇怪)什么?

鲁大海 四凤啊——她自然在你这儿。

周 萍 没有 ,没有。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呢。

鲁大海 (疑惑地)那奇怪 ,我同我妈在雨里找了她两个钟头 ,不见她。我想自然在这儿。

周 萍 (担心)她在雨里走了两个钟头 ,她——她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么?

鲁大海 (肯定地)半夜里她会到哪儿去?

周 萍 (突然恐惧)啊 ,她不会——(坐下呆望)

鲁大海 (明白)你以为——不 ,她不会 ,(轻蔑地)不 ,我想她没有这个胆量。

周 萍 (颤抖地)不 ,她会的。你不知道她。她爱脸 ,她性子强 ,她——不过她应当先见我 ,她(仿佛已经看见她溺在河里)不该这样冒失。

〔半晌。

鲁大海 (忽然)哼 ,你装得好 ,你想骗过我 ,你?——她在你这儿!她在你这儿!

〔外面远处口哨声。

周 萍 (以手止之)不 ,你不要嚷。(哨声近 ,喜色)她 ,她来了!我听见她!

鲁大海 什么?

周 萍 这是她的声音 ,我们每次见面 ,是这样的。

鲁大海 她在哪儿?

鲁大海 大概就在花园里?

〔周萍开窗吹哨 ,应声更近。

周 萍 (回头 ,眼含着眼泪 ,笑)她来了 !

〔中门敲门声。

周 萍 (向大海)你先暂时在旁边屋子躲一躲 ,她没想到你在这儿。我想她再受不得惊了。

〔忙引大海至饭厅门 ,大海下。

〔外面的声音 :(低)萍 !

周 萍 (忙跑至中门)凤儿 ! (开门)进来 !

〔四凤由中门进 ,头发散乱 ,衣服湿透 ,眼泪同雨水流在脸上 ,眼角粘着淋漓的鬓发 ,衣裳贴着皮肤 ,雨后的寒冷逼着她发抖 ,她的牙齿上下地震战着。她见周萍如同失路的孩子再见着母亲 ,呆呆地望着他。

鲁四凤 萍 !

周 萍 (感动地)凤。

鲁四凤 (胆怯地)没有人吧。

周 萍 (难过 ,怜悯地)没有。(拉着她的手)

鲁四凤 (放开胆)哦 ! 萍 ! (抱着周萍抽咽)

周 萍 (如许久未见她)你怎么 ,你怎么会这样 ? 你怎么会找着我 ? (止不住地)你怎么进来的 ?

鲁四凤 我从小门偷进来的。

周 萍 凤 ,你的手冰凉 ,你先换一换衣服。

鲁四凤 不 ,萍 ,(抽咽)让我先看看你。

周 萍 (引她到沙发 ,坐在自己一旁 ,热烈地)你 ,你上哪儿去了 ,凤 ?

鲁四凤 (看看他 ,含着眼泪微笑)萍 ,你还在这儿 ,我好像隔了多年一样。

周 萍 (顺手拿起沙发上的一床紫线毯给她围上)我可怜的

凤儿 ,你怎么这样傻 ,你上哪儿去了 ? 我的傻孩子 !

鲁四凤 ( 擦着眼泪 ,拉着周萍的手 ,周萍蹲在旁边 ) 我一个人在雨里跑 ,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 ,前面我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 ,我什么都忘了 ,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 ,可是我怕 ,我拚命地跑 ,我想找着我们门口那一条河跳。

周 萍 ( 紧握着四凤的手 ) 凤 !

鲁四凤 —— 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我总找不着。

周 萍 哦 ,凤 ,我对不起你 ,原谅我 ,是我叫你这样 ,你原谅我 ,你不要怨我。

鲁四凤 萍 ,我怎么也不会怨你的。我糊糊涂涂又碰到这儿 ,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 ,我忽然想死了。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 ,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我爱我的母亲 ,我怕我刚才对她起的誓 ,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 ,我情愿不活着。可是 ,我刚要碰那根电线 ,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 ,我想到你在屋子里。哦 ,萍 ,我突然觉得 ,我不能这样就死 ,我不能一个人死 ,我丢不了你。我想起来 ,世界大的很 ,我们可以走 ,我们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萍啊 ,你——

周 萍 ( 沉重地 ) 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 ?

鲁四凤 ( 急切地 ) 就是这一条路 ,萍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 ,( 辛酸地 ) 哥哥恨死我 ,母亲我是没有脸见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我只有你 ,萍 ,( 哀告地 ) 你明天带我去吧。

[ 半晌。

周 萍 ( 沉重地摇着头 ) 不 ,不——

鲁四凤 ( 失望地 ) 萍。

周 萍 (望着她,沉重地)不,不——我们现在就走。

鲁四凤 (不相信地)现在就走?

周 萍 (怜惜地)嗯,我原来打算一个人现在走,以后再来接你,不过现在不必了。

鲁四凤 (不信地)真的,一块儿走么?

周 萍 嗯,真的。

鲁四凤 (狂喜地,扔下线毯,立起,亲周萍的一手,一面擦着眼泪)真的,真的,真的,萍,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你是我——哦,我爱你!(在他身下流泪)

周 萍 (感动地,用手绢擦着眼泪)凤,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不分离了。

鲁四凤 (自慰地,在周萍的怀里)嗯,我们离开这儿了,不分离了。

周 萍 (约束自己)好,凤,走以前我们先见见一个人。见完他我们就走。

鲁四凤 一个人?

周 萍 你哥哥。

鲁四凤 哥哥?

周 萍 他找你,他就在饭厅里头。

鲁四凤 (恐惧地)不,不,你不要见他,他恨你,他会害你的。走吧,我们就走吧。

周 萍 (安慰地)我已经见过他。——我们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不可挽回地)不然我们也走不了的。

鲁四凤 (胆怯)可是,萍,你——

[周萍走到饭厅门口,开门。

周 萍 (叫)鲁大海!鲁大海!——咦,他不在这儿,奇怪,也许他从饭厅的门出去了。(望着四凤)

鲁四凤 (走到周萍面前 ,哀告地)萍。不要管他 ,我们走吧。  
(拉他向中门走)我们就这样走吧。

〔四凤拉周萍至中门 ,中门开 ,鲁妈与大海进。

〔两点钟内鲁妈的样子另变了一个人。声音因为在雨里叫喊哭号已经喑哑 ,眼皮失望地向下垂 ,前额的皱纹很深地刻在上面 ,过度的刺激使着她变成了呆滞 ,整个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她的衣服像是已烘干了一部分 ,头发还有些湿 ,鬓角凌乱地贴着湿的头发。她的手在颤 ,很小心地走进来。

鲁四凤 (惊惧)妈 ! (畏缩)

〔略顿 ,鲁妈哀怜地望着四凤。

鲁侍萍 (伸出手向四凤 ,哀痛地)凤儿 ,来 !

〔四凤跑至母亲面前 ,跪下。

鲁四凤 妈 ! (抱着母亲的膝)

鲁侍萍 (抚摸四凤的头顶 ,痛惜地)孩子 ,我的可怜的孩子。

鲁四凤 (泣不成声地)妈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忘了您的话了。

鲁侍萍 (扶起四凤)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

鲁四凤 (低头)我疼您 ,妈 ,我怕 ,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 ,看不起我 ,我不敢告诉您。

鲁侍萍 (沉痛地)这还是你的妈太糊涂了 ,我早该想到的。  
(酸苦地)然而天 ,这谁又料得到 ,天底下会有这种事 ,偏偏又叫我的孩子们遇着呢 ? 哦 ,你们妈的命太苦 ,我们的命也太苦了。

鲁大海 (冷淡地)妈 ,我们走吧 ,四凤先跟我们回去。——我已经跟他(指周萍)商量好了 ,他先走 ,以后他再接四凤。

鲁侍萍 (迷惑地)谁说的?谁说的?

鲁大海 (冷冷地望着鲁妈)妈,我知道您的意思,自然只有这么办。所以,周家的事我以后也不提了,让他们去吧。

鲁侍萍 (迷惑,坐下)什么?让他们去?

周萍 (嗫嚅)鲁奶奶,请您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地待她,我们现在决定就走。

鲁侍萍 (拉着四凤的手,颤抖地)凤,你,你要跟他走?

鲁四凤 (低头,不得已紧握着鲁妈的手)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鲁侍萍 (忍不住)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

鲁大海 (奇怪地)妈,您怎么?

鲁侍萍 (站起)不,不成!

鲁四凤 (着急)妈!

鲁侍萍 (不顾她,拉着她的手)我们走吧。(向大海)你出去叫一辆洋车,四凤大概走不动了。我们走,赶快走。

鲁四凤 (死命地退缩)妈,您不能这样做。

鲁侍萍 不,不成!(呆滞地,单调地)走,走。

鲁四凤 (哀求)妈,您愿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么?

周萍 (走向鲁妈前)鲁奶奶,我知道我对不起您。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现在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您——

鲁大海 妈,(不懂地)您这一次,我可明白了!

鲁侍萍 (不得已,严厉地)你先去雇车去!(向四凤)凤儿,你听着,我情愿你没有,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走吧!

[大海刚至门口,四凤喊一声。

鲁四凤 (喊)啊,妈,妈!(晕倒在母亲怀里)

鲁侍萍 (抱着四凤)我的孩子,你——

周 萍 (急)她晕过去了。

〔鲁妈按着她的前额,低声唤“四凤”忍不住地泣下。

〔周萍向饭厅跑。

鲁大海 不用去——不要紧,一点凉水就好。她小时就这样。

〔周萍拿凉水洒在她面上,四凤渐醒,面呈死白色。

鲁侍萍 (拿凉水灌四凤)凤儿,好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我的苦命的孩子。

鲁四凤 (口渐张眼睁开,喘出一口气)啊,妈!

鲁侍萍 (安慰地)孩子,你不要怪妈心狠,妈的苦说不出。

鲁四凤 (叹出一口气)妈!

鲁侍萍 什么?凤儿。

鲁四凤 我,我不能不告诉你,萍!

周 萍 凤,你好点了没有?

鲁四凤 萍,我,总是瞒着你,也不肯告诉您(乞怜地望着鲁妈)妈,您——

鲁侍萍 什么,孩子,快说。

鲁四凤 (抽咽)我,我——(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大哭)

鲁侍萍 (切迫地)怎样,你说你有——(过受打击,不动)

周 萍 (拉起四凤的手)四凤!怎么,真的,你——

鲁四凤 (哭)嗯。

周 萍 (悲喜交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鲁四凤 (低头)大概已经三个月。

周 萍 (快慰地)哦,四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我的——

鲁侍萍 (低声)天哪。

周 萍 (走向鲁)鲁奶奶,您无论如何不要再固执哪,都是我

错了 我求您！（跪下）我求您放了她吧。我敢保我以后对得起她 对得起您。

鲁四凤（立起 走到鲁妈面前跪下）妈 您可怜可怜我们 答应我们 让我们走吧。

鲁侍萍（不做声 坐着 发痴）我是在做梦。我的儿女 我自己生的儿女 三十年工夫——哦 天哪 （掩面哭 挥手）你们走吧 我不认得你们。（转过头去）

周 萍 谢谢您！（立起）我们走吧。凤！（四凤起）

鲁侍萍（回头 不自主地）不 不能够！  
〔四凤又跪下。

鲁四凤（哀求）妈 您 您是怎么？我的心定了。不管他是富，是穷 不管他是谁 我是他的了。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 我看得见的只有他 妈 我现在到了这一步 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 他是什么 我也跟他是什么。妈 您难道不明白 我——

鲁侍萍（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说 苦痛地）孩子。

鲁大海 妈 妹妹既然是闹到这样 让她去了也好。

周 萍（阴沉地）鲁奶奶 您心里要是一定不放她 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 自己走了。凤！

鲁四凤（摇头）萍！（还望着鲁妈）妈！

鲁侍萍（沉重的悲伤 低声）啊 天知道谁犯了罪 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 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天哪 如果要罚 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一个人有罪 我先走错了一步。（伤心地）如今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事情已经做了的 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 人犯了一次罪过 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来。——（摸着四凤的头）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 他们应当好好地

活着 ,享着福。冤孽是在我心里头 ,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他们快活 ,谁晓得就是罪过?他们年轻 ,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心做了什么错。(立起 ,望着天)今天晚上 ,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 ,这罪过我知道 ,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 ,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 ,我的儿女们都是好孩子 ,心地干净的 ,那么 ,天 ,真有了什么 ,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回过头)凤儿 ,——

鲁四凤 (不安地)妈 ,您心里难过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鲁侍萍 (回转头。和蔼地)没有什么。(微笑)你起来 ,凤儿 ,你们一块儿走吧。

鲁四凤 (立起 ,感动地 ,抱着她的母亲)妈!

周 萍 去 ,(看表)不早了 ,还只有二十五分钟 ,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 ,走吧。

鲁侍萍 (沉静地)不 ,你们这次走 ,是在黑地里走 ,不要惊动旁人。(向大海)大海 ,你出叫车去 ,我要回去 ,你送他们到车站。

鲁大海 嗯。

〔大海由中门下。

鲁侍萍 (向四凤哀婉地)过来 ,我的孩子 ,让我好好地亲一亲。(四凤过来抱母 ;鲁妈向周萍)你也来 ,让我也看你一下。(周萍至前 ,低头 ,鲁妈望他擦眼泪)好 ,你们走吧——我要你们两个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

周 萍 您说吧。

鲁侍萍 你们不答应 ,我还是不要四凤走的。

鲁四凤 妈 ,您说吧 ,我答应。

鲁侍萍 (看他们两人)你们这次走 ,最好越走越远 ,不要回头。今天离开 ,你们无论生死 ,永远也不许见我。

鲁四凤 (难过)妈 ,那不——

周 萍 (眼色 ,低声)她现在很难过 ,才说这样的话 ,过后 ,她就会好了的。

鲁四凤 嗯 ,也好 ,——妈 ,那我们走吧。

〔四凤跪下 ,向鲁妈叩头 ,四凤落泪 ,鲁妈竭力忍着。

鲁侍萍 (挥手)走吧 !

周 萍 我们从饭厅里出去吧 ,饭厅里还放着我几件东西。

〔三人——周萍 ,四凤 ,鲁妈——走到饭厅门口 ,饭厅门开。蘩漪走出 ,三人俱惊视。

鲁四凤 (失声)太太 !

周蘩漪 (沉稳地)咦 ,你们到哪儿去 ? 外面还打着雷呢 !

周 萍 (向蘩漪)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 !

周蘩漪 嗯 ,不只我 ,还有人呢。(向饭厅上)出来呀 ,你 !

〔周冲由饭厅上 ,畏缩地。

鲁四凤 (惊愕)二少爷 !

周 冲 (不安地)四凤 !

周 萍 (不高兴 ,向弟)弟弟 ,你怎么这样不懂事 ?

周 冲 (莫明其妙地)妈叫我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蘩漪 (冷冷地)现在你就明白了。

周 萍 (焦躁 ,向蘩漪)你这是干什么 ?

周蘩漪 (嘲弄地)我叫你弟弟来给你们送行。

周 萍 (气愤)你真卑——

周 冲 哥哥 !

周 萍 弟弟 ,我对不起 ! ——(突向蘩漪)不过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 !

周 冲 (迷惑地)妈 ,这是怎么回事 ?

周 蓢漪 你看哪！（向四凤）四凤，你预备上哪儿去？

鲁四凤 （嗫嚅）我……我？……

周 萍 不要说一句瞎话。告诉他们，挺起胸来告诉他们，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

周 冲 （明白）什么，四凤，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

鲁四凤 嗯，二少爷，我，我是——

周 冲 （半质问地）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鲁四凤 我不是不告诉你；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找我，因为我——我已经不是个好女人。

周 萍 （向四凤）不，你为什么说自己不好？你告诉他们！（指蓢漪）告诉他们，说你就要嫁我！

周 冲 （略惊）四凤，你——

周 蓢漪 （向周冲）现在你明白了。（周冲低头）

周 萍 （突向蓢漪，刻毒地）你真没有一点心肝！你以为你的儿子会替——会破坏么？弟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意思，你说，你预备对我怎么样？说！哥哥都会原谅你。〔周冲望蓢漪，又望四凤，自己低头。

周 蓢漪 冲儿，说呀！（半晌，急促）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为什么抓着四凤问？你为什么抓着你哥哥说话呀？（又顿。众人俱看周冲，周冲不语）冲儿你说呀，你怎么，你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你难道见着自己心上喜欢的人叫人抢去，一点儿都不动气么？

周 冲 （抬头，羔羊似地）不，不，妈！（又望四凤，低头）只要四凤愿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周 萍 （走到周冲面前，拉着他的手）哦，我的好弟弟，我的明白弟弟！

周 冲 (疑惑地,思考地)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我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

周 萍 (感激地)不过,弟弟——

周 冲 (望着周萍热烈的神色,退缩地)不,你把她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

周 蓢漪 (整个幻灭,失望)哦,你呀!(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周 冲 (受侮地)妈!

周 萍 (惊)你是怎么回事?

周 蓢漪 (昏乱地)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你真是糊涂虫,没有一点生气的。你还是你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我看错你了——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周 萍 (不平地)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么?你这样说话。

周 蓢漪 (痛苦地)萍,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

周 冲 (难过地)妈,您怎么?

周 蓢漪 (丢弃了拘束)我叫他来的时候,我早已忘了我自己,(向周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周 冲 (心痛地)哦,妈。

周 萍 (眼色向周冲)她病了。(向蓢漪)你跟我上楼去吧!你大概是该歇一歇。

周蓁漪 胡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神经上没有一点病。你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揩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周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

周 冲 （痛极）妈，我最爱的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周 萍 你先不要管她，她在发疯！

周蓁漪 （激烈地）不要学你的父亲。没有疯——我这是没有疯！我要你说，我要你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的一口气！

周 萍 （狼狈地）你叫我说什么？我看你上楼睡去吧。

周蓁漪 （冷笑）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大家俱惊，略顿。〕

周 冲 （无可奈何地）妈！

周蓁漪 （不顾地）告诉他们，告诉四凤，告诉她！

鲁四凤 （忍不住）妈呀！（投入鲁妈怀）

周 萍 （望着弟弟，转向蓁漪）你这是何苦！过去的事你何必说呢？叫弟弟一生不快活。

周蓁漪 （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周 萍 （苦恼）哦，弟弟！你看弟弟可怜的样子，你要是有一点母亲的心——

周蓁漪 （报复地）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你记着，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周 萍 (愤怒)你胡说,我没有,我没有欺骗他!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蘩漪冷笑)——(向四凤)不要理她,她疯了,我们走吧。

周蘩漪 不用走,大门锁了。你父亲就下来,我派人叫他来的。

鲁侍萍 哦,太太!

周 萍 你这是干什么?

周蘩漪 (冷冷地)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你们再走。  
(喊)朴园 朴园!……

周 冲 妈,您不要!

周 萍 (走到蘩漪面前)疯子,你敢再喊!

〔蘩漪跑到书房门口,喊。

鲁侍萍 (慌)四凤,我们出去。

周蘩漪 不,他来了!

〔朴园由书房进,大家俱不动,静寂若死。

周朴园 (在门口)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

周蘩漪 (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周朴园 (见鲁妈,四凤在一起,惊)啊,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周蘩漪 (拉四凤向朴园)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指着朴园向四凤)叫他爸爸!(指着鲁妈向朴园)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鲁侍萍 太太!

周蘩漪 萍,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给这个妈叩头。

周 萍 (难堪)爸爸,我,我——

周朴园 (明白地)怎么——(向鲁妈)侍萍,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周蘩漪 (惊)什么?

鲁侍萍 (慌)不,不,您弄错了。

周朴园 (悔恨地)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

鲁侍萍 不,不!(低头)啊!天!

周蘩漪 (惊愕地)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周朴园 嗯。(烦厌地)蘩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周蘩漪 天哪!

[半晌。四凤苦闷地叫了一声,看着她的母亲,鲁妈苦痛地低着头。周萍脑筋昏乱,迷惑地望着父亲,同鲁妈。这时蘩漪渐渐移到周冲身边,现在她突然发见一个更悲惨的命运,逐渐地使她同情周萍,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她不自主地愧恨地望着自己的冲儿。

周朴园 (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周萍 (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周朴园 (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萍 (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 (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鲁四凤 (向母痛苦地)哦,妈!

周朴园 (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

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周 萍 (向鲁妈)您——您是我的——

鲁侍萍 (不自主地)萍——(回头抽咽)

周朴园 跪下，萍儿！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是你的生母。

鲁四凤 (昏乱地)妈，这不会是真的。

鲁侍萍 (不语，抽咽)

周蘩漪 (笑向周萍，悔恨地)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

周 萍 (怪笑，向朴园)父亲！(怪笑，向鲁妈)母亲！(看四凤，指她)你——

鲁四凤 (与周萍互视怪笑，忽然忍不住)啊，天！(由中门跑下)

〔周萍扑在沙发上，鲁妈死气沉沉地立着。〕

周蘩漪 (急喊)四凤！四凤！(转向周冲)冲儿，她的样子不大对，你赶快出去看她。

〔周冲由中门跑下，喊四凤。〕

周朴园 (至周萍前)萍儿，这是怎么回事？

周 萍 (突然)爸，您不该生我！(跑，由饭厅下)

〔远处听见四凤的惨叫声，周冲狂呼四凤，过后周冲也发出惨叫。〕

鲁侍萍 四凤，你怎么啦！

周蘩漪 (同时叫)我的孩子，我的冲儿！

〔二人同由中门跑出。〕

周朴园 (急走至窗前拉开窗幕，颤声)怎么？怎么？

〔仆人由中门跑上。〕

仆 人 (喘)老爷！

周朴园 快说，怎么啦？

仆 人 (急不成声)四凤……死了……

周朴园 (急)二少爷呢？

仆 人 也……也死了。

周朴园 (颤声)不,不,怎……么？

仆 人 四凤碰着那条走电的电线。二少爷不知道,赶紧拉了一把,两个人一块儿中电死了。

周朴园 (几晕)这不会。这,这——这不能够,不能够！

〔朴园与仆人跑下。

〔周萍由饭厅出,颜色惨白,但是神气沉静地。他走到那张放大海的手枪的桌前,抽开抽屉,取出手枪,手微颤,慢慢走进右边书房。

〔外面人声嘈杂,哭声,叫声,吵声,混成一片。鲁妈由中门上,脸更呆滞,如石膏人像。老年仆人跟在后面,拿着电筒。

〔鲁妈一声不响地立在台中。

老 仆 (安慰地)老太太,您别发呆！这不成,您得哭,您得好好哭一场。

鲁侍萍 (无神地)我哭不出来！

老仆人 这是天意,没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

鲁侍萍 不,我想静一静。(呆立)

〔中门大开,许多仆人围着蘩漪,蘩漪不知是在哭在笑。

仆 人 (在外面)进去吧,太太,别看哪。

周蘩漪 (为人拥至中门,倚门怪笑)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冲儿,你这个糊涂孩子。

周朴园 (走在中门中,眼泪在面上)蘩漪,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别看了。

老 仆 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有法子办了。

周蓊漪 (进来,干哭)冲儿,我的好孩子。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你怎么会死得这样惨?(呆立)

周朴园 (已进来)你要静一静。(擦眼泪)

周蓊漪 (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

〔外面仆人与大海打架声。〕

周朴园 这是谁?谁在这时候打架。

〔老仆下问,立时另一仆人上。〕

周朴园 外面是怎么回事?

仆 人 今天早上那个鲁大海,他这时又来了,跟我们打架。

周朴园 叫他进来!

仆 人 老爷,他连踢带打地伤了我们好几个,他已经从小门跑了。

周朴园 跑了?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略顿,忽然)追他去,给我追他去。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一齐下。屋中只有朴园、鲁妈、蓊漪三人。〕

周朴园 (哀伤地)我丢了一个儿子,不能再丢第二个了。

〔三人都坐下来。〕

鲁侍萍 都去吧!让他去了也好,我知道这孩子。他恨你,我知道他不会回来见你的。

周朴园 (寂静,自己觉得奇怪)年轻的反而走我们前头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忽然)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无人应)来人呀!来人!(无人应)你们给我找呀,我的大儿子呢?

〔书房枪声 ,屋内死一般的静默。

周蘩漪 (忽然)啊 ! (跑下书房 ,朴园呆立不动 ,立时蘩漪狂喊跑出)他……他……

周朴园 他……他……

〔朴园与蘩漪一同跑下 ,进书房。

〔鲁妈立起 ,向书房颠踬了两步 ,至台中 ,渐向下倒 ,跪在地上 ,如序幕结尾老妇人倒下的样子。

〔舞台渐暗 ,奏序幕之音乐 (High Mass - Bach)若在远处奏起 ,至完全黑暗时最响 ,与序幕末尾音乐声同。幕落 ,即开 ,接尾声。

## 尾 声

〔开幕时舞台黑暗。只听见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同大风琴声,序幕姊弟的声音:〕

〔弟弟声 姐姐,你去问她。〕

〔姊姊声:(低声)不,弟弟你问她,你问她。〕

〔舞台渐明,景同序幕,又回到十年后腊月三十日的下午。老妇(鲁妈)还在台中歪倒着,姊弟在旁。〕

姊 姊 你问她,她知道。

弟 弟 我不,我怕,你,你去。(推姊姊,外面合唱声止)

〔姑乙由中门进,见老妇倒地上,大惊愕,忙扶起她。〕

姑 乙 (扶她)起来吧,鲁奶奶!起来吧!(扶她至右边火炉旁坐,忙走至姊弟前,安慰地)弟弟,你没有吓着吧!快去吧,妈就在外边等着你们。姐姐,你领弟弟去吧。

姊 姊 谢谢您,姑奶奶。(替弟弟穿衣服)

姑 乙 外面冷得很,你们都把衣服穿好。

姊 姊 嗯,再见!

姑 乙 再见。

〔姊领弟弟出中门。〕

〔姑乙忙走到壁炉前,照护老妇人。〕

〔姑甲由右门饭厅进。〕

姑 乙 嘘,(指鲁妈)她出来了。

姑 甲 (低声)周先生就下来看她,你照护照护。我要出去。

姑 乙 好,你等一等,(从墙角拿一把雨伞)外头怕要下雪,你要这一把伞吧。

姑 甲 (和蔼地)谢谢你。(拿着雨伞由中门出去)  
〔老人由左边厅出,立门口,望着。〕

姑 乙 (指鲁妈,向老翁)她在这儿!

老 人 哦!  
〔半晌。〕

老 人 (关心地,向姑乙)她现在怎么样?

姑 乙 (轻叹)还是那样!

老 人 吃饭还好么?

姑 乙 不多。

老 人 (指头)她这儿?

姑 乙 (摇头)不,还是不认识人。  
〔半晌。〕

姑 乙 楼上您的太太,看见了?

老 人 (呆滞地)嗯。

姑 乙 (鼓励地)这两人,她倒好。

老 人 是的。——(指鲁妈)这些天没有人看她么?

姑 乙 您说她的儿子,是么?

老 人 嗯。一个姓鲁叫大海的。

姑 乙 (同情地)没有。可怜,她就是想着儿子。每到节期总在窗前望一晚上。

老 人 (叹气,绝望地,自语)我怕,我怕他是死了。

姑 乙 (希望地)不会吧?

老 人 (摇头)我找了十年了,——没有一点影子。

姑 乙 唉,我想她的儿子回家,她一定会明白的。

老 人 (走到炉前,低头)侍萍!

〔老妇回头 ,呆呆地望着他 ,若不认识 ,起来 ,面上无一丝表情 ,一时 ,她走向前窗。

老 人 (低声)侍萍 ! 侍——

姑 乙 (向老人摆手 ,低声)让她走 ,不要叫她 !

〔老妇至窗前 ,慢吞吞地拉开帷幔 ,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人绝望地转过头 ,望着炉中的火光 ,外面忽而闹着小孩们的欢笑声 ,同足步声。中门大开 ,姊弟进。

姊 姊 (向弟)在这儿 ? 一定在这儿 ?

弟 弟 (落泪 ,点着头)嗯 ! 嗯 !

姑 乙 (喜欢他们来打破这沉静)弟弟 ,你怎么哭了 ?

弟 弟 (抽咽)我的手套丢了 ! 外面下雪 ,我的手套 ,我的新手套丢了。

姑 乙 不要嚷 ,弟弟 ,我给你找。

姊 姊 弟弟 ,我们找。

〔三个人在左角找手套。

姑 乙 (向姊)有么 ?

姊 姊 没有 !

弟 弟 (钻到沙发背后 ,忽然跳出来)在这儿 ,在这儿 ! (舞着手套)妈 ,在这儿 ! (跑出去)

姑 乙 (羡慕地)好了 ,去吧。

姊 姊 谢谢 ,姑奶奶 !

〔姊由中门下 ,姑乙关上门。

〔半晌。

老 人 (抬头)什么 ? 外头又下雪了 ?

姑 乙 (沉静地点头)嗯。

〔老人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妇 ,转身坐在炉旁的圈椅上 ,呆呆地望着火 ,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 ,

拿了一本《圣经》读着。

〔舞台渐暗。

——幕 落

原 野

## 人 物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 ,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新娶的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 ,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客人。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

## 时 间 秋 天

序 幕 原野铁道旁。

——立秋后一天傍晚。

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

——序幕十日后 ,下午六时。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同日 ,夜九时。

——同日 ,夜十一时。

第三幕 (时间紧接第二幕)

第一景 黑林子 ,岔路口。

——夜一时后。

第二景 黑林子 林内洼地。

——夜二时后。

第三景 黑林子 林内水塘边。

——夜三时后。

第四景 黑林子 林内小破庙旁。

——夜四时后。

第五景 景同序幕 原野铁道旁。

——破晓 六时后。

# 序 幕

秋天的傍晚。

大地是沉郁的 ,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 ,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 ,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 ,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 ,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 ,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 ,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 ,羁绊在石岩上。它背后有一片野塘 ,淤积油绿的雨水 ,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 ,相率扑通跳进水去 ,冒了几个气泡 ;一会儿 ,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 ,也很寂寞的样子。巨树前 ,横着垫高了的路基 ,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铁轨铸得像乌金 ,黑黑的两条 ,在暮靄里闪着亮 ,一声不响 ,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有时巨龙似的列车 ,喧赫地叫嚣了一阵 ,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 ,风掣电驰地飞驶过来。但立刻又被送走了 ,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 ,一根接连一根 ,当野风吹来时 ,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铁轨基道斜成坡 ,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 ,有守路人的破旧的“看守阁” ,有一些野草 ,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

在天上 ,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 ,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 ,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

湖似的破口 ,张着嘴 ,泼出幽暗的赭红 ,像噩梦 ,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

地面依然昏暗暗 ,渐渐升起一层灰雾 ,是秋暮的原野 ,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 ,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

大地是沉郁的。

〔开幕时 ,仇虎一手叉腰 ,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 ,喘着气 ,一哼也不哼。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 ,很清脆地落在水里 ,立时蛙也吓得 not 响。他安了心 ,蹲下去坐 ,然而树上的“知了”又聒噪地闹起 ,他仰起头 ,厌恶地望了望 ,立起身 ,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遥远一声汽笛 ,他回转头 ,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 ,愈行愈远 ,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他扔下石块 ,嘘出一口气 ,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 ,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 ,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 ,捣了腿骨 ,血殷殷的 ,他蹙着黑眉 ,牙根咬紧 ,一次一次捶击 ,喘着 ,低低地咒着。前额上渗出汗珠 ,流血的手擦过去。他狂喊一声 ,把巨石掷进塘里 ,喉咙哽噎像塞住铅块 ,失望的黑脸仰朝天 ,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 ,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

〔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 ,一个人“哦 ! 哦 !”地吆喝 ,赶它们回栏 ,羊们乱窜 ,哀伤地咩咩着 ,冲破四周的寂静。他怔住了 ,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 ,惊愕地谛听。他蓦然跳起来 ,整个转过身来 ,面向观众 ,屏住气息瞩目。——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 ,人会惊怪造物者

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袷的蓝布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他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

〔他提起脚跟眺望，人显明地向身边来。“哦！哦！”吆喝着，“咩！咩！”羊们拥挤着，人真走近了，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

〔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念得很兴高采烈的！“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

〔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挎着一筐树枝，右手背着斧头，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他约莫有二十岁，胖胖的圆脸，哈巴狗的扁鼻子，一对老鼠眼睛，眨个不停。头发长得很低，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时尔还流出涎水。他是个白痴，无父无母，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为人看羊，斫柴，做些零碎的事情。

白傻子（兴奋地跑进来，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忽而机车喷黑烟）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忽而他翻转过来倒退，两只臂膊像一双翅膀，随着嘴里的“吐兔”，一扇一扇地——

哦 ,火车在打倒轮 ,他拚命地向后退 ,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 ,这次“火车头”开足了马力。然而 ,不小心 ,一根枕木拦住了脚 ,扑通一声 ,“火车头”忽然摔倒在轨道上 ,好痛 !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 ,树枝撒了一道 ,斧头溜到基道下 ,他手搁在眼上 ,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 ,但是 ,摸摸屁股 ,四面望了一下 ,没人问 ,也没人疼 ,并没人看见。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 ,把痛处揉两次 ,立起来 ,仿佛是哄小孩子 ,吹一口仙气 ,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 ,“好了 ,不痛了 ,去吧 !”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于是又——)漆叉卡叉 ,漆叉卡叉……(不 ,索性放下筐子 ,两只胳膊是飞轮 ,眉飞色舞 ,下了基道的土坡 ,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 ,绕过去 ,自由得如一条龙)漆叉卡叉 ,吐兔图吐 ,吐兔图吐 ,吐兔图吐……(更兴奋了 ,他撮圆了嘴 ,学着机车的汽笛)呜——呜——呜。漆叉卡叉 ,吐兔图吐。呜——呜——呜——(冷不防 ,他翻了一个跟头)呜——呜——呜——(看 !又翻了一个)呜——呜——呜——漆叉卡叉 ,吐兔图吐 ,——呜——呜——(只吹了一半 ,远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 ,他忽而怔住 ,出了神。他跑上基道 ,横趴在枕木上 ,一只耳紧贴着铁轨 ,闭上眼 ,仿佛谛听着仙乐 ,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呵呵呵 ! (不自主地傻笑起来)

〔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 ,他始而惊怪 ,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

仇 虎 喂 ! (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喂 ! 你干什么 ?  
白傻子 (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 ,阖目揣摩 ,很幸福的样子 ,手拍着轮转的速律 ,低微地)漆叉卡叉 ,

漆叉卡叉……(望也没有望,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你……你不用管。

仇 虎 (踹踹他的屁股)喂,你听什么?

白傻子 (不耐烦)别闹!(用手摆了摆)别闹!你听,火车头!(指轨道)在里面!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由更满足起来,耳朵抬起来,仰着头,似乎在回味)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快乐地忘了一切,向远处望去,一个人喃喃地)嗯——火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又把耳朵贴近铁轨)

仇 虎 起来!(白傻子不听,又用脚踢他)起来!(白傻子仍不听,厉声)滚起来!(一脚把白傻子踹下土坡,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

白傻子 (在坡下,恍恍惚惚拾起斧头,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你……你……你踢了我。

仇 虎 (狞笑,点点头)嗯,我踢你!(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铁镣沉重地响着)你要怎么样?

白傻子 (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退了一步)我……我不怎么样。

仇 虎 (狠恶地)你看得见我么?

白傻子 (疑惧地)看……看不清。

仇 虎 (走出巨树的暗荫,面向天际)你看!(指自己)你看清楚了么?

白傻子 (惊骇地注视着仇虎,死命地“啊”了一声)妈!(拖着斧头就跑)

仇 虎 (霹雷一般)站住!

〔白傻子瘫在那里,口里流着涎水,眼更眨个不住。

仇 虎 (恶狠地)妈的,你跑什么?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没有跑!

仇 虎 (指自己,愤恨地)你看我像个什么?

白傻子 (盯着他,怯弱地)像……嗯……像——(抓抓头发)反正——(想想,摇摇头)反正不像人。

仇 虎 (牙缝里喷出来)不像人?(迅雷似地)不像人?

白傻子 (吓住)不,你像,你像,像,像。

仇 虎 (狞笑起来,忽然很柔和地)我难看不难看?你看我丑不丑?

白傻子 (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睁大眼睛)你……你不难看,不丑。(然而——)

仇 虎 (暴躁地)谁说我不丑!谁说我不丑!

白傻子 (莫明其妙)嗯,你丑!你——丑得像鬼。

仇 虎 那么,(向白傻子走去,脚下铛银作响)鬼在喊你,丑鬼在喊你。

白傻子 (颤抖地)你别来!我……我自己过去。

仇 虎 来吧!

白傻子 (疑惧地,拖着不愿动的脚步)你……你从哪儿来的。

仇 虎 (指远方)天边!

白傻子 (指着轨道)天边?从天边?你也坐火车?(慢慢地)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向后退,一面回头,模仿火车打倒轮)

仇 虎 (明白狞笑)嗯,“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也以手做势,开起火车,向白傻子走近)吐兔图吐,吐兔图吐。(进得快,退得慢,火车碰上火车,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一把拉过来)你过来吧!

白傻子 (痛楚地喊了一声,用力想挣出自己,乱嚎)哦!妈,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

仇 虎 (斜眼盯着他)好,你会“漆叉卡叉”,你看,我跟你来个  
(照着白傻子胸口一拳,白傻子啊地叫了一声,仇虎慢慢悠悠地)吐——兔——图——吐!(凶恶地)把斧头拿给我!

白傻子 (怯弱地)这……这不是我的。(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

仇 虎 (抢过斧头)拿过来!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翻着白眼)我没有说不给你。

仇 虎 (一手拿着斧头,指着脚镣)看见了么?

白傻子 (伸首,大点头)嗯,看见。

仇 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

白傻子 (看了看,抹去唇上的鼻涕,摇着头)不,不知道。

仇 虎 (指着铁镣)这是镯子——金镯子!

白傻子 (随着念)镯子——金镯子!

仇 虎 对了!(指着脚)你给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又把斧头交还他)敲下来,我要把它赏给你戴!

白傻子 给我戴?这个?(摇头)我不,我不要!

仇 虎 (又把斧头抢到手,举起来)你要不要?

白傻子 (眨眨眼)我……我……我要……我要!

[仇虎蹲在轨道上,白傻子倚立土坡,仇虎正想坐下,伸出他的腿。

仇 虎 (猜疑地)等等!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

白傻子 (不明白,但是——)嗯,嗯,好的,好的。(又收下他的斧头)

仇 虎 (坐在轨道上,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支好半身的体重,伸开了腿,望着白傻子)你敲吧!

白傻子 (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只一下,他停住了,想一想)  
可……可是这斧头也……也不是你的。

仇 虎 (不耐烦)知道,知道!

白傻子 (有了理)那你能拿这斧子劈死我。(跟着站起来)

仇 虎 (跳起,抢过他的斧头,抡起来)妈,这傻王八蛋,你给我弄不弄?

[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

白傻子 (惧怯地)我……我没有说不给你弄。(又接过斧头,仇虎坐下来,白傻子蹲在旁边,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  
[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

白傻子 (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你怎么知道我……我的外号。

仇 虎 怎么?

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活,总叫我傻王八蛋。(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唏!唏!唏!(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

仇 虎 (想不到,真认不出是他)什么,你——你叫白傻子。

白傻子 嗯,(结结巴巴)他们都不爱理我,都叫我傻王八蛋,可有时也……也叫我狗……狗蛋。你看,这两个名字哪一个好?(得不着回答,一个人叨叨地)嗯,两个都叫,倒……倒也不错,可我想还是狗……狗蛋好,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她说,你看,这孩子长得狗……狗头狗脑的,就叫他狗……狗蛋吧,长……长得大。你看,我……我小名原来叫……叫……(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叫狗蛋!唏!唏!唏!(笑起来,又抹一下子鼻涕)

仇 虎 (一直看着他)狗蛋,你叫狗蛋!

白傻子 嗯 ,狗蛋 ,你……你没猜着吧 ! (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

仇 虎 (忽然)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 ?

白傻子 (望了一会 ,摇头)不 ,不认识。(放下斧头)你……你认识我 ?

仇 虎 (等了一刻 ,冷冷地)不 ,不认识。(忽然急躁地)快 ,快点敲 ,少说废话 ,使劲 !

白傻子 天快黑了 ! 我看不大清你的镯子。

仇 虎 妈的 ,这傻王八蛋。你把斧头给我 ,你给我滚。

白傻子 (站起)给你 ? (高举起斧头)不 ,不成。这斧头不是我的。这斧头是焦……焦大妈的。

仇 虎 你说什么 ? (也站起)

白傻子 (张口结舌)焦……焦大妈 ! 她说 ,送……送晚了点 ,都要宰……宰了我。(摸摸自己的颈脖 ,想起了焦大妈 ,有了胆子 ,指着仇虎的脸)你……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抢走 ,她也宰……宰了你 ! (索性吓他一下 ,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 ,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喳——喳——喳 ! 就这样 ,你怕不怕 ?

仇 虎 哦 ,是那个瞎老婆子 ?

白傻子 (更着重地)就……就是那个瞎老婆子 ,又狠又毒 ,厉害着得呢 !

仇 虎 她还没有死 ?

白傻子 (奇怪)没有 ,你见过她 ?

仇 虎 (沉吟)见过。(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那焦老头子呢 ?

白傻子 (瞪瞪眼)焦老头子 ?

仇 虎 就是她丈夫 ,那叫阎王 ,阎王的。

白傻子 (恍然)哦 ,你说阎王啊 ,焦阎王啊。(不在意地)阎王早进……进了棺材了。

仇 虎 (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什——么?(立起)

白傻子 他死了 ,埋了 ,入了土了。

仇 虎 (狠恶地)什么?阎王进了棺材?

白傻子 (不在心)前两年死的。

仇 虎 (阴郁地)死了!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

白傻子 嗯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 ,早晚都得入土。

仇 虎 (失望地)那么 ,我是白来了 ,白来了。

白傻子 (奇怪地)你……你找阎王干……干什么?

仇 虎 (忽然回转头 ,愤怒地)可他——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顿足 ,铁镣相撞 ,疯狂地乱响)不等我!(咬紧牙)不等我!抢了我们的地!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 ,你诬告我们是土匪 ,你送了我进衙门 ,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这个地方 ,成年地想法害我们 ,等到我来了 ,你伸伸脖子死了 ,你会死了!

白傻子 (莫明其妙 ,只好——)嗯 ,死了!

仇 虎 (举着拳头 ,压下声音)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来)可我怎么叫你死 ,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我告诉你 ,阎王 ,我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阎王!杀了我们 ,你们就得偿命 ,伤了我们 ,我们一定还手。挖了我的眼睛 ,我也挖你的。你打瘸了我的腿 ,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 ,你想 ,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 ,哼 ,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哦 ,阎王 ,你想得太便宜了!

白傻子 (诧异)你一个念叨些什么？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镯子不要？

仇 虎 (想起当前的境界)哦 ,哦 ,要……要！(暴烈地)你可敲啊！

白傻子 (连忙)嗯 ,嗯！(啐口唾沫 ,举起斧子敲)

仇 虎 那么 ,他的儿子呢？

白傻子 谁？

仇 虎 我说阎王的儿子 ,焦大星呢？

白傻子 (不大清楚)焦……焦大星？

仇 虎 就是焦大。

白傻子 (恍然)他呀！他刚娶个新媳妇 ,在家里抱孩子呢。

仇 虎 又娶了个媳妇。

白傻子 (龇着白牙)新媳妇长得美着呢 ,叫……叫金子。

仇 虎 (惊愕)金子！金子！

白傻子 嗯 ,你……你认识焦大？

仇 虎 嗯 ,(狞笑)老朋友了 ,(回想)我们从小 ,这么大(用手比一下)就认识。

白傻子 那我替你叫他来 ,(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他就住在那房子里。(向那房屋跑)

仇 虎 (厉声)回来！

白傻子 干——干什么？

仇 虎 (伸出手)把斧头给我！

白傻子 斧头？

仇 虎 我要自己敲开我这副金镯子送给焦老婆子戴。

白傻子 (又倔强起来)可这斧头是焦——焦——焦大妈的。

仇 虎 (不等他说完 ,走上前去 ,抢斧头)给我。

白傻子 (伸缩头 ,向后退)我！我不。(仇虎逼过去)

仇 虎 (抢了斧头,按下白傻子的头颈,似乎要斫下去)  
你——你这傻王八蛋。

[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有个男人在旁边劝慰着。

白傻子 (挣得脸通红)有——有人!

仇 虎 (放下手倾听一刻,果然是)狗蛋,便宜你!

白傻子 (遇了大赦)我走了?

仇 虎 (又一把抓住他)走,你跟着我来!

[仇虎拉着白傻子走向野塘左面去,白傻子狼狈地跟随着,一会儿隐隐听见斧头敲铁镣的声音。

[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女人气冲冲地,一句话不肯说,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女人长得很妖冶,乌黑的头发,厚嘴唇,长长的眉毛,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脸生得丰满,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身材不十分高,却也娉娉婷婷,走起路来,顾盼自得,自来一种风流。她穿着大红的裤袄,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腕上的镀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动。她的声音很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男人(焦大星)约莫有三十岁上下,短打扮,满脸髭须,浓浓的黑眉,凹进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来很直爽明朗。脸色黧黑,眉目间有些忧郁,额上时而颤跳着蛇似的青筋。左耳悬一只铜环,是他父亲——阎王——在神前为他求的。他的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他畏惧他的母亲,却十分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他现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包袱,稳稳地迈

着大步。他穿一件深灰的裤褂，悬着银表链，戴一顶青毡帽，手里握着一根小树削成的木棍，随着焦花氏走来。

焦大星 金子！

焦花氏 （不理，仍然向前走）

焦大星 （拉着她）金子，你站着。

焦花氏 （甩开他）你干什么？

焦大星 （恳求地）你为什么不说话。

焦花氏 （瞋目地）说话？我还配说话？

焦大星 （体贴地）金子，你又怎么啦？谁得罪了你？

焦花氏 （立在轨道上）得罪了我？谁敢得罪了我！好，焦大的老婆，有谁敢得罪？

焦大星 （放下包袱）好，你先别这么说话，咱们俩说明白，我再走。

焦花氏 （斜眼望着他）走？你还用着走？我看你还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妈去吧？

焦大星 （明白了一半）妈又对你怎么啦？

焦花氏 妈对我不怎么！（奚落地）哟，焦大多孝顺哪！你看，出了门那个舍不得妈丢不下妈的样子，告诉妈，吃这个，穿那个，说完了说，嘱咐，又嘱咐，就像你一出门，虎来了要把她叼了去一样。哼，你为什么不倒活几年长小了，长成（两手一比）这么点，到你妈怀里吃奶儿去呢！

焦大星 （不好意思，反而解释地）妈——妈是个瞎子啊！

焦花氏 （头一歪，狠狠地）我知道她是个瞎子！（又嘲笑地）哟，焦大真是个孝子，妈妈长，妈妈短，给妈带这个，给妈带那个；我給你到县里请一个孝子牌坊，好不好？

(故意叹口气)唉,为什么我进门不就添个孩子呢?

焦大星 (吃一惊)你说什么?进门添孩子?

焦花氏 (瞟他一眼)你别吓一跳,我不是说旁的。我说进门就给你添一个大小子,生个小焦大,好叫他像你这样地也孝顺孝顺我。哼,我要有儿子,我就要生你这样的,(故意看着焦大)是不错!

焦大星 (想骂她,但又没有话)金子,你说话总是不小心,就这句话叫妈听见了又是麻烦。

焦花氏 (强悍地)哼,你怕麻烦!我不怕!说话不小心,这还是好的,有一天,我还要做给她瞧瞧。

焦大星 (关心地)你——你说你做什么?

焦花氏 (任性泼野)我做什么?我是狐狸精!她说我早晚就要养汉偷人,你看,我就做给她瞧瞧,哼,狐狸精?

焦大星 (不高兴)怎么,你偷人难道也是做给我瞧瞧。

焦花氏 你要是这么待我,我就偷——

焦大星 (立起,一把抓着焦花氏的手腕,狠狠地)你偷谁?你要偷谁?

焦花氏 (忽然笑眯眯地)别着急,我偷你,(指着她丈夫的胸)我偷你,我的小白脸,好不好?

焦大星 (忍不住笑)金子,唉,一个妈,一个你,跟你们俩我真是没有法子。

焦花氏 (翻了脸)又是妈,又是你妈。你怎么张嘴闭嘴总离不开你妈,你妈是你的影子,怎么你到哪儿,你妈也到哪儿呢?

焦大星 (坐在包袱上,叹一口长气)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塘里青蛙又叫了几声,来了一阵风,远远传来野鸟的

鸣声。

焦花氏 (忽然拉起男人的手)我问你 ,大星 ,你疼我不疼我 ?

焦大星 (仰着头)什么 ?

焦花氏 (坐在他身旁)你疼我不疼我 ?

焦大星 (羞涩地)我——我自然疼你。

焦花氏 (贴近一些)那么 ,我问你一句话 ,我说完了你就得告诉我。别含糊 !

焦大星 可是你问——问什么话 ?

焦花氏 你先别管 ,你到底疼我不 ?你说不说 ?

焦大星 (摇摇头)好 ,好 ,我说。

焦花氏 (指着男人的脸)一是一 ,二是二 ,我问出口 ,你就地就得说 ,别犹疑 !

焦大星 (急于知道)好 ,你快说吧。

焦花氏 要是我掉在河里 ,——

焦大星 嗯。

焦花氏 你妈也掉在河里 ,——

焦大星 (渐明白)哦。

焦花氏 你在河边上 ,你先救哪一个 ?

焦大星 (窘迫)我——我先救哪一个 ?

焦花氏 (眼直盯着他)嗯 ,你先救哪一个 ,是你妈 ,还是我 ?

焦大星 我……我——(抬头望望她)

焦花氏 (迫待着)嗯 ?快说 ,是你妈 ?还是我 ?

焦大星 (急了)可——可哪会有这样的事 ?

焦花氏 我知道是没有。(固执地)可要是有的话 ,要是有的话 ,你怎么办 ?

焦大星 (苦笑)这——这不会的。

焦花氏 你 ,你别含糊 ,我问你要真有这样的事呢 ?

焦大星 要真有这样的事 ,(望望女人)那——那——

焦花氏 那你怎么样?

焦大星 (直快地)那我两个都救 ,(笑着)我(手势)我左手拉着妈 ,我右手拉着你。

焦花氏 不 ,不成。我说只能救一个。那你救谁?(魅惑地)是我 ,还是你妈?

焦大星 (惹她)那我……那我……

焦花氏 (激怒地)你当然是救你妈 ,不救我。

焦大星 (老实地)不是不救你 ,不过妈是个——

焦花氏 (想不到)瞎子!对不对?

焦大星 (乞怜地望着她)嗯。瞎了眼自然得先救。

焦花氏 (撅起嘴)对了 ,好极了 ,你去吧!(怨而恨地)你眼看着我要淹死 ,你都不救我 ,你都不救我!好!好!

焦大星 (解释)可你并没有掉在河里——

焦花氏 (索性诉起委屈)好 ,你要我死 ,(气愤地)你跟你妈一样 ,都盼我立刻死了 ,好称心 ,你好娶第三个老婆。你情愿淹死我 ,不救我。

焦大星 (分辩地)可我并没有说不救你。

焦花氏 (紧问他)那么 ,你先救谁?

焦大星 (问题又来了)我——我先——我先——

焦花氏 (逼迫)你再说晚了 ,我们俩就完了。

焦大星 (冒出嘴)我——我救你。

焦花氏 (改正他)你先救我。

焦大星 (机械地)我先救你!

焦花氏 (眼里闪出胜利的光)你先救我!(追着 ,改了口)救我一个?

焦大星 (糊涂地)嗯。

焦花氏 (更说得清楚些)你“只”救我一个——

焦大星 (顺嘴说)嗯。

焦花氏 你“只”救我一个,不救她。

焦大星 可是,金子,那——那——

焦花氏 (逼得紧)你说了,你只救我一个,你不救她。

焦大星 (气愤地立起)你为什么要淹死我妈呢?

焦花氏 谁淹死她?你妈不是好好在家里?

焦大星 (忍不下)那你为什么老逼我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呢?

焦花氏 (反抗地)嗯,我听着痛快,我听着痛快!你说,你说给我听。

焦大星 可是说什么?

焦花氏 你说“淹死她!”

焦大星 (故意避开)谁呀?

焦花氏 你说“淹死我妈!”

焦大星 (惊骇地望着她)什么,淹死——?

焦花氏 (期待得紧)你说呀,你说了我才疼你,爱你。(诱惑地)你说了,你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看,我先给你一个。(贴着大星的脸,热热地亲了一下)香不香?

焦大星 (呆望着她)你——嗯!

焦花氏 你说不说!来!(拉着大星)你坐下!(把他推在大包袱上)你说呀!你说淹死她!淹死我妈!

焦大星 (傻气地)我说,我不说!

焦花氏 (没想到)什么!(想翻脸,然而——笑下来,柔顺地)好,好,不说就不说吧!(忽然孩子似的语调)大星,你疼我不疼我?(随着坐在大星的膝上,紧紧抱着他的颈脖,脸贴脸,偎过来,擦过去)大星,你疼我不疼我?你爱我不爱?

焦大星 (想躲开她 ,但为她紧紧抱住)你别——你别这样 ,有——有人看见。(四面望)

焦花氏 我不怕。我跟我老头子要怎么着就怎么着。谁敢拦我?大星 ,我俊不俊?我美不美?

焦大星 (不觉注视她)俊!——美!

焦花氏 (蛇似的手抚摸他的脸 ,心和头发)你走了 ,你想我不想我?你要我不要我?

焦大星 (不自主地紧紧握着她的手)要!

焦花氏 (更魅惑地)你舍得我不舍得我?

焦大星 (舐舐自己的嘴唇 ,低哑地)我——不——舍——得。  
(忽然翻过身 ,将焦花氏抱住 ,要把她—— ,喘着)我——

焦花氏 (倏地用力推开他 ,笑着竖起了眉眼 ,慢慢地)你不舍得 ,你为什么不说?

焦大星 (昏眩)说——说什么?

焦花氏 (泄恨地)你说淹死她 ,淹死我妈。  
〔一阵野风 ,吹得电线杆呜呜地响。

焦花氏 你说了我就让你。

焦大星 (喘着)好 ,就——就淹死她 ,(几乎是抽咽)就淹淹死我——

〔由轨道后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 ,约莫有六十岁的样子。头发大半斑白 ,额角上有一块紫疤 ,一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棍 ,张大眼睛 ,里面空空不是眸子 ,眼前似乎罩上一层白纱 ,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使人猜不透那一对失了眸子的眼里藏匿着什么神秘。她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 ,性情急躁 ,敏锐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谛听着。她的声音尖锐而

肯定。她还穿着丈夫的孝，灰布褂，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灰布裤，从头到尾非常整洁。她走到轨道上，一句话不说，用杖重重在铁轨上捣。

焦 母 （冷峻地）哼！

焦花氏 （吓了一跳）妈！（不自主地推开大星，立起）

焦大星 （方才的情绪立刻消失。颤颤地）哦，妈！

焦 母 （阴沉地）哼，狐狸精！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你们在说什么？

焦花氏 （惶惑地）没……没说什么，妈。

焦 母 大星，你说！

焦大星 （低得听不见）是……是没说什么？

焦 母 （回头，从牙缝里喷出来的话）活妖精，你丈夫叫你在家里还迷不够，还要你跑到外面来迷。大星在哪儿？你为什么不做声？

焦大星 （惶恐地）妈，在这儿。

焦 母 （用杖指着他）死人！还不滚，还不滚到站上干事去，（狠恶地）你难道还想死在那骚娘儿们的手里！死人！你是一辈子没见过女人是什么样是怎么！你为什么不叫你媳妇把你当元宵吞到肚里呢？我活这么大年纪，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你还配那死了的爸爸养活的？

焦大星 （惧怯地）妈，那么（看看焦花氏）我走了。

〔焦花氏口里嘟哝着。

焦 母 滚！滚！快滚！别叫我生气！——（忽然）金子，你嘴里念的什么咒。

焦花氏 （遮掩）我没什么！那是风吹电线，您别这么疑东疑西的。

焦 母 哼,(用手杖指着她,几乎戳着她的眼)你别看我瞅不见,我没有眼比有眼的还尖。大星——

焦大星 妈,在这儿。我就走。(背起大包袱)

焦花氏 大星,你去吧!

焦 母 (回头)你别管!又要你拿话来迷他。(对自己的儿子)记着在外头少交朋友,多吃饭,有了钱吃上喝上别心疼。听着!钱赚多了千万不要赌,寄给你妈,妈给你存着,将来留着你这个死了母亲的儿子用。再告诉你,别听女人的话,女人真想跟你过的,用不着你拿钱买;不想跟你过,你就是为她死了,也买不了她的心。听明白了么?

焦大星 听明白了。

焦 母 去,去。(忽然由手里扔出一袋钱,落在大星的脚下)这是我的钱,你拿去用吧。

焦大星 妈,我还有。

焦 母 拾起来拿走,不要跟我装模装样。我知道你手上那一点钱早就给金子买手镯,打了环子了。(对着焦花氏)你个活妖精。

焦大星 好,妈,我走了。您好好地保重身体,多穿衣服,门口就是火车,总少到铁道上来。

焦 母 (急躁地)知道,知道,不要废话,快走。

焦花氏 哼,妈不希罕你说这一套,还不快走。

焦 母 谁说的?谁说不希罕?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他说得好,我爱听,要在我面前挑拨是非?大星,滚!滚!滚!别在我耳朵前面烦的慌。快走!

焦大星 嗯!嗯,走了!(低声)金子,我走了。  
〔大星向右走了四五百步。〕

焦 母 (忽然)回来!

焦大星 干什么?

焦 母 (厉声)你回来!(大星快快地又走回来)刚才我给你的钱呢。

焦大星 (拿出来)在这儿。

焦 母 (伸手)给我,叫我再数一下。(大星又把钱袋交给她,她很敏捷地摸着里面的钱数,口里念叨着)

焦花氏 (狠狠地看她一眼)妈,您放心!大星不会给我的。

焦 母 (数好,把钱交给大星)拿去,快滚!(忽然回过头向焦花氏,低声,狠狠地)哼,迷死男人的狐狸精。

〔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

焦 母 你看什么?

焦花氏 谁看啦?

焦 母 天黑了没有?

焦花氏 快黑了。

焦 母 白傻子!(喊叫)白傻子!白傻子!白傻子!(无人应声)

焦花氏 您干什么?

焦 母 (自语)怪,天黑了,他该还给我们斧子了,哼,这王八蛋!又不知在哪儿死去了!——走,回家去,走!

焦花氏 (失神地)嗯,回家。(手伸过去)让我扶您。

焦 母 (甩开她的手)去!我不要你扶,假殷勤!

〔焦母向左面轨道走,焦花氏不动,立在后面。远远由右面又听见白傻子“漆叉卡叉,漆叉卡叉”起来,似乎很高兴地。〕

焦 母 金子!你还不走,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 (看见远远白傻子的怪样,不由笑出)妈,您听,火车头

来了。

焦 母 (怪癖地)你不走,你想等火车头压死你。

焦花氏 不,我说是白傻子!

焦 母 白傻子?

焦花氏 嗯。

〔“火车”“吐兔图吐”地由右面轨道上跑进来,白傻子一双手疾迅地旋转,口里呜呜地吹着汽笛。

焦 母 (听见是他,严厉地)狗蛋!

白傻子 (瞥见焦母,斜着眼,火车由慢而渐渐停止)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焦 母 狗蛋,你滚到哪儿去了?

白傻子 (望望焦母,又望望焦花氏)我——我没有滚到哪儿去。

焦 母 斧子呢?

白傻子 (想起来,昏惑地)斧子?

焦花氏 你想什么?问你斧子在哪儿呢?

焦 母 (厉声)斧子呢?

白傻子 (惧怕地)斧子叫——叫人家抢——抢去了。

焦 母 什么?

白傻子 一个瘸——瘸子抢——抢去了。

焦 母 (低声)你过来。

白傻子 (莫名其妙地走过去)干——干什么?

焦 母 你在哪儿?

白傻子 (笑嘻嘻地)这儿!

焦 母 (照着那声音的来路一下打在白傻子的脸上)这个傻王八蛋,带我去找那个瘸子去!

白傻子 (摸着自己的脸,没想到)你打——打了我!

焦 母 嗯 ,我打了你 ! (白傻子哇地哭起来 )你去不去 ?

白傻子 我——我去 !

焦 母 走 ! (把拐杖举起一端 ,交给白傻子 ,他拿起 ,于是他在前 ,瞎婆子在后走向右面去 )

[一阵野风 ,刮得电线又呜呜的 ,巨树矗立在原野 ,叶子哗哗地响 ,青蛙又在塘边鼓噪起来。

[焦花氏倚着巨树 ,凝望天际 ,这时天边的红云逐渐幻成乌云 ,四周景色黯黯 ,渐暗下去。大地更黑了。她走到轨道上 ,蹲坐着 ,拿起一块石头轻轻敲着铁轨。

[由左面基道背后 ,蹑手蹑脚爬出来仇虎。他手里拿着那副敲断的铁镣 ,缓缓走到焦花氏的身后。

焦花氏 (察觉身旁有人 ,忽然站起 )谁 ?

仇 虎 我 !

焦花氏 (吓住 )你是谁 ?

仇 虎 (搓弄铁镣 ,阴沉地 )我 !——(慢慢地 )你不认识我 ?

焦花氏 (惊愕 )不 ,我不认识。

仇 虎 (低哑地 )金子 ,你连我都忘了 ?

焦花氏 (迫近 ,注视他 ,倒吸一口气 )啊 !

仇 虎 (悻悻地 )金子 ,我可没忘了你。

焦花氏 什么 ,你——你是仇虎。

仇 虎 嗯 ,(恫吓地 )仇虎回来了。

焦花氏 (四面望望 )你回来干什么 ?

仇 虎 (诱惑地 )我回来看你。

焦花氏 你看我 ? (不安地笑一下 )你看我干什么——我早嫁人了。

仇 虎 (低沉地 )我知道 ,你嫁给焦大 ,我的好朋友。

焦花氏 嗯。(忽然 )你(半晌 )从哪儿来 ?

仇 虎 (指着天际)远 ,远 ,老远的地方。

焦花氏 你坐火车来的 ?

仇 虎 嗯 ,(苍凉地)“吐兔图吐 ” ,一会儿就到。

焦花氏 你怎么出来的 ! 这儿又没有个站。

仇 虎 我从火车窗户跳出来 ,(指铁镣)带着这个。(银铛一声 ,把铁镣扔出 ,落在野塘水边上)

焦花氏 (有些惧怕)怎么 ,你——你吃了官司了。

仇 虎 嗯 ! 你看看 ! (退一步)我这副样儿 ,好不好 ?

焦花氏 (才注意到)你——你瘸了。

仇 虎 嗯 ,瘸了。(忽然)你心疼不心疼 ?

焦花氏 心疼怎么样 ,不心疼怎么样 ?

仇 虎 (狞笑)心疼你带我回家 ,不心疼我抢你走。

焦花氏 (忽然来了勇气 ,泼野地)丑八怪 ,回去撒泡尿自己照照 ,小心叫火车压死。

仇 虎 你叫我什么 ?

焦花氏 丑八怪 ,又瘸又驼的短命鬼。

仇 虎 (甜言蜜语 ,却说得诚恳)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 ,这些年我没有死 ,我就为了你。

焦花氏 (不在意 ,笑嘻嘻)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 ?

仇 虎 现在回来也不晚呀。(迫近想拉她的手)

焦花氏 (甩开)滚 ! 滚 ! 滚 ! 你少跟我说好听的 ,丑八怪。我不爱听。

仇 虎 (狡黠地)我知道你不爱听 ,你人规矩 ,可你管不着我爱说真心话。

焦花氏 (瞟他一眼)你说你的 ,谁管你呢 ?

仇 虎 (低沉地)金子 ,这次回来 ,我要带你走。

焦花氏 (睨视 ,叉住腰)你带我到哪儿 ?

仇 虎 远 ,远 ,老远的地方。

焦花氏 老远的地方？

仇 虎 嗯 ,坐火车还得七天七夜。那边金子铺的地 ,房子都会飞 ,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 ,睁眼坐着 ,路会往后飞 ,那地方天天过年 ,吃好的 ,穿好的 ,喝好的。

焦花氏 (眼里闪着妒羨)你不用说 ,你不用说 ,我知道 ,我早知道 ,可是 ,虎子 ,就凭你——

仇 虎 (捺住她)你别往下讲 ,我知道。你先看看这是什么！  
(由怀里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戒子 ,上面镶着宝石 ,举得高高的)这是什么？

焦花氏 什么 ,(大惊异)金子！

仇 虎 对了 ,这是真金子 ,你看 ,我口袋还有。

焦花氏 (翻翻眼)你有 ,是你的。我不希罕这个。

仇 虎 (故意地)我知道你不希罕这个 ,你是个规矩人。好 ,去吧！(一下扔在塘里)

焦花氏 (惋惜)你——你丢了它干什么？

仇 虎 你既然不希罕这个 ,我还要它有什么用。

焦花氏 (笑起来)丑八怪！你真——

仇 虎 (忙接)我真想你 ,金子 ,我心里就有你这么一个人！  
你还要不要 ,我怀里还有的是。

焦花氏 (骄傲地)我不要。

仇 虎 你不要 ,我就都扔了它。

焦花氏 (忙阻止他)虎子 ,你别！

仇 虎 那么 ,你心疼我不心疼我？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心疼就带我回家。

焦花氏 不呢？

仇 虎 我就跳这坑里淹死！

焦花氏 你——你去吧！

仇 虎 (故意相反解释)好 ,我就去！(跑到焦花氏后面 ,要往下跳)

焦花氏 (一把拉住仇)你要做什么？

仇 虎 (回头)你不是要我往下跳？

焦花氏 谁说的？

仇 虎 哦 ,你不！——那么 ,什么时候？

焦花氏 (翻了脸 ,敛住笑容)干什么？

仇 虎 (没想到)干什么？

焦花氏 嗯？

仇 虎 到——到你家去 ,我 ,我好跟你——

焦花氏 (又翻了脸)你说怎么？

仇 虎 (看出不是颜色)我说好跟你讲讲 ,我来的那个好 ,好地方啊！

焦花氏 (忽然忍不住 ,笑起来)哦 ,就这样啊！好 ,那么 ,就今天晚上。

仇 虎 今天晚上？

焦花氏 嗯 ,今天晚上。

仇 虎 (大笑)我知道 ,金子 ,你一小就是个规矩人。

焦花氏 (忽然听见右面有拐杖探路的声音 ,回过头看 ,惊慌地)我妈来了！丑八怪 ,快点跟我走。

仇 虎 不 ,让我先看看她 ,现在成了什么样。

焦花氏 不！(一把拉住仇虎)你跟我走。

〔仇虎慌慌张张地随着花氏下。

〔天大黑了 ,由右面走进焦母 ,一手拿着斧子 ,一手是拐杖 ,后面跟随白傻子。

焦 母 金子！金子！

白傻子 (有了理 ,兴高采烈地)我就知道那斧子不会拿走 ,用完了 ,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儿。你看 ,可不是！

焦 母 狗蛋 ,你少废话！(严厉地)金子 ,你记着 ,大星头一天不在家 ,今天晚上 ,门户要特别小心。今天就进了贼 ,掉了东西 ,(酷毒地)我就拿针戳烂你的眼 ,叫你跟我一样地瞎 ,听见了没有？

白傻子 唏！唏！唏！

焦 母 狗蛋 ,你笑什么？

白傻子 你……你家新媳妇早……早走了。

焦 母 (立在铁轨后巨树前 ,森森然)啊？早走了？

〔忽然远处一列火车驶来 ,轮声轧轧 ,响着汽笛。机车前的探路灯 ,像个怪物的眼 ,光芒万丈 ,由右面射入 ,渐行渐近。

白傻子 (跑在道旁 ,跳跃欢呼)火车！火车！火车来了。

〔机声更响 ,机车的探路灯由右面渐射满焦母的侧面。

焦 母 (立在巨树下面像一个死尸 ,喃喃地)哼！死不了的狐狸精 ,叫火车压死她！

〔原野里一列急行火车如飞地奔驰。好大的野风！探路灯正照着巨树下的焦母 ,看见她的白发和衣裾在疾风里乱抖。

——幕急落

# 第 一 幕

序幕后十天的傍晚 ,在焦大星的家里。

天色不早了 ,地上拖着阳光惨黄的影子。窗帘拉起来 ,望出去 ,展开一片莽莽苍苍的草原 ,有密云低低压着天边 ,黑森森的。屋内不见人 ,暮风吹着远处的电线杆 ,激出连续的凄厉的呜呜声音。外面有成群的乌鸦在天空盘旋……盘旋……不断地呼啸……风声略息 ,甚至于听得见鸟的羽翼在空气里急促地振激。渐渐风息了 ,一线阳光也隐匿下去 ,外面升起秋天的雾 ,草原上灰沉沉的。厚雾里不知隐藏着些什么 ,暗寂无声。偶尔有一二只乌鸦在天空飞鸣 ,浓雾漫没了昏黑的原野。

是一间正房 ,两厢都有一扇门 ,正中的门通着外面 ,开门看见近的是篱墙 ,远的是草原、低云和铁道附近的黑烟。中门两旁各立一窗 ,窗向外开 ,都支起来 ,低低地可以望见远处的天色和巨树。正中右窗上悬一帧巨阔、油渍的焦阎王半身像 ,穿着连长的武装 ,浓眉 ,凶恶的眼 ,鹰钩鼻 ,整齐的髭须 ,仿佛和善地微笑着 ,而满脸杀气。旁边挂着一把锈损的军刀。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 ,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萨 ,趺坐在红色的绸帘里。旁边立一焦氏祖先牌位。桌前有木鱼 ,有乌黑的香炉 ,蜡台和红拜垫 ,有一座巨大的铜磬 ,下面垫起褪色的红棉托 ,焦母跪拜时 ,敲下去 ,发出阴沉沉的空洞的声音 ,仿佛就是从那菩萨的口里响

了出来的。现在香炉里燃着半股将尽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得油亮油亮的。烛台的蜡早灭了，剩下一段残骸，只有那像前的神灯放出微弱的火焰。左墙巍巍然竖立一只暗红的旧式立柜，柜顶几乎触到天花板，上下共两层，每层镶着巨大的圆铜片，上面有老旧的黄锁。门上贴着残破的钟馗捉妖图。右窗前有一架纺线机，左面是摇篮，里面的孩子已经睡着了。暗黑的墙上挂着些零星物事。在后立一张方桌，围着几张椅子和长凳。

〔开幕时，远处有急促的车笛声，仿佛有一列车隐隐驶过，风在吹，乌鸦在天空成群地呼唤，屋里没有一个人。〔渐渐由右屋传出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低低唱着：“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与那小妹妹去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哟，妹子，我试试你的心哪，咦哈呀呼嘿！”中间夹着粗野低沉的笑声。

〔里面男人的声音：（沉郁地）金子！金子！你过来！

〔里面女人的声音：（低低地）我不！我不呢！

〔里面男人的声音：（粗哑地）金子！你坐这儿！（仿佛一把拉住她）

〔里面女人的声音：（挣开）你放开我！你放下手，有人来！（忽然挣脱了）有人来！

〔焦花氏由右屋走出来，前额的黑发一绺一绺地垂着，盖住半边脸，眉眼里更魅惑。她穿一件红绸袄，黑缎裤，发髻扎着红丝线，腕上的金色手镯铿铿地摆动着。

焦花氏（回过头笑）讨厌！丑八怪！（整理自己的衣服，前额的黑发理上去又垂下来）出来！（顺便用墙上的镜子照一下，怪动人的！脸上浮满了笑容，她走向左面支起

的窗前 ,屏住气息 ,望望。里面的男人又唱起小调。她伶俐地走到右门口 ,低声地 )别唱啦 !外面没有人 ,还不滚出来 !

〔由右面走出仇虎。仇虎改了打扮 ,黑缎袍 ,血红的里子 ,腰扎蓝线带 ,敞开领 ,扣子只系了几个 ,一手提着旧的绒帽 ,一手拈着一朵红花 ,一跛一跛地走出来。

焦花氏 走吧 ,天快黑了。

仇 虎 (抬头望望远处的密云)天黑得真早啊 !

焦花氏 立了秋快一个月了 ,快滚 !滚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窝去吧 ,省得冬天来了冻死你这强盗。

仇 虎 找窝 ?这儿就是我的窝。(盯住焦花氏)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窝。

焦花氏 (低声地)我要走了呢 ?

仇 虎 (扔下帽子)跟着你走。

焦花氏 (狠狠地)死了呢 ?

仇 虎 (抓着焦花氏的手)陪着你死 !

焦花氏 (故意呼痛)哟 ! (预备甩开手)

仇 虎 你怎么啦 ?

焦花氏 (意在言外)你抓得我好紧哪 !

仇 虎 (手没有放松)你痛么 ?

焦花氏 (闪出魅惑 ,低声)痛 !

仇 虎 (微笑)痛—— ? 你看 ,我更——(用力握住她的手)

焦花氏 (痛得真大叫起来)你干什么 ,死鬼 !

仇 虎 (从牙缝里迸出)叫你痛 ,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  
(更重了些)

焦花氏 (痛得眼泪几乎流出)死鬼 ,你放开手。

仇 虎 (反而更紧了些 ,咬着牙 ,一字一字地)我就这么抓紧

了你 ,你一辈子也跑不了。你魂在哪儿 ,我也跟你哪儿。

焦花氏 (脸都发了青)你放开我 ,我要死了。丑八怪。

〔仇虎脸上冒着汗珠 ,苦痛地望着焦花氏脸上的筋肉痉挛地抽动 ,他慢慢地放开手。

焦花氏 (眼神冒着火。人一丝也不动)死鬼 ,你……

仇 虎 (慢转过身 ,正脸凝望着焦花氏 ,苦痛地)你现在疼我不疼我 ?

焦花氏 (咬住嘴唇。点点头)嗯 ! 疼 ! (恶狠狠地望着他 ,慢而低地)我——就——这——么——(忽然向仇虎的脸上——)疼你 ! (重重打下去)滚出去 !

〔半晌。

仇 虎 (一转不动 ,眼盯住她 ,渐低下头。走到方桌旁坐下 ,沉思地)哼 ,娘儿们的心变——变得真快 !

焦花氏 (立在那里 ,揉抚自己的手 ,一声不响)

仇 虎 (站起来 ,眼也不眨)金子 ?

焦花氏 (望望地 ,不回头)干什么 ?

仇 虎 (举起手上的花 ,斜眼望着她)这是你要的那朵花 ,十五里地替你找来的。(递给她)

焦花氏 (看了仇虎一眼 ,又回过头 ,不睬他)

仇 虎 拾去 ! (把花扔在花氏面前)我走了。(走向中门)

焦花氏 (忽然)回来 ,把花替我捡起来。

仇 虎 没有工夫 ,你自己捡。

焦花氏 (命令地)你替我捡 !

仇 虎 不愿意。

焦花氏 (笑咪咪地)虎子 ,你真不捡 ?

仇 虎 嗯 ,不捡 ,你还吃了我 ?

焦花氏 (走到仇虎的面前,瞟着他)谁敢吃你!我问你,你要不要我?

仇虎 我!(望焦花氏,不得已摇了摇头)我要不起你。

焦花氏 (没想到)什么?

仇虎 (索性逼逼她)我不要你!

焦花氏 (蓦然变了脸)什么?你不要我?你不要我?可你为什么不要我?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一条腿,罗锅腰,大头鬼,短命的猴崽子,骂不死的强盗。野地里找不出第二个“Shun”鸟<sup>①</sup>,外国鸡……(拳头雨似地打在仇虎铁似的胸膛上)

仇虎 (用手支开她,然而依然乱鼓一般地捶下来)金子,金子,你放下手!不要喊,你听,外边有人!

焦花氏 我不管!我不怕!(迅疾地,头发几乎散下来)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你不要我,你敢由你说不要我!你不要我,你为什么不要我,我打你!我打你!我跟你闹!我不管!有人我也不怕!

[外面有人不清楚地喊:大星媳妇!大星媳妇!]

仇虎 (摔开她,跑到窗前眺望)你看,有人,有人在篱笆门那儿叫!

焦花氏 (突停)谁?(蹑足,迅疾地沿着墙走到窗前)这会儿会是谁?

仇虎 别嚷,你听!

[有一个仿佛喝醉了的人,用他的破锣嗓子含糊地唱着:“送情郎送至在大门外,问一声我的郎,你多咱回来?回来不回给奴家一个信,免的是叫奴家挂在心

---

<sup>①</sup> “Shun”鸟,北平土话,丑人的意思。

怀！”

〔唱到最末一句，戛然停止，那人敲着篱笆门，喊：“大星媳妇，大星媳妇！开门哪。”

仇 虎 你听，他在喊你！

焦花氏 （看不清楚，纳闷）谁呢？

〔外面的人又在喊，“大星的媳妇！开门！”。

焦花氏 哦，是他！这个老东西又喝多了。

仇 虎 谁？

焦花氏 常五！

仇 虎 （诧异）什么，这个老家伙还没有死。

焦花氏 就是他，（厌恶地）不知又来这儿探听什么来了。

仇 虎 探听？

焦花氏 这两天他没事就到这儿来，说不定我婆婆托他来偷偷看我一个人在家做什么啦！

仇 虎 好，金子，我进去，你先把他打发走。

焦花氏 （一把抓住他）不要紧，你先别走！（睨视）哼，就这么走了？

仇 虎 （猜出，故意地）干什么？

焦花氏 （指着地上的花）你给我把花捡起来！

仇 虎 我，我不捡。

〔外面叫门叫得紧。

焦花氏 （不动声色）你听！

〔外面的常五：（急躁地）大星媳妇，大星媳妇，焦大妈，开门！开门！我就要进来了！

仇 虎 （谛听，睨望着金子）他要进来！

焦花氏 （乖张地）你不捡，开门就让他进来抓你。

仇 虎 （猛然）你这娘儿们心好狠。

焦花氏 狠？哼，狠的还在后头啦！

仇 虎 （吃一惊）“狠的在后头！”好！这句话倒像是学着我说的。（打量她一眼）

〔外面又在叫喊。

焦花氏 （叉住腰）仇虎，你捡不捡？

仇 虎 你看，（弯下腰）我这不是……（拾起那朵花，递给焦花氏）其实，你叫我捡，我就捡又算个什么？

焦花氏 （一手抢过那朵花）我知道这不算什么。可我就是这点脾气，我说哪儿，就要做哪儿，（招手）你过来！

仇 虎 （走近）干什么？

焦花氏 给我插上。（仇虎替她插好花，她忽然抱住仇虎怪异地）野鬼，我的丑八怪，这十天你可害苦了我，害苦了我了！疼死了我的活冤家，你这坏了心的种，（一面说一面昏迷似地亲着仇虎的颈脖，面颊）到今天你说你怎么能不要我，不要我，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你怎么能不要我，我的活冤家，（长长地亲着仇虎，含糊地）嗯——

〔外面的常五：（长悠悠地）大星的媳妇哟，你在干什么啦？快开门喽！

焦花氏 （还抱着仇虎，闭着眼，慢慢推开他。蓦地回头向中门，放开嗓音，一句一句地，也长悠悠地）别忙噢！常五伯，我在念经呢，等等，我就念完喽。

〔外面的常五：（叹一口长气）

仇 虎 （翻翻眼）念经？你念的是什么经？

焦花氏 （推他）你别管，你进去，我来对付。这两天我婆婆常找他，瞎婆子不知存了什么心，说不定从他嘴里，探听出什么来，回头你好好在门口听，你看我怎么套他说

话,你听着!(一面说,一面四处寻觅东西,找到绣成一半的孩子的鞋,摺好大半的锡箔筐箩,摆好了经卷,放正了椅子,都做好,一手数点东西,一面念)小黑子的鞋,——锡箔,筐箩,——往神钱,——椅子摆正……(没有弄错,向仇虎)怎么样?

仇 虎 (赞美地,举起拇指)第一!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军师。  
焦花氏 好,我开门。你进屋子当皇上去。(一溜烟由中门跑出)

〔半晌。〕

仇 虎 (四周望望,满腔积恨,凝视正中右窗上的焦阎王半身像。阴沉沉地牙缝里挤出来)哼,你看,你看我做什么?仇虎够交情,说回来,准回来,没有忘记你待我一件一件的好处,十年哪!仇虎等得眼睛都哭出血来,就等的是今天!阎王,你睁大了眼睛再看看我,(捶着自己的胸口)仇虎又回来了。(指像)你别斜着眼看我,我仇虎对得起你,老鬼,我一进你焦家的门,就叫你的儿媳妇在你这老脸上打了一巴掌,哼,阎王,你还恬着脸,好意思对我笑?(狠毒地)你瞧着吧,这是头一下!“狠的还在后头呢。”老鬼,把眼睁得大大地看吧,仇虎不说二句瞎话,今天我就要报答你的恩典。——(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回头望一下,又抬头对着焦阎王恶笑)现在我先到你儿媳妇屋里当皇上去了。嗯!

〔仇虎走进右屋。立时由中门现出焦花氏,后面随着常五。常五年约有六十岁上下,一个矮胖子,从前有过好日子,现在虽不如往日了,却也乐天知命,整日有说有笑,嘴里安闲不住。好吹嘘,记性又不好,时常自己都不知扯到哪里,心里倒是爽快老实。喜欢喝两盅

酒 ,从前的放荡行为也并不隐瞒乱说出来 ,他是个过了时的乡下公子哥 ,老了还是那副不在乎的调调儿。他的须发 ,很别致 ,头已经露了顶 ,手里提着一只精细的鸟笼 ,天色晚 ,用绸罩盖起来。他穿一件古铜色的破旧的缎袍 ,套上个肥坎肩。兴致高 ,性情也极随和 ,他待着自己的鸟儿狗儿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

〔他喝了点晚酒 ,兴高采烈 ,迈进中门。

焦花氏 常五伯您进来 ! (指着方桌旁椅子)请坐吧。

常 五 不 ,我说话 ,就走。

焦花氏 那么 ,您先放下您的鸟笼 ,歇歇。

常 五 (呵呵地)也好 ,先让我的鸟坐一会 ,叫它歇歇腿 ,我倒不累。(鸟笼放在桌上)

焦花氏 我给您倒一杯茶。(倒茶)

常 五 不 ,不用了 ,不用了。(忽然想了一下)可也好 ,就来杯白水吧 ,喂喂我的鸟 ,这鸟跟我一天 ,也该喝点水。(焦花氏把水递给他。他接下添到鸟笼的水盂里。一面说)你们的门真不好叫 ,其实一个篱门还用上什么锁 ,这都是你的婆婆 ,事儿多 ,没事找事。我足足叫了好半天……大星媳妇 ,你在干什么 ? 你刚才说你——(忽然一个喷嚏 ,几乎把水弄洒 ,杯子放在桌上 ,自己笑嘻嘻地)呵 ,百岁 ! 呵(又一个喷嚏)呵 ,千岁 ! (又一个)啊 ,万岁 ! 你看 ,这三个喷嚏叫我在这儿当了皇上了。

焦花氏 (变了颜色 ,镇静一下 ,也笑嘻嘻地)您当皇上 ,我做您军师。

常 五 (倚老卖老)好 ,好 ,我封你为御前军师 ,管我的三宫六院。

焦花氏 常五伯 ,您冻着了 ,我给您拿点烧酒 ,驱驱寒。

常 五 不 ,用不着了 ,我刚喝了几盅晚酒。秋天到了 ,早晚气候凉。人老了 ,就有点挡不住这点寒气 ,不要紧 ,在屋里呆一会就好。多喝了 ,我话多还不要紧 ,说不定就走不动 ,回不了家。

焦花氏 那怕什么 ? 喝两盅 ,有了错 ,我叫狗蛋送您回家。

常 五 (望着焦花氏 ,想喝又有些犹疑 ,不好意思的样子)那么 ,你叫我喝两盅 ?

焦花氏 (引逗他)家里有的是好汾酒 ,办喜事剩下来的。常五伯 ,我请您喝两盅。

常 五 (很慷慨地)好 ,那我就喝两盅 !

焦花氏 好 ,(预备酒杯和酒)您坐呀 !

常 五 (坐在方桌旁)大星媳妇 ,你刚才说你……你念什么 ?

焦花氏 哦 ,刚才 ? 我念经呢。(放下杯子)

常 五 念经 ?

焦花氏 嗯 ! (倒酒)

常 五 (由腰包掏出一把花生)巧啦 ,我刚买了一包大花生。(啜一口酒 ,剥花生)

焦花氏 (低首敛眉)常五伯 ,对不起您 ! (走到香案前 ,叩了一个头 ,跪在红垫上 ,喃喃祷告 ! 敲一下磬 ,低低敲着木鱼 ,虔心唱诵)“南无阿弥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 ,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多 ,悉耽婆毗 ,阿尔唎哆 ,毗迦兰帝 ,阿弥唎哆 ,毗迦兰多……”

常 五 (诧异地站了起来 ,走近焦花氏)你在念些什么 ?

焦花氏 (摇摇手 ,更虔诚地)“……伽弥腻 ,伽伽那 ,积多伽利娑婆诃。”(又敲两下磬 ,深深拜三拜 ,肃穆地立起来)

常五伯 ?

常 五 (肃然起敬)我没有来 ,你一个人 ,就念这个 ?

焦花氏 嗯。

常 五 这叫什么 ?

焦花氏 我念的是往生咒 ,替我们公公超度呢 !

常 五 (咂咂嘴 ,摇头 ,赞叹地)好孝顺的媳妇 ,你想替阎王超度 ?

焦花氏 (祥光满面)公公在世的时候杀过人。

常 五 (爽直地笑起来)多多念吧 ,唉 ,我看不超度也罢 ,阎王倒也该进地狱下下油锅。

焦花氏 哟 ,菩萨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听得下去 ?

常 五 得罪 ,得罪 !大星媳妇 ,阎王跟我是二十年老朋友 ,我这倒也说的是老实话。(剥开颗花生)你婆婆还没有回来 ?

焦花氏 这两天下半晌就出去 ,到了煞黑才回来。

常 五 (有意义地)你知道她在干些什么 ?

焦花氏 (驯顺地)老人家的事 ,我们做小辈的哪敢问。(探听一下)不过我仿佛听见她老人家时常找那庙里的会看香的老姑子 ,就是那个能念咒害死人的老神仙。

常 五 (喝口酒)我也在那庙里看见她 ,奇怪 ,一个瞎老婆子在那里跟老姑子拜神念咒 ,闹些什么。唉 ,你们焦家人都有点猜不透 ,外面看着挺好 ,里面都不知玩的什么把戏。我就不爱看这个 ,——自然 ,金子 ,你除外。你是个正派人 ,不过你也得小心 ,年纪轻轻 ,长得又花儿似的 ,一个不留神 ,就会叫——哦 ,大星还没有回家。

焦花氏 (严严警备 ,盯着他)大星刚出门不两天 ,哪能就回来。

常 五 (四周望望 ,低声)大星的媳妇 ,我问你 ,你婆婆待你怎

么样？

焦花氏 哦，（翻翻眼，心里打算）您问，我婆婆待我呀？

常 五 嗯？

焦花氏 （忽然明快地）那自然不错，待我好着得呢？亲生亲养的妈待我也不过是这样。

常 五 （咳嗽一声）可我……我总觉得你们婆媳俩有点不对付。

焦花氏 谁说的？（拿起小黑子的鞋，一针一针做起来）过着好好的日子，这是谁说的？

常 五 （又咳嗽一声，摇摇头）怪，怪，你们家里的事没法明白。你说你婆婆好，你婆婆这两天当着人也说你不错，可背后，背后总——（忽然摇摇头）我不说了，我还是不说的好。

焦花氏 （放下针线，笑着）说呀，常五伯，（眼偷偷地盯着）家务事说说讲讲有什么怕的？

常 五 （醉意渐浓）不，不，不好。说了我就是搬弄是非，长舌头，我这个人顶不愿意管人家的家务事。

焦花氏 常五伯，（走到方桌旁）您不是外人，我年纪小，刚做儿媳妇，有什么错，您不来开导开导，还有谁肯管哪？来，（斟一杯酒）常五伯，您再喝一盅。

常 五 （笑咪咪地）好，好，我喝，我自己喝。（一口灌下）

焦花氏 嗯，（期盼地）常五伯，您说我婆婆背后怎么样？

常 五 （望着她）你婆婆背后叫我——嗯，我看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你婆婆又埋怨人。

焦花氏 （停，悻悻地）好，不说就不说吧。（又走回去拿起针线）

常 五 （搭讪着）你要我说？

焦花氏 (又笑咪咪地)随便您 ,常五伯。

常 五 (忍不住)好 ,好 ,我说 ,我说(罗嗦地)这可是你叫我说的。

焦花氏 (挑她的花)常五伯 ,我可没有叫您说。

常 五 好 ,好 ,好 ,好 ,我自己愿意说。我告诉你 ,我不是搬弄是非 ,你婆婆背后叫我没事就看(读阴平)着你。

焦花氏 (咳嗽一声 ,慢慢地)哦 ,您看 ,(尖酸地)她老人家多疼我 !

常 五 不是看你 ,你听错了 ,是看(读阴平)着你。她说现在你们家里忽然有点——有点不大安静。

焦花氏 哦 ! (领悟)不安静 ?

常 五 嗯 ,不大安静 ?她说她一个人 ,眼又瞎 ,看不见 ,很不放心。

焦花氏 家里有什么不安静 ?

常 五 说的是呀 ,我看 ,(四面望)怪好的 ,怪安静的。难道有你这贤慧媳妇 ,现在家里还会藏个野汉子。

焦花氏 (翻翻眼)嗯 ,可那也难说。

常 五 (吃了一惊)怎么 ?

焦花氏 (惊吓)您不是第一个就信她老人家的话 ,跑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来了么 ?

常 五 (红了脸)哧 ,这是怎么说的。谁说信她的话 ,(指着)她的话我这耳朵进去 ,这耳朵就出来。哧 ,这是怎么说的 !

焦花氏 (慢慢地)您不信就好了。您是年高有德的人 ,您公公道道地说一句胜过我们小人说一万句。

常 五 (摸摸胡子)你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我向来好说公道话 ,像你这样贤德媳妇 ,丈夫出了门 ,婆婆不在家 ,一个

人，孤苦伶仃，在家里念经做活，真是千中不挑一，万中不挑一。

焦花氏 您多夸奖了。常五伯，您再喝一盅吧。

常 五 好，好，我自己来。

焦花氏 (故意吃了一惊) 哟，酒还是凉的，您看我，真是！我给您热热去。

常 五 (更愉快) 不用，不用了。这样好，这样好。金子你，真是个好儿媳妇，又聪明又懂事，又孝顺。哼，我的儿子要娶了这么个儿媳妇，盖上棺材盖我都是乐呵呵的。(又半盅酒) 回头，金子，大星一会儿回来，我一定得在他面前为你说几句公道话。

焦花氏 (吃一惊) 什么，您说什么？

常 五 (瞪瞪眼) 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呀。

焦花氏 (焦切地) 您说大星一会儿就回家？

常 五 啊？你不知道？——(忽然想起) 啊，(敲敲自己的脑袋) 这你婆婆叫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我又说出来了。不过这也不怪我，(自解) 喝点酒，话就多，那有什么法子？

焦花氏 (冷不防) 谁叫他回来的？

常 五 (冒失) 自然是我！不，是你婆婆！是她托我去叫大星回家，赶快回家，——

焦花氏 您就叫他去了？

常 五 (无可奈何的神气) 嗯，我有什么法儿，谁叫我天生脾气好，好说话。你叫我去，我也不是一样地去，这……这也不能怪我。

焦花氏 (压制笑) 大星回家是个喜信，怎么提得上怪呢？哦，(仿佛不在意) 大星没说准什么时候回来？

常 五 倒没说准 ,说不定是今天晚上 ? 说不定是明天早上 ,也说不定就是这一会。

焦花氏 哦 ! ( 沉思 ) 讨厌 ,这针真不好使 ! 哦 ,我婆婆托您的时候 ,没求您带个什么话 ?

常 五 也……也没说些什么 ! 她就说家里乱哄哄的 ,仿佛半夜里直进人。

焦花氏 ( 大惊失色 ) 哦 ,进来人 ? ( 一针戳了拇指呼痛 ) 哟 ! ( 放下针线 )

常 五 怎么啦 ?

焦花氏 针扎了手 ,不要紧的 ! 哦 , ( 沉静地 ) 那会是谁呢 ?

常 五 说的是呀 ! 她可说要大星赶快回来 ,说家里要有一双眼睛 ,才看得明白。

焦花氏 ( 又拿起针线 ,笑笑 ) 这不是一双眼睛 ?

常 五 说的是呀 ! 你看 , ( 指她 ) 这不是眼 ? ( 指自己 ) 这不是眼 ? 反正 ,她说的是乱七八糟 ,胡说一大泡。你这个婆婆瞎了眼 ,疑心病就重 ,没有法子。

焦花氏 您看 , ( 抬头 ) 我婆婆是不是犯了点疯病 !

常 五 ( 很肯定地 ) 嗯 ,有 ! 有 ! 有点 !

焦花氏 半……半夜里家里会进人 ,这不是疯话 !

常 五 嗯 ,疯话 ! 谁相信 ! 可金子 ,你也得小心 ,年纪轻轻 ,长得挺俊 ,这里又四面不靠人家 ,—— ( 忽然 ,咳嗽一下 ,四外望望 ,又重重咳嗽一声 )

焦花氏 您干什么 ?

常 五 ( 秘密低语 ) 你——你们这屋子有人没有 ?

焦花氏 ( 惊愕 ) 人 ?

常 五 怪 ,这屋子怪不对的。我问你 ,家里藏着什么人没有 ?

焦花氏 ( 翻了脸 ) 藏谁 ? 青天白日 ,我一个妇道会藏谁 ?

常 五 谁说你？大星媳妇，我说你一个人在屋里不小心，说不定就有强盗偷进来。

焦花氏 强盗？哪个强盗敢偷焦阎王的家？

常 五 金子，你不知道这个强盗专找你们家里来？

焦花氏 哦，那会是谁？

常 五 （指着焦花氏的活计）谁？我问你，你手里绣的是什么？

焦花氏 小黑子的鞋。

常 五 不，我说你绣的花？

焦花氏 哦，这个？——虎！

常 五 （低声）就是他——虎回来了！

焦花氏 虎？谁呀？

常 五 你不明白，虎！仇虎回来了！

焦花氏 （佯作不知）仇虎？仇虎是干什么的？

常 五 （诧异）你不知道？仇虎？你差一点都要嫁给他，你会不知道？

焦花氏 常五伯，您喝酒就喝酒，别胡说八道的。

常 五 真的！你爸爸十来年前就把你许给仇虎！

焦花氏 哦。

常 五 后来，仇虎家倒了，吃了官司，他才改了主意，把你又许给阎王当儿媳妇，这么要紧的事，你就会不知道。

焦花氏 我爹妈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提过。

常 五 我告诉你，仇虎这次回来是要跟你们焦家大小算帐的。你可少惹他，你公公害得人家不轻，阎王结下的仇可得由你们解了。

焦花氏 不是大星就要回来么？

常 五 （提起鸟笼）嗯，嗯，大星回来不也是白搭，窝囊废，他

哪对付得了仇虎？(忽然回过头)你见过仇虎么？

焦花氏 没 没有。您从前见过？

常 五 那还用说。我告诉你 ,要多丑就有多丑 ,罗锅腰 ,灶王脸 ,粗大个 ,满身黑毛。你见着他告诉我 ,送到侦缉队就是大洋钱 ,你听见了没有？

焦花氏 知道 ,知道。您要走了！

常 五 (走到门口 ,又想起 ,低声)你知道仇虎回来的事是谁告诉我的？

焦花氏 谁？

常 五 你婆婆。

焦花氏 (惧骇)什么 ,她！她怎么会知道？

常 五 她说铁路上的人告诉她的。她说仇虎就躲在这一带 ,侦缉队正在搜着呢？

焦花氏 哦！(小孩啼哭)常五伯 ,小黑子快醒了 ,我要看孩子 ,不送您老人家了。(走到摇篮那里轻轻推摇)

常 五 哦 ,小黑子！(也走到摇篮旁边)哼 ,这孩子真像他死了的妈 ,怪可怜相的。(打了个呵欠)我走了 ,啊！(走到门口)哦 ,金子 ,乘你婆婆没回来 ,把那酒瓶里添足了凉水 ,别说我在你这儿喝不花钱的酒来了。我在这儿什么话也没有说 ,听见了没有？唏 ,唏 ,(打开门 ,外面笼满秋雾)呵 ,这是什么天气 ,好好地又下起雾来了。

〔常五提着鸟笼 ,兴高采烈地走出中门。出了门又听见他唱起“送情郎送至大门外……”。

〔孩子又不哭了 ,焦花氏忙走到窗前 ,向外望了望 ,立刻走到右门旁。

焦花氏 仇虎！仇虎！

〔仇虎由右门走出。

仇 虎 (愤恨地)他走了？

焦花氏 走了。(望望仇虎的脸)哦,你都听见了。

仇 虎 嗯,(阴沉地)他们知道我回来更好,(望着阎王的像)阎王你害了我一次,你还能害我两次,来吧!仇虎等死呢!

焦花氏 等死?等死?(徘徊,低声喃喃)为什么等死!为什么要等死?(摇头)不!不!不!我们,我们要——(慢慢抬头上望,忽然——)仇虎,仇虎!你看,你看……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跑到仇虎身旁)你看!(恐怖地叫起来)你看,往上看。

仇 虎 什么?

〔外面天更暗了。

焦花氏 相片!相片!(失了颜色)他看着我,他看着我。

仇 虎 谁?

焦花氏 (低头,缩成一团)阎王,阎王的眼动起来,——他,——他活了,活了!

仇 虎 (抱着焦花氏,眼盯着昏暗里的焦阎王的相片)胡说!胡说!还不是张相片,你别瞎见鬼。

焦花氏 真的!真的!(渐渐恢复自己的意识)虎子你没看见?真的,我方才真看见他对我笑,叫我。

仇 虎 呸!(向上啐了一口)阎王,你要真活了,你走下来,仇虎倒等着你呢。(推着焦花氏)你看,他还动不动?

焦花氏 (偷偷抬起头望望)他……他不动了。

仇 虎 (警告)金子,你以后别这样胡喊。

焦花氏 我向来不的,不过,刚才我实在是看见——

仇 虎 金子 ,不要再说了。

焦花氏 虎子 ,我……我有点怕。虎子 ,你到窗户那里看看去。

仇 虎 有什么 ? (走到窗前望望)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雾下大了。

焦花氏 下了雾 ?

仇 虎 嗯 ,大雾。

焦花氏 (失神地)我怕的很 !

仇 虎 怕什么 ?

焦花氏 (沉思地)我怕我婆婆叫大星回来 !

仇 虎 嗯 ?

焦花氏 (一直沉思地)我不知道她要跟大星说些什么 ?

仇 虎 哼 ,大星还有什么说的 ,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过来。

焦花氏 (低头)不 ,不是他 ,这怪他爸爸 ,他原来并不肯要我。

仇 虎 哼 !

焦花氏 虎子 ,你先走 ,你快走吧。省得他回来碰见你。

仇 虎 好 ,我走。可是金子你没有忘记你刚才对我说的话 ?

焦花氏 (抬头)什么 ?

仇 虎 你说你要离开这儿 ?

焦花氏 嗯 ,我要走。这儿到了秋天就下着大雾。只有我那瞎子婆婆跟我在一块 ,她恨我 ,我恨她。大星是个窝囊废 ,没有一点本事。他是他妈的孝顺儿子 ,不是我的爷儿们。

[雾里远远有火车汽笛声 ,急行火车由远渐近。

仇 虎 金子 ,你要上哪儿 ?

焦花氏 远 ,(长长地)远远的——(托着腮)就是你说那有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仇 虎 (惨笑)黄金 ? 哪里有黄金铺地的地方 ,我是骗你的。

焦花氏 (摇头)不 ,你不知道 ,有的。人家告诉过我。有！我梦见过。

仇 虎 金子 ,大星回来——

[雾里的火车渐行渐远 ,远远有一声悠长的尖锐的车笛。

焦花氏 (假想)你别说话 ,你听 ,到那个地方 ,就坐这个。“吐兔图吐 吐兔图吐” ,坐着火车 ,一直开出去 ,开 ,开 ,开到天边外。哼 ,我死也不在这儿呆下去了。

仇 虎 金子 ,你知道 ,大星回来——

焦花氏 (忽然)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么 :有一天我梳着油亮亮两个小辫 ,在我家里小窗户下面纺着线等你？

仇 虎 (眼睛发着光)嗯 ,那时 ,我爸爸还活着 ,我天天跟着爸爸在田里看地放牛。

焦花氏 我还记得那时我纺线时唱的歌呢 :“ 大麦绿油油 ,红高粱漫过山头了 ,我从窗口还望不见你 ,我的心更愁了 ,更—— ”

仇 虎 (忽然硬起来)别说了 ,你忘了大星要回来啦么？

焦花氏 (从回忆中唤醒)哦 ,是 ,是。虎子 ,你快走吧！

仇 虎 金子 ,你是真想走么？

焦花氏 (又恢复她平时硬朗朗的态度)谁骗你？

仇 虎 那我回头还要来。

焦花氏 回头？不 ,那你千万别！大星就许回了家？

仇 虎 哦？

焦花氏 瞎子一定在屋里。

仇 虎 她敢怎么样？

焦花氏 敢怎么样？送你到侦缉队 ,怎么跑出来的再怎么送回去。

仇 虎 哼,(沉思地)瞎婆子!瞎婆子!(索性坐下)那我不走了!看她怎么样?

焦花氏 (抓着仇虎的臂膊)你干什么?

仇 虎 (忽然立起)好,我们索性回屋里坐一会,我们俩再叙叙。(拉着焦花氏的手)

焦花氏 不,你走,你别作死!

仇 虎 (回头向中门)哼,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蝎子碰上十寸的蜈蚣,今天我们谁也不含糊谁,我得先告诉她,我仇虎就在这儿。哼,明地来了不黑地里走。跟她先说个明白,叫她也吃一副开窍顺气丸,先有个底。

焦花氏 不,不,虎子,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听——听——听我的——

[中门慢慢开了,焦花氏惧怕地回过头去。焦母扶着拐杖走进来,脸上罩上一层严霜,一声不响地立在门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红包袱,耳朵仿佛代替了眼睛四下搜查。

焦花氏 (叹一口长气)哦,妈妈。

[仇虎呆在那里。

焦 母 (冷酷地)哼,你在念叨些什么?

[半晌。仇虎正想大模大样地走近焦母,焦花氏忙以手示意,求他快进右门。

[仇虎望望焦母,望望焦花氏,蹑足向右门走去。

焦 母 (忽然)站着!(仇虎又愣在那里)谁?

焦花氏 谁?(不安地笑着)还不是我!(忽然做出抱着孩子的样子,一面走,一面唱着催眠歌)嗯——嗯——嗯!听……听话呀,嗯——嗯——嗯!(恳求地望着仇虎,仇虎又想走近焦母)小宝贝要听话呀,(一面又望焦母)

听话睡觉觉啊 , 嗯——嗯——嗯 ! ( 望仇虎 ) 听话的宝贝有人疼啊 , 嗯——嗯——嗯 ! ( 望焦母 ) 小宝贝睡觉啊 , 嗯——嗯——嗯 ! ( 回头看仇虎慢慢迈入右门 , 紧张的脸显出一丝微笑 , 对着仇虎的背影 ) 好孩子真听话呀 , 嗯——嗯——嗯 ! ( 望着焦母 ) 好宝贝睡着了啊 , 嗯——嗯——嗯。

焦 母 ( 谛听一刻 , 忽然 ) 金子 , 你在干什么 ?

焦花氏 我在哄孩子呢 ! ( 低声 , 孩子渐渐睡熟了 ) 嗯——嗯。

焦 母 哄孩子 ?

焦花氏 妈 , 声音小点。孩子刚睡着 ! ( 更低柔 ) 嗯——嗯——嗯。

焦 母 ( 明白她的谎 , 指窗前的摇篮 ) 哼 , 孩子在这边 , 我知道 , 我的祖奶奶 ! ( 正要向摇篮走去 )

焦花氏 ( 掩饰 ) 我刚把孩子抱过来的 , 您没有看见。

焦 母 ( 没有办法 , 严厉地 ) 扯你娘的臊 , 你靠在桌子旁边干什么 ?

焦花氏 ( 硬朗朗地 ) 我渴 , 我先喝口水。

焦 母 你渴什么 , 桌上没有水 !

焦花氏 ( 没想到她知道这样清楚 ) 哦 , 没——没有——可是——

焦 母 ( 头歪过去 ) 满嘴瞎话的狐狸精 ! ( 冷酷地 ) 你过来。

焦花氏 ( 慢吞吞地 ) 嗯 ! ( 偏慢条斯理地把头上的花插正了 )

焦 母 ( 走到香案前 , 把红包袱放在上面 ) 过来 !

焦花氏 ( 恶狠狠地望着焦母 , 低柔地 ) 就来。

焦 母 快过来 , ( 拐杖在地上捣得山响 ) 过来 ! ( 坐在香案旁的椅子上 )

焦花氏 ( 冷冷地 ) 您要吓着孩子 ! ( 走过去 )

焦 母 假慈悲。(指摇篮)他不是你的儿子。

焦花氏 嗯 妈。(拖到焦母身旁)妈 ,我过来了。

焦 母 (一把拉住她的手)我摸摸你。

焦花氏 (吃了一惊 ,但是——)您摸吧 !

焦 母 你穿的什么 ?

焦花氏 (眼望前面)大红袄 ,黑缎裤 ,(故意说出)过节大星做的。

焦 母 (恨恶地)哦 ,手上是什么 ?

焦花氏 (斜眼)包金镯子 ! 白银戒子 ,过节大星买的。

焦 母 (厌恶地)哼 ! (探到头上 ,摸着仇虎的花 ,忽然)哦 ,这是什么 ?

焦花氏 (不由得惊一下)哦 ,这个 ? ——花 妈。

焦 母 (逼得紧)花 ? 谁给你的 ? 谁给你的 ?

焦花氏 (眼神一转)谁给的 ? (故意反问)哼 ,天上掉下来的 ? 地里头钻出来的 ? (斜视)我自个儿在门口买的。

焦 母 (被她冲撞回去 ,却莫明其妙来了一股火)买 ? 买这个做什么 ?

焦花氏 (望着她)昨儿格 ,我梦着大星回了家 ,——

焦 母 谁告诉你大星要回家 ?

焦花氏 谁也没告诉我 ,我不是说做梦做梦么 ?

焦 母 做梦 ,做什么梦 ?

焦花氏 大星到家门口 ,就跌一大跤 ,我才想戴个红花破破 ,取个吉利。

焦 母 哼 ,做个梦 ,也要戴个花 ! 丢了它 ,等我死了你再戴 ,大星娶了你这个狐狸精 ,魂都没有 ,还要你戴上花儿叶儿地来迷他。丢了它 !

焦花氏 (缓缓地)嗯 ! (望着焦母森然的面孔 ,不觉取下花来)

焦 母 (严峻地)扔在哪儿？

焦花氏 (没有办法,把花扔在脚下,狠毒地看了焦母一眼)在您脚底下。(用脚点了点)这儿！

焦 母 (倏地立起,朝着那红花狠狠地踹了又踹)你戴！你戴！(弯下腰拾起花)拿去戴去！(把踢成纷乱了的花向焦花氏掷去,不想正打在焦花氏的脸上)死不要脸的贱货,叫你戴！叫你戴！戴到阴曹地府嫁阎王去。

焦花氏 (气得脸发了青,躲在一旁,咬着牙。喃喃地)我当了阎王奶奶,第一个就叫大头鬼来拘你个老不死的。

焦 母 (听不清楚)你又叨叨些什么？

焦花氏 我念叨着婆婆好,阎王爷一辈子也不请您吃上席去。

焦 母 (猜得明白)嗯,我死不了,妖精,你等着,天有多长的命,我就有多长的命。你咒不死我,我送你们进棺材。  
〔远远又有火车在原野里的铁道上轰轰地驰过,不断地响着嘹亮的汽笛。

焦花氏 妈,您听！您听！(盯住焦母)  
〔远远火车汽笛声。

焦 母 听什么？金子,你的心又飞了,想坐火车飞到天边死去。

焦花氏 谁说啦？(急于想支使她出去)您不想出去坐坐,看看火车,火车在雾里飞,好看得着呢？

焦 母 (用杖捣着地)我怎么看？我问你,我怎么看？

焦花氏 (想起,支吾着)您——您不是说您没有眼比有眼还看得准。

焦 母 (暗示地)嗯,我看得准,我看准了你是我们焦家的祸害。你的心一天变上十八个样,我告诉你,火车是一条龙,冒着毒火,早晚有一天它会吃了你,带你上西天朝

佛爷去。

焦花氏 嗯（厌恶地）您不喝口水，我给您倒碗茶？

焦 母 不用，我自己来。你少跟我装模装样，我不用你这么对我假门假事的。

焦花氏 那么，我回到我屋里去了。

焦 母 滚吧。（焦花氏忙忙走了一半）你站着，金子，我问你一句话。

焦花氏 嗯，妈。

焦 母 （慢慢地）你这两天晚上打的什么吃怔？

焦花氏 谁，谁打吃怔啦？

焦 母 半夜里，你一个人在房里叽里呱啦地干什么？

焦 母 我，我没有。

焦 母 （疑惑地）没有？屋里面乱哄哄的，我走到门口又没有了，那是干什么？

焦花氏 哦（似乎恍然）您说那个呀！（笑）那是耗子，半夜我起来捉耗子呢。

焦 母 （低沉地）再以后要有耗子，你告诉我，你看见这个么？（指香案前的铁拐杖）我就用这条铁拐杖打死他。

焦花氏 嗯，妈。（要向右屋走）

焦 母 别走。你坐下。

焦花氏 嗯。（立在那里）

焦 母 （冷酷地）坐下。

焦花氏 我坐下了。（还立在那里）

焦 母 （严峻地）你没有，我知道。（用拐杖捣着地，厉声）坐下。

焦花氏 （恶恶生生地望着焦母，不得已地坐下去）嗯，妈妈。

焦 母 （露出一丝狞笑，暗示地）我告诉你一件事。

焦花氏 嗯 ,妈。

焦 母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焦花氏 哦 ,您也做了个噩梦？

焦 母 (摸起锡箔 ,慢慢叠成元宝 ,一句一句地 )我梦见你公公又活了 ,——

焦花氏 公公——活了？

焦 母 (不慌不忙地 )嗯 ,仿佛是他从远道回来 ,可是穿一件白孝衣 ,从上到下 ,满身都是血 ,——

焦花氏 (不安地 )血？

焦 母 嗯 ,血！他看见小黑子 ,一句话也不说 ,抱起来就不放手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焦花氏 哦。

焦 母 我向前去劝 ,刚一叫他 ,忽然他变了个老虎 ,野老虎——

焦花氏 (吃了一惊 )老虎？

焦 母 嗯 ,野老虎 ,那仿佛见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叼走了。

焦花氏 哦 ,这个梦凶——凶的很。

焦 母 谁说不是 ,“猛虎临门 ,家有凶神。”我看这两天家里要出事 ,金子 ,你说？

焦花氏 坐家里好好的 ,哪会出什么事？

焦 母 (立起来 ,在香案上拿起一炷高香 ,对金子 ,仿佛不在意地 )金子 ,你知道仇虎在哪儿？

焦花氏 仇虎？

焦 母 你别装不知道 ,我的干儿虎子回来了 ,你会不知道？过来 ,金子 ,(举起香 )点上。

焦花氏 (不安地 ,就桌上的长命灯颤巍巍地点起香 ,婆媳二人对着面 )我倒是听说虎子回来了 ,可是谁晓得他躲在

哪个窝里死去了！

〔香火熊熊然照在焦母死尸一样的脸上。

焦 母 金子！（一把抓住金子的腕）

焦花氏 （吓住）妈，干什么？

焦 母 （凶神一般）你的手发抖。

焦花氏 （声音有些颤）香火烫的，妈。

焦 母 他没有到我们家里来？

焦花氏 谁？妈？

焦 母 仇虎！

焦花氏 他怎敢来？（转动香火，火焰更旺）

焦 母 没有来望望你。说近些，差一点你们也是一对好夫妻。  
（指香炉）把香插上。

焦花氏 （一面插香，一面说）妈，您别冤枉人！丑八怪，谁要  
他？他来了，我就报侦缉队把他抓去。

焦 母 你说了。

焦花氏 嗯。

焦 母 你公公（指右窗前的像）在上面可听见了的。

焦花氏 嗯。

焦 母 去吧。（焦花氏走到右门口，焦母仿佛忽然想起一件事）金子，你的生日是五月初九，是不？

焦花氏 是。（不觉疑惑起来）干什么？

焦 母 （温和地）你生下的时辰可是半夜子时？

焦花氏 嗯，您问这个干什么？

焦 母 （不理她）我问你，是不是？

焦花氏 是，妈。

焦 母 （恶狠地）我问问，算算你命里还有儿子不？

焦花氏 （利嘴）没有，不用算。

焦 母 (忽然柔和地)好,到屋里去吧,你去吧。

焦花氏 嗯。(怪异地盯焦母一眼,转身入右门)

焦 母 (听着焦花氏走出门,狠狠叹一口气)哼,死不了的败家精。

[外面雾里的乌鸦在天空盘旋,盘旋,凄惨地呼噪。远远电线杆呜呜地响着。

[焦母轻轻地走到右门口,聆听一刻,听不见什么,废然地走到香桌前。她忽然回头,朝右门愣一愣,没有人进来,她解开香案上的红包袱,里面裹着一个木刻的女人形,大眼睛,梳着盘髻,脸上涂着红胭脂,刻工粗拙,但还看得出来是焦花氏的模样。木人肚上贴着素黄纸的咒文,写有焦花氏的生辰八字,心口有朱红的鬼符,上面已扎进七口钢针。她用手摸摸木人的面庞,嘴里很神秘地不知数落些什么。

焦 母 (摸着木人的轮廓,喃喃地)也许刻得不像她,(慢慢地)哼,反正上面的生辰八字是对的。(用手掐算)五——月——初九。(点点头)半夜里——子时生的。嗯,对的,上面没有写错。(她把木人高高托在手里,举了三举,头点三下,供在香案上。磬重重响了三下,她跪在案前,叩了三下,神色森严,依然跪着,嘴里念念有词,又叩了一个头,朝着木像,低声)金子,香是你自己点的,生辰八字是你自己说的。你金子要是一旦心痛归天,可不能怪我老婆子焦氏。(又深深一拜,立起,又敲了一声磬,走到香案前,举起木人,从头上拔下一根钢针,对着心口,低声狠恶地呼唤)金子,金子,(第三声“哼!”地一声将针扎进)哼,金子!(叹一口气,她仿佛非常疲乏!慢慢数着针头,扬起头)已经八

针,(胜利地)就剩一针了,金子。(把木人又端端正正放在香案前面,用红包袱盖上)

〔外面电线杆呜呜地响,隐约有人赶着羊群走近的声音,她不言不语走进左门。

〔立刻焦花氏由右门蹑足走进来

焦花氏 (低声对右门内)你先别来,听我咳嗽。

〔焦花氏走到中门,开门望望,外面一片大雾,看不见人。她回转身,望见桌前的红包袱,匆忙跑近掀开视。举起木人细看,立刻明白,厌恶地又放在案上。

焦花氏 (向着左门,毒恶地)哼。(把木人盖上,忽然想起右门的仇虎,轻轻咳嗽一声。仇虎随着现在右门口,正要举足向中门走,——)

〔焦母森严地由左门急出。

焦 母 (怕焦花氏走进来)站住!

焦花氏 (又轻咳一声,仇虎愕然,立在右门前。以手示意,叫他再进去)

焦 母 (慢慢走至中门)谁?是谁?

焦花氏 是我,妈。

焦 母 (厉声)还有谁?

焦花氏 还有?(以目示仇虎,令其毋做声)还有——(对仇虎噗哧一笑)有鬼!

焦 母 哦!

〔焦花氏令仇虎进门,他眈眈地望着焦母,恨恨走出。

焦 母 (没有办法,半晌)我当是老虎真来了呢。

焦花氏 妈,您不进屋去歇歇么!

焦 母 不,你不用管,我要在堂屋里坐坐。

焦花氏 好,您坐吧。(不甘心地走入右门)

〔焦母候她出去，走到香案前，摸摸红包袱下面的木像，放了心，口里又不知数落些什么。〕

〔这时摇篮里忽而恐怖地哭起来了，她走到摇篮旁边，把孩子抱起来，悲哀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焦 母 (又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小宝贝做了梦了！嗯——嗯！梦见了老虎来咬你呀，嗯——嗯？老虎不吃小黑子的，嗯——嗯！不要怕呀，嗯——嗯，奶奶一辈子守着你啊，嗯——嗯！不要怕呀，嗯——嗯。(抱着孩子进了左屋)

〔外面仿佛羊群乱哄哄地奔踏过来，咩咩地哀叫。随着羊的乱窜声，有一个很愉快的喉咙在：“达，达，打——低——！达低达低达，达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更高兴)达，达，打——低——。达低达低达，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随着这抑扬顿挫的“洋号”，白傻子嘴里又打起威武的军鼓，舌头卷起嘟噜！“得——儿锵，锵，锵！得——儿锵锵锵！得——儿锵锵——得——儿锵！(拚了命！)得——儿锵锵锵！得——儿锵锵锵！锵——儿锵锵——得——儿锵！”他不可一世，耀武扬威地由中门操进来。“得——锵锵，得——儿锵！”两只手抡起想象的鼓槌向下打，头上流着热汗。好忙！——进门并没有看见焦母！由左门又走进来——嘴里还得吹洋号：“达，达，打——低——！”〕

〔忽而由身右面叫一声！〕

焦 母 谁？

白傻子 (大吃一惊，鼓号俱停。看见焦母。伸伸舌头，立刻转

身就跑)——

焦 母 (立起)站住！谁？

白傻子 (只好愣在那里)是,是——(咽下唾沫)是我！

焦 母 我？(猜出多半是他)“我”是谁？

白傻子 (结结巴巴,急得直眨眼)狗——狗蛋！焦大妈,(说完了又要跑)

焦 母 别跑！你！你不放你的羊,你来这儿干什么！

白傻子 不,不干什么。我！(瞪着大眼)我看你家新媳妇来了。

焦 母 新媳妇有你的什么？

白傻子 (笑嘻嘻地,顺口一数落)“新媳妇好看,傻——傻子看了直打转,新媳妇丑,傻——傻子抹头往外走。”

焦 母 你也爱看好看的媳妇？

白傻子 (翻翻眼看着焦母)嗯！(鼻孔顿时一吸,两条青龙呼地又缩进去)

焦 母 狗蛋,你别看她,我家媳妇是个婊子,她是老虎,会吃人的。

白傻子 老虎？(不信地)嗯！我看过她！

焦 母 你看过老虎,你还来干什么？

白傻子 (鼻涕又流下来,舌尖不觉翻上去舔)那——那我来看看,她会吃我不？(又抹一下鼻涕)

焦 母 (可怜他)唉,狗蛋,你日后也要个老虎来吃你么？

白傻子 (老实地)老……虎要都是这样,我看还……还是老虎好。

焦 母 (酸辛地)傻子,别娶好看的媳妇。“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个美人丢了妈。”

白傻子 不……不要紧,我妈早死了。

焦 母 (看看白傻子,叹一口长气)嗯,孩子们长大了,都这样,心就变了。

白傻子 嗯?

焦 母 (低声喃喃,辛痛地)忘记妈。什么辛苦都不记得了。  
(低头)

白傻子 (莫明其妙)你……你说什么?

焦 母 (低头,以杖叩地,忽然)没说什么。嗯,傻子!你听屋里有人说话没有。

白傻子 (伸长脖子,听了一刻,糊里糊涂地摇摇头)没……没有。

焦 母 (指右屋)不!我说西屋里。

白傻子 (肯定地)嗯,我知道啊!(还是摇头)没……没有。

焦 母 (不信地)你到那屋里去瞧瞧。

白傻子 (点点头)嗯,我知道。(走了一步)

焦 母 (一把抓住他,低声)轻轻地走,懂不懂?

白傻子 (嫌她罗嗦,不耐烦的神气)我知道啊!

焦 母 (不放心)狗蛋,你去看什么?

白傻子 嗯?——(才想起来)谁!谁知道您要我看什么?

焦 母 (低声)哼,你去看看屋里有什么旁的人没有?

白傻子 嗯,嗯,(仿佛非常明白,点头)我知道。(走到右门前,由上看到下,回转身,走两步,摇着脑袋)门……门关上了。推……推不动。

焦 母 (立起,惊愕,促急地)什么?门关上了?推不动?推开门,打进去!

白傻子 (逡巡)我怕——我——

焦 母 怕什么!出了事,有我。

白傻子 我怕老虎吃——吃了我。

〔焦母立刻抽出香案旁边通条似的铁拐杖。

焦 母 (对白傻子)你跟我来。除了金子,有旁人,你给我抓着他。

〔白傻子点头,小心翼翼地随着焦母,走到右门前,焦母举起拐杖,正要向门上捣去。

〔焦花氏由右门跑出。

焦花氏 (叫喊)妈,您在干什么?(以手抵住焦母的手)妈,您放下!您要打谁?(咳嗽)

焦 母 (察觉她有点蹊跷)贱婊子,(用力推开焦花氏)你放开手!(焦花氏摔倒墙根)

焦花氏 (喊)妈!

焦 母 傻子,你跟我来!(走进右门)

焦花氏 (咳嗽,大叫)妈!妈!

〔右屋里有焦母铁棍落地,一个人在闪避的声音。

〔焦母的声音:(咻咻然。咬牙,举起铁杖向下击)妈的!妈的!妈的!

〔右屋里有人似乎狠狠推了焦母,焦母大叫一声,踣倒。跟着那人打破窗户,由窗户口跳出去。

〔白傻子吓得只看焦花氏发愣,似乎在地上生了根。

〔焦母的声音:(叫喊)我摔着了!傻子,有人打破了窗户跑了,快追呀,傻子!抓着他,傻子!傻子……

白傻子 (不知怎么好,颤抖)嗯,嗯,我知道,我知道。(然而依然没有动)

〔焦花氏听见里面的人跑了,立刻跑近中门,仇虎已由外面跑进来。

焦花氏 (抓着仇虎的手,低声)怎么样?你摔着了没有?

仇 虎 妈的,窗户太小,打破了窗户,腿还挤破了一块。

焦花氏 她呢？

仇 虎 我推了她一把。她摔在地下。

〔里面焦母的声音：金子！金子！

焦花氏 （答应了一声，立刻要到右屋去）嚷——妈！

仇 虎 （抓着她）别去！（指着白傻子）你看！他！

白傻子 （摸着头顶，望仇虎，很低的声音，不觉喃喃地）  
“漆——叉——卡——叉，（更低微）吐——兔——  
图——吐。”

焦花氏 （与白傻子同时说）这是狗——狗蛋！

仇 虎 他认识我，你小心他。

焦花氏 我明白。

〔焦母由右门走出，脸上流着血。

焦花氏 妈！

焦 母 （不理她）傻子！傻子！傻子！

〔白傻子不敢答应。仇虎立刻由中门轻轻跑出。

焦花氏 妈！妈！

焦 母 （切齿地）贱婊子！

焦花氏 （不安地）妈，您摔破哪儿没有？

焦 母 （急躁地）傻子！傻子在这儿没有？

白傻子 （正看着焦花氏，不得已地）在——在这儿。干什么？  
（又望着焦花氏）

焦 母 （恨极了，切齿）狗蛋！你瞧见什么没有？

白傻子 我瞧见，瞧见（食指放在嘴里）老虎在这儿。

焦花氏 （大惊）谁说的？

焦 母 （明白白傻子的话）死婊子，你别插嘴。还有谁？傻子，你说！

白傻子 （惧怕地，看着焦花氏）还有——还有——还有一

个——(焦花氏忽然跑到傻子面前 ,神情异外诱惑 ,在他的面颊上非常温柔地亲了一下 ,白傻子仿佛失神落魄 ,立在那里)

焦 母 (厉声)还有一个什么 ?

白傻子 (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疼爱过 ,抚摸吻着的面颊)还有——老虎——老虎 !

焦 母 狐狸精 ,你在干什么 ?

焦花氏 我没有干什么 ?

〔左屋孩子很低微地哭啼起来。

焦 母 告诉我 ,狗蛋 ! (杖捣地)你们在干些什么 ?

〔焦花氏又亲热地吻他一下。

焦 母 狗蛋 ,你死了 ?

白傻子 (不知所云)没——没有 ! 老虎要吃——吃我。

〔左门孩子大哭起来。

焦花氏 妈 ,您听 ,孩子醒了。

焦 母 你别管 ,狗蛋 ,你说 ,还有谁 ?

〔门里孩子更恐怖地哭 ,嚎半晌 ,三人静听。

焦花氏 (惊愕地)妈 ,孩子别有了病 ,(故意地)妈 ,您问他吧 ,我去瞅瞅。(就要走)

焦 母 (厉声)不要你去 ! 毒手 ! 你别害死了我的小黑子。  
(向左屋走了两步)我就来 ,狗蛋 ! 别走 ,回头我还问你。

〔焦母由左屋下 ,听见她哄孩子的声音。

焦花氏 (看见焦母进了门 ,走到方桌的长凳旁坐下 ,向白傻子招手 ,魅惑地)狗蛋 ! 你过来 !

白傻子 (莫明其妙)干——干什么 ?

焦花氏 你过来 ,(低声)我跟你讲一句话。

白傻子 (食指放在口里 ,本能地害羞起来)干——干什么呀?  
(不大好意思地走过去)

焦花氏 (腾出身旁一块地方 ,拉着他的手)你坐在我旁边。你  
先把手指头放下。

白傻子 (手放下来 ,羞赧地瞟她一眼。呵呵地傻笑)干——干  
什么?(不觉手又放到了嘴里)

焦花氏 (瞪了他一眼)把手指头放下!好好地听着!我跟你  
说一句正经话。

白傻子 (又将食指放下)嗯 ,好 ,你说吧!(舌尖又不觉伸到鼻  
子下面卷舐)

焦花氏 (低柔地)狗蛋 ,你听着 ,回头大妈再问你的时候 ,问你  
看见什么人没有了 ,你呀 ,你就说——

白傻子 (眨眨眼 ,仿佛在研究什么 ,舌端在鼻下舐过来 ,卷过  
去。忽然 ,一个大发现 ,跳起来)新——新媳妇!(非  
常愉快地)你猜 ,你猜 ,鼻涕是什么味儿?

焦花氏 (没想到)什么?鼻涕?

白傻子 (紧张地)嗯 ,你说!是甜的 ,还是咸的?

焦花氏 (气了)不知道。

白傻子 (快乐得直打屁股)是咸的!咸的!你没有猜着吧 ,  
(又用舌头舐一下)咸丝丝儿的。

焦花氏 (站起来)妈的 ,这傻王八蛋。

白傻子 (笑嘻嘻地)唏 ,唏 ,你——你你叫我干什么?

[焦大星背着包袱 ,提着点心 ,手里支着一根木棍 ,满  
脸风尘 ,很疲倦地迈过中门的门坎。

焦大星 (脸上露出微笑)金子!(放下包袱)

焦花氏 (平淡地)哦 ,是你。

焦大星 (放下点心)妈呢?(掸掸身上的土)

焦花氏 (望着他)不知道。(白傻子躲在一旁,稀奇地望着)

焦大星 (搁下木棍,用手绢把脸擦一擦)又到了家了!(抬头看焦花氏)家里怎么样?(关心地)还好么?

焦花氏 (冷峻地)大星,谁叫你回来的?

焦大星 (不自然地笑笑)没——没有谁。我自己想回来瞅瞅。

焦花氏 (忽然)说什么?家里难道还会有人跑了?

焦大星 (猜出婆媳二人又在闹气,歉然地)我不懂,金子,你怎么?

焦花氏 不怎么,我在家里偷人养汉,美得难受。

焦大星 (避开)谁说这个啦!你说话别这样!这是咱们家,要叫妈听见——

焦花氏 叫妈听见,算什么!我都做给妈瞧啦。

焦大星 (软弱地)金子,你进了我家的门,自然不像从前当闺女那样地舒服。可我从来也没埋怨过你,我事事替你想,买东买西,你为什么一见我,尽说这些难听的话呢?

焦花氏 哼,话难听?事才难听呢!我偷人养汉又不是一天的事,你不是不明白。我嫁你那天晚上就偷人。你出了门,我就天天找汉子,轧姘头,打野食,靠男人,我——

焦大星 (痛苦地)金子,你这说的是什么?

焦花氏 我这说的是“一本正经”,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在娘家就关不住,名声就坏,可我没有要到你家里来,是你那阎王爸爸要的。我过了你家的门,我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三个不够——

焦大星 (苦恼地)金子,唉,你这犯的是什么病!(颓然坐下)

焦花氏 我没有犯病,是那个一出门就想回来的人犯了病了;是那个回家就瞎疑心的人犯了病了;是那耳朵根子软,听什么话就相信的人犯了病了;是那个“瞎眉糊眼”,瞧

见了什么就瞎猜的人犯了病了。我告诉你 ,我没有犯病 ! 我没有犯病 !

焦大星 真 ! 奇怪 ! 我疑心了什么 ? 我瞧见了什么 ! 我一进门 , 你就这样疯疯痴痴地乱说一大“泡” 。 你说 , 是我瞎疑心 , 还是你瞎疑心。

焦花氏 是我疑心 , 是我犯疑心病 , 我疑心我媳妇在家里偷人养汉 , 整天背着自己的男人不老实。

焦大星 可是谁提这个啦 ? 是我听见什么啦 ? 还是刚才瞧见什么啦 !

焦花氏 你瞧不见 , 你还听不见。

焦大星 ( 想不出办法 ) 那么 , 白傻子 , 你听见什么 , 你刚才瞧见了什么啦 ?

白傻子 ( 指自己 ) 我——我——

焦大星 ( 敷衍着焦花氏 ) 好 , 我刚才不在家。你说 , 你瞧见了什么 ?

白傻子 ( 结结巴巴 ) 我——我刚才——瞧——瞧见——瞧见一个——

焦花氏 ( 忙追到白傻子的身边 ) 去 ! 去 ! 去 ! 活人的话都闹不清 , 还听死人的话 ?

白傻子 ( 卖功 ) 可我刚才——是——是瞧见一个——

焦大星 ( 不信地 ) 你说吧 , 什么呀 ?

白傻子 我……我瞧见一个——

焦花氏 ( 蓦地在白傻子脸上掴了一掌 ) 去 ! 去 ! 你这傻王八蛋。

白傻子 ( 莫明其妙 ) 你打我 ? ( 抚摸自己的面颊 )

焦花氏 嗯 , 打了你 , 你怎么样 ?

白傻子 ( 咧开大嘴 , 哇一声 ) 哦 , 妈呀 ! ( 哭啼啼地 ) 你——你

倒底是个老虎。(抽咽,向中门走)

焦大星 (看着焦花氏,只好哄着白傻子,同情地)去吧,狗蛋,快走吧,赶明儿别到这儿来了。

[白傻子手背抹着眼泪,由中门走下,一时又听见羊群咩咩奔踏过去的声音。

焦花氏 (发野地)好,大星,你好!你好!你好!你不疑心!你不疑心!你回家以后,你东也问,西也问,你想从狗蛋这傻子的身上都察出来我的短。好,你们一家人都来疑心我吧,你们母子二人都来逼我,逼死我吧。(大星几次想插进嘴去,但是她不由分辩地一句一句数落)我跟你讲,姓焦的,我嫁给你,我没有享过你一天福,你妈整天折磨我,不给我好气受。现在你也来,你也信你妈的话,也来逼我。(眼泪流下,抽咽)我们今天也算算帐,我前辈子欠了你家的什么?我没有还清,今生要我卖了命来还。(抹着鼻涕)哼,我又偷人,又养汉,我整天地打野食,姘人,我没有脸。我是婊子,我这还有什么活头,哦,我的天哪!(扑在桌上,捶胸顿足,恸哭起来)

焦大星 (不知怎么安慰好)可是,金子,谁说啦?谁这么说啦?不是你要问去?不是你自己要这么讲?喂,你看,我给你带来多少好东西,别哭了,好吧?

焦花氏 (还是抽咽)我不希罕,我不看。

焦大星 可你要这么说,你要在自己身上洒血,你自己要说你偷人,养汉的——

焦花氏 (还是抽咽)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是你妈说,你妈说的。

焦大星 (不信地)妈?妈哪对你说这么难听的话?

焦花氏 你妈看我是“眼中钉”，你妈恨不得我就死，你妈硬说我半……半夜里留汉子，你妈把什么不要脸的话都骂到我头上。“婊子！贱货！败家精！偷汉婆！”这都是你妈说的，你妈说的。

焦大星 (解释)我不信，我不信我妈她会——  
〔焦母由左门走出。

焦 母 (拐杖重重捣在地上，森严地)哦！（他们二人回过头）  
嗯！是我说的。金子，你跟你丈夫讲吧，我就是这么说的。

〔半晌。

焦大星 (惶恐地)妈！（走过去扶她）

焦花氏 (突然感到孤独，不觉立起)大星！

焦 母 (严酷地)你说吧！你痛痛快快地说吧。你在你丈夫面前狠狠地告我一状吧！金子，你说呀！你说呀！你长得好看，你又能说会道的。你丈夫今儿给你买花，明儿为你买粉，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你说呀，你告我吧。我老了，没家没业的，儿子是我的家私，现在都归了你了。

焦大星 (哀诉地)妈。

焦 母 (辛酸地)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我现在是个老婆子，瞎了眼，看不见，又好唠叨，我是你们的累赘。我知道我该死，我早就该叫你们活埋了，金子，你说吧，你告我吧，我等你开刀呢！

焦花氏 (怯惧地)妈，可我并没有说您什么？大星，你听见了，我刚才说什么，大星，你——

焦 母 (爆发，厉声)婊子！贱货！狐狸精！你迷人迷不够，

你还当着我面迷他么？不要脸，脸蛋子是屁股，满嘴瞎话的败家精。当着我，妈长妈短，你灌你丈夫迷魂汤，背着我，恨不得叫大星把我害死，你当我不知道，活妖精！你别欺负你丈夫老实，你放正良心说，你昨儿夜里干什么？你刚才是干什么？你说，你为什么白天关着房门？关了门嘁嘁嚓嚓地是谁跟你说话？我打进房去，是哪个野王八蛋跳了窗户跑了？你说，当着你的丈夫，你跟我们也讲明白，我是怎么逼了你，欺负你？

焦花氏 谁听见我屋里有人说话？谁说我把门关上了？谁又从窗户跑了？妈，您别血口喷人！您可——

焦 母 （气得浑身发抖）这个死娘儿们，该雷劈的！（回头）狗蛋，狗蛋，你看见了，你说！

焦大星 妈，他刚走。

焦 母 他走了？（忽然）狗蛋，狗蛋！（急速地走出中门）〔外面听见焦母连喊白傻子。

焦大星 金子！

焦花氏 你去信你妈的话吧！

焦大星 （低沉）你先到西屋去。

焦花氏 干什么？我不去！

焦大星 金子，你先别惹她。听我说，你先走。

焦花氏 （瞪大星一眼）好，你们说。你们母子两个商量吧。叫你们算计我吧！好，我走！我就走！（由右门下）

焦大星 喂，金子！——

〔焦母由中门上。

焦 母 （颤巍巍地）这个傻王八蛋，又不见了，跑了。（复归正题，严峻地）好，你们夫妻俩商量好了，你们有良心就

来算计我吧。(猜到方才在她背后焦花氏会叽咕些什么 , 尖酸地) 嗯 , 金子 , 你是个正派人 , 刚才都是我瞎说 , 看你是眼中钉 , 故意造你的谣言。现在你丈夫来了 , 你可以逞逞你的威风啦 ! ( 爆发 , 狠恶地 ) 金子 , 你个下流种 ! 我早就跟大星说过 , 要小心点 , 你别听你爸爸的话娶金子回家来 , “ 好看的媳妇败了家 , 娶了个美人就丢了妈 ”——

焦大星 妈 , 金子不在这儿。

焦 母 走了 , 她到哪儿去了 ?

焦大星 她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焦 母 哦 , 你怕她受我的气 , 你叫她走了。

焦大星 不是的 , 妈 , 我怕您看着她不舒服 , 气大 , 省得她在您眼前厌气。

焦 母 我问你 , 我怎么看 ? 我怎么看 ? 大星 ! 现在你们两个都会故意气我没有眼 ! 叫我听了好难过。——

焦大星 ( 忍不住 ) 我没有这么想 , 您别瞎疑心。

焦 母 ( 勃然 ) 我没有瞎疑心 , 我没有瞎疑心。哼 , 耳朵根子软 , 你媳妇的毒都传给你了。

焦大星 妈 , 您歇歇 , 别生气 ! 她不好 , 她尽叫您生气。回头我就打她。

焦 母 我不生气 , 我替那怕老婆的男人生气呢。

焦大星 ( 没有办法 ) 好 , 妈 , 我给您带来几样点心 , 都是您爱吃的 !

焦 母 ( 冷笑 ) 不用 , 拿去孝敬屋里那个人吧。我不希罕。

焦大星 ( 叹一口气 ) 妈 , 您要是处处都光存这个心 , 我怎么还说得话 ? 您想 , 我们家里也不算容易 , 老有老 , 小有小 , 丈夫成天地不在家 , 四外也没有什么邻舍亲戚。家

里拢总不到三个半人 ,大家再还免不了小心眼 ,那——

焦 母 大星 ,你跟谁说话 ? 你对谁 ?

焦大星 妈 ? ( 赔笑 ) 我不敢劝您。

焦 母 哼 ,我小心眼 ? 我看你也太大气了吧 ?

焦大星 好 ,好。妈 ,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 您说明白呀 !

焦 母 问你呀。

焦大星 ( 惧怕地 ) 妈 ,她真……真会有什么……我不在家。

焦 母 这两天晚上 ,半夜 ,我听见门外大树底下有人说话。

焦大星 有金子 ?

焦 母 嗯 ,半夜 ,金子跟一个人。

焦大星 她怎么啦 ?

焦 母 她怎么 ? 说着 ,她把那个人就拉进来了。

焦大星 拉进来 ?

焦 母 拉到屋里去 ,两个人嘁嘁嚓嚓了半夜。

焦大星 一直到半夜 ?

焦 母 半夜 ? 一直到天亮。

焦大星 ( 疑信参半 ) 那您为什么不抓着他们。

焦 母 我 ? ( 故意歪曲地讲 ) 你把我真当作瞎子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对东西 ? 那半夜的人不是你这个不值钱的丈夫 ,还是谁 ?

焦大星 是我 ?

焦 母 ( 反而问起他 ,威吓地 ) 你为什么又瞒着我回了家。我  
是怎么虐待你们 ,要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

焦大星 ( 恐怖地 ) 那个人不是我。

焦 母 什么 , ( 觉出他渐渐相信了 ,露出一丝微笑 ) 不是你 ?

焦大星 嗯 ,不是。

焦 母 那么方才那个人。

焦大星 怎么方才还有一个人？

焦 母 方才那个人也不是你？

焦大星 (苦痛地)不！不！

焦 母 哦？

焦大星 (忽然)妈 ,您说的话是真的？

焦 母 (冷静地)真的 ,你当真受你的媳妇的毒了么？

焦大星 (内心如焚)她怎么会？金子怎么能这样？我为她费了多少心 ,生了多大气。她跟我起过誓 ,她以后要好好地过日子 ,她……她……

焦 母 (残酷地)她起誓不是放屁！刚才我就知道那个人在里面 ,我打进了门 ,他正从窗户逃走 ,我一手抓着他的襟 ,叫那个狗娘养的一下子把我推在地下 ,跳出去走了。白傻子看见他 ,金子还跟他在门口说话 ,满不在意。你看 ,这是我脸上摔的伤 ,你进屋去看 ,窗户都破了。你看 ,你不在家 ,家里成了野汉子窝。大星 ,你说我怎么能不叫你回来。我告诉你 ,你这个小傻子 ,(狠狠地)你的媳妇偷了人了 ,你的媳妇跟人家睡了 ,现在没有一个不骂你 ,不笑话你 ,不说你是个——

焦大星 (疯狂一般捶击桌子)妈！妈！您别说了 ,别说了。我够了 ,我听够了。

焦 母 (也翻了脸 ,拐杖重重在地上捣 ,粗野地)那你还不把她叫出来问 ,逼她来问 ,打她来问 ,要她亲口招出来 ,招出来！(焦大星扑在桌上 ,全身颤抖)

〔焦花氏由右门出。

焦花氏 (厉色)你们不用叫！(立刻冷冷地)用不着你们母子喊 ,我自己出来了。

焦 母 好！你来得好！你来得好！大星 ,门后有你爸爸打人

的皮鞭子。大星！你要是再心发软，我不认你是我的儿子。（走到后门，摸出皮鞭）

焦花氏（横了心）哼！

焦母好，你哼哼！大星，这是鞭子。我给你锁上门。你问她！问她！问她！（把中门锁好）

焦大星（接下皮鞭，手发抖）金子——

焦母你快问她！快问！

焦大星妈，我问！我问！

焦母叫她跪下！对着祖宗牌位！

焦花氏怎么？

焦母（雷霆）跪下！

〔焦花氏跪下。〕

焦大星（拿着皮鞭，脸上冒汗）我不在家，你是做……做了那……那样的事情么？

焦母你说，叫你说，败家精。

焦大星（用鞭指着她，狠了心）你——你说。

焦母（厉声）说呀！

焦花氏（两面望望，恨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我吧！（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我不愿在你们焦家吃这碗厌气饭，我要找死，你们把我怎么样吧？

焦大星（失色）怎么，你——你承认你，——

焦花氏嗯！我认了。你妈说的，句句对，没冤枉我，我是偷了人，我进了你们家的门，我就没想好好过。你爸爸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做人看。我告诉你，大星，你是个没有用的好人。可是，为着你这个妈，我死也不跟这样

的好人过 ,我是偷了人 ,你待我再好 ,早晚我也要跟你散。我跟你讲吧 ,我不喜欢你 ,你是个“窝囊废” ,“受气包” ,你是叫你妈妈哄 ,你还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你们打我吧 ,你们打死我吧 !我认了。可是要说到你妈呀 ,天底下没有比你妈再毒的妇人 ,再不是人的婆婆 ,你看她——

焦大星 金子 ,别说了 !

焦 母 (同时) (气急败坏地)败家精 ,你还说 !

焦花氏 (跑到香案前 ,掀开红包袱 ,拿起扎穿钢针的木人)大星 ,你看 !这是她做的事。你看 ,她要害死我 !想出这么个绝子绝孙的法子来害我。你看 ,你们看吧 ! (把木人扔在地上)

焦 母 你……你……你 !大星 ,你还不给我打死这个淫妇 ,死婊子养的 !打——打——打 !

焦大星 (迷乱地)妈 !

焦 母 (暴雷一般)打死她 !打死她 !

焦大星 嗯(麻痹)嗯 ,打 !打 ! (举起皮鞭 ,想用力向焦花氏身上——但是人仿佛凝成了冰 ,手举在空中 ,泪水盈眶 ,呆望着焦花氏冷酷无情的眼。静默。忽然扔下鞭子 ,扑在母亲足下恸哭起来)哦 ,妈呀 !

焦 母 (推开她的儿子 ,骂)你还是人 !死种 ! (抡起拐杖向焦花氏所在方向打去 ,焦花氏一手截住)

焦花氏 (拚命)你……你敢——

焦 母 (不顾死活)我先打死你——

[外面有人扣门甚急 ,大叫 :“开门 !开门 !”]

焦大星 (在两个女人当中)谁 ?谁 ?

[外面的声音 :是我 ,我呀 !]

焦 母 (放下拐棍 ,听出声音蹊跷 ,停住)你?你是谁?  
〔外面的声音 :(狞笑)仇——虎!我是仇——虎。

焦 母 什么?虎子?  
〔外面的声音 :是我 ,干妈。

焦大星 (惊愕)怪 ,虎子来了?(打开中门)  
〔仇虎走进 ,大家恐惧地互视 ,半晌。

焦大星 (阴沉地)虎子 ,你来干什么?

仇 虎 (狠毒地)给干妈请安来了。

焦 母 (低幽地)请安?——

仇 虎 (点头)嗯。

焦大星 (走到仇虎面前 ,喜悦地)虎子 ,你怎么出来的?

焦 母 (阴郁地)大星 ,来!跟我到这屋里来。

焦大星 (不大明白)妈?

焦 母 (厉声)来。  
〔焦母拄起拐杖向左屋走 ,后随大星 ,母子进了左屋。  
〔半晌 ,焦花氏恐怖地呆望着仇虎。

焦花氏 (低声)谁叫你回来的。

仇 虎 (望外 ,阴沉地)外面有人跟着我。

焦花氏 谁?

仇 虎 雾太大。看不出来。(忽然)你把蜡吹了。

焦花氏 (惊)怎么?(把香案前的烛火吹灭)  
〔屋内黑下来 ,从两面窗望出 ,外面一片灰沉沉的雾。  
远远听见火车驰过 ,一声孤寂的汽笛。仇虎蹑足走到  
窗前探望。

焦花氏 (低声)怎么?你——

仇 虎 别说话 ,门外仿佛就有人走。你听!

焦花氏 (谛听)不 ,这是风。

仇 虎 哦。

焦花氏 风吹着野草。

仇 虎 (回头,望着左屋)奇怪,这半天他们在屋里做什么。

焦花氏 谁知道?

仇 虎 嗯,(阴沉地暗示)我想今天晚上要出事。

焦花氏 (点头)我觉得。

仇 虎 金子,你怕么?

焦花氏 (回首)怕?(转头望前面)不!

——幕急落

## 第 二 幕

〔同日 ,夜晚九点钟 ,依然在焦家那间正屋里。方桌上燃着一盏昏惨惨的煤油灯 ,黑影憧憧 ,庞杂地在窗棂上簇动着 ,在四周灰暗的墙壁上 ,移爬着。窗户深深掩下来 ,庞大的乌红柜 ,是一座巨无霸 ,森森然矗立墙边 ,隐隐做了这座阴暗屋宇神秘的主宰。香案前熄灭了烛火 ,三首六臂的菩萨藏匿在黑暗里 ,只有神灯一丝荧荧的火光照在油亮的黑脸上 ,显得狰狞可怖。

〔焦母立在香案旁 ,神色阴沉。盲人睁大一双不见眸子的眼眶 ,凝望前面 ,冥然不知思念什么。她默默地敲击铜磬 ,声翁翁然 ,仿佛发自神像的巨口里。桌前立一只肥大的泥缸 ,里面熊熊地烧起“黄钱”——那贿赂神灵 ,请求他除灾降福的“鬼币”。纸灰随着火星飞扬 ,跳跃的火焰向上翻。红光一闪一闪 ,射在焦母严峻的脸上 ,像走马灯。影子穿梭似地在焦阎王狞恶的像上浮动 ,一阵黑 ,一阵亮 ,时而瞥见阎王的眼眈眈地探视下面 ,如同一幅煞神。

〔在这里 ,恐惧是一条不显形的花蛇 ,沿着幻想的边缘 ,蠕进人的血管 ,僵凝了里面的流质。

〔瞎子卷起黄的纸填入土缸的肚子 ,火焰更凶猛地飞舞起来。她喃喃念着《往生咒文》 ,仿佛又在祈祷 ,朝着菩萨。

〔静了半晌,忽然黑暗的角落里有一稚弱的哭声,惊恐地抽咽,是小黑子在摇篮里由噩梦中吓醒,又看见一墙的黑影,更惧怕地哭嚎起来。瞎祖母走到摇篮边,抱起了惊的孩子低声抚慰。〕

焦 母 (轻轻拍抚孩子)不要怕呀,嗯——嗯——嗯——宝宝梦见了什么呀,嗯——嗯——嗯——。黑子,快回家呀,嗯——嗯。回家睡觉觉呀,嗯——嗯。不要怕呀,嗯——嗯。奶奶一辈子守着小孙孙呀,嗯——嗯。你就是奶奶的小命根呀,嗯——嗯——嗯——。谁也不敢来惹你呀,我的小孙孙,不要怕呀,嗯——嗯——嗯——。(孩子先还哽咽,渐渐睡着。焦母正要放下孙儿,焦大星由左屋上。他的脸颊微红,神色不安,关上左门,又回顾一下,忽然咳嗽起来)

焦 母 (低声)谁?

焦大星 (啞哑)我 妈。(向焦母走去)

焦 母 (放下孩子)慢点走。孩子刚睡着。

焦大星 (走到摇篮旁边,望望自己的儿子)黑子好点了么?

焦 母 (摸摸瘦小的头,关心地)小脑袋还是热烘烘的。刚才黑子又不知叫什么东西吓醒了,又嚎了半天。

焦大星 (烦恶地)哭!哭!哭!今天这孩子是怎么回事,简直像是哭我的丧。

焦 母 (又拈起一张黄纸,引起快熄的火)“猛虎临门,家有凶神。”哼,右屋里藏着个狐狸精,左屋躲着个野老虎,童男子眼最灵气,看见了这一对妖魔,魂都吓得离了壳,他怎么不哭?

〔这时左屋有男人学着女人的喉咙,忽而尖锐,忽而粗哑,惨厉地唱着《妓女告状》,一句一句,非常清晰——

“初一十五庙门开 ,牛头马面哪两边排。……殿前的判官呀掌管着生死的簿 ,……青脸的小鬼哟 ,手拿拘魂的牌……”

〔焦母不安地谛听着。大星坐在方桌旁 ,凝视土缸里的火焰。

焦 母 你听他又在唱。(低微)你听 ,他在我家唱这个。你听!

〔里面幽幽地唱着 :“……阎王老爷哟当中坐 ,一阵哪阴风啊 ,吹了个女鬼来。……”

焦 母 大星 ,他这是咒我们?

焦大星 (替仇虎辩白)他高兴 ,他多年没见我 ,今天见着了 ,多喝两盅 ,他爱唱什么 ,就唱什么 ,您管他这个做什么。

焦 母 哼 ,他硬说你父亲害了他一家 ,(低沉地)你还看得出来 ,他这次回来没有安着好心。

焦大星 妈 ,您又来了 ,您先别疑神疑鬼。刚才他跟我说 ,他住两夜就走。

焦 母 (不信地)就走?

焦大星 他是您的干儿 ,跟我又是从小的朋友 ,这次特来看看我们。我们跟人无仇无冤 ,疑心人家要害我们干什么?

焦 母 你不懂 ,不用管我。大星 ,你听。

〔里面又幽幽然唱着 :“……阎王老爷当中坐 ,一阵哪阴风啊 ,吹了个女鬼来。……”

焦 母 他老唱这两句 ,他老唱这两句。

焦大星 虎子现在无家无业 ,心里别扭 ,让他唱去。

焦 母 可是他为什么——

〔里面又从头重唱 :“初一十五庙门开 ,牛头马面哪两边排 ,——”

焦 母 你听 ,他这不是有意地——

[小黑子又突然大嚎起来。焦母忙走到摇篮边 ,抚拍着孩子 ,里面也停止了唱声。

焦 母 (恨恶地)你听 ,他这是存的什么心 ,孩子醒了 ,他也不唱了。(孩子继续地哭嚎)大星 ,你这做爸爸的也为你的孩子烧点纸 ,驱驱邪 ,我再给孩子叫叫。

[大星不得已立起 ,走到香桌旁 ,烧黄钱。焦母在摇篮旁 ,轻抚哽咽着的孩子。

焦 母 (非常悠远地 ,似从旷野里传送来的凄厉的声音)回家来—— ,黑子 ! 黑子的魂回家来—— ,黑子 ! 魂快回家—— ,黑子 ! 奶奶等着你睡—— ,黑子 ! 魂回家来——黑子。(孩子又不响 ,四周静寂 ,只有盲目的焦母低声呼唤 ,催眠一般 ,大星的眼盯着泥缸的火。焦母忽然——)大星 ,你看看黑子的眼 ,孩子真睡着了么 ?

焦大星 (抬起头 ,望黑子)眼阖上了。(奇怪地)这孩子的睡相怎么这样——怕人——

焦 母 怎么 ?

焦大星 (低声)——他仿佛死了似的。

焦 母 (贸然)放你的屁 ! 好好的孩子 ,你咒他什么 ? (又抚黑子)黑子 ,你不要怕 ,你爸爸跟你说着玩呢。你好好在我们家里住着 ,供你吃 ,供你住。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 ,黑子 ,你住着 ,不要走。

焦大星 可是 ,妈 ,您看不见那小脸 ,眉毛狠命地皱 ,小嘴向下瘪。(低微)阖上了眼 ,真像他是——

焦 母 (恐惧地)少胡说 ,你今天喝多了。(想起来)也怪 ,刚才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孩子忽然地大嚎起来 ?

焦大星 (无神地)不知道。我直望着孩子的眼 ,孩子仿佛看见

了什么东西似的，那么死命地干嚎。

焦 母 (忽然)我看我们赶快送他走。送他走，越早越好。

焦大星 让她就走？

焦 母 嗯。

焦大星 (哀诉地)不，妈！再等一等，您让我想一想。

焦 母 想什么？这个祸害不是早走了早好。

焦大星 可是，她现在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您要她立刻走，这……这不是——

焦 母 那我哪管得了，我只求我家里安静。今天是晚了，明天一大清早，就送他上路。

焦大星 妈，我们不能这么办。

焦 母 (冷冷地)大星，那么你要怎么办？

焦大星 妈，您不能这么赶她出去。这次是她做错了，她丢——丢了我——我们的脸，可妈您要现在就送她走，那不是逼着她走那一条路，叫她找她的那——那个人么？(苦痛地)妈，我知道她这次是真心地不——不要脸，不要脸，做了这么一件对——对不起我的事，可是，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错么？难道我们——

焦 母 (厉色)混蛋！你想的是什么？你说谁？

焦大星 (犹疑)您说的不是金子？

焦 母 金子！金子！(叹了一口气)这个昏虫哟！死都临到头上，这个时候你还是金子金子地想着么！大星，我告诉你，老虎都进了门了，我说的是这屋里的老虎。老虎在你屋里吃饭，老虎在你房里都跟你的——(忽然止住)大星，你今天晚上偏要喝许多酒做什么？

焦大星 (没有力气地)嗯，我喝了，妈。

焦 母 叫你不喝你偏要喝，今天是什么鬼催着你，脾气都

变了。

焦大星 嗯 ,我要变变。(把拳头重重地捶在桌上)

焦 母 (温慈地)大星 ,我的儿子 ,你过来。

焦大星 (走过去)干什么 ,妈 ?

焦 母 大星 ,你心里难过么 ?

焦大星 (望望焦母 ,咬住唇)不 ,妈。

焦 母 (执大星的手)你是舍不得金子么 ?

焦大星 (想抽出自己的手 ,烦恶地)谁说的 ? 妈。(似乎恐怕为人发见了自己的短处 ,更烦躁)谁说的 ? 谁告诉您的 ?

焦 母 (明白她的儿子 ,暗暗刺激他的羞耻心)是 ,是的 ,像她这样一个烂货 ,淫妇 ,见着男人就要 ,(觉得大星在一旁神情苦恼 ,要截断她的话 ,然而她轻轻拍抚他的手 ,又慢慢地——)我要是个汉子 ,她走就走了 ,不一刀了啦她是便宜 !

焦大星 (忽然抽开自己的手 ,警戒地)妈 !

焦 母 (惊愕)大星 ,你——

焦大星 妈 ,您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 那个男人是谁 ,我都知道 ,我要知道。自小到大 ,您什么事都瞒着我 ,可是现在我是金子的丈夫 ,那个野种是谁 ,(迭连在桌上打)是谁 ! 是谁 ? 妈 ,您连这个都忍心瞒着我么 ?

焦 母 (半晌 ,立起 ,沉重地)大星 ,你的手发抖。

焦大星 我……我心里有火。(捶胸部)我这里满……满是火 ! 烧得难受。

焦 母 (闭上眼 ,可怜)孩子 ,你是一根细草 ,你简直经不得风霜。

焦大星 可……可(喃喃地)我总应该知道他是谁 ,他是谁 ?

焦 母 (真看见了什么)孩子 ,你的脸怎么惨白惨白的 ?

焦大星 (恨恶地)妈 ,您要是疼我 ,您该告诉我。

焦 母 你的眼睛为什么发直 ?

焦大星 (回首)怎么 ,妈 ,您怎么知道 ?

焦 母 (摇头)妈瞎了眼 ,总看得见自己的儿子。可是(回首对大星)大星 ,你为什么直看着我 ? 又像是怕看着我 ?

焦大星 (惊怯)妈 ,没有 ,没有。

焦 母 (肯定)你是 ! 你是 ! 大星 ,你现在想着什么 ?

焦大星 我……我没有想什么 !

焦 母 不 ,大星 ,你又在瞒着我。我看得见你 ,我看见你的心 ,你的心是不是老早就恨我 ? 恨着你的妈 ?

焦大星 不 ,妈。

焦 母 (阴沉地)恨着我夹在你们当中 ,恨我偏把这件事说穿了 ,叫你不能闭上眼做瞎子。

焦大星 不 ,妈。我恨 ,我就恨那一个人。可是您不肯告诉我。

焦 母 你为什么不问金子去 ?

焦大星 金子着了那个人的迷 ,她不肯说。

焦 母 她还没有说 ?

焦大星 (恳切地)那么 ,妈 ,您看见了 ,还是您告诉我 !

焦 母 大星 ,你忘了 ,我是瞎子。

焦大星 (忽然立起)那么 ,妈 ,我要出去。

焦 母 (不安地)快半夜了 ,你上哪儿去 ?

焦大星 这屋子我待不下去 ,待不下去。

焦 母 为什么 ?

焦大星 (对着墙上焦阎王的像)妈 ,您来 ,您快来看 !

焦 母 我看 ?

焦大星 嗯 ,您看 ! 您看墙上的爸爸都在笑话我。

〔大星由中门跑出。

焦 母 (追着喊)大星！大星！（出中门）大星！

〔左屋里又以男人的粗嗓音低哑地唱起：“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阎王老爷哟当中的坐，一阵哪阴风吹了个女鬼来。”

〔老远有火车轰轰地驶过去。

〔从右屋里，走出焦花氏。焦花氏神色镇静，一绺头发由鬓角边垂下来，眼神提防着人。她提住脚跟，向左屋走。

焦花氏 (低声)虎子！虎子！

〔焦母由中门上。

焦 母 (严厉地)金子！

焦花氏 (极力做不在意的样子)干什么？

焦 母 你上哪儿去？

焦花氏 (退回来)我不上哪儿去。

焦 母 金子，(慢慢地)你们预备怎么样？

焦花氏 (吃了一惊)我们？

焦 母 (索性说穿)你跟虎子。

焦花氏 (狠狠地)不知道。

焦 母 你不用装，我知道是仇虎。

焦花氏 我没有装，事做得出来也就不怕知道。

焦 母 金子，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不说话也不出来？

焦花氏 (翻翻眼)您问我？

焦 母 虎子心里现在打的是什么主意？他要干点什么？

焦花氏 不知道。

焦 母 (咬住牙)你不知道？你是他肚里的蛔虫，心上的——

焦花氏 (警告地)您说话留点神，撕破了脸我也会跟您说点好

听的。

焦 母 (仿佛明白焦花氏为什么忽然强硬,故意地)哦,你大概知道大星刚出门。

焦花氏 嗯。

焦 母 那屋里有虎子。家里就是我一个瞎婆婆,你现在可以——

焦花氏 您别强说反话吓唬人!我知道,我们的命在您手里。

焦 母 金子,(叹了一口气)你为什么现在就走?

焦花氏 这大夜晚?

焦 母 嗯?

焦花氏 您逼我投奔哪儿去?

焦 母 (有意义地)我随便你!

焦花氏 (觉出来一些)随便我?

焦 母 嗯,(低沉地)你走不走?

焦花氏 不!

焦 母 哼,金子,你,你难道一点人心也没有?

焦花氏 (憎恨地)婆婆,这话要问您呢!

焦 母 (被冲撞,忍下去)好,我现在不跟你斗气,我认头,这次算你胜了。可是,金子,我是个有家有业,有过儿子的人,你没有养过孩子,你猜不透一个做妈的心里黑里白日地转些什么念头。(低声下气)好了,金子,你就看看我的岁数,我这半头的白头发,你说话也就不应该让给我三分?以前就譬若我错了,我待你不好,就照你说的吧,磨你,逼你,叫你在家里不得过。可到了现在,你,你做了这样的事,闹到这步,我们焦家人并没有把你怎么样。难道,到了现在,我们焦家(头不觉转向左屋)有——有了难,你还想趁火打一次劫么?

焦花氏 (盯着焦母)妈 ,您别绕弯子跟我说话 ,我金子也不是不明白。“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这次我做事不体面 ,可我既然做了 ,我也想到以后我会怎么样。

焦 母 (暗示地)你知道 ?

焦花氏 我不是傻子。

焦 母 那么 ,你说说 ,你们以后要怎么样 ?

焦花氏 我们 ?

焦 母 嗯 ,你同仇虎 ,虎子这孩子不能白找我们一趟。

焦花氏 自然 ,“猛虎临门 ,家有凶神。”可我怎么一定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

焦 母 (劝导地)金子 ! 你虽然现在不愿再做焦家的人 ,可你总也算姓过焦家的姓。现在仇虎回来 ,要毁我们 ,你难道忍心瞪眼看着 ,不来帮我们一把手。

焦花氏 (冷笑)您要我想法子 ?

焦 母 嗯 ,金子 ,你一向是有主意的。

焦花氏 大路就在眼前 ,为什么不走 ?

焦 母 (关切地)什么 ! 你说 !

焦花氏 报告侦缉队 ,把他枪毙。

焦 母 (明白焦花氏的反话 ,故作不知地)你知道我不肯这么办 ,虎子倒底是我的干儿。

焦花氏 (尖酸地)您的干儿 ? 哦 ,我忘了 ,您念了九年《大悲咒》 ,烧了十年的往生钱。真 ,大慈大悲观世音 ,我们焦家的人哪能做这样的事 ?

焦 母 (忍下去)嗯 ,这一条路我不肯。

焦花氏 那么 , (很正经地)我看 ,我还是给您问问仇虎的生辰八字好。

焦 母 干什么 ?

焦花氏 (狠恶地)给您再做个木头人,叫您来扎死啊!

焦 母 (勃然)贱货,死东西,(支起自己)你——(婆媳二人对视一刻,焦母压抑下去)哦,我不发火,我还是不该发火。金子,我要跟你静下气来谈谈。

焦花氏 谈什么?您的儿子还是您的,焦家的天下原来是您的,还是归了您。您还要跟我谈什么?

焦 母 金子,你心里看我是眼中钉,我知道;我心里看你是怎么,你也明白。金子,你恨我恨得毒,可你总忘了我们两个疼的是一个。(焦花氏正要辩一句)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说,你现在跟大星也完了,是不是?可是,金子,你跟大星总算有过夫妻的情分,他待你不错。

焦花氏 我知道。

焦 母 那么,你待他呢?

焦花氏 就可怜他一辈子没有长大,总是个在妈怀里吃奶的孩子。

焦 母 好,这些事过去了,我们不谈。现在我求你一件事,你帮帮我,就算是帮帮他,也就算是帮帮你自个儿。

焦花氏 什么,您说吧。

焦 母 一会儿大星回来怎么问你,你也别说虎子就是那个人。

焦花氏 哼,我怎么会告诉他。

焦 母 可是大星见了你必定问,他怎么吓唬你,你也别说。

焦花氏 怎么?

焦 母 (恐惧地)说不定他刚才跑出去借家伙。

焦花氏 什么?(不信地)他敢借家伙想杀人?他?

焦 母 哼!你?他到底还是我的种。

焦花氏 (半信半疑)哦,您说大星,他回来要找——

焦 母 金子,你别装!虎子早就告诉你——

焦花氏 他告诉我什么？

焦 母 哼 ,我猜透了他的心 ,他的心毒 ,他会叫你告诉大星就是他。

焦花氏 您想得怪。

焦 母 怪？他想叫大星先动手找他拚。他可以狠下心肠害——害了他的老把弟 ,哼 ,好弟兄！

焦花氏 对了！好弟兄！（森严地）好弟兄强占了人家的地——

焦 母 （低得听不见。同时）什么？

焦花氏 （紧接自己以前的话）——打断人家的腿 ,卖绝人家的姊妹 ,杀死人家的老的。

焦 母 （惊恐）什么 ,谁告诉你这个？

焦花氏 他都说出来了！

焦 母 （颤栗）可是 ,这并不是大星做的 ,这是阎王 ,阎王……（指着墙上的像 ,忽然改了口）阎王的坏朋友 ,坏朋友 ,造出来的谣……谣言。不 ,不是真的。

焦花氏 （不信地）不是真的？

焦 母 （忽然一口咬定 ,森厉地）嗯！不是真的。（又软下去）那么 ,金子 ,你答应了我！

焦花氏 什么？

焦 母 大星怎么逼你 ,你也不告诉他是谁。你帮我们也就帮了你自个儿。

焦花氏 帮我自个儿？

焦 母 嗯 ,你劝仇虎明天天亮走路。你可以跟他走 ,过去的事情我们谁也不再提。

焦花氏 你让我跟虎子走？

焦 母 嗯 ,我焦氏让你走。没有钱 ,我来帮你。

焦花氏 (翻翻眼)您还帮我？

焦 母 嗯,帮你!明天早上帮你偷偷同虎子一块走。

焦花氏 嗯,(斜眼看着她)您再偷偷报侦缉队来跟着我们。

焦 母 怎么？

焦花氏 仇虎离开了焦家的门,碰不着你的孙,害不着你的儿,你再一下子抓着两个,仇虎拐带,我是私奔,那个时候,还是天作保,地作保,还是找您婆婆来作保？

焦 母 (狞笑一声)金子,你真毒,你要作婆婆,比瞎子心眼还想得狠。

焦花氏 (鼻子嗤出声音)说句您不爱听的话,跟您住长了,什么事就不想,也得多担份心。

焦 母 可是,小奶奶,这次你可猜错了。我倒也是想报官,不过看见了大星,我又改了主意。我不想我的儿孙再受阎王的累,我不愿小黑子再叫仇家下代人恨。仇易结不易解,我为什么要下辈人过不了太平日子。仇虎除非死了,虎子一天不死,我们焦家一天也没有安稳日子。

焦花氏 所以您才要他死。

焦 母 没有,王法既然不能叫他死,我为什么要虎子一次比一次恨我们呢。所以你金子爱信就信,不爱信也只得信,你现在替我叫虎子来,我自己跟他说话。

焦花氏 可是,您——

焦 母 (改了主意)哦,你别去,我自己来。(向左屋叫)虎子!虎子!

焦花氏 (向左屋,低声)虎子!

焦 母 他不答应。金子,你先回你屋,我一个人叫他。(走到左门前)虎子!虎子!

〔里面虎子的声音：（慢慢地）嗯。

〔仇虎由左门上，出门就望见焦花氏，愣一下。焦花氏指指她的婆婆，叫他小心。他敌对地望了焦母一眼，挥手令焦花氏出门。

焦 母 （觉出虎子已经出来）金子，你进去吧。

焦花氏 嗯。（焦花氏由右门下）

仇 虎 （狠恶地）干妈，您的干儿子来了。

焦 母 （沉静地）虎子，（指身旁一条凳）你坐下，咱们娘儿俩谈谈。

仇 虎 （知道下面严重）好，谈谈！（坐在远处一条凳上）

焦 母 （半晌，突然）刚才你吃饱了？

仇 虎 （摸摸下巴，探视着她）吃饱了！见着干妈怎么不吃饱？

焦 母 虎子！（又指身旁一条凳）你坐下啊！

仇 虎 坐下了。（又望望她）  
〔外面有辽远的火车笛声。

焦 母 不早了。

仇 虎 嗯，不早了，您怎么还不睡？

焦 母 人老了，到了夜里，人就睡不着。（极力想提起兴会）  
虎子，你这一向好？

仇 虎 还没有死，干妈。

焦 母 （缓和他的语气）话怎么说得不吉利。

仇 虎 哼，出门在外的人哪儿来的这么些讲究？（眼又偷看过去）

焦 母 你来！

仇 虎 怎么？（不安地走过去）

焦 母 你把手伸过来。

仇 虎 (疑惑地)干什么？

焦 母 好谈话 ,瞎子摸着手谈天 ,才放心。

仇 虎 哦 ,(想起从前她的习惯)您的那个老脾气还没有改。  
(伸手 ,焦母握住。仇虎顺身坐下 ,与焦母并肩坐在一条凳上 ,面对着观众)

焦 母 没改。(凝望前面)

仇 虎 您的手冰凉。

焦 母 (神秘地)干儿子 ,你闭上眼。

仇 虎 (望着她 ,猜疑地)我闭上了 ,干妈。

焦 母 (摇头)你没有。

仇 虎 (睁着眼 ,故意地)这次您猜错了 ,我是闭上了。

焦 母 (点点头)瞎子跟瞎子谈心才明白。(忽然)虎子 ,你觉得眼前豁亮么？

仇 虎 (疑惧地盯着她)嗯。

焦 母 (幽沉地)你瞧见了什么？

仇 虎 (不觉四面望望)我看不见 ,您呢？

焦 母 (慢慢地)嗯 ,我瞧见 ,我瞧见。干儿子 ,(森厉地 ,指前指后)我瞧见你身旁站着有两三个屈死鬼 ,黑腾腾。你满脸都是杀气。

仇 虎 (察觉她在说鬼话)你老人家好眼力。

焦 母 可是你猜我还瞧见你什么？

仇 虎 您还瞅见什么？

焦 母 (放下手)我还瞅见你爹的魂就在你身边。

仇 虎 哦 ,我爹的魂？(嘲弄地)那一定是阎王爷今天放了他的假 ,他对着他亲家干妈直乐。(“发笑”的意思)

焦 母 不 ,不。他满脸的眼泪。我看见他(立起)在你身边 ,  
(指着)就在这儿 ,对着你跪着 ,叩头 ,叩头 ,叩头。

仇 虎 干什么？

焦 母 他求你保下你们仇家后代根 ,千万不要任性发昏 ,害人害了自己。可是你不听！

〔仇虎仰望着焦母捣鬼。

焦 母 你满脸都是杀气。哦 ,我看见 ,雾腾腾 ,好黑的天 ,啊 ,我看见你的头滚下去 ,鲜血从脖颈里喷出来。

仇 虎 (憎恨地)干妈 ,您这段话比我说得还吉利。

焦 母 虎子！(又拿起仇虎的手 ,警告地)你看 ,你的手发烫 ,你现在心里中了邪 ,你的血热 ,干儿 ,我看你得小心。

仇 虎 (蓦地立起)干妈 ,您的手可发凉。(狞笑)我怕不是我血热 ,是您血冷 ,我看您也得小心。

焦 母 虎子 ,(极力拉拢)你现在学得真不错 ,居然学会了记挂着我。

仇 虎 (警戒地)八年的工夫 ,干妈 ,我仇虎没有一天忘记您。

焦 母 (强硬地笑了一下)好儿子！可是虎子 ,(着重地)我从前待你总算好。

仇 虎 我也没有说您现在待我坏。

焦 母 虎子 ,你看看墙上挂的是谁？

仇 虎 (咬住牙)阎王 ,我干爹。

焦 母 你干爹怎么看你？

仇 虎 他看着我笑。

焦 母 你看你干爹呢？

仇 虎 (攥着拳头)我想哭。

焦 母 怎么？

仇 虎 没有赶上活着跟干爹见个面 ,尽尽我八年心里这点孝心。

焦 母 (又不自然地笑笑)好儿子！你猜我现在心里盘算着

什么？

仇 虎 自然盘算着您干儿。

焦 母 盘算你？

仇 虎 嗯！盘算！（佯笑）说不定您看干儿打着光棍，单身苦，——

焦 母 嗯？

仇 虎 （嘲弄地）您要给您干儿娶个好媳妇。

焦 母 （以为他认真说，得意地笑）虎子，你现在是心眼机灵，没有猜错，（有意义地）我是想送给你一个好媳妇。

仇 虎 （乖觉地）一个好媳妇？

焦 母 （含蓄地）那么，你走不走？

仇 虎 上哪儿？

焦 母 要车有车。

仇 虎 车不用。

焦 母 要钱有钱。

仇 虎 （斩钉截铁）钱我有。

焦 母 （觉得空气紧张）哦，（短促地）那么，你要干妈的命，干妈的命就在这儿。

仇 虎 （佯为恭谨）我不敢，干妈。您长命百岁，都死了，您不能死。

焦 母 （忍不住，沉郁地）虎子，你来个痛快。上刀山，下油锅，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干妈的老命都陪着你。

仇 虎 （眈眈探视，声音温和）干儿没有那样的心。虎子只想趁大星回家，在这儿也住两天，多孝敬孝敬您。

焦 母 （渐渐被他的森严慑住）“孝敬”？虎子，你可听明白，干妈没有亏待你。（怯惧地）你这一套话要提也只该对死了的人提，活着的人都对得起你。

仇 虎 (低幽幽)我也没说焦家有人亏待我。

焦 母 虎子 ,大星是你从小的好朋友。

仇 虎 大星是个傻好人 ,我知道。

焦 母 他为着你的官司 ,自己到衙门东托人 ,西送礼 ,钱同衣服不断地给你送。

仇 虎 他对得起我 ,我知道。

焦 母 就说你干妈 ,我为你哭得死去活来多少次。

仇 虎 是 ,我明白。

焦 母 你干爹也是整天托衙门的人好好照应你 ,叫他们把你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看。

仇 虎 是 ,我记得。

焦 母 你说话口气不大对 ,虎子 ,你这是——

仇 虎 干妈 ,虎子傻 ,说话愣头愣脑 ,没分寸。

焦 母 嗯 ,(又接下去)就说你的爸爸 ,死得苦——

仇 虎 (怨恨逼出来的嘲讽)哼 ,那老头死得可俭省 ,活埋了 ,省了一副棺材。

焦 母 (急辩)可是这不怪大星的爹 ,他跟洪老拚死拚活说价钱 ,说不妥 ,过了期 ,洪老就把你爸爸撕了票。

仇 虎 (强行抑制)我爸爸交朋友瞎了眼 ,那怪他自己。

焦 母 你说谁 ?

仇 虎 (改话)我说那洪老狗杂种。

焦 母 真是 !干儿 !就说你妹妹 ,她死得屈 ,十五岁的姑娘 ,就卖进了那种地方 ,活活叫人折磨死。

仇 虎 (握着拳)那也是她“命该如此”。

焦 母 可怜那孩子 ,就说她 ,怎么能怪大星的爹。大星的爹为你妹妹把那人贩子打个半死 ,人找不着 ,十五岁的姑娘活活在那种地方糟蹋了 ,那可有什么法子。

仇 虎 (颤栗)干妈 ,您别再提了。

焦 母 怕什么 ?

仇 虎 多提了 ,(阴沉地)小心您干儿的心会中邪。

焦 母 (执拗地)不 ,虎子 ,白是白 ,黑是黑 ,里外话得说明白。我不能叫你干儿心里受委屈。你说你的官司打得多冤枉 ,无缘无故 ,叫人诬赖你是土匪。

仇 虎 八年的工夫 ,我瘸了腿 ,丢了地。

焦 母 是 ,这八年 ,你干爹东托人 ,西打听 ,无奈天高地远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花钱托人也弄不出你这宝贝心肝儿子 ,不也是白费了干爹这一番心。

仇 虎 (狠狠地)是 ,我夜夜忘不了干爹待我的好处。

焦 母 (尽最后的力气来搬山 ,吃力地)虎子 ,就把你家的地做比 ,你也不能说你干爹心眼坏。是你爸爸好吃好赌 ,耍得一干二净 ,找到你干爹门上 ,你干爹拿出三倍价钱来买你们的地 ,你爸爸还占了两倍的便宜。

仇 虎 是我爸爸占了干爹的便宜。

焦 母 嗯 ! (口焦舌干 ,期望得着效果 ,说服虎子 ,关心地)怎么样 ?

仇 虎 (点点头 ,不在意下)嗯 ,怎么样 ?

焦 母 (疑虑地)虎子 !

仇 虎 (斜视)嗯 ,干吗 ?

焦 母 (忽然不豫)虎子 ,我费心用力说了半天 ,你是口服心不服。

仇 虎 谁说我心不服。(神色更阴沉)

焦 母 那么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

仇 虎 我说过 ,(着重地)给您报恩来啦。

焦 母 (绝了望)哦 ! 报恩 ? (忽然)虎子 ,我听说你早回来

了,为什么你单等大星回来,你才来?

仇 虎 小哥俩好久没见面,等他回来再看您也是图个齐全——

焦 母 (疑惧)齐全?

仇 虎 (忙改口)嗯,热闹!热闹!

焦 母 (仿佛忽然想起)哦,这么说你是想长住在这儿?

仇 虎 嗯,侍奉您老人家到西天。(恶毒地)您什么时候归天,我什么时候走。

焦 母 (呆了半天)好孝顺!我前生修来的。

[半晌,风吹电线呜呜的声响,像是妇人在哀怨地哭那样幽长。

[一个老青蛙粗哑地叫了几声。

仇 虎 (仿佛无聊,逼紧了喉咙,声音幽涩,森森然地唱起)  
“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

焦 母 (怕听)别唱了,(立起)你也该睡了。

仇 虎 (望望她,又继续唱)“……判官掌着哟生死的簿……”

焦 母 (有些惶惶然)不用唱了,虎子!

仇 虎 (当做没听见)嗯,“……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仇虎走开)

焦 母 (四周静寂如死,忽然无名恐惧起来)虎子!(高声)虎子!你在哪儿?(四处摸索)你在哪儿?

仇 虎 (冷冷地望着她)这儿,干妈。(更幽长地)“……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一阵哪阴风……”

焦 母 (恐怖和愤怒,低声)虎子,别唱了!别唱了!

仇 虎 “……吹了个女鬼来!”

焦 母 (颤抖,恨极)虎子,谁教给你唱这些东西?

仇 虎 (故意说,低沉地)我那屈死的妹子,干妈。

焦 母 哦！（不觉忽然拿起桌角边那支铁拐杖）

仇 虎 （狞笑）您还愿意听么？

焦 母 （勃然）不用了。（扶着铁杖）

仇 虎 （看见那铁家伙）哦，干妈，您现在还是那么结实。

焦 母 怎么？

仇 虎 您这支拐杖（想顺手抓来）都还用的是铁的。

焦 母 嗯！（觉得仇虎的手在抓，又轻轻夺过来）铁的！（不动声色）我好用来打野狗的。

仇 虎 （明白）野狗？

焦 母 （重申一句）打野狗的。（摸索自己的铁杖，忽然）虎子，可怜，你瘦多了。

仇 虎 （莫明其妙）我瘦？

焦 母 可你现在也还是那么结实。

仇 虎 您怎么知道？

焦 母 （慢慢拿紧拐杖，怪异地）你忘了你在金子屋里踢的我那一脚啦？

仇 虎 （警惕）哦，没有忘，干妈。您的拐杖可也不含糊。（大声狞笑起来）

焦 母 （也大声跟着笑，脸上的筋肉不自然地痉拘着，似乎很随意地）你这淘气的孩子，你过来，干儿，你还不看你干妈脸上这一块伤，——

仇 虎 （防戒着）是，我来——（正向前走——）

焦 母 （忽然立起，抓起铁杖，厉声）虎子，你在哪儿？（就要举起铁杖——）

仇 虎 （几乎同时掏出手枪对她，立刻应声）这儿，干妈。（眈眈望着焦母，二人对立不动。仇虎低哑地，一字一字由齿间迸出来）虎——子——在——这儿，干妈。

〔静默。〕

焦 母 (敏感地觉得对方有了准备,慢慢放下铁杖)哦!(长嘘一口气,坐下镇静地)虎子,你真想在此地住下去么?

仇 虎 (也慢慢放好枪)嗯,自然。咱们娘儿俩也该团圆团圆。

焦 母 (蓦地又立起,森厉地)虎子,不成!(恨极)你明天早上给我滚蛋。

仇 虎 (嘲弄地)这么说,干妈,您不喜欢我?

焦 母 (也嘲弄地)不喜欢你?我给你娶一房媳妇,叫你称心。

仇 虎 娶一房媳妇?

焦 母 嗯,金子,我们焦家不要了,你可以带着她走。

仇 虎 我带她走?

焦 母 嗯。

仇 虎 (疑虑,藐笑)您好大方!

焦 母 你放心,虎子,你干妈决不追究。

仇 虎 可我要不走呢?

焦 母 (暴恶地)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我报告侦缉队来抓你。

仇 虎 抓我?

焦 母 怎么样。

仇 虎 我怕——

焦 母 你怕什么?

仇 虎 (威吓)我怕您——不——敢。

焦 母 不敢?

仇 虎 “光着脚不怕穿鞋的汉。”你忘了我身后跟着多少冤屈

的鬼。我虎子是从死口逃出来的 ,并没打算活着回去。干妈 ,“狗急还会跳墙” ,人急 ,就——。我想不用说您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焦 母 哦 ,( 沉吟 )那么 ,我的干儿 ,你已经打算进死口。

仇 虎 ( 坚决 )我打算——( 忽然止住 ,改了语气 )好 ,您先让我想想。

焦 母 ( 聆听 )那么 ,有商量 ?

仇 虎 ( 斜眼望着她 )嗯 ,有——商——量。

焦 母 好 ,我叫金子出来 ,趁大星没回 ,你们俩再合计合计。  
( 走到右边 )

仇 虎 ( 嘲讽地 )还是您疼我 ,您连大星的老婆都舍得。

焦 母 金子 ! 金子 ! ( 忽然回头 ,对仇虎 )有一件事 ,你自然明白 ,你不会叫大星猜出来你们偷偷地一块儿走。

仇 虎 那我怎么会 ,我的干妈。

焦 母 虎子 ,你真是我的明白孩子。( 回头 )金子 ! 金子 ! 金子 !

〔焦花氏由右门出。〕

焦花氏 干什么 ?

焦 母 金子 ,你给我烧一炷香 ,敬敬菩萨。我到那屋子替虎子收拾收拾铺盖。我还一个人念念经 ,谁也不许进来 ,听见了没有 ?

焦花氏 知道。

焦 母 ( 走到左门前慢慢移向仇虎所在地 )虎子 ,我进去了 ,你跟她说吧。

〔焦母由左门下。仇虎、焦花氏二人望一望 ,半晌。〕

仇 虎 你知道了 ?

焦花氏 我知道。

仇 虎 她让我们走。

焦花氏 (不信地)你想有那么便宜的事么？

仇 虎 (神秘地)也许就有。

焦花氏 (低声)虎子 ,我怕我们现在已经掉在她的网里了。

仇 虎 不会。哼 ,她送了我一次 ,还能送我第二次？

焦花氏 (关心地)你——你不该露面的。

仇 虎 (沉痛地)不 ,我该露面的。这次我明地来不暗地里走。我仇虎憋在肚里上十年的仇 ,我可怜的爸爸 ,屈死的妹妹 ,我这打瘸了的腿。金子 ,你看我现在干的是什么事。今天我再偷偷摸摸 ,我死了也不甘心的。

焦花氏 可是(低声)阎王死了。

仇 虎 (狠毒地)阎王死了 ,他有后代。

焦花氏 可阎王后代没有害你。

仇 虎 (恶狠地望着墙上的像)阎王害了我。(忽然低声 ,慢慢地)金子 ,今天夜里 ,你可得帮我。

焦花氏 (掩住他的嘴)虎子！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由眼角偷望)小心他会听见。

仇 虎 她关了门。

焦花氏 不 ,他还在这儿。

仇 虎 谁？

焦花氏 (悸声)阎王。(二人回头望 ,阎王的眼森森射在他们身上 ,焦花氏惧怖地)哦 ,虎子 ,(投在他怀里)你到底想我不想。

仇 虎 (热情地)金子 ,你——你是我的命。金子！

焦花氏 那么 ,我们快快地走吧 ,我不能再待这儿 ,虎子 ,我……我现在有点担心 ,我怕迟了 ,再迟了要出事情的。

仇 虎 (预言地)事情是要出的。

焦花氏 我知道。可是……也……许,也许要应在我们身上。  
(忽然,恳切地请求他)虎子,我们什么时候走?虎子,  
你说,你说!

仇 虎 (沉静)今天半夜。

焦花氏 那么走吧,我们走吧。

仇 虎 (眼闪着恶恨,对前面)不,办完事走!

焦花氏 可——可是晚了呢?

仇 虎 现在跑出去也没有火车。

焦花氏 火车?

仇 虎 嗯,我们办完事就走。外面下大雾,跑出去,谁也看不见,穿过了黑林子……

焦花氏 (有些怯)那黑树林?

仇 虎 嗯,黑树林,也就十来里地,天没亮,赶到车站,再见了  
铁道,就是活路,活路!

焦花氏 (半燃希望)活路!

仇 虎 嗯,活路,那边有弟兄来接济我。

焦花氏 那么,我们走了,(盼想燃着了真希望)我们到了那老  
远的地方,坐着火车,(低微地,但是非常亲切而轻快  
地)“吐——兔——图——吐——吐——兔——  
图——吐——”(心已经被火车载走,她的眼望着前  
面)我们到了那黄金子铺的地,——

仇 虎 嗯,(只好随声)那黄金子铺的地。

焦花氏 (憧憬)房子会走,人会飞……

仇 虎 嗯,嗯。

焦花氏 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仇 虎 嗯,(惨然)天天过年!

焦花氏 (抓着虎子的手)虎子!

仇 虎 (忽然)不,你别动!

焦花氏 干什么?

仇 虎 你听!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有人。(低声)有人!

[二人急跑至窗前。

焦花氏 谁?谁?(谛听,无人应)没有!没——有。(望仇虎)  
今天你怎么?

[这时窗外的草原上有“布谷”低声酣快地叫。

仇 虎 (不安地望望)奇怪,我总觉得窗户外面有人,外面有人跟着我。

焦花氏 (安慰他)哪里会?哪——里——(渐为“布谷”叫声吸住)你听!你听!

仇 虎 (抓起手枪)什么?

焦花氏 不,不,不是这个。你听,这是什么!(模仿“布谷”的叫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仇 虎 哦,(笑了笑)这个!它说:“光棍好苦,快娶媳妇。”

焦花氏 (露出笑容,忘记了目前的苦难,模仿他)不,他说:“娶了媳妇,更苦更苦。”

[二人对笑起来。

焦花氏 (愉快后的不满足)以后我怕听不见“咕咕,咕咕”啦。

仇 虎 (诧异)为什么?

焦花氏 (愉快地)我们不是要走了么?

仇 虎 (忽然想起)嗯,走,对了。(阴郁地)可是今天半夜——

焦花氏 (脸上又罩上一层阴影,恐怖地)今——天——半

夜——(叹了一口气)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哀诉地)天,黄金子铺的地方这么难到么？

仇 虎 你说——

焦花氏 (痛苦地)为什么我们必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呢？

仇 虎 (疑心)金子！你——你已经怕了么？

焦花氏 (悲哀地)怕什么？(忽然坚硬地)事情做到哪儿,就是哪儿！

仇 虎 好！(伸出拇指)汉子！

焦花氏 还有多久？

仇 虎 (仰天想)我想也就只有两个钟头。

焦花氏 (低微地)两个钟头——时候是容易过的。

仇 虎 (疑虑,想试探她)可万一不容易过呢？

焦花氏 (抓着仇虎的手)虎子,我的命已经交给你了！

仇 虎 (被感动)金子,你——(眼里泛满了泪水)我觉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边,我的死了的妹妹也在这儿,她——他们会保佑你。

焦花氏 可是(吁一口气)为什么今天呢？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同情地)可怜,大星刚回来。

仇 虎 (阴沉地)嗯,等的是今天,因为他刚回来！

焦花氏 (嗫嚅)可是,虎子,为——为什么偏偏是大星呢？难道一个瞎子不就够了。

仇 虎 不,不！死了倒便宜她,(狠狠地)我要她活着,一个人活着！

焦花氏 (委婉地)不过大星是个好人。

仇 虎 (点头)是的,他连一个蚂蚁都不肯踩。可——(内心争战着)可是,哼,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 (再婉转些)大,大星待你不错,你在外边,他总是跟我提你,虎子,他是你从小的好朋友,虎子!

仇 虎 (点头)是,他从前看我像他的亲哥哥。(咬住嘴唇,忽然进出)可是现在,哼,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 (耐不下)不,仇虎!不成,你不能这样对大星,他待我也不错。

仇 虎 (贸然)那我更要宰他!因为他——(低沉,苦痛地)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 (忽然)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动手?为什么不!

仇 虎 (挣扎,慢慢地)嗯,动手的,我要动手的。(点头)嗯,我要杀他,我一定杀了他。

焦花氏 (逼进一层)可是你没有,你没有,你的手下不去,虎子。

仇 虎 (极力否认)不,不,金子!

焦花氏 虎子,你说实话,你的心软了。

仇 虎 (望着空际)不,不,我的爸爸,(哀痛地)我的心没有软,不能软的。(低下头)

焦花氏 (哀恳地)虎子!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心里是个好人,你放了他吧!

仇 虎 (慢慢望着前面,幽沉地)金子,这不成,这——不——成。我起过誓,我对我爸爸起过誓,(举拳向天)两代呀,两代的冤仇!我是不能饶他们的。

焦花氏 (最后的哀求)那么,虎子,你看在我的份上,你把他放过吧!

仇 虎 (疑心)看在你的份上?

焦花氏 (不顾地)就看在我的份上吧!

仇 虎 (忽然狞笑,慢慢地)哦,你现在要帮他说话啦?

焦花氏 (惊愕,看出仇虎眼里的妒恨)你——你为什么这么看我?你——

仇 虎 (蓦地抓住她的臂膊,死命握紧,前额皱起苦痛的纹)你原来为——为着他,你才——

焦花氏 (闭目咬牙,万分痛楚)你放开,虎子,你要掐死我。

仇 虎 (放下手,气喘,望得见胸前起伏,他抹去额上的汗,盯着她)你原来为着他,你才待我这样。现在你的真心才——才露出来。

焦花氏 (望着他)你怎么这样不懂人心?

仇 虎 不懂?

焦花氏 (忽然,真挚地)难道我不是人么?掐了我,我会喊痛;扭了我,我会说痒;骂了我,我会生气;难道待我好的人,我就对他没有一点人心?在他面前,我跟你说,不知为什么我真是打心窝里见着他厌气,看不上他,不喜欢他,可是背着他替他想想,就不由得可怜他,(轻微而迅快)唉,没法办他,(怜悯地笑)有时还盼着我走后还有个人来,真疼他。(看仇虎)哼,跟他做白头夫妻,现在说什么我也不干,可是像你说的,眼睁睁地要他——,你想,我怎么忍心!你——虎子,你难道忍心?

仇 虎 (叹了一口气)是,金子,你的话不错。大星看我是他的好朋友,什么事都不瞒。我就是现在,他对我也还是——(停止,忽然)哼,不是为着他那副忠厚的脸,哦,前两个钟头,我就——

焦花氏 (拉住仇虎的手)那么,我们先走吧,还是把他——

仇 虎 不不,那——我仇虎怎么有脸见我这死去的老小。不,

不成！那 ,那太便宜阎王了。

焦花氏 (废然)虎子 ,那你怎么办呢？

仇 虎 (沉思着)我现在想 ,想着怎么先叫大星动了手 ,他先动了手 ,那就怪不得我了。

焦花氏 (惊愕)什么？你叫他先——先来害——害你？

仇 虎 嗯。我知道我一手就可以把他像小羊似地宰了。可是 (叹了一口气)我的手就——就下不去。

焦花氏 (想着仇虎说的话 ,惧怕地)可是 ,虎子 ,万一你不成 ,你叫他先就——

仇 虎 (摇头)那不会的 ,你放心 ,那不会的。

焦花氏 (忽然大怖 ,抱着仇虎 ,躲在他的怀里)不 ,那不成 ,虎子 ,万一 ,我的虎子 ,你—— ,那我就太可怜了。

仇 虎 (一面安慰 ,一面推开她)别 ,别 ,别。金子 ,别这样。 (忽然)金子 ,你听。

焦花氏 什么？(倏地推开他)

仇 虎 有人！

焦花氏 (惧怕地)不会是大星！

仇 虎 我们看！

[中门开启 ,焦大星上。大星有些张惶 ,左右探望 ,妒恨在胸里燃烧 ,眼睛布满红丝 ,头发散乱 ,声音有些哑 ,现在总觉得人背后讪笑他 ,似乎事情已经由焦花氏报复似地乱说出来。他望着焦花氏 ,是恨恶 ,是爱慕不得的痛苦 ,两种心情在他心里搅动着 ,使他举动神色都有些失常。他望着屋内两个人一丝不动 ,他沉郁地立在门口 ,胸前藏着一把刀 ,见着焦花氏不自主地手摸上去。自己又仿佛觉出自己在做着怪异的举动 ,他又把手垂下来 ,望着这两个口悸目呆的人 ,自己似乎笑 ,又

像哭的样子。仇虎望见他 ,本能地把手又放在那搁放枪的口袋里。

焦大星 (对仇虎)哦 ,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

仇 虎 (望焦花氏 ,不语)

焦大星 (望着焦花氏)妈呢 ?

焦花氏 在她屋里。(低下头)

焦大星 (疑惑)你跟虎子谈些什么 ?

焦花氏 不谈什么。

焦大星 (跌坐在方桌旁 ,长呼出一口气)唉 ! (望着仇虎一肚子的苦痛)虎子 ,(觉得焦花氏在旁望着他)拿酒来 !

焦花氏 (劝诫地)大星 !

焦大星 拿酒来 !

〔焦花氏由香案后取出酒瓶 ,放在桌上。

焦花氏 (不安地)仇大哥 ,(暗告他)大星喝多了 ,您多照应着他一点。

仇 虎 (点点头 ,眼睛关照她)不要紧 ,弟妹 !

焦花氏 (盯着大星)大星 ,我走了。

焦大星 (望望焦花氏 ,没有答声)

仇 虎 您——您去吧 ,弟妹。

〔焦花氏由右门下。

焦大星 (待她出去)虎子 ,你先坐下。(还没有待仇虎坐好 ,忽然)虎子 ,你刚才那么看我做什么 ?

仇 虎 (镇静)我没有。

焦大星 (以为焦花氏对仇虎诉委屈 ,把方才的丑事漏露出一些。疑忌地)那么 ,你看她做什么 ?

仇 虎 (吃了一惊)我看她 ? (沉重)你说弟妹 ? 怎么 ?

焦大星 (苦痛地抓着自己的前额)哦 ,我的头 ,头里面乱哄哄

的。(倒酒)虎子,刚才,我走了,我的妈跟你没谈什么?

仇 虎 (望望阎王的像,决然)嗯,谈谈,谈你,谈我,还谈到金子!

焦大星 (触了电)哦,金子!(立起)她说什么?她告诉你什么?

仇 虎 (不得已)什么事?

焦大星 (手在空中苦痛地乱绕,嗫嚅)金子,金子,她——她——(看见仇虎的脸没有反应)那么,她没有跟你提——提到金子今天在她屋里,在她屋里,她——。(忍不住,扑在桌上低叫)虎子,你说她……她……她会对我这样,做……做出来这样的事!你说,(敲着自己的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仇 虎 (慢慢地)什么,你说什么?

焦大星 (望着仇虎,挥挥手,羞惭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喝多了。(又喝一杯)

仇 虎 大星!喝酒挡不了事情。

焦大星 我知道。可是你不明白,我刚才一看见她,我心里难过发冷,仿佛是死就在我头上似的。

仇 虎 (惊异)为什么?

焦大星 (嘘出一口的酒气)也——也说不上为什么。(忽而,偷偷地)喂,你看见刚才金子看我的那个神气么?

仇 虎 (低下头)没有看见。

焦大星 她——(低声)她看着我厌气,我知道。

仇 虎 为什么?

焦大星 娶了她三天,她忽然地跟我冷了,我就觉出来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我总待她好,我给她弄这个,买那个,为

她吃了许多苦。今天她 ,她居然当——当面跟我说 ,说她现在另外有一个人……她要走！(拍着桌子 ,辛酸地)这太——太难了 ,太难了。(倒酒)

仇 虎 (激动他)大星 ,该动手就动手 ,男子汉 ,要有种！

焦大星 没有种？(放下酒瓶 ,望仇虎 ,七分酒意)你看看我是谁！

仇 虎 (低沉地)你是谁？

焦大星 (指着墙上的像)阎王的儿子。

仇 虎 那么 ,你预备怎么样？

焦大星 我要把那个人找出来。

仇 虎 找出来你怎么样。

焦大星 我要(倏地取出尖刀 ,低沉地)杀了他！(插在桌上 ,举起酒杯)

仇 虎 大星 ,你放下酒杯！

焦大星 (不懂)干什么？

仇 虎 (大声)你放下！(阴沉地)你看看我看看我是谁。

焦大星 (放下酒杯 ,打量仇虎)你是谁？

仇 虎 (点头)嗯。

焦大星 (坦白地)你是我的——好朋友。(看了半天 ,恍然明白)哦 ,虎子 ,你要帮我 ,你想帮我来抓他 ,是不？你怕我动不下手 ,你怕我还是从前那个(嘲弄自己)“窝囊废” , (更痛恨地)还是那个连蚂蚁都怕踩的“受气包”？哼 ,这次我要给金子看看 ,我不是 ,我不是！我要一刀—— ,你看 ,我要叫她瞧瞧阎王的种。

仇 虎 可是 ,大星 ,你没有明白——

焦大星 (感激地)我明白 ,我明白。虎子 ,我们是(用手比高矮)这么大的朋友 ,你是个血性汉子 ,我知道。吃了官

司 ,瘸了腿 ,哼都不哼 ,现在你自己的事都没有完 ,又想把人家的事当做自己的管。

仇 虎 (不忍再往下说)我 ,我 ,大星——

焦大星 你吃了官司 ,我爸爸只让我看了你两次 ,再找你 ,你就解走了。上十年找不着你。今天见了你 ,你还是我的热诚哥儿们。可是虎子 ,许你待你老弟好 ,就不许你老弟也有点心么 ?虎子 ,这是我的一件丢——丢人的事 ,我不愿意别人替我了(“了”作“了结”解)。不过我找着他 ,万一对付不了他 ,我不成了 ,虎子 ,我死后你得替我——

仇 虎 嗯 ,——可是——

焦大星 那你不用说 ,我知道。万一我有了长短 ,虎子 ,我——

仇 虎 可你应该认认他是谁 ?你……你为什么不问问金子 !

焦大星 (恨恨地)金子护着他 ,不肯说 ,不过我一会儿还要问她 ,她不说 ,一会儿白傻子会告诉我的。

仇 虎 什么 ?你刚才找了白傻子 ?

焦大星 我托人找了他 ,他就来。白傻子回头跟我一同去找 ,傻子认识他。

仇 虎 哦 ,(沉吟)他什么时候来 ?

焦大星 就来。

仇 虎 来了呢 ?

焦大星 就走。

仇 虎 那么 ,你喝多了 ,糊涂了。

焦大星 糊涂了 ?

仇 虎 事情用不着那么费事 ,你不明白。

焦大星 (不信地)那么 ,你明白 ?

仇 虎 嗯。

焦大星 你说说。

仇 虎 (斜看桌上插着匕首)你先把这个要脑袋的家伙收起来 ,这么搁着我看着有点胆战 ,说不出话。

焦大星 (望着觉得仇虎开玩笑 ,也笑出来)唏 ,笑话 ! (顺手把匕首放在腰里)

仇 虎 笑话 ? 好 ,就当作笑话说吧。可是这个笑话不一定叫你笑。(忽然严肃地说)这个笑话 ,(长嘘出一口气)大星 ,咱哥儿俩先得喝它一盅热烧酒。(拿起酒杯)这盅酒喝下去 ,你我的交情 ,(拍大星的肩)大星……

焦大星 (莫明其妙 ,拿起酒杯)怎么 ?

仇 虎 好 ,也像这酒似的 ,(手势做出流入肚里 ,蒸发化成了乌有)变成什么就算什么吧。大星 ,干 !

焦大星 (不知用意所指 ,低微)干 !

仇 虎 大星 ,从前有一对好朋友 ,一小就在一处 ,就仿佛你我一样。

焦大星 哦 ,也一兄一弟 ?

仇 虎 嗯 ,一兄一弟 ! 两个都是好汉子。偏偏那小兄弟的父亲是个恶霸 ,仗势欺人 ,压迫好百姓。他看上那老大哥的父亲有一片好田产 ,就串通土匪 ,硬把老大哥的父亲架走 ,活埋 ,强占那一大片好田地。

焦大星 你说的是谁 ?

仇 虎 你先听着 ! 后来那小兄弟的父亲生怕那死人的后代有强人 ,就暗暗打通当地的官长 ,诬赖死人的儿子是土匪 ,抓到狱里 ,死人的女儿就由他变卖外县 ,流落为娼。

焦大星 可是那个朋友 ,小兄弟呢 ?

仇 虎 他不知道 ,他是个“傻子” ,叫他父母瞒哄 ,满不知情 ,那老大哥自然也就不肯找他。

焦大星 你……你说的跟 ,跟我们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仇 虎 你慢慢地听啊！后来那个老大哥不要性命 ,逃回来了 ,  
瘸了一条腿 ,(大星不觉望着仇虎的腿)嗯 ,就像我现在的腿一样。

焦大星 他怎么跑的回来？

仇 虎 唉！两代的冤仇在心里 ,劈天 ,天也得开。他要毁他仇人一家子。

焦大星 (猜不出用意)不要朋友了。

仇 虎 (低愤)朋友？世界上什么东西叫朋友？接二连三遭遇了这样的事 ,在狱里活受快上十年 ,上十年的地狱呀！他什么心都死了。他回来心里就有一个字。

焦大星 (为仇虎的热情吸住)什么？

仇 虎 恨！他回到那个老地方 ,他忽然看见他从前下了定的姑娘也嫁给他仇人的儿子。

焦大星 就那个小兄弟？

仇 虎 嗯。

焦大星 (纯真地)你这笑话越说越不像真的。

仇 虎 (翻翻眼)谁说不是真的？

焦大星 那么 ,那个小兄弟怎么能要她？

仇 虎 (冷冷)他不知道！

焦大星 怎么 ,他又不知道？

仇 虎 是啊 ,(望着大星)我也奇怪呢！可是他妈看他是个奶孩子 ,他爸当他是姑娘。(望望大星耳上的环子 ,大星不自主地摸着那耳环)他媳妇也不肯把真事告诉他 ,因为他媳妇从那天嫁他起就瞧不上他 ,嫌他。

焦大星 (同情地)什么 ,她也嫌他。

仇 虎 嗯 ,你听 ,那回来的人看见这小媳妇第一天 ,嗯 ,第一

天,(狠心)就跟她睡了!

焦大星 什么?就……就那朋友?

仇虎 (进出)朋友?朋友早没有了!朋友就是仇人,我告诉你,(感情沸腾,激动得几乎说不成话)他的心只有恨,他专等着他那小兄弟等了十天,他想着一刀——(迅疾地)那家伙回来了,(望着大星)两个人见了面,可是那家伙(疯狂地)是个糊涂虫!他朋友把他的媳妇都——都睡了,他还不明白,他还跟他讲朋友,论交情,他还——

焦大星 (立起,倚着桌角,愤急)什么,你——

仇虎 (握紧拳头,狠毒地)大星,我跟你讲,我仿佛就是那个老大哥,你仿佛就是——

〔焦花氏由右屋跑出来。〕

焦花氏 虎子,别说了,(指大星)他,他——

焦大星 (眩惑)怎么,你……是你!虎子!

仇虎 (盯着他,阴沉地)你看明白了没有。

焦大星 不会的,不会的。金子,(抓着她的肩膀,摇撼)你说,你说,是他么?

焦花氏 (望着大星,不说话)

〔外面白傻子在喊“焦大妈!焦大妈!”打着灯笼由中门跑上。〕

白傻子 大妈!大妈!有人找你!(直向左屋跑)

焦大星 (一把抓住白傻子)狗蛋,你为什么早不来?你看,(指仇虎,颤抖)是——是他么?

白傻子 (望见仇虎,奇怪又在此地碰见他,仿佛遇着了老朋友,先惊后喜,张着大嘴)哦,是“漆叉卡叉”呀,是,就是他!(说完回头向左屋)焦大妈,焦大妈!(由左屋

下)

〔半晌。

焦大星 (忽然举出匕首)虎子,你——

仇虎 (防备)大星,你先来吧。

焦花氏 (靠着仇虎)大星,你——你放下刀。

焦大星 (由牙齿间进出)金子,你,你会喜欢他!

焦花氏 嗯,(横了心)我喜欢他,我就喜欢他这一个。(闭上眼睛,等仇虎动手)

焦大星 (中了创伤)哦,金子,把刀给他吧。你这一句话比用刀刺了我还厉害。

仇虎 (不由得)大星!

焦大星 (挥挥手,对仇虎)你——你先给我出去。(颓然坐在凳上)

〔白傻子由左屋出。

白傻子 (摇着头,诧异地)焦大妈,不——不在屋。

仇虎 咦,她刚才还在屋里。

白傻子 (摇头)没!没有。

仇虎 干什么?

白傻子 (怯惧地)不,不干什么。

仇虎 你说!

白傻子 有!有人找她。

仇虎 谁。

白傻子 他不叫我告诉你。

仇虎 你跟我来。(拉着白傻子,一同由中门下)

〔半晌。

焦大星 你——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

焦花氏 (失望的神色)没有。

焦大星 金子 ,你现在想怎么样吧。

焦花氏 (呆若木石)想走。

焦大星 (忽然立起)怎么 ,你想走?金子。(拉她的手)

焦花氏 (一个人面向大星 ,她更怨望 ,更厌恶 ,大星的手碰着她 ,有若生了癞疮一样 ,她喊起)你——你别碰我。

焦大星 (吃了一惊)你怎么?

焦花氏 我厌气!(忽然)你刚才为什么不动手!

焦大星 金子!

焦花氏 你这个“窝囊废”!

焦大星 哼 ,你不要装 ,你心里喜欢。

焦花氏 我不 ,我不。(低低地)那个时候 ,我横了心 ,你还不先动手 ,先动手——

焦大星 (有一线希望便想汲起已失的爱恋)金子 ,那么方才你说的话是假的。

焦花氏 (憎恨地)假的 ,天是假的 ,地是假的 ,你的媳妇跟人家睡了觉会是假的?

焦大星 (痛苦万分)哦 ,你这不要脸的贼东西 ,狐狸精。(拿起匕首 ,向她来)

焦花氏 (昂头)你杀。你杀 ,你杀不下去 ,你不是你爸爸的种。  
〔大星走到她面前。〕

焦大星 (恶狠地举起匕首 ,睁圆了眼)金子 ,你看错了我。你看 ,〔向下刺〕我这一下子——

焦花氏 (觉得情形可怖 ,本能地用手挡着他的腕。但是已经破了手背 ,流出血 ,喊出)你真——(推开他的腕 ,跑)

焦大星 (脸上冒油)我真——(追去)  
〔焦花氏围绕方桌躲 ,大星在后面赶。〕

焦花氏 (一面跑 ,一面喊)虎子 ,虎子!

焦大星 (一面追,一面说)你跑不了,他走了,他不要你了!

[大星把焦花氏逼到墙角,抓着焦花氏。

焦花氏 (狂喊)虎子!虎子!

焦大星 (额上跳起青筋)你——你还喊他!你还喊——他!  
(举起匕首,向下——)

焦花氏 我,我的大星,你真忍心把我——(闭上眼)

焦大星 (俯视焦花氏的脸,下不了手,哀怜地摇头)哦,金子,是你真忍心。(慢慢把匕首平放在自己的胸前)你——你怎么这样待我?你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

焦花氏 (慢慢睁开眼)大星,你怎么了!

焦大星 (又举起匕首,焦花氏又闭上眼)我要把你的心一刀——(忽而颓然放下刀。焦花氏望着他。哀求地)哦,金子,我求求你,你不能这样没有良心。

焦花氏 (明白他倒底是那么一个人)怎么?

焦大星 (乞求地望着她)你别走。

焦花氏 我是你的媳妇,我能上哪儿去?

焦大星 我说你的心别走。

焦花氏 哦,你要——

焦大星 金子,你说成不成?金子,你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我待你不错。金子,我求求你,过去的我不提了,你答应我,你同那个,你同他从现在起就算完,完了。

焦花氏 完了?

焦大星 嗯,完了,我明天打发他走,就当没有这么一件事。金子,我什么都可以依着你。你要衣服,我给你从城里买,要首饰,我可以托人带,你要钱,我的钱都交给你。

焦花氏 嗯,可是——

焦大星 你不知道我没有你 ,我没有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跟我三心二意的。你说妈不好 ,我们想法 ,我们想法子。我——我可以叫她不跟你找别扭。我 ,我可以跟她闹。哦 ,我可以不理她。哦 ,你再不成 ,我们就一块走。我跟她分 ! 分开了过都可以的。

焦花氏 可是(绝望地)你要了我 ,你图什么呢 ?

焦大星 嗯 ,我……我要你 ,你不知道我多么——

焦花氏 可是你要我干什么 ,我在这儿苦 ,我苦你不也苦 ,你苦 ,我不是也苦么 ?

焦大星 那么 ,金子 ,你不肯听我的。

焦花氏 我不是不听你的。我是替你想。我知道 ,你丢不开你的妈 ,你妈也丢不开你。你妈跟我 ,你明白 ,是死对头。今天妈为着我跟你吵 ,明天我为着妈也跟你吵 ,这么 ,白日夜里 ,她恨我 ,我恨她 ,你在中间两边讨不着好 ,不也太苦了么 ?

焦大星 那么 ,你一定要走 ?

焦花氏 我没有说。

焦大星 (痛苦地)你一定要跟他走。

焦花氏 我……我没有。

焦大星 (怨望地)你骗我。

焦花氏 (没有办法)我没有。

焦大星 (坚决)你打心里说 ,我要你打心里说 ,你对我怎么样 ? 你别再骗我。

焦花氏 你要我从心里说。

焦大星 (烦絮地)告诉我你对我怎么样 ? 你对我怎么样 ? 对我怎么样 ? 怎么样 ? 怎么样 ?

焦花氏 你要我说 ?

焦大星 (坚执地)嗯。

焦花氏 那么,(望着大星)我爱你,我疼你。我恨不得整天搂着你,叫你,拍着你,喊你,亲你,舐你。我整夜把你放在怀里抱着你,把你搁在嘴里含着你,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从早到晚都忘不了你,梦你,想你,念你,望你,盼你,说你,讲你……

焦大星 (拍着桌子)别说了,别说了!金子!

焦花氏 你现在听着舒服了吧。

焦大星 (望着前面)哦,天哪!为什么一个男人偏偏非要个女人整天来苦他呢。

焦花氏 问你呢。可我要是你呀——

焦大星 怎么,金子!

焦花氏 我一定把女人杀了。

焦大星 (绝望,摇头)那你不是男人。

焦花氏 那么就不理她,让她走。

焦大星 让她走?不,不成,金子,你不能走。你还有个孩子,没了妈的孩子。

焦花氏 那孩子不是我生的。

焦大星 那么,金子,你还有我。我要你,我是你的(咽气)爷儿们,你不能走。

焦花氏 爷儿们不是我挑的。

焦大星 那么,你不怕人说你,骂你,日后官来抓你。

焦花氏 不用讲了,你要不让我走,你还是像刚才,你拿刀来,我人还可以不走。可你不能整天拿家伙来逼我,所以我早晚还是要走的。大星,我是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将来也许野地里死。大星,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在焦家,我是死了的。

焦大星 那么 ,你什么都不顾 ,什么都不想了?可是金子 ,你总应该想想我待你这一点恩情 ,我待你不错 ,你总知道。

焦花氏 (点头)我知道。

焦大星 那么 ,我再求你一次。(肃穆地)这次 ,金子 ,我跪着来求你。金子 ,你长得这么好 ,你的心里总该也不能坏 ,你不能一点心都没有。你看 ,(跪下 ,沉痛地)我这么大的人在你面前跪下 ,你再想想 ,你刚才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妇道万不应该做的事。可是 ,金子 ,我是前生欠了你的债 ,我今生来还 ,我还是求你 ,求你千万不要走。你做的 ,我都忘了 ,虎子对不起我 ,我也忘掉 ,我给他钱 ,让他走。现在就看你 ,就看你!

焦花氏 不 ,你起来。

焦大星 (立起)怎么样。

焦花氏 (坚决)不!

焦大星 (哀痛地求她)不过 ,金子 ,你怎么会看得上他。那个丑——丑八怪 ,活妖精 ,脑袋像个大冬瓜 ,人像个长癞的活蛤蟆 ,腿又瘸 ,身子又——

焦花氏 那你不用说 ,我都知道 ,我喜欢他 ,我还是要跟他走的。

焦大星 什么 ,你还是跟他走?

焦花氏 嗯。

焦大星 为什么?

焦花氏 他待我好。

焦大星 (呆滞)哦!就十天?

焦花氏 (横了心)十天我已经离不开他。

焦大星 (机械地)离不开他?

焦花氏 嗯!

焦大星 (忽然疯狂地)那么 ,只要你在这儿 ,我可以叫他来 ,我

情愿 ,我不在家的時候 ,你……你……可以跟他——  
(說不下去)

焦花氏 (陰郁)什麼？

焦大星 為……為着你 ,我 ,……情願！

焦花氏 (爆發)你放屁！

焦大星 怎麼！

焦花氏 (恨惡到了極點)你當我是個豬啦 ,你這個天生的王八！

焦大星 什麼？

焦花氏 你這個死烏龜！

〔大星一掌摑在焦花氏的臉上。

焦大星 你！(望着焦花氏 ,滿眼眶的淚。閉上眼 ,淚水流下來 ,痛恨自己)我太愛你了。你真不配。(睜開眼)好 ,金子 ,你想跟他走麼？你走吧。

焦花氏 (不動聲色)怎麼樣？

焦大星 我殺了他！

焦花氏 你不敢。

焦大星 我干不了 ,偵緝隊會干了他的。

焦花氏 什麼 ,你告了偵緝隊。

焦大星 嗯 ,(故意咬定)告了。

焦花氏 (恨惡地)可是我們總會離開這個門的。

焦大星 嗯 ,只有一個法子。

焦花氏 什麼？

焦大星 你們先害死我！

〔焦母由左門上。

焦 母 你們在這兒又喊喳什麼？

焦花氏 (驚怪焦母由左門出)咦 ,您不是不在屋裡麼？

焦 母 谁说我不在屋里？屋里没有第二个门，我上哪儿去？

焦花氏 您没有瞅见狗蛋进去找您。

焦 母 狗蛋，哦！

焦花氏 嗯？

焦 母 虎子呢？

焦花氏 刚出去。

焦 母 谁叫他出去啦？谁放他出去啦。

〔仇虎由左门上，焦花氏、大星吃了一惊。

仇 虎 （狡黠地）没有出去，干妈，我也在屋里呢。

焦 母  
焦花氏 （同时）怎么？

仇 虎 我刚才从外边回来，正看见干妈也在外边，正在爬着屋里的窗户进来，我想，老的都不嫌费事！小的怕什么麻烦，我也就爬着窗户进来了。

焦 母 哦，那么，（不自然地）也好，就让你在我屋里，我在外边，金子，你把被都弄好了么？

焦花氏 嗯。

焦 母 那么，你们都进屋睡去吧。

〔白傻子由中门忙跑进。

白傻子 大妈，大妈。

焦 母 怎么？

白傻子 常五，常五！

焦 母 不用说了。

白傻子 （怯惧地）他——他又要找您出来。

仇 虎 （明白一半）常五？

〔孩子哇的一声又从梦里大嚎起来。

焦 母 去！去！你们睡吧！睡吧！孩子又叫你们吓醒了。

〔焦花氏与焦大星入右屋 ,仇虎入左屋。

焦 母 (对着狗蛋)滚!这傻王八蛋!

〔光渐暗 ,舞台全黑。十秒钟后 ,舞台再亮 ,已经过了一小时 ,正是夜半。焦家的人都睡了 ,由左屋里传出仇虎的鼾声 ,右屋里大星睡着了 ,不断因为梦着噩梦 ,低低呻吟着。台上方桌的油灯捻下去 ,屋里更暗了 ,神前的灯放射昏惨惨的暗光。在黑影里焦母坐在一张凳上 ,拍抚着孩子。旁边搭好一张狭木板床 ,上面铺着被褥。焦母心里有事 ,方才躺在床上 ,又起来。外面有低低唱着的“布谷” ,清脆而愉快的 ,但是只叫了一刻又不叫了。空中轻微地振动起辽远的电线可怖的呜呜声响。

焦 母 (谛听着左面的鼾声 ,一面拍着孩子)嗯!——嗯 ,小黑子睡觉觉。嗯——嗯——嗯。(声音更低)睡呀——睡觉觉 ,嗯——嗯——嗯。(立起 ,耳伸向左面仔细听 ,走两步 ,口里还在——)嗯——嗯——嗯。

〔中门外有人低低敲门。

焦 母 (摸到中门前)谁?

〔外面人声 我——常五。

焦 母 进来。

〔常五进 ,披着一件黑衣服 ,手提着红灯笼。

焦 母 (低声)慢点。

常 五 (怯惧地 ,指左边)怎么虎——虎子睡着了么?

焦 母 你听?

常 五 (听见鼾声甚熟 ,快慰地)他睡死了。

焦 母 (红灯反照着她的阴森森的脸)怎么样?

常 五 (回头望望)我已经报了队上。

焦 母 这次你真去了？

常 五 自然是 ,他——他们说就来。

焦 母 就来？

常 五 (讨好地)就来！(忽然贪鄙地)可是焦大嫂 ,那悬——悬的赏 ,那一百五十块钱。

焦 母 都归了你。

常 五 (想不到)您 ,您不要？

焦 母 嗯 ,(阴沉地)赶快只要早除了我心上这一块祸害。  
(忽然)怎么 ,怎么队上还不见人来呢。

常 五 快——快了。他们说人少 ,办不了他。他们说顶好是个死的。省得费事。

焦 母 (忽然闪出一个主意)什么？死的他们也要？

常 五 队上说的 ,“死活一样”！打死他 ,不偿命。可是(吝啬地)死的就一——一百块。

焦 母 (咬紧牙)哦 ,打死不偿命！

常 五 (不明白)怎么？

焦 母 常五 ,你先跟我出去。

常 五 出去。

焦 母 看看人来了没有？

[常五与焦母由中门下。焦花氏由右门持烛火进 ,她穿一身血红色的紧身 ,头发散乱 ,眼里闪出惧人的凶光 ,她把手里的小包袱放在案上。慢慢走到左门旁 ,忽然打了一战 ,她回首向中门望去。正在这时 ,仇虎由左门出来 ,上身没有衣服 ,胸前黑茸茸的 ,筋肉紧张地暴出来。宽大的“腰里硬”斜插着半裹了红布的手枪 ,他一手拿着蓝布褂 ,一手轻轻向焦花氏肩上拍去。

仇 虎 (低声)嗯！

焦花氏 (吓得几乎叫起来 ,回头)啊!是你 ,可吓死我。

仇 虎 (急迫地)把蜡烛吹灭。

焦花氏 怎么 ,瞎子看不见。

仇 虎 有人有眼睛的。

焦花氏 哦 ,常五!(赶紧把烛吹灭)

仇 虎 (严肃地)好黑!(二人屏息对立)

焦花氏 (在黑暗里 ,急促地)事情更紧了。

仇 虎 (森厉地)我知道。他们报了侦缉队。

焦花氏 哦!(痛恨地)那么 ,大星说的话是真的。

仇 虎 哦 ,大星他也在内?

焦花氏 他说过 ,他说过。

仇 虎 这么说 ,连他也完了。

焦花氏 我怕我们逃不了 ,他说他死也不肯放了我们。

仇 虎 (警悟地)那么时候到了。

焦花氏 (拉着仇虎的手 ,盼望地)你是说 ,应该走了?

仇 虎 不 ,(眼里闪出惧人的凶光)该动手了。

焦花氏 (恐怖地)虎子 ,你真地要——

仇 虎 (点头)一辈子有几回这样的假事。(指摇篮)你把孩子抱进屋里。

焦花氏 (走至摇篮前 ,望着仇虎)为——为什么?

仇 虎 这孩子闹得怪 ,万一醒了 ,哭起来害事。

焦花氏 (抱起小黑子)可是虎子——

仇 虎 (挥她去)先把孩子抱进屋里。

[焦花氏抱孩子由左门下。仇虎四处搜寻 ,没有获得 ,正寻觅中 ,焦花氏由左门上。

焦花氏 你干什么?

仇 虎 (望着焦花氏 ,忽然想通 ,指着前面)你看见了么?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森森然)我的父亲就在这儿。

焦花氏 (低声,急促地)虎子。

仇 虎 (仿佛看见了什么)他叫我去,他告诉我屋里有一把攘子。

焦花氏 (故作不知)一把攘子?

仇 虎 (望着焦花氏)他说就在我眼前。

焦花氏 (不自主地由怀里掏出来那把匕首)虎子,我——

仇 虎 (伸手)拿给我。

焦花氏 (先不肯,望着仇虎的脸,忽然,悍野地)好,拿去吧。  
快快地了!(此地“了”作“完结”解)

仇 虎 (谛听)他睡着了?

焦花氏 (低头,微细地)我——我哄他着(“睡熟了”的意思)了。

仇 虎 你给我看着外面。(向右门蹑足走,低微地)大星!大星!(里面仿佛呻吟,说着呓语,对焦花氏)你听!  
〔里面的声音:(闷塞而急促地)……快!……快!金子(无力地)我的刀,我的刀。(痛苦地)金子!(模糊下去)金子!……

焦花氏 (耳语)这是他——他在梦里发呓怔。

仇 虎 好可怕的梦话。(探向右门口,低声)大星。

〔里面的声音:(幽然长叹)好黑!好黑!(恐怖地呻吟)好黑的世界!(又苦痛地叹一口长气,以后寂然)

焦花氏 (颤抖,低声)他——他像是为我们讲的。

仇 虎 大星!(内无应声)大星!(仍无应声,忽然转前向空)爹呵,你要帮我!(立刻走进右门)

〔焦花氏在外候着,惧怖地谛听里面的声音。悄然。

〔外面还有野犬狂嚎 ,如一群饿狼。焦花氏不安地向外望。里面突然听见一个人窒息地喘气 ,继而 ,闷塞地跌在地上。

焦花氏 天 !

〔仇虎由右屋蹒跚走入 ,睁着大眼 ,人似中了魔。

仇 虎 (手里匕首涂满污血 ,声音几乎听不见)完了 ,连他也完了。

焦花氏 (喘不出气 ,指着仇虎的血手)哦 ,你的手 ,你的手。

仇 虎 (举起一双颤抖的手 ,悔恨地)我的手 ,我的手。我杀过人 ,多少人我杀过 ,可是这一双手 ,头一次是这么发抖。(由心腔内发出一声叹息)活着不算什么 ,死才是真的。(恐惧地)我刚才抓着他 ,他忽然地醒了 ,眼睛那么望着我。他不是怕 ,他喝醉了 ,可是他看我 ,仿佛有一肚子的气 ,直着眼瞪着我 ,(慢慢点着头 ,同情地)我知道他心里有委屈 ,说不出的委屈。(突然用力)我举起攥子 ,他才明白他就有这么一会工夫 ,他忽然怕极了 ,看了我一眼 ,(低声 ,慢慢)可是他喉咙里面笑了 ,笑得那么怪 ,他指指心 ,对我点一点——(忽然横了心 ,厉声)我就这么一下子 !哼 ,(声忽然几乎听不见)他连哼都没有哼 ,闭上了眼。(匕首扔在地上)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 ,一把土 ,一块肉 ,一堆烂血。早晚是这么一下子 ,就没有了 ,没有了。

焦花氏 你赶快把手洗洗。

仇 虎 不用洗 ,这上面的血洗也洗不干净的。

焦花氏 那么就走吧。

仇 虎 (抬起头)走 ,(望着焦花氏)好 ,走 ! (走了两步)

焦花氏 (忽然停下)你听 !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有人！（跑到窗前，仇虎随在后面）红灯笼，红灯笼，他——他们来了。

仇 虎 （在窗前）不，不，是瞎子，仿佛在她身边是，是狗蛋，他打着灯笼。

焦花氏 （点头）嗯！嗯！（忽然）瞎子，她——她走来了。

仇 虎 嗯，她要来找我。

焦花氏 （恐惧地）她一个人嘴里念叨什么？

仇 虎 （恨恶地，低声）我知道！（慢慢地）打死不偿命！打死不偿命！

焦花氏 别说话。

〔焦母由中门走进。仇虎、焦花氏两人在窗前屏息伫立，望着她森严地踱到香桌旁，擎起沉重的铁杖，走到右门前。焦花氏几乎吓得喊出。瞎子听一下，倒锁右门。焦母的脸忽然显出异常的凶恶，她轻轻拖着铁杖，向左门走。仇虎和焦花氏的眼随着焦母，焦母昂然走进了左门。

〔屋内无声，只远远听见野狗嗥如鬼如狼。焦花氏望着仇虎，仇虎盯着左门。

焦花氏 （低声）怪，她进到里屋干什么？

仇 虎 （按住她的手）她要打死我。

焦花氏 （耳语）用——用什么？

仇 虎 （急促地）你没有看见她拿着那根铁拐。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也是（两手做击下状）这么一下子。

焦花氏 （忽然想起，全身颤抖，低声急促地）那——那孩子就在你的床上。

仇 虎 (吓着)什么?那孩子——

焦花氏 (狂惧)孩子就在那——那床——

[蓦地听见里面铁杖闷塞而沉重地捣在床上,仿佛有一个小动物轻嚎了一下,便没有声音。]

仇 虎  
焦花氏 (同时)啊,天!

[左屋焦母忽然尖锐地喊了一声。]

焦 母 (恐怖到了极点)哦——黑子,我的黑子!(又没有声音)

仇 虎 (怵惧)晚了!

焦花氏 (忽然地)走!快走。

仇 虎 (自己也怕起来)黑子死了。

焦花氏 快穿衣服,外面一定有人。你这样出去,准叫他们看出来。

[她为仇虎套上小褂,便忙着拿包袱,拾匕首。仇虎的衣服没有扣了一半,焦母由左门走出。她两手举起小黑子,上面盖上一层黑布褂。她的脸像一个悲哀的面具,锁住苦痛的眉头,口角垂下来,成两道深沟。她不哭,也不喊,像一座可怖的煞神站在左门门前。仇虎与焦花氏不觉怵然退后,紧紧挤在一角。]

焦 母 (不像人声)虎子!(停一下,不见人应)虎子!(仍无人应,森严地)我知道你在这儿,虎子。(忽然爆发地)你的心太狠了,虎子,天不容你呀!我们焦家是对不起你,可是你这一招可报得太损德了。(痛极欲狂)你猜对了,看!孩子我亲手打死的。可是这次我送到老神仙那里再救不活,虎子,(酷恨地)我会跟着你的,你到哪儿,我会跟你到哪儿的。(森严地)虎子,现在我要

从你脸前过！（一面向中门走，一面说）你要打，就打死我吧！我告诉你，（刚走到中门前）侦缉队已经在外面把枪预备好，就要进来宰你的。

〔焦母举着小黑子由中门出。二人僵立不动。外面听见焦母低声叫：“狗蛋！”然而听见一种粗哑的怪声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二人回头谛听。

焦花氏（怯惧地）谁？谁这时候唱这个？

仇虎（极力镇静）是狗——狗蛋。

〔外面的声音（更加惨厉）：“……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一阵哪阴风……”

焦花氏（向上望，忽然大叫，指着）阎王的眼又动，动起来了。

仇虎（惊惧）什么？

焦花氏（怕极）他要说话！

〔仇虎抽出手枪向墙上的阎王的像连发四枪，相框立刻落在地下。

焦花氏 虎子！

〔外面以为仇虎攻出，枪向里面乱射。

仇虎 他们真来了。

〔枪声中，常五在外大喊：“后面不要放！不要放，我在前面。”失了魂似地跌进中门。

常五（一见仇虎，吓得瘫在那里）天！（又想回身出门）

仇虎（一把抓着常五）你来得好！（枪对着他）来得好。（向中门喊）弟兄们，别放！（外面仍在放射。转向常五）你跟他们说，叫他们别放。

常五（斜对窗户，急喊）刘队长！刘队长！别放，是我，常五，常老五。

〔枪声突停。〕

仇 虎 告诉他 ,你现在在我手里 ,叫他们别放枪 ,我要出去。

常 五 (不成声)刘队长 ! 我 ,我叫仇虎抓着了。我在他手里 ,刘队长 ,他拿着我 ,他要出去 ,你们千万别放枪。

仇 虎 (高喊)弟兄们 ,我仇虎跟你们无冤无恨 ,到此地来也是报我两代似海的冤仇 ,讲交情 ,弟兄们 ,给我让一条活路。要不卖面子 ,我先就拿你们的探子常五开刀。

常 五 刘队长 ! 刘队长 !

仇 虎 好 ,你们答应不答应 ? 不说话 ? 那么 ,你们要不答应 ,放一枪 ,答应放两枪。怎么样 ?

〔外面悄然无声。〕

仇 虎 好 ,你们不答声 ! 我数十下 ,十下不答声 ,(对常五)我就不客气了。

常 五 刘队长 ! 刘队长 !

仇 虎 (开始数)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常 五 (几乎同时喊)刘队长 ! 刘队长 ! 我常五家里孩子大人一大堆。我要死了 ,我家里的人就找你抵偿 ,刘队长 ! 〔四外悄寂。〕

仇 虎 八下 ,九下——

常 五 刘——

〔外面发一枪。〕

仇 虎 一枪。

常 五 刘队长 ! 刘——

〔外面又一枪。〕

仇 虎 两枪 !

常 五 (噓出一口气)啊 !

仇 虎 (枪抵住常五的背)走 ! (对焦花氏)我们走吧。

〔焦花氏拿着包袱跟着两个男人的后面 ,由中门走出。  
〔屋内悄无一人 ,半晌。忽然听见远处两声枪响 ,又一声 ,接着枪声忽密 ,幕渐落 ,快闭时 ,枪声更密。

——幕 落

# 第 三 幕

## 人 物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 ,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的新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 ,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老朋友。

各种幻相。(不说话的)

持伞提红灯的人。

焦母的人形。(举着小黑子)

洪老。

大汉甲、乙、丙。

仇 荣——仇虎的父亲。

仇姑娘——十五岁 ,仇虎的妹妹。

焦阎王——连长 ,大星的父亲。

抬土囚犯“火车头”、“老窝瓜”、“麻子爹”、“小寡妇”、“赛张飞”、“野驴”……十数人。

抬水囚犯二人。

狱警。

牛头、马面二人。

判官。

青面小鬼甲、乙。

阎罗(地藏王)。

## 第 一 景

同日 ,夜半一时后 ,当仇虎跟焦花氏一同逃奔黑林子里。

林内岔路口 ,——森林黑幽幽 ,两丈外望见灰濛濛的细雾自野地升起 ,是一层阴暗的面纱 ,罩住森林里原始的残酷。森林是神秘的 ,在中间深邃的林丛中隐匿着乌黑的池沼 ,阴森森在林间透出一片粼粼的水光 ,怪异如夜半一个惨白女人的脸。森林充蓄原始的生命 ,森林向天冲 ,巨大的枝叶遮断天上的星辰。由池沼里反射来惨幽幽的水光 ,隐约看出眼前昏雾里是多少年前磨场的废墟 ,小圆场生满半人高的白蒿 ,笨重的盘磨衰颓地睡在草莽上 ,野草间突起小土堆 ,下面或是昔日磨场主人的白骨。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 ,原始人想象的荒唐 ;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 ,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木似乎在草里伺藏着 ,像多少无头的战鬼 ,风来时 ,滚来滚去 ,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右面树根下埋着一口死井 ,填满石块。井畔爬密了蔓草 ,奇形怪状的权枝在灰雾里掩藏。举头望 ,不见天空 ,密匝匝的白杨树伸出巨大如龙鳞的树叶 ,风吹来时 ,满天响起那肃杀的“哗啦 ,哗啦”幽昧可怖的声音 ,于是树叶的隙缝间渗下来天光 ,闪见树干上发亮的白皮 ,仿佛环立着多少白衣的幽灵。右面引进来一条荒芜的草径 ,直通左面 ,中间有一条较宽的废路 ,

引入更深邃的黑暗。在舞台的前面 ,下边立起参差不齐的怪石屏挡着 ,上边吊下来狰狞的权枝 ,看进去像一个巨兽张开血腥的口。

〔开幕时 ,风吹过来 ,满天响起白杨树叶的杀声 ,林里黑影到处闪动着。这时雾渐散开 ,待到风息 ,昏雾又沉沉地遮掩下远方的景物。

〔风声静下来 ,远远听见断续的枪声 ,近处有些动物在蹿奔 ,低低地喘息。

〔焦花氏由右面荒径上踉跄走出 ,她背着小白包袱 ,树叶间漏下来的天光 ,闪见她满脸油亮 ,额上汗淋淋的。血红色的衣褂紧贴在身上 ,右襟扣脱开。她惊惶地喘息 ,像一只受伤的花豹 ,衣服有一处为荆棘撕裂 ,上面勾连着草梗和野刺。她立在当中 ,惶惑四顾 ,不知哪一条路可以引出黑林 ,她拿出一条大块花手绢擦抹眼前的汗珠。

焦花氏 (喘息 ,呼出一口长气)啊 !好黑 ! (惊疑地)这是什么地方 ! (忽而看见重甸甸的黑影里闪出一条条白衣的东西 ,低声急促地)虎子 !虎子 ! (等候答声 ,但是没有。远处发了一枪 ,流弹在空气里穿过 ,发出呜呜的啸声。她不敢再喊 ,她向后退 ,后背碰着了白皮的树干 ,她倏地回转身来探视。一阵疾风扫过来 ,满天响起那肃杀可怖 ,惨厉的声音 ,她仰头上望 ,身旁环立着白衣的树干 ,闪着光亮 ,四面乱抖森林野草的黑影 ,她惊恐地呼喊起来)虎子 !虎——子 !虎——子 ! (这阵风吹过去 ,树林忽而静下来 ,又低低而急促地)虎子 !虎子 !

〔静默。〕

〔右面传来的声音：(疲倦地叹出一口气)嗯！干什么？〕

焦花氏 (向前进一步)虎子！你在哪儿？

〔右面的声音：(低哑地)就在这儿。金子,你先回来。〕

焦花氏 (镇静自己)我看不见路,眼前没有一点亮。(却向右走)

〔右面的声音：(听是足步声,警告)你站好不用动。〕

焦花氏 (低声)干什么？

〔右面的声音：(低声)像是我们后边跟着人。〕

焦花氏 人？(大惧)跟了人！

〔右面的声音：(低沉)你看！灯！红灯！〕

焦花氏 (向右望)红灯？(右面忽然有人狂叫)

〔右面的声音：(连接打着那狂叫人的嘴巴)你叫,你还叫！〕

〔顿时寂静若死。〕

焦花氏 (急促地)怎么？怎么啦？

〔右面的声音：(镇静地)不要紧！是常五,常五想死！(忽然对常五,低声,狺狺地)常五你叫,你再叫！妈的,(又一巴掌)你只要重重喘一口气,我一枪就干了你！〕

焦花氏 怎么,你还没有把他放走？

〔右面的声音：快出林子了！出林子就放他。(对常五)走！走！〕

〔仇虎由右面背着身走进来,右手托着枪,左手时而向后摸着那插在“腰里硬”的匕首,头不时向后瞥。仇虎到了林中,忽然显得异常调和,衣服背面有个裂口,露出黑色的肌肉。长袖撕成散条,破布束着受伤的腕,粗

大的臂膊如同两条铁的柱，魁伟的背微微地伛偻。后脑勺突成直角像个猿人，由后面望他，仿佛风卷过来一根乌烟旋成的柱。回转身，才看见他的大眼睛里藏蓄着警惕和惊惧。时而，恐怖抓牢他的心灵，他忽而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着夜半的森野震战着，他的神色显出极端的不安。希望，追忆，恐怖，愤恨连续不断地袭击他的想象，使他的幻觉突然异乎常态地活动起来。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焦花氏在这半夜的磨折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

〔常五在仇虎后，正面出场。他的黑袍已经破碎，形色非常恐惧，拖着双手，呆望仇虎，蹒跚走入。〕

焦花氏 虎子！虎子！你在哪儿？我瞧不见你。

仇 虎 （走进来，转过头）这儿。

焦花氏 （跑到仇虎面前，抓着他）虎子，可怕死我了。

仇 虎 （一脸的汗水）金子，我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们。

焦花氏 那会是谁？

仇 虎 （低声）我们走哪儿，那红灯也在哪儿。

焦花氏 天，那不会是——

仇 虎 （睁大眼）你说——

〔远远有一声枪。〕

仇 虎 （忽然一手止住焦花氏）金子！

焦花氏 走！走！他们又跟上来了。（常五提起精神听）

仇 虎 不！不！再听听。

〔远远又一声枪。

焦花氏 他们就在后面！（拉着仇虎）赶快走。

常 五 （惧怯地）大星媳妇，这一气跑了二十来里，我……我再走不动了。

仇 虎 老鬼，你听着！（谛听）  
〔远处又一枪，声更辽远。

仇 虎 （放了心）不要紧，这一帮狗越走越远，他们奔向西了。

焦花氏 （不安地）虎子，我们什么时候走出去呀？

仇 虎 快了！我想再走三里就差不多了。坐下！（坐在盘磨上，两手捧着头沉思）

常 五 仇……仇大爷，你……你们想把我带到哪儿去？

仇 虎 （抬起头）带你上西天。

常 五 大……大星媳妇，这个——你，你得替我说说，大星媳妇。

仇 虎 （爆发）老鬼！叫你不要提，不要提！

常 五 （望着焦花氏）可是大星媳妇！——

仇 虎 （倏地立起，举起枪对常五）你这个老东西！你大星大星地喊什么？

常 五 哦，叫我不提大星呀！哦！那自然就不提，不提他！可是你说要我上西天，上西天，（对焦花氏）你说说，（不自主地）我的大星媳妇！

仇 虎 （忍不下，向常五头上面立发一枪）你！

常 五 （摸着自己）我——我的头。

焦花氏 虎子，你怎么啦？你怎么又放枪？

仇 虎 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提到他——他——我就（坐下）犯糊涂，犯——

焦花氏 （撇开话头）虎子，你让常五伯回去吧？

仇 虎 嗯,(低头)我是想让他回去。

常 五 真的?

仇 虎 嗯!

常 五 现在?

仇 虎 嗯。

焦花氏 可是常五伯,大黑天,您——

常 五 (连忙)不,不要紧,我可以宿在老神仙的土庙里。(向焦花氏)那么,回头见!我——我走了。(拔脚便走向右面)

仇 虎 (忽然)站住!你说什么?你宿在哪儿?

常 五 我说庙,我宿在老神仙的庙?

焦花氏 (对常五)您——您走吧!

仇 虎 (低声)老神仙?

常 五 (莫明其妙)就是阎王老婆整天找的那个老神仙,他——他的庙。

仇 虎 (忽然怪异地笑)金子,这黑林子我们进对了。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森严地)瞎子一定也在这林子里。

焦花氏 嗯,我知道。

仇 虎 (仿佛看见了)我总觉得她抱着黑子,会一步一步地跟着我们。(忽然打了个冷战)说不定,那,那红灯就是她!她!

焦花氏 (望望他,又低下头)我——我早知道!

仇 虎 你怎么早不说?

焦花氏 我怕告诉你。

仇 虎 怕!怕!(强自镇静)怕什么?

焦花氏 (低声,恐怖地)她说过,孩子救不活,我们到哪儿,她

也跟到哪儿。

仇 虎 (迅速对常五)庙在哪儿？

常 五 不远。就——就在旁边。

仇 虎 (迅速地)你刚才看见瞎婆子抱着黑子出了门么？

常 五 (向后退)看——看见。

仇 虎 (抓着他的胳膊)上哪儿？

常 五 (指着)上西。

仇 虎 西是哪儿？

常 五 (嚅嚅地)我看 ,狗蛋打着灯笼引她进——进了林子。

仇 虎 进了林子？

常 五 嗯。

仇 虎 (放了手 ,回头望着更深的黑林)好！好！（走到井畔）

焦花氏 常五伯 ,您 ,您走吧！（常五向右走）

常 五 (低声问焦花氏)怎么 ,小——小黑子死了？

焦花氏 (低声)小——小黑子——

仇 虎 (跳起 ,狂乱地)你们说什么 ,说什么？小黑子不是我害的 ,小黑子不是我害的。（跳到井石上 ,举起两手）啊 ,天哪！我只杀了孩子的父亲 ,那是报我仇门两代的冤仇！我并没有害死孩子 ,叫孩子那么样死！我没有！天哪！（跳下 ,恳求地)黑子死得惨 ,是他奶奶动的手 ,不怪我 ,这不怪我！（坐在井石上低头）

焦花氏 (觉得出常五惊吓的样子)常五伯 ,你快走吧 ,小心他——

常 五 (连忙)是 ,是 ,我走！

仇 虎 你说什么？

常 五 (吓住)我——我没有说什么？

仇 虎 (忽然立起)滚！快滚！

〔常五由右跑下 ,仇虎又坐在井石上。

焦花氏 你怎么啦？

仇 虎 我渴得很 ,(摸着自己的心)渴得很 ! (撕身上的破布)  
哦 ,哪儿可以弄来一口水 ,一口凉水。(撕下来布 ,揩脸上的汗)

焦花氏 (警告地)虎子 ,不要擦 ! 不要擦 !

仇 虎 (望着她)怎么？

焦花氏 小心你手上的血会擦到脸上。

仇 虎 怕什么 ,这血擦在哪儿不是一样叫人看出来。血洗得掉 ,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啊 ,这林子好黑 !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叹一口气)

〔仇虎耳旁低微的声音 : (如同第二幕末尾 ,大星在屋内梦呓。叹口长气 ,似乎在答话 ,幽幽然)嗯 ,黑啊 ! 好黑 !

仇 虎 (惊愕)你听 !

焦花氏 听什么？

仇 虎 你……你没有听见——“黑——好黑 !”

〔仇虎耳旁低声 : (更幽幽地)好黑 ! 好黑的世界 !

仇 虎 (如若催眠 ,喃喃地)嗯 ,“好黑的世界 !”(恐惧地)天啊 !

焦花氏 (莫明其妙)虎子 ! 你 ,你说什么 ? 这——这是大——大星的话 ?

仇 虎 怎么 ,你——你听不见 ?

焦花氏 虎子 ,你别发糊涂 ! 你听见了什么 ?

仇 虎 没有什么。心里不知为什么只发慌 ? 我——我像是——

焦花氏 虎子 ,你怎么啦 ? 你刚才为什么忽然跟常五说那一大

堆子的话？

仇 虎 我 我不知道。我口渴 ,我刚才头发昏。

焦花氏 你为什么又提起大星 ,说你杀——杀了大——大星！

仇 虎 (眩晕)我……我杀了大——大星？

[仇虎耳旁低微声 : (梦呓 ,窒塞地喘息)……快……快！……我的刀！我的刀……

仇 虎 (喃喃地)“……我的刀！我的刀！”

焦花氏 (几乎同时说)你又跟他提起小——小黑子。

仇 虎 (低而慢地)小黑子？

[仇虎耳旁低微声 : 嗯—— ,好黑呀！(苦痛地叹口长气)

仇 虎 (忽然跳起 ,向着黑暗的丛林)啊 ,大星 ,我没有害死他 ,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大星 ,你不该跟着我？大星！我们俩是一小的好朋友 ,我现在害了你 ,不是我心黑 ,是你爹爹 ,你那阎王爹爹造下的孽！小黑子死的惨 ,是你妈动的手！我仇虎对得起你 ,你不能跟着我！你不能——(不知不觉拿出手枪)

焦花氏 (吓得向后退 ,喘息)虎子 ,你——你怎么？你想着什么？小黑子不是你害的 ,天知道 ,地知道！你想这个做什么？你还不跑？我的命在你手里 ,虎子 ,自己别叫自己吓着 ,你别“磨烦” , (“迟延时间的”意思)再“磨烦” ,天亮了 ,叫他们看见 ,我们两个就算完了。

仇 虎 (望着黑暗)我知道 ,我知道！可是(悔恨地)小黑子——

焦花氏 虎子 ,你还不快走！想什么？

仇 虎 走！走！这不是个好地方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焦花氏 (支开他的想头)天亮就可以到车站。

仇 虎 不等天亮就会到。

焦花氏 (强作高兴)我们要飞哪儿,就飞哪儿。

仇 虎 (打起精神)嗯,要飞哪儿,就飞哪儿。

焦花氏 (忽然,指着辽远的处所)你听!

仇 虎 什么!

[渐渐听出远处火车在林外迅疾地奔驰。

焦花氏 车,火车。

仇 虎 (谛听,点头)嗯,火车!(嘘出一口气)可离着我们还远着得呢!

焦花氏 那么,走,赶出林子。

仇 虎 嗯,走!赶出林子就是活路。

[一阵野风迅疾地从林间扫过,满天响起那肃杀可怖,“飒飒”的叶声,由上面漏下乱雨点般的天光,黑影在四处乱抖。

焦花氏 天!(抓紧仇虎的腕)

仇 虎 这是风!你怕?

焦花氏 (挺起头)不,乘着树上漏下来这点亮,咱们跑!(二人携手跑,走了两步,焦花氏拉住仇虎,惊惧地叫喊)站住!虎子!(退了一步)虎子,(低声)你看,前面是什么?

仇 虎 (凝定了神)树叶,草!

焦花氏 (指着)不,那一堆一堆的。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惧恐地)那一堆一堆的黑脑袋。

仇 虎 (坚定地)那是石头。

焦花氏 (指着那些在风里抖擞矮而胖的灌树,喘息)你看,那是什么?一堆一堆的黑圆圆的肉球,乱摇乱摆,向——

向我们这边滚。

仇 虎 瞎说 那是树！走！（二人轻悄悄地走了一步，仇虎忽然又停下。由右面隐隐传来擂鼓的声音，非常单调，起首甚微弱，逐渐响起来，一直在这个景里响个不停）别动！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你听，这是什么？  
〔鼓声单调地在林中回响。〕

焦花氏 （悸住）鼓！

仇 虎 （有些惧怯，低声）鼓！

焦花氏 （微弱地）庙里的鼓！

仇 虎 （回首望焦花氏）半夜里这是干什么？

焦花氏 （警惕地）瞎子进了庙了。  
〔鼓声渐响。〕

仇 虎 这鼓打得好疼人！

焦花氏 怪！鼓越打越响了。

仇 虎 （深思）鼓能够把黑子打活了么？

焦花氏 谁知道？这是那个怪物替瞎子做法呢。

仇 虎 做什么法？

焦花氏 （喃喃）念经，打鼓，拜斗，叫魂，一会儿她会出来叫的。

仇 虎 （希望地）魂叫得回来么？

焦花氏 叫不回来还叫不死么？

仇 虎 （谛听，不自主地）这鼓！这鼓！

焦花氏 （看他奇怪）你还听什么？还不快走，走！为什么你的脚在地上生了根！

仇 虎 嗯，这个地方有点古怪！我们得走！我们得——  
〔外面惨厉的声音：（远远地）回来呀！黑子！黑子你

回来！

焦花氏 (低声)天 她 她出来了！

〔外面的声音：(长悠悠地)孩子！回来！我的孩子，你回来！

仇 虎 (怖惧地)她 她就离我们不远。

〔外面的声音：(几乎是嗥)黑子！我的黑子！你回来！

焦花氏 (忽然向右看)灯！红灯！

仇 虎 (向右望)对。就是它 就是这个灯！

焦花氏 (一面看一面说)前面那个人拿着灯笼！(对仇虎)他们越走越近了。(对仇虎)你看前面的是谁？

仇 虎 狗——狗蛋！

〔外面的声音：(更近)回来呀，小黑子！你不能不回来！黑子！

仇 虎 (颤颤)她——她来了！

焦花氏 (抓着仇虎)来！树后边！快！

〔二人躲在树后面。

〔白傻子举着红灯笼领焦母由右走出。焦母头发散乱，衣服也被野生的荆棘刺破，她一手放在狗蛋的肩上，一手拖下来，两眼瞪视前面，泪水在眼下挂着，风过时，天光时而由树上漏下，照见一个瞎子和一个白痴并肩而行。焦母苦痛地锁住眉头，如一个悲哀的面具，白傻子还是一副颓顶的行色，跟傻傻地偷看着焦母，嘴里夹七夹八地不知念些什么。

焦 母 (声音嘶哑，震颤出一种失望的鬼音)回来，黑子，我的心肝，你回来！回来！我的肉，你快回来！(一面走，一面喊)你回来，我的小孙孙！我的小孙孙，(哭非哭，

嚎非嚎的声音)你千万要回来呀!

〔白傻子领她向左面走出。

仇 虎 (由树隙露出头,恐惧)啊,这简直是到了地狱。

焦花氏 (也探出身子)走!

仇 虎 (恐惧)走?可——你听!

〔外面白傻子的声音:前边路不好走,还是回庙去,回庙去。

〔白傻子又领焦母由左上。

白傻子 你听,鼓,鼓!别……别走远!回!回不去了。

焦 母 (仍在嘶喊)回来!我的孙孙!不是奶奶害的你!回来,我的孙孙,是那个心毒的虎子,老天不容的鬼害的你。回来,我的黑子!奶奶等着你,我的孙孙,你回来!

〔白傻子领着焦母由右下。

焦花氏 (由树丛中走出,低声)虎子!她走了!出来!

〔仇虎由树丛中走出。惊惧,悔恨与原始的恐怖交替袭击他的心,在这一刹那间几乎使他整个变了性格,幻觉更敏锐起来,他仿佛成了个石人,呆立在那里。

焦花氏 走!

仇 虎 走!(仍不动)

焦花氏 (催促)走啊!

仇 虎 (抬起头)你听,这是什么?

焦花氏 鼓!

仇 虎 嗯,鼓!鼓!(喃喃地仿效鼓声)“冬!冬!……”

焦花氏 你为什么不走!

仇 虎 (向左面看)你看,那面来了一个人!

焦花氏 (莫明其妙)怎么?

仇 虎 也打着个红灯笼。

焦花氏 没有 ,黑烘烘的 ,哪儿来的灯笼。

仇 虎 (坚决)有 ! 有 ! 怪 ,他还拿着一把伞。

焦花氏 伞 ? (不相信地)大晴天拿着个伞干什么 ?

仇 虎 嗯 ,他举着伞 ,提着灯笼 ,他朝我们这边走 ,这边走。

(直眼望着)

焦花氏 虎子 ,你——你别这样 ,你——

仇 虎 真的 ,他——他来了 ! (更怪异地望着)

焦花氏 (怯惧地)虎子 !

仇 虎 你看 !

[于是有个人形由左面悄悄移上 ,形容正如仇虎形容 ,举伞提灯笼 ,伞遮着上半身 ,看不见 ,只下半身露出一双蓝布的裤。那人形停住了步。

仇 虎 喂 ,借光 ! 弟兄 ! 出这林子怎么走 ?

焦花氏 虎子 ,你别吓唬我 ,你——你是跟谁说话 ?

仇 虎 你没有看见眼面前有个人 ?

焦花氏 没——没有。

仇 虎 (指着那执伞的人形)怪 ,这不是 !

焦花氏 哪儿 ?

仇 虎 (又指)这儿 ! (对着那个人形)喂 ,弟兄 ,你怎么不说话 ?

焦花氏 (恳求)喂 ,虎子 ,你到底跟谁说话 ,你——你别吓唬我 ?

仇 虎 怎么 ,你看不见 ,就在我们眼前 !

焦花氏 就在我们眼前 ?

仇 虎 喂 ,弟兄 ,你别挡着自己的脸 ,你说话 ! 出了林子得怎么走 !

焦花氏 虎子 !

〔人形向仇虎身旁走去。

仇 虎 你看，(回头向焦花氏)他走过来了。(在回头的时刻，那人形已走到仇虎的面前——伞挡着前面，观众看不见他——立好。仇虎回望，正与此人打个对面。还看得不清楚，只噓了一口气，倒退一步)喂，弟——兄！(那人形突然把红灯笼提到自己的脸上照，仇虎看个正好，仇虎忽然惨厉地怪叫，声音幽长可怖，响彻林间)啊——啊——啊——啊！

〔随着喊声，那持伞举着红灯笼的人形倏地不见。蓦然野风疾迅地吹过来，满林顿时啸起肃杀的乱响，——

焦花氏 (退后，惊惧)虎子！

仇 虎 (睁大了恐怖的眼)走！快走！

焦花氏 (在疾风中)你看见了什么？

仇 虎 (悸住)走！说不得！走！走！

〔满林乱抖着重重的黑影，闪见仇虎拉着焦花氏由中间的荒路狂奔下。

〔鼓声单调地由远处传来。

## 第 二 景

〔在黑林子里——夜二时半。

〔林内一块洼地，地上长着青苔，平滑细软。在中间，远远立起一片连接不断的黑黝黝的丛林，左右伸出，把当中的低地圈在里面。看得见的是林前横着一段颓圯的土坡，有野蔓乱藤爬绕在上面。右边地势略高，立一棵雷火殛死的老树，骨棱棱的枝桠直插空际，木身烧焦只剩个空壳，原来树干已为啄木鸟朝夕啄成洞穴，现在

满身是眼 ,更显得树形古怪。树下丛生野草和不知名的毒花 ,有秋天的虫在里面低唱。靠左地势渐低 ,孤孤单单地矗立一根电线杆 ,年久失修 ,有些倾斜。接连一根一根的木柱向中间远处引去 ,越过当中的土坡 ,直到看不清楚的林丛里。电线杆旁边横放几块大石 ,歪歪地横在洼地上。立在洼地中 ,可以望见漆黑的天空。惨森森的月亮 ,为黑云遮了一半 ,斜嵌在树林上 ,昏晕的白光照着中间的洼地 ,化成一片诡异如幽灵所居的境界。天上黑云连绵不断 ,如乌黑的山峦 ,和地上黑郁郁的树林混成一片原野的神秘。

〔风吹过来 ,电线微微发出呜呜的音浪。远处单调的鼓声甚为微弱 ,静下心来 ,才听得清楚。

〔仇虎由右面蹒跚跑上 ,喘息不停 ,一只鞋子已经不见 ,上身衣服几乎全为荆棘勾连 ,撕成乱条 ,脸上流满汗水 ,不时摸着腰里插好的手枪和弹袋 ,神色恐慌 ,两只疑惧的眼四处探望。

仇 虎 哦 ,妈啊 ! (用手背揩下额前的汗)我这是到了哪儿了 ? (望望四周)

〔焦花氏 (在外面)虎子 ,你把路认出来了么 ?

仇 虎 (回头)看——看不大清楚。金子 ,你先来 ! 月亮出来了 ,也许找得出路来。(他疲倦地靠在死树的枯干上)哦 ! 渴 ! 好渴 ! (自己咽着唾沫)

〔焦花氏由右面低首上 ,支着一根粗树枝。她走进来 ,抬头 ,眼惊异地望着四周和天空的昏惨惨的月色。她的头发散乱地披下来 ,虽然不断地向后掠 ,走两步又固执地坠在额前。她也满身是汗 ,衣服紧贴前后 ,几处撕成破口。眼里交流着恐惧和希望 ,手里还拿着小包袱 ,

焦灼地望着仇虎。

焦花氏 (噓出一口气 ,希望地)我们快走出林子了吧?

仇 虎 (还倚在树旁 ,望着天)谁知道 ,大概快了!

焦花氏 (燃着希望)快了?

仇 虎 (点头 ,机械地)快了!

[忽然树上的鸟连连啄木 ,发出空洞的“剥剥”的声音。

仇 虎 (忽然由树旁跳起)啊?(向上望)

焦花氏 什么?什么?

仇 虎 听!(树上又发出空洞的“剥剥”的声音)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鸟!啄木鸟!

焦花氏 哦 ,这林子会把我们吓死的。

仇 虎 不 ,不 ,我们就要出去。你看 ,我们已经又走出十几里了。

焦花氏 那不早应该出去了么?

仇 虎 嗯 ,可——可(忽然暴躁地)我们迷了路。

焦花氏 (重复地叹息)迷了路 ,不认识道。

仇 虎 迷了路!迷了路!(心如火焚)上哪儿走?(四面旋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啊 ,妈呀!我们上哪儿走?这大黑天 ,看不见路走 ,找不着人问。我从前走这条路的记号现在一个也找不着 ,走了十里 ,还在林子里!走了二十里 ,还在林子里!我们乱跑这半天 ,三十里也有了 ,可是还在这黑林子里。出不了林子 ,就见不了铁道 ;见不了铁道 ,就找不着活路 ;找不着活路 ,(忽然)啊!啊!啊!(一下 ,两下 ,三下把衣服撕去 ,露出黑茸茸的胸膛 ,抄起手枪 ,绝望地)好 ,来吧 ,你们来一个 ,我杀一个 ;来两个 ,我杀一双。我仇

虎生下地 ,就受尽了你们的委屈 ,冤枉 ,欺负 ,我虎子生来命不济 ,死总要得死得值 !金子 ,再听见枪响。我们就冲 ,死就死了吧。

焦花氏 虎子 ! (安慰地)你别急 !你是渴了 ,我知道你的心里不自在。虎子 ,我们不该死的 ,不该死的 ,我们并不是坏人。虎子 ,你走这一条路不是人逼的么 ?我走这条路 ,不也是人逼的么 ?谁叫你杀了人 ,不是阎王逼你杀的么 ?谁叫我跟着你走 ,不也是阎王逼我做的么 ?我从前没有想嫁焦家 ,你从前也没有想害焦家 ,我们是一对可怜虫 ,谁也不能做了自己的主 ,我们现在就是都错了 ,叫老天爷替我们想想 ,难道这些事都得由我们担待么 ?

仇 虎 哼 ,老天爷会替有势力的人打算 ,不会替我们想的。

焦花氏 那么 ,天是没有眼睛的。

仇 虎 谁又说他有呢。 (机械地)走吧 !

焦花氏 走 !上哪儿走 ?

仇 虎 (喃喃地)上哪儿走 ?

焦花氏 我们迷了路。

仇 虎 (绝望)迷了路 !

焦花氏 (忽然 ,惧怕地)虎子 ,你听 !

仇 虎 (抬头)听什么 ?

焦花氏 (对右面)向远处听。

仇 虎 (还不大清楚)什——么 ?

焦花氏 (低声)你没有听见 ?鼓 !庙里的鼓。

仇 虎 鼓 ?

[单调的鼓声渐渐响起来。

仇 虎 (愤恨地)对了 ,是鼓 !是鼓 !

焦花氏 (低声)我们连庙旁边还没有走开。

仇 虎 怎么 ,我们还在庙旁边打转转 ,还在这儿 ! 还在这儿 !

焦花氏 (忍不下)哦 ,妈呀 ! 我们这是怎么着啦 ! (抱着仇虎 , 摇撼他)我们这是怎么着啦 ?

[树上啄木鸟又连声“剥剥” ,声音空旷怪异 ,二人倏地分开 ,仰视树梢 ,这时由旷野深处传来辽远的凄厉的呼声 ,二人惊愕地回头 ,渐为呼声慑住 ,如被催眠。

[远处的呼声 :(凄厉而悠长)回来 ! 我的小小孙孙 ! 你快回来 ,我的小小命根哪 ! 回来 ,奶奶在等着你哟 ! (不像人声)回——来呀 ! ——黑——子 ! 你——快——回——来 !

仇 虎 (慑住 ,喃喃地)小黑子 ! 小黑子 !

焦花氏 哦 ,妈呀 ,(低声)她——她真地跟上我们了。

仇 虎 (喃喃)小黑子 ! 小黑子 !

焦花氏 你说什么 ?

仇 虎 她——她又要来了。

焦花氏 (望着仇虎 ,惧怯地)谁 ?

仇 虎 她 ! 她 ! (忽然向左望)你看 ! 她 ! 她来了。

[由左面悄悄走上焦母的人形 ,两手举着小黑子。闭着眼 ,向右面走 ,走到仇虎面前 ,站。

仇 虎 (惊恐 ,低声)你看 ,她又来找我 !

焦花氏 虎子 ,你怎么 ,你看见了什么 ?

[焦母的人形睁开了眼 ,瞪视焦花氏和仇虎。

仇 虎 (摇头)我——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焦花氏 你说 ,谁 ? 虎子 !

仇 虎 (低哑失声)瞎子同——同小黑子就在你眼前。

焦花氏 (大叫一声 ,跑到电线杆下面)虎子 ,你——你又中了

邪啦。(焦母的人形直瞪仇虎)

仇 虎 (对着焦母的人形,哀求地)不是我!不——不是我!我没有打算害你的黑子,大星是我——我害的。可我——(喘息)我已经觉得够了,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并没害死你的孙孙!我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愈说气力愈弱,那人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又悄悄向右方走下。仇虎望着她消逝,揩着眼前的汗水)哦,天哪!

焦花氏 (慢慢走向前)怎么啦?

仇 虎 她走了。

焦花氏 (忽起疑惑,抓住仇虎)虎子,你告诉我小黑子究竟怎么死的?

仇 虎 (机械地)他奶奶打死的。

焦花氏 我知道。可你叫我把黑子抱到屋里是怎么回事?

仇 虎 唔,(低沉)一网打尽,一个不留。

焦花氏 为什么?

仇 虎 焦家害我比这个毒。

焦花氏 那么你成心要把孩子放在屋里。

仇 虎 (苦痛)嗯,成心!

焦花氏 你早知道瞎子会拿棍子到你屋里去。

仇 虎 知道。

焦花氏 你是想害死黑子!

仇 虎 嗯!

焦花氏 你想到她一铁棍会把孩子打——

仇 虎 (爆发)不,不,没有,没有。我没想到,我原来只是恨瞎子!我只想把她顶疼的人亲手毁了,我再走路,可是大星死后我就不成了,那会儿工夫,我什么心事都没

有了 ,我忘了屋里有个黑子 ,我看见她走进去 ,妈的 !  
(敲自己的脑袋)我就忘记黑子这段事情 ,等到你一提醒 ,可是已经“砰”一下子——(痛苦地)你看 ,这怪我 !  
这怪得了我么 ?

焦花氏 那么 ,你还老想着这个做什么 ?

仇 虎 (苦闷地)不是我要想 ,是瞎子 ,是小黑子 ,是大星 ,是他们总在我眼前晃。你听 ,这鼓 ,这催命的鼓 ! 它这不是叫黑子的魂 ,它是催我的命。

焦花氏 (想转开他的想念 ,大声)虎子 ,你忘了你的爹爹了么 ?

仇 虎 对 ! 没有 !

焦花氏 虎子 ,你还记得你的妹妹么 ?

仇 虎 对 ! 没有 ,没有 ,没有 ! 他们死得委屈 ,(喃喃)对 !  
对 ! 对 ! 我那年迈的爹叫阎王活埋 ,十五岁的妹妹叫他卖 ,对 ! 卖死在那个——  
〔啄木鸟又“剥剥”地发出空洞的啄木声。

焦花氏 你听 ! 这是什么 ?

仇 虎 (不顾她)叫他卖死在那个烟花巷。嗯 ,对 ! 我在狱里做苦力 ,叫人骗了老婆 ,占了地 ,打瘸了腿 ,嗯 ,对 ! 对 ! 我仇虎是好百姓 ,苦汉子 ,受了多少欺负 ,冤枉 ,委屈 ,对 ! 对 ! 对 ! 我现在杀他焦家一个算什么 ? 杀他两个算什么 ? 就杀了他全家算什么 ? 对 ! 对 ! 大星死了 ,我为什么要担待 ? 对 ! 他儿子死了 ,我为什么要担待 ? 对 ! 我为什么心里犯糊涂 ,老想着焦家祖孙三代这三个死鬼 ,对 ! 对 ! 我自己那年迈的爹爹 ,头发都白了 ,  
(忽然看见右面昏黑里出现了什么 ,不知不觉地慢下来)人都快走不动了——

〔黑暗里 ,由右面冉冉飞舞过一只青蓝光焰的萤火虫 ,

向土坡上飞去。

焦花氏 (仍想转开他的思念)虎子,你看,萤火虫,萤火虫!

仇虎 (瞪目张口,望着萤火虫后面的人群,口里慢慢地)人都快走不动了,他们还串通土匪,对!对!拿来——  
〔萤火虫摇摇向土坡飞,随在后面是一堆无声的人群,静悄悄地也向土坡走。前面是三个短打扮的狰狞大汉,拿着铁铲木棍,迈着大步,殿压后面是洪老,一个圆缸粗细的黑矮胖子,手摇芭蕉扇,脸上流汗,一边揩,一面喘,像是走了多少路程。中间押着一个白发的农人——仇荣——身量瘦小,伛偻着终年辛苦的背腰,惧怯地随着大汉步行,时而回头望着洪老,眼里露出哀恳乞怜的神色。单调的鼓声愈击愈响,这一堆人形随着鼓声像一群木偶在薄雾里呆板地移行。昏黄的月色照着土坡,黑云布满了天空,地上半是阴影。在土坡高处忽而渐渐显出一个背立的彪悍的人形,披着黑斗篷,底下仿佛穿着黄呢军裤,但是看不清楚。人押到坡上,洪老很恭谨地对着那个背立的人形说话,洪老的脸正对观众。这时那白发的农人低头默立一旁。〕

焦花氏 虎子,你在看什么?

仇虎 (低声)那——那不是洪老?他,他们来这儿是干什么?

焦花氏 (望着虎子)在哪儿?

仇虎 土坡——土坡上。(呆望着那人群)

〔那背立的人形仿佛告诉洪老多少话,洪老连连点头。于是转过身,对着那垂首的老者举手威吓,两个大汉一起围起那老人,似乎也在逼迫。内中一个大汉在掘土挖坑,一时,由老人怀里搜出东西,由洪老交给那背立

的,那背立的人摇头,把东西扔下。

焦花氏 虎子!

仇虎 (倒吸一口气)这个老头别是我爹?可是他死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洪老继续搜索,两个壮汉叫老人背过脸,合同刑逼,老人先只垂首不语,最后似乎痛极而呼。忽然由左面跑来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忍不下去,似乎狂呼而出,手里拿着字据,交与那背立的人形,哀求他释放老人。

仇虎 哦,妈!这不是我的妹妹!妹……妹!

焦花氏 (拉着仇虎)虎子,你怎么啦!你忍忍!你忍忍!

[洪老见得着字据,大喜。那小姑娘走到老人面前跪下,老人詈责她不该出来。那背立人形吩咐洪老拉开他们,叫两个大汉动手埋人。一个壮汉捉住小姑娘,那两个抓住老人的背膊,洪老狞恶地指着土坑告诉老人,小姑娘听见便哭,老人转过身来仰天大嚎,脸正向仇虎。

仇虎 (突由催眠状态醒起,看明白,狂呼)爹!爹爹!我的爹爹!

焦花氏 虎子,(拉住他)你别中了邪,你叫谁?

仇虎 爹!爹爹。虎子在这儿!虎子在这里!(回首对焦花氏)你放开我!(一手甩开焦花氏,抽出手枪,向土坡奔去,对着那背立的人形,暴怒地)你这个土匪,你——(忽然那背立的人形转过身来——焦阎王如同那图像所摹的刻下一般。穿着连长的军装,森厉地立在那里。惨月昏昏地射照他的脸,浓眉下两只可怖的黑眼射出惧人的凶光。仇虎愣了一下,狠毒地)阎王!

焦花氏 (在下面,吓昏了)阎王?

仇 虎 (野兽一般)我可碰着了你！(对着阎王连放三枪。那群人形倏地不见)

焦花氏 虎子！虎子！

〔黑云遮满了月光，地下又突然黑起来。〕

仇 虎 金子！金子！你在哪儿！

焦花氏 这儿！

仇 虎 (奔下来)你看见他们没有？

焦花氏 (恐惧)没有！

仇 虎 快走！地上又没有亮了。

〔仇虎拉着焦花氏由左面奔下。鼓仍单调地由林中传来。〕

### 第 三 景

〔在黑林子里——夜三时。〕

〔林内一片水塘边。水塘后面仍是暗黑的林丛，水面很宽阔，望得见天上的星云反射浮光上。天上乌云并未散开，月色却毫无遮掩。半圆的月沉沉浮在天空，薄雾笼罩地面，一切的氛围仍然是诡异幽寂，有青蛙在长着芦苇的浅水地带低声聒聒不停。水畔靠左伸出一段腐旧的木板曾经用来洗衣淘米，现在走上人便摇摇欲断。水塘右岸低低斜伸一棵古老的柳树，柳枝垂拂水面。塘前是一块草地，靠左立一排破烂的栅栏，栏门歪歪的。右边茁生人高的野蒿，蒿旁有一棵小树，几块石头。〕

〔远处隐隐传来微弱的单调的鼓声，风吹来，才听得略微清晰，渐渐又听不见。〕

〔一刻，右面野蒿里有慌乱的奔跑与痛苦的喘息声，蛙声骤而停止，仇虎和焦花氏由右面野蒿中钻出来，二人疲乏欲死，仇虎的腿上满是刺伤，血殷殷流下。他肩上背着小包袱，手里拿着一根树干，他的形状更像个野人，头发藏满草梗，汗珠向下滴，两脚赤光光，脚趾为硬石磨破，裹着破布条。黑茸茸的胸膛沾腻一块一块的泥土，如同一个恐怖的困兽，他的胸剧烈地起伏着。焦花氏的眼警惕地随着仇虎的足迹，她的衣袖为野蒿勾破，撕成碎条，于是腕上两副金亮亮的手镯更露得清楚，随着她的机警的行动颤栗着。奔跑使她昏晕欲倒。头发为汗水浸湿，粘连几处。她的脸像洗过一样，颈下两三个扣子解开，上衣只掩盖着胸乳，裤腿卷上去，如同涉过浅河。

〔仇虎一手拉出焦花氏，把树干扔在一旁，倚着小树的干，仰天喘息。二人的视线为蒿遮住，看不见水塘。

仇虎 哦，天！（用手背揩擦脸上的汗）

焦花氏 （几乎晕倒，立在仇虎旁）哦，可走出来了。

仇虎 （苦痛地摇头，闭着眼）从蒿子里算跑出来了，可是我们还在林子里！

焦花氏 （惨痛地）还在林子里！哦，妈呀！（滑倒，跌坐在石头上）

仇虎 （忙去扶她，焦灼地）金子！金子！你怎么啦？

焦花氏 （推开他）没有什么，我就走不动了！

仇虎 走不动？

焦花氏 我头昏，我想喝水，喝口水！

仇虎 （失望地）水！水！

焦花氏 （喘息）哪里有水，就一口水，（低声）就一口水！

仇 虎 (颓然坐在一个较高的石上。两手捧着腮骨 , 暗哑地)  
哪里有水 ! 哪里有水 ! (苦痛地摸着喉咙 , 咽着唾沫)  
哦 , 我拿一桶金子换一桶水 ! 可——(喘息)哪儿有水 ?

焦花氏 (咬住牙)哦 , 我的脚 !

仇 虎 怎么 ?

焦花氏 这一脚都是泡 , 痛得钻心。

仇 虎 (暗郁)金子 !

焦花氏 什么 ?

仇 虎 你跟我跑出来只有苦。

焦花氏 可我——我心里是舒服的。

仇 虎 人家看我是个强盗。

焦花氏 (斩钉截铁)我是强盗婆。

仇 虎 人家逮着我就砍。

焦花氏 我给你生下儿子报你的仇。

仇 虎 可你——(感激地望着她 , 忽然)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

焦花氏 (执意地)我跟你一同到那黄金子铺的地方。

仇 虎 (低头 , 看自己的丑陋)为什么单挑上我 ?

焦花氏 (肯定地)就你配去 , 我——(低声)配去。

仇 虎 可是世上并没有黄金铺的城。

焦花氏 有 , 有。你不知道 , 我梦见过。(忽然)你听 ! (远远似乎有火车疾驰的声音)

仇 虎 什么 ?

焦花氏 我们快出林子了 !

仇 虎 怎么 ?

焦花氏 (浮出一丝笑的影)火车 ? “吐——图——突——吐 !  
吐——图——突——吐 !”你听不见 ?

仇 虎 (奇怪地望着她)哪里有！你在做梦。

焦花氏 谁做梦？你听！（仿佛那火车愈驰愈远的渐渐消逝的声音）“吐——图——突——吐，吐——图——突——吐！”你听，慢慢就没有了，（忽对仇虎）现在就没有了。

仇 虎 (明白这些声音都是她脑内的幻相，哀怜地叹口气)嗯，金子，也许我到过那黄金铺的好地方。可（愤恨地）我就思想起我在那块地方整年整月地日里夜里受的罪，我做苦力，挑土块，挨鞭子，一直等到我腿打瘸，人得了病，解到旁处，我才逃出来。那里的弟兄跟我一样受着罪，死的死，病的病。那里黄金子倒是有，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弟兄一个一个瘦得像个鬼，（声音渐小）像个鬼，苦，——苦，——苦……

〔塘边忽而青蛙叫起来。

焦花氏 你听！这不是蛤蟆叫！

仇 虎 (谛听)是，是蛤蟆！那么(狂喜)有水啦！

焦花氏 (叫起)水！（忽而现出野蒿所遮掩的地带，望见一片水塘，颤抖地）哦，虎子！水！水！（仇虎也跑出，焦花氏跑到塘边跪下取水，但为芦苇挡住，下不得手）

仇 虎 (颤颤地)水！水！金子，那儿有板！（指塘边的条板）上去，趴在上面喝，你喝够了我再喝。（焦花氏奔上巍巍的木板，趴在上面喝水，仇虎在塘畔芦苇旁焦灼地等候。这时由左面慢慢起一种含糊的一面“哼”一面和的多少人的工作声，观众听得见的，单调而沉闷，在月光下，传到耳里，其声诡异，不似人音。仿佛有许多冤苦的幽魂在呻吟，而又不肯放声。仇虎耳朵竖起，忽然转过身来，出神谛听）

焦花氏 (在木板上)虎子！虎子！你也来，有地方，我捧着水，

你喝。

仇 虎 (目不转睛望着左面 ,机械地)嗯 !

〔由左缓缓踱出一对一对的人形 ,都是囚犯的模样 ,灰衣赤足 ,汗淋淋的 ,有的戴着草帽 ,有的光着秃顶 ,有的执着汗巾 ,或者腰上挂系着铁链 ,或者足踝上拴着铁链 ,多半瘦若枯柴 ,每两个系在一起。二人共抬一大筐土块。约莫有十人的光景 ,一个个低下头 ,慢慢地前面“哼”后面“唉” ,离着仇虎有半丈的距离 ,一对一对走过去。

仇 虎 (张口)天 !这不是他们 ?!

焦花氏 (由木板走过来)虎子 !虎子 !你怎么不喝水 !

仇 虎 (悸住)别说话 ,你听 !

〔由左面又走出一对囚犯 ,抬着水桶 ,桶上浮着瓢。前面的人拿铁铲 ,后面的拖着铁锄头。“哼啊 !”“唷啊 !”“哼啊 !”“唷啊 !”

焦花氏 听什么 ?

仇 虎 (仍然注视他们)听不见 ?就这样 !就这样 !“哼啊 !”“唷啊 !”

焦花氏 (明白了他又生了幻相)哦 ,虎子 !

〔由左面走出一个魁伟的大汉 ,光着头 ,胳膊肘挂着狱警的黄制服 ,帽子放在手里 ,一只手提着皮鞭 ,身上只穿一件背心 ,汗水流下来。西瓜大的光头油亮亮 ,凶恶的眼睛前瞻后望 ,时而摸着身上的手枪。回头向左瞻望 ,后面还有多少囚犯 ,在幽暗的左面低沉冤愤地“哼啊 !”“唷啊 !”工作着 ,一直不停。这时前面的囚犯已把土筐放下 ,大家揩汗 ,拿帽子当扇扇。

仇 虎 哦 ,(望着那狱警 ,不寒而栗地)他 !他还没有死 !

焦花氏 虎子，走！走！你又看见什么？

仇 虎 （摇手）不，不。

〔在右面休息的囚犯，有坐的，有蹲的，有斜靠在土筐上的，有立在那里偷偷与同伴说话的，有低头不语的，有暗暗擦着眼泪的。这时中间有个满脸疤痕，一双长腿的壮年囚犯，看见了仇虎一个人指指点点仿佛谈他。于是那有疤痕的汉子似乎招呼仇虎，像在叫：“虎子，你，你怎么不来！弟兄们都在这儿。”

仇 虎 （忽然看见了他）这不是“火车头”么？（惊喜）“火车头”，“火车头”。（那有疤痕的“火车头”连连答应招手，并且告诉其他的囚犯）我是虎子——小虎子！

焦花氏 （拉着仇虎）虎子，你——你别这样！

仇 虎 （不顾她，他看见那帮囚犯一个一个向他望，都是惊喜而悲哀的神色，有的向他招手，有的叫他不要来。仇虎举起双手，对着他们。内中有一个大鼻头的瘦个儿，举动滑稽，对他拍手做脸，叫他快来）这不是“老窝瓜”么？“老窝瓜”，你们好么？（许多人都悲哀地摇摇头，“老窝瓜”又在招手，一个小矮个满脸麻子的人劝阻他）不要紧，“麻子爹”，我不去的，我逃出来了。（忽然对着那个擦眼泪的瘦弱的囚犯）喂，“小寡妇”，你怎么还是在哭呀！（“小寡妇”抬头望望他，又低头哭泣。这时忽而一个满脸髭须的黑汉子抄起一根扁担，仿佛要跑向仇虎，对他打去，旁边一个大嘴小眼睛的囚犯接住他）“赛张飞”，你还记着那段仇，要打我么？“野驴”，你不用拉他，他打不着我，我逃出来了！（愉快地）我逃出来了。（囚犯里似乎愈闹愈凶，那狱警蓦然回头，举起皮鞭向囚犯们乱抽下去。内中有人拉住狱

警 指着仇虎告诉这次争吵是为了他。那狱警听见便回首盯着仇虎 ,仇虎惧极 ,反身想跑 ,然而狱警仿佛一声大叫 ,虎子便如老鼠僵立不动 ,那狱警以鞭指他又指右面的囚犯 ,意思叫他赶快回来做活 ,似乎在喊 :“滚过来 ! 仇虎 !”虎子一旁颤抖 ,低头 )我去 ! 我去 ! 我去 !

焦花氏 (惊极)虎子 ,你别去 ! 你别去 ! (但是看着仇虎恐怖的眼 ,只得放手 ,呆立在那里)

〔仇虎走进囚犯群 ,狱警吩咐他们与仇虎上了脚铐 ,令一个囚犯下来执鞭催促 ,仇虎抬起土筐 ,随在后面走 ,一不小心 ,狱警呼打 ,那执鞭的囚犯就狠命打下。

仇 虎 (每打一下 ,不自主摸着背脊 ,喊出)啊 ! 啊 ! 啊 !

焦花氏 (苦痛地)哦 ! 虎子 ! 你喊什么 ? 你喊什么 ?

仇 虎 (低声对着旁边的人)他打瘸了我一条腿 ,又想打瘸了我第二条腿。(前面的囚犯由右面走下 ,一个囚犯放下土担子 ,到水桶前喝水 ,又一个也在喝 ,又一个……又一个 ,仇虎在一旁羡慕 ,实在忍不下心里的渴 ,跑到水桶前面 ,拿起瓢取水。忽而那狱警似乎大吼一声 ,走到面前 ,抢过皮鞭 ,把瓢子打下来 ,向仇虎乱抽去。仇虎忽而硬起来 ,一声不哼。在狱警喘息间 ,他忽而抢下他的鞭子 ,向狱警打下)

仇 虎 我拚了 ,我打死你 ! 我打死你 ! 我打死你 !

〔狱警忽而抽出身上的手枪 ,向仇虎施放 ,但是不见响声 ,枪子放不出去。

仇 虎 (狂笑)你也有这么一天 ,你的枪也不灵了。你还欺负我们 ,你还欺负我们 ! 现在你看我的 ! (抽出自己腰里的手枪 ,那些囚犯都退在后面 ,缩成一团。狱警大

惊 ,四处奔跑 ,仇虎连对他放了两枪 ,“ 砰 ! 砰 ! ” 一切人形忽然不见。仇虎惊愕地瞩目四周 ,望望月亮 ,俯视自己的脚下 ,并无脚镣的痕迹 ) 哦 ,天啊 !

焦花氏 ( 一直被仇虎独自呼号迷惑住 ,现在才醒 ,捧一口水慢慢走过来 ) 虎子 ,你喝口水。

仇 虎 ( 机械地 ) 喝口水 ? ( 刚想低首喝—— )

〔忽然一阵风吹过来 ,很清晰的鼓声一下一下打入人的耳鼓 ,森然可畏。〕

仇 虎 ( 对着焦花氏 ) 鼓 ! 鼓 ! 鼓 ! ( 忽然 ) 什么 ,还在这儿 ,还在这儿 ? ( 大叫 ) 我们中了邪了 ! ( 推开焦花氏捧水的手 ,拉住她由左面跑下 )

〔鼓声在这一场单调地响着。〕

## 第 四 景

〔在黑林子里——夜四时半。〕

〔林内小破庙旁。四面围起黑压压的林丛 ,由当中望进去 ,深邃可怖 ,一条蜿蜒的草径从那黑洞似的树林里引到眼前。眼前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 ,在那短短的野草下藏匿着秋虫纵情地低唱。沿着那草径筑起粗细不匀的电线杆 ,靠外面的还清楚 ,里面的很像那黑洞口里的长牙。靠右偏后立起一座颓落的半人高的小土庙 ,里面曾经供祀个神祇 ,如今完全荒废。小庙前面一尺高的小土台原为插放香火 ,多少年风吹雨打 ,逐渐夷平。小庙的土顶已经歪斜 ,远看 ,小庙像个座椅 ,前面的土台仿佛是个小桌 ,有几块石头在旁边树立着。靠左偏前是一棵直挺挺的白杨 ,树叶在上面萧瑟作响。〕

树前横放一块平整的长石 ,上面长满青苔 ,不知哪年香火盛时 ,虔诚的香客派来石工凿成平面 ,为人休息的。满林树叶甚密 ,只正中留一线天空 ,而天空又为黑云遮满 ,不见月色 ,于是这里黑漆漆的 ,幽森可畏。偶尔风吹过来 ,树叶和电线的响声同时齐作 ,仿佛有野生的动物在林中穿过。

〔仇虎扶着焦花氏由当中深邃的草径一步一步地拖过来 ,两人都是一身水泥。仇虎只剩下一条短短沿边撕成犬齿的布裤 ,焦花氏的鞋也在水里失去 ,衣裙滴下水 ,裤子卷得更高。包袱是在手里。仇虎一手举着手枪和弹袋 ,一手扶着焦花氏 ,眼里忽然烧起反抗的怒火 ,浑身水淋淋的。他回头呆望着更深的黑暗 ,打了一个寒战。忙匆匆地走进。

仇 虎 哦 ! 好黑 ,( 不觉又怕起来 ) 怎么又走进来这么个黑地方。金子 ,( 觉得焦花氏向下溜 ) 金子 ! 金子 !

焦花氏 ( 抬头 , 把眼前的头发掠过去 ) 我——我真走不动了。

仇 虎 ( 指着眼前一块石头 ) 那么 , 你坐下。 ( 扶着她坐下 )

焦花氏 ( 打了个寒战 ) 好冷 ! ( 希望地 ) 赶过了这道水也许快出林子了吧。

仇 虎 ( 坐下 ) 也许吧 , 赶过了河 , 路好像平整了点似的。

焦花氏 ( 回头望 ) 我们走的像是一条大路。

仇 虎 ( 叹一口气 ) 反正鼓是听不见了。

焦花氏 嗯 , 鼓没有了 ,( 振作地 ) 我们就要出林子。

仇 虎 ( 忽然兴奋地立起 ) 嗯 , 出林子 , 出林子 ! 出林子赶上火车 , 也许——也许天还没亮。 ( 忽然仰望天空 ) 怪 , 天上又不见月亮了。

焦花氏 ( 不自主地也望上去 ) 嗯 , 刚才好好的 , 怎么一会儿连

个星星也没有？

仇 虎 (忽而惊吓失声)金子！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真的，一个星星也没有。

焦花氏 我们不还有一盒洋火。

仇 虎 洋火只剩下两——两根了。

焦花氏 那么我们怎么走？怎么走？

仇 虎 嗯，(失望地)怎么走？(坐在石头)黑，黑，黑得连颗星星的亮都没有。怎么走？怎么走？

焦花氏 (喃喃地)怎么走？(忽然走到白杨树下，跪下)哦，天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再露一会儿月亮吧，再施舍给我们一点点儿的亮吧！(哀恳地)哦，就一会儿，一小会儿，天，可怜可怜我们这一对走投无路——

仇 虎 (暴声)金子，你求什么？你求什么？天，天，天，什么天？(暴躁地乱动着两手)没有，没有，没有！我恨这个天，我恨这个天。你别求它，叫你别求它！

焦花氏 (觉得身上有洒下来的雨点)虎子！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慢慢地)天下了雨了。

仇 虎 你说你身上洒下来了雨点？

焦花氏 嗯，我脸上也有。

仇 虎 那是我的血，我胳膊上的血甩出来的。

焦花氏 (惊愕地)你又流了血了。

仇 虎 嗯！(暗郁地)这就是天！你求他做什么。

焦花氏 (摇头)可怜，虎子，(坐在杨树前的长石上)今天一夜把你都逼疯了。

仇 虎 (愤恨)疯？哼，我得疯！今天一天我像过了一辈子，

我仇虎生来是个明白人 ,死也做个明白鬼。要我今天死了 ,我死了见了五殿阎罗 ,我也得问个清楚 :我仇虎为什么生下来就得叫人欺负冤枉 ,打到阎罗宝殿 ,我也得跟焦家一门大小算个明白。

焦花氏 (怕他又说胡话)虎子 ,你听草里头 !

〔草里秋虫低吟。

仇 虎 什么 ?

焦花氏 蛐蛐 !

仇 虎 嗯。

〔远处传来“布谷”的鸣声。

焦花氏 (忽然愉快地)“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

仇 虎 (听了一刻 ,忽然 ,叹了一口气)完了 !没有了 !

焦花氏 (明白他的意思所指 ,然而——)为什么 ?

〔不等问毕 ,一阵风吹来 ,电线鸣响起来 ,白杨树叶“哗哗”地乱嚎 ,风飕飕的。

焦花氏 (打寒战)哦 ,虎子 !

仇 虎 你别怕。

焦花氏 (掩饰 ,打个寒战)不 ,好冷。(指着右面的荒址上)  
那——那是什么 ?

仇 虎 破庙。

焦花氏 虎子 ,我们走吧。

〔风吹过去 ,忽由远处幽长地呼出惨厉的声音 ,由远而近 ,又由近而远。

〔那声音 :(因为辽远而有些含糊 ,凄厉地)回来呀 ,我的黑子 !快回来吧 !我的小黑子。

仇 虎 (突然变了声音 ,哑哑地)你听 ,你听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

〔那声音：(更凄寂地，渐近)回来，我的孙孙！快回来吧，我的小孙孙。

焦花氏 (惊恐)她！——她！——她！

仇 虎 她又跟上我们了。

〔那声音：(怪厉。不似人声，渐远)魂快回来，我的黑子！你魂快回来，我的心肝孙孙。

焦花氏 (忽然抱住仇虎)哦，天！

仇 虎 (颤抖)我们快——快走吧。

焦花氏 嗯，(刚走了两步，一脚踏在软而有刺的东西上，大叫起来)啊！虎子，我的脚！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脚底下，软几几的，刺！刺！乱动！

仇 虎 (由弹袋里取出洋火划燃，二人往下看)哪儿？

焦花氏 这儿！这儿！

仇 虎 (二人围着那个东西，一只火照着他们恐怖的脸)刺猬！

焦花氏 (放下心)刺猬。

〔这时由当中远处怪异地唱起一句“初一十五庙门开，”仇虎蓦回头。

仇 虎 这是谁？

焦花氏 像——像狗蛋！

〔顿时四处和唱着一群低沉幽森的声音：“初一十五庙门开，”如同有多少被压迫冤屈的幽灵。

仇 虎 金子，你听，这是哪一堆人唱。

焦花氏 现在？

仇 虎 嗯！

焦花氏 (摇头)没有，——没有人唱。

〔接着 ,当中远处又在森厉可怖地唱 :“ 牛头马面两边排。”

仇 虎 谁——谁又在唱 ?

焦花氏 ( 谛听 ) 是——是狗蛋。

〔跟随 ,四面又唱起多少低沉的声音 ,哀悼地重复着 :“ 牛头马面两边排 !”这时仇虎忽而看见在右边破庙前黑暗里冉冉立起牛头和马面 ,如同一对泥傀儡 相对而立。

仇 虎 ( 惊愕 ,低声 ) 这——是——什——么 ?

焦花氏 ( 不明白 ) 什么 ?

仇 虎 ( 更低声 ) 你没看见 ?

〔当中远处又唱 :“ 殿前的判官哟 ,掌着生死的簿。”

仇 虎 你听见了没有 ?

焦花氏 嗯 ,听见 ,这一定是狗蛋学的你。

〔紧接 ,四外阴沉沉地合唱 :“ 殿前的判官哟掌着生死的簿。”仇虎的眼里又在庙前边土台旁幻出一个披戴青纱 ,乌冠插着黑翅的判官 ,像个泥胎 ,悄悄地立在那里。

仇 虎 ( 倒呼出一口气 ) 怎——么——回——事 ?

焦花氏 虎子 !

仇 虎 妈呀 !

〔不间断地当中远处又唱 :“ 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

焦花氏 ( 拉着仇虎 ) 走吧 ! 虎子 ! ( 仇虎不动 )

〔立时 ,四边和起 :“ 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仇虎望见黑地里冉冉冒出一个手执拘牌的青脸的小鬼 ,立在土台之旁 ,恰如泥像。

仇 虎 哦！（揩揩头上的汗）

〔当中远处又唱，但是此次威森森地：“阎王老爷哟当中坐。”

〔立刻仿佛四面八方和起那沉重而森严的句子，如若地下多少声音一齐苦痛而畏惧地低吼出来：“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似乎都等待着那最后的审判。仇虎望见一片昏黑的惨阴阴的雾里渐渐显出一个头顶平天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端坐小土庙之上，前面的土台成了判桌。阎罗正如庙里所见，一丝不动，塑好的泥胎。

仇 虎 （目瞪口呆）哦，妈！

焦花氏 （更低的声音，为仇虎的森严态度慑吸）虎子，你——看——见——什么！

仇 虎 说，说不得。

〔当中远处幽远而悲悼地唱：“一阵阴风哟吹了个女鬼来！”

〔立刻，仿佛四面簌落簌落风声阴沉沉地吹起，四处幽长而哀伤地和唱，此次大半是女子的低声：“一阵哪阴风哟吹了个女鬼来！”随着四面的风声怨声，一个瘦小，穿着一身月白纺绸衣衫的姑娘，轻悄悄由黑暗里露出来。这姑娘的相貌和第二景的所见的毫无二致，只是更为怯弱苍白，鬓角贴上两张薄荷膏，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她轻飘飘地移过去，像是一阵风，不沾尘埃，到了判桌前面跪下。

仇 虎 （惊愕）哦，我的屈死的妹妹。（焦花氏一声不响，看着仇虎，惊恐万分，不知怎样对他好）

〔于是阎罗开始审问，他的动作非常像个傀儡，判官在

一旁查看手执的案卷。四方仿佛有多少无告的幽灵在呜咽哀嚎 ,后面有许多幽昧不明的人形移动 ,那绸衣的姑娘似乎哀痛地诉说自己生前的悲惨的遭遇 ,眼泪汪汪 ,告诉怎样父亲死 ,哥哥下了狱 ,自己也卖到妓院 ,怎样窑主客人一天一天地逼得吊死。说完深深叩头 ,哀请阎罗做主。

仇 虎 (含着眼泪听她申诉 ,不自主地泪水流下 ,他揩了又揩 ,很低)哦 ,妹妹 !我的可怜的妹妹 ,你死得好惨 !好委屈呀 !

〔阎罗似乎对判官略略商议 ,便命传仇荣过审。桌前的青面小鬼将拘魂牌向里面一举 ,嘴里仿佛在喊些什么 ,立时四面八方多少幽灵哀悼地低声应和 ,于是由黑暗里走出另一个青面獠牙的小鬼带着白发龙钟的老农人 ,踱到桌前。那老头手铐脚镣 ,看见女儿 ,二人抱头大哭——无声。——判官似乎大吼一声 ,两人同时跪下 ,那老者叩头如捣蒜 ,哀哀凄凄地把自己如何被阎王逼死的情形申诉个完全 ,说完又叩头无数。

仇 虎 (愤恨)哦 ,爹爹 ,我的苦命的爹爹 !今天我们仇家人再得不到公道 ,那么世上就没有天理了。

〔这时忽然阎罗拍下惊堂木 ,对着仇虎叫了一声 ,仇虎抬头。所有判官、小鬼、牛头、马面、阎罗……都一齐恶森森地注视他。他几乎吓得不敢动转。四面的声音阴沉沉喊起 ,那青面的小鬼把拘魂牌对仇虎一举 ,仇虎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走去。

焦花氏 虎子 ,虎子 !你上哪儿去 ! (拉不住他 ,由他走去)

〔仇虎看见父妹 ,忍下眼泪 ,点点头便跪在案前。阎罗开始审问 ,四周嘁嘁喳喳有多少低低的议论。

仇 虎 (低头,声音诡异)小人仇虎身有两代似海的冤仇,前在阳世,上有老父年迈,下有弱妹幼小,都为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所害,死于非命。我的老父弱妹两口,现已拘在阴曹地府,方才他们所供句句是真,无一是假。我在阳间,又被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勾结那贪官污吏,陷害小人,把小人屈打成招,下狱八年,害成残废。杀了小人的老父,害死小人的弱妹,打断小人的大腿,强占小人的田产,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连长。小人仇虎此番供禀句句是真,无一是假,如若有一半句瞎话,小人情愿上刀山,下油锅,单凭判官大人明断,小人决不埋怨。可是小人两代似海的仇冤,千万请阎王老爷做主,阎王老爷做主。(深深叩头)

[阎罗突然传叫焦阎王。小鬼一呼,堂下幽灵齐声怒吼。这时焦阎王由黑暗中走出,神色非常骄悍。他依然穿着连长的制服,挂军刀,穿马靴,很威武地走到阎罗案前,并不跪下。

[仇虎见着焦阎王,想站起动手,为判官喝住又跪下。

[阎罗仿佛以仇虎的话询问焦阎王,焦阎王句句否认,加以驳斥。

仇 虎 (叩头)启禀阎王老爷,他的话是狡辩,一面之词。

[焦阎王又要申说。

仇 虎 (立刻叩头)小人仇虎没有说错。

[焦阎王又要辩白。

仇 虎 (又叩头)请阎王老爷把他立刻判罪,不要再听他的。

[阎罗拍惊堂木令他不要说话。焦阎王走上前去,又发议论,阎罗频频点头,表示赞可。

仇 虎 (窥见连喊)阎王老爷不要信他的,你不要信他的,你

不要信他的 ,他在阳间自己就是阎王。

〔阎罗勃然变色 ,令判官对仇虎的父亲、妹妹宣判。判后二人大哭 ,为小鬼们拖去。

仇 虎 (大愤)什么 ,我的爹还要上刀山 ,我的妹妹还要下地狱。你们这简直是——(被牛头一叉刺背 ,伏地不语)  
〔阎罗又令判官宣判。焦阎王得意洋洋 ,仇虎气得浑身发抖。

仇 虎 (跳起)啊 ,你们还要拔我的舌头 ,叫他(指焦阎王) ,叫他上天堂。他上天堂 ! (暴躁地乱喊)你们这是什么法律 ? 这是什么法律 ?

〔忽然马面一叉把他刺倒地下。这时焦阎王大声——听得见的——怪笑起来 ,每个“鬼”以至于阎罗都狞恶地得意地狂笑 ,声震天地。仇虎慢慢由地上抬起头来看牛头 ,牛头止笑 ,牛头的脸变成焦阎王狞恶的脸 ;转头看马面 ,马面止笑 ,马面也换为焦阎王狞恶的脸 ;转视小鬼 ,小鬼止笑 ,小鬼也化为焦阎王狞恶的脸 ;回转身望见判官 ,判官止笑 ,判官也改为焦阎王狞恶的脸 ;正面注视阎罗 ,阎罗止笑 ,阎罗就是焦阎王狞恶的自己。全场无声 ,仇虎环顾四面焦阎王的脸 ,向后退。

仇 虎 (咬牙切齿 ,低声)好 ,好 ,阎王 ! 阎王 ! 原来就是你 ! 就是你们 ! 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 ,死了 ,你们还想出个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 , (对着那穿军服的阎王 ,恶狠地)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 !

〔突然 ,四面的焦阎王们又得意地大声狞笑起来 ,声响如滚雷。

仇 虎 (忽而抽出手枪 ,对准他们 ,连发三枪)你们这群骗子 ! 强盗 ! 你们笑 ! 你们笑 ! 你们笑 !

〔一切景物又埋入黑暗里。

焦花氏 (苦痛地)虎子,你这是闹些什么哟?快走吧?

仇 虎 我!我!(摸着自己的头)

〔远处鸡鸣一声。

焦花氏 (惊吓)天快亮了!

仇 虎 快亮——

〔忽而由右面射来一枪,流弹鸣地飞过。

焦花氏 枪!

〔继而由中间向他们身旁射一枪。

仇 虎 (谛听)糟了?侦缉大概又找着我们了。

〔忽而由右中枪声乱发。

焦花氏 哦,(抓住虎子)他们要围上我们。

仇 虎 (拉着焦花氏)冲上去!管他妈!跟他们拚!——(向前放一枪,四周枪声更密)

〔二人由左面跑下。

## 第 五 景

〔同序幕,原野铁道旁——破晓,六点钟的光景。

〔天空现了曙白,大地依然莽莽苍苍的一片。天际外仿佛放了一把野火,沿着阔远的天线冉冉烧起一道红光。乌云透了亮了,幻成一片淡淡的墨海,像一条火龙从海底向上翻,云海的边缘逐渐染透艳丽的金红。浮云散开,云缝里斑斑点点地露出了蔚蓝,左半个天悬着半轮晓月,如同一张薄纸。微风不断地吹着野地。

〔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那样严肃,险恶地矗立当中,仍是一个反抗的魂灵。四周草尖光熠熠的,乌黑铁

道闪着亮。远处有野鸟和布谷在草里酣畅地欢鸣。

〔铁道旁哩石后面白傻子呼呼地打着鼾，侧身靠倚哩石，身旁有熄了火的纸灯笼歪歪地躺在土上。白傻子的衣服也为荆棘勾破，脸上沾腻上许多土，脚光光的，破鞋乱放在一旁。白傻子多半做着甜美的梦，脸上是平静而愉快的微笑。

〔远处鸡很畅快地叫了一声。

白傻子 （在梦里，模糊地）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远处火车笛声。

白傻子 （酣睡，含混地）漆——叉——卡——叉，漆——叉——卡——叉。

〔远处忽有枪一响，流弹由空气穿过，呜呜地。

白傻子 （吓醒，立起，揉揉眼睛，四面望望，莫名其妙，看见地上的纸灯笼，拿起来，突然想起半夜在林子领着焦母，把焦母丢在后面，以后找不着她的事。惊惧地）哦，坏了！（提着灯笼向东跑）焦大妈，狗蛋在这儿！（想想，方向不对，又向西跑）焦大妈！焦大妈！狗蛋跟灯笼在这儿。焦大妈！（没有应声，愣住，慢慢踱回铁轨当中，摸摸脑袋回想，忽然转过身，向天际喊，对着野塘）焦大妈！焦大妈！（举着灯笼说）灯笼在这儿！（拍拍自己）狗蛋也在这儿，（仍然没有应声，忽然）去你的！（顺着语气，不知地把灯笼扔入塘里）她也许死了！（才望见塘里有自己的灯笼，浮在水面，惊吓）哎呀！水！灯笼！她的灯笼！水！水！（连忙跳下铁轨基道，奔到野塘边。狗蛋在那里“扑腾扑腾”的声音）

〔常五由左面慌慌张张地走上。衣领没有系好，仿佛

刚起来的样子。

常 五 (喊)焦大妈！焦大妈！焦大妈！（擦着汗，一个人念叨着）妈，我早就说过那个老神仙是个骗子手，小的在庙里没有活，老的出去叫了一夜的魂也叫不见了。念咒！打鼓！念咒！打鼓！念他妈的咒！（喊）焦大妈，念咒！打鼓！打她妈的鼓！（四处喊）焦大妈！焦大妈！（没有应声，纳闷）怪，狗蛋这孩子领她跑到哪儿去了呢？（冒叫一声）狗蛋！

白傻子 （忽然由铁轨基道跳出，下半身淋漓着水滴，右手提着浸透了的灯笼，左手拿着十日前仇虎投入塘里的铁镣。笑嘻嘻地）嗯，干什么？

常 五 （吓了一跳，似称呼又似骂）狗蛋！你怎么早不答应我。

白傻子 （唏唏地）你，你刚才就，就没有叫我。

常 五 没有叫你，你就——（忽然转了语气）焦大妈呢？

白傻子 （举起那水淋淋的灯笼）嗯！这儿！

常 五 干什么？

白傻子 这，这是她的灯笼。

常 五 （不耐烦）知道！个傻王八蛋！我问你，焦大妈呢？这一夜晚，你领她到哪儿去了？

白傻子 哦，哦！昨儿格夜晚！（张目阖眼）她……她叫小黑子，嗯，叫小黑子。我掌灯笼。我，我在前面，她——她在后面，她走，我——我也走，我走，她也就跟着走……

常 五 （嫌他说得罗嗦）知道！知道！

白傻子 （指手划脚）先，先是我扶她。后来她——她就扶着我。她，她越叫越高兴，她，她就不扶我，不扶我。原

来我在前面走,她总是跟着我走。后来呀,我,我就——

常 五 (急不可耐)你跑了。

白傻子 (摇头)没,没有。我还是在前面走,可是我一回头,——

常 五 她怎么样?

白傻子 她没有跟着我走。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常 五 后来你就没有找她?

白傻子 谁说的?我找,我找,黑天野地里瞎找,找到这儿,我就——(不好意思地)我就睡着了。

常 五 个傻王八蛋,走吧?

白傻子 走?

常 五 快走!现在四面是官兵,拿着枪搜仇虎,还不快走!一枪把你打死!

白傻子 (惧怯地)又到庙里去?

常 五 到庙?庙里的神仙都叫人逮了!

白傻子 怎么?

常 五 那庙里的老家伙是个人贩子,拐人的。县里派人把他抓走了。走吧,跟你说,你也不懂。

白傻子 到哪儿?

常 五 找人!(指着白傻子手里的铁镣)咦,你从哪儿找来这个?

白傻子 你说这副镯子?水塘里捡的,(举起)你不要?

常 五 混蛋!放下!(白傻子扔在铁道里)

常 五 走!(向左走)

[忽然由左面响了一枪又一枪。四周忽然悄寂。

白傻子 什么?

常 五 (提起脚望 ,惊慌地 ,低声)那虎子 ,虎子 !

白傻子 (不懂)老虎 ?

常 五 (拉起白傻子)快走 !

〔常五、白傻子二人返身右面下。

〔枪声再发 ,流弹呜呜飞过。焦花氏低腰由左面跑入。仇虎一面回头一面扶她向前走 ,仇虎驼着背 ,满脸汗 ,仿佛肩着千斤的重量。臂上肌肉愤怒地突起 ,两只眼暴出来 ,一手托着枪 ,插在腰里的匕首闪着光。现在他更像个野人 ,在和四周的仇敌争死活。看见了巨树 ,眉目间露出来好的计算 ,沉淀地望着前面。焦花氏拿着包袱 ,痛苦地迈着艰难的步 ,一夜的磨难 ,使她胆大起来 ,紧张而沉着地向四面顾望。

仇 虎 (回首恨恨地)这帮狗杂种 !四面围上了。

焦花氏 (喘息)虎子 ,走 !向前走。

仇 虎 不用走 ,前面也是卡子 !你刚才没听见四面都放枪 ?

焦花氏 (抓着他)可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仇 虎 一会儿他们就来搜的。

焦花氏 (恳求)那么 ,还不快走 !

仇 虎 (摇头)不 ,不走了 ,多走两步也是一样地——(忽然)我逃够了 !

焦花氏 虎子 ,怕什么 ,我们还有枪。

仇 虎 枪是有的 ,可是不能——再放了。

焦花氏 (惊悸)你说子弹已经——

仇 虎 嗯 ,就剩下两粒了。

焦花氏 两粒 ?

仇 虎 在这儿只要放一枪 ,他们听着声音都会来的。

焦花氏 虎子 ,难道我们就——就在这儿完了完了 !

仇 虎 不！不！不能完 ,我完了还有弟兄 ,弟兄完了 ,还有弟兄。我们不能子子孙孙生下来就受人欺负。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焦花氏 你说——不 ,虎子 ,不能够 ,我不去。我不离开你。

仇 虎 金子 ,你去！你一个人可以逃得出去 ,他们并不是抓你。我 ,他们都认识！你先走 ,包袱里有钱。

焦花氏 虎子 ,你要我走！

仇 虎 (不顾地)走。

焦花氏 (眼泪流出来)虎子 ,可你叫我到哪儿去？

仇 虎 (坚硬地)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焦花氏 你——你那帮朋友靠得住么？

仇 虎 他们都是我的好弟兄 ,干哪行的都有 ,告诉他们我仇虎不孬头 ,告诉他们我仇 ,仇虎走到头 ,没说过一句求人可怜的话。告诉他们现在仇虎不相信天 ,不相信地 ,就相信弟兄们要一块儿跟他们拚 ,准能活 ,一个人拚就会死。叫他们别怕势力 ,别怕难 ,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要拚得出去 ,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起来的。

焦花氏 虎子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走的。

仇 虎 金子！(抓住焦花氏)你忘了你跟我说的话啦？

焦花氏 (不明白)我说了什么？

仇 虎 你说我跟你这些天里头你也许 ,——

焦花氏 哦 ,那个！

仇 虎 说不定的 ,也许有。(忽然更迫切地)哦 ,金子 ,我信一定会有。你要是不走 ,连——连这个没出世的也——也——

焦花氏 可是 ,虎子——

仇 虎 (忽然看见脚下的东西)金子！这是什么？

焦花氏 (惊愕)铁镣！

仇 虎 (拿起来看)嗯 ,老朋友！(辛酸地)我的老朋友又来了。金子 ,你知道 ,(以后一直拿着铁镣)它找我干什么吗？

焦花氏 (故作不知)那干什么？

仇 虎 这次它要找我陪它一辈子。

焦花氏 (忽然抱住仇虎)不 ,虎子 ,你不能走。

仇 虎 (怪异地看着焦花氏)我！我是不走。

焦花氏 你不走？

〔青蛙忽而由塘边鼓噪起来。

仇 虎 嗯 ,不走 ,(忽然望望巨树和野塘)怪 ,你还记得这块地方么？

焦花氏 记得。

仇 虎 现在又来了。

焦花氏 (悲哀)十天——像一眨巴眼。

仇 虎 嗯 ,一眨巴眼。那天我解开这个东西 ,(指铁镣)今天又要戴上了。金子 ,你后悔么？

焦花氏 后悔？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哼 ,后悔！

仇 虎 可是现在——

〔近处有布谷鸟酣适地唱起来。

焦花氏 你听！

仇 虎 (一丝微笑)“咕咕咕咕！”

焦花氏 虎子 ,你听着这个 ,你不想去么？

仇 虎 想去什么？

焦花氏 那黄金子铺的地方？

仇 虎 (凄然)嗯 ,现在那黄金子铺的地方只有你一个人配去

了。

焦花氏 (大惊)你说什么？

仇 虎 (忽然举起焦花氏的包袱 ,坚硬地)金子 ,我要你走！

焦花氏 (收下包袱)虎子？

仇 虎 你走！

焦花氏 我不。

仇 虎 不走 ,(用下策逼她离开)我就放枪。(向天举枪)

焦花氏 干什么！

仇 虎 叫他们来。

焦花氏 不 ,虎子。

仇 虎 (痛苦地喊出来)走！(对天连放二枪 ,随把手枪扔在塘里 ,立时有一枪回过来)啊！金子(紧接枪声数响 ,俱向这边飞来)快跑！金子！

焦花氏 (喊起)哦 ,我的虎子。

仇 虎 (一手握住匕首 ,顿足)金子 ,你不走 ,我死也不饶你的。

焦花氏 (知道没有办法 ,眼泪顿时涌出 ,两手伸出 ,一面后退 ,一面望着仇虎)嗯 ,我走 ,我走。(枪声更密)

仇 虎 (看着焦花氏 ,满眶眼泪)记住 ,金子！孩子生下来 ,告诉他 ,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们逮住。告诉弟兄们仇虎不肯(举起铁镣)戴这个东西 ,他情愿这么——(忽用匕首向心口一扎)死的！(停在巨树 ,挺身不肯倒下)

焦花氏 (大叫 ,跑回来 ,抱着仇虎)虎子！我的虎子！

仇 虎 (冒着黄豆大的汗珠 ,咬住嘴唇)跑啊！金子 ,告诉弟兄们我的话。

焦花氏 (泣不可抑 ,匍匐在足下)哦 ,你 ,你！(枪声更近)

仇 虎 (喘息)快跑 ,枪近了 ,我看着你走。(忽然由焦花氏脑后鸣地飞过一颗流弹 ,中在她的左臂上 ,焦花氏回头 ,仇虎大喊)你还不——(一脚把焦花氏踢在基道下)走!

[焦花氏滚在下面 ,抬头望仇虎。仇虎回首不顾。她才用手蒙着眼睛 ,不忍再看 ,由左跑下。

仇 虎 (待她离开 ,忽然回头望着她的背影 ,看她平安跑走。枪声四下更密更近 ,他忽然把铁镣举到眼前 ,狞笑而快意地——)哼!(一转身 ,用力把铁镣掷到远远铁轨上 ,铛螂一声。仇虎的尸身沉重地倒下)

——幕 落